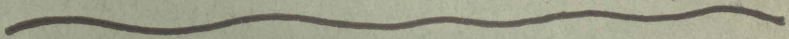


曹亞伯先生著

武昌革命真史

中華書局代發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9865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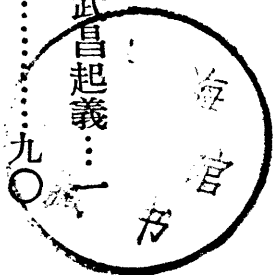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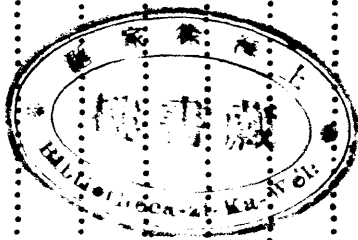
曹亞伯著

武昌革命真史編正

上海中華書局代發行

武昌革命真史正編目錄

- 一、辛亥(一九一一年即宣統三年)八月十九日(十月十日) 武昌起義……………一〇九
- 二、八月二十四日 武漢之戰守……………九〇
- 三、八月二十六日 各國宣告中立……………一〇九
- 四、九月初一日 湖南光復……………一三七
- 五、九月初二日 九江光復 陝西光復……………一四二
- 六、九月初七日 貴州光復……………一六二
- 七、九月初十日 黃興宋教仁等抵鄂……………一七二
- 八、九月十一日 山西雲南光復……………一七九
- 九、九月十二日 漢口失守 湖南兵變殺焦陳舉譚延闓爲都督 湘軍援鄂……………二〇八
- 一〇、九月十三日 黃興任戰時總司令 上海光復……………二二三



一一、九月十四日	湘軍抵鄂	浙江光復	一二二五	
一二、九月十五日	蘇州光復		一二三〇	
一三、九月十六日	民軍固守漢陽	吳祿貞被刺	松江清江光復	汪兆銘
	等出獄			一二三三
一四、九月十七日	廣西光復	鎮江光復		一二四五
一五、九月十八日	安慶光復	福州光復		一二五四
一六、九月二十日	黎元洪通電請組臨時政府	袁世凱遣使議和		一二六二
一七、九月二十一日	黃興在漢陽籌攻守	山東獨立旋即取消		一二六七
一八、九月二十二日	廣東光復	廣西改舉陸榮廷爲都督	煙台光復	一二七三
				一二八〇
一九、九月二十三日	民清兩軍在武漢相持			一二九一
二〇、九月二十六日	清廷命袁世凱組閣			一二九一
二一、十月初二日	蘇滬聯軍開始合攻南京	重慶光復		一二九〇

一三二、十月初三日	民軍仍堅守漢陽	三二七
一三三、十月初六日	奉天獨立	三三五
一三四、十月初七日	漢陽失守 成都光復	三四〇
一三五、十月初十日	各省推湖北軍政府爲中央政府	三六五
一三六、十月十一日	民清兩軍停戰	三六八
一三七、十月十二日	南京光復	三七五
一三八、十月十四日	舉黃興爲大元帥黎副之	三九〇
一三九、十月十六日	清攝政王辭職	三九四
一四〇、十月十八日	伍廷芳唐紹儀奉命議和	四〇一
一四一、十月十九日	袁調馮國璋赴京以段祺瑞爲清軍總司令	四〇六
一四二、十月二十日	南京進行組織臨時政府 蒙古獨立 鄂方以吳兆麟任	四一二
總司令官		四一二
一四三、十月二十七日	王正雅收復荊州	四五一

- 三四、十月二十八日 伍唐兩代表在上海正式開始和議談判……………四五六
- 三五、十一月初一日 黃興辭大元帥改舉黎黎亦辭不就……………四六四
- 三六、十一月初二日 黎允任大元帥但以黃興在寧代行職權……………四七一
- 三七、十一月初三日 民軍殺川督趙爾豐……………四七七
- 三八、十一月初四日 段祺瑞在漢口漢陽布置軍事鄂方電伍代表請抗議……………四七九
- 三九、十一月初五日 廣東改舉陳炯明爲代理都督……………四八二
- 四〇、十一月初六日 孫文歸國始抵上海……………四八六
- 四一、十一月初九日 清廷諭開臨時國會 伍唐議決召集國民會議辦法四條……………五〇三
- 四二、十一月初十日 十七省代表舉孫文爲臨時大總統……………五〇七
- 四三、十一月十二日 十七省代表特派正副會長赴滬迎孫……………五一五
- 四四、中華民國元年一月一日 孫文就臨時大總統職 中央政府成立於南

京改用陽歷·····	五一七
四五、一月二日 清代表唐紹儀辭職照准袁世凱與伍廷芳直接電商和議·····	五二八
四六、一月三日 十七省代表舉黎元洪爲副總統 南京內閣成立 又由十	五二八
七省代表定五色旗爲中華民國國旗·····	五三一
四七、一月五日 清軍退出漢陽·····	五三八
四八、一月六日 漢口清軍亦退·····	五四一
四九、一月七日 新疆光復·····	五四八
五〇、一月八日 武昌仍主繼續北伐·····	五五一
五一、一月十一日 黎大元帥下令準備北伐·····	五六四
五二、一月十二日 北伐第一軍總司令官吳兆麟辭職黎委孫武繼任旋改由	五六四
杜錫鈞代理·····	五七一
五三、一月十四日 聞鐵良良弼等組織宗社黨·····	五七八

五四、一月十五日	黎元洪仍準備北伐	五八三
五五、一月十六日	袁世凱被刺未中	五八九
五六、一月二十日	伍廷芳唐紹儀開始議清帝退位條件	五九七
五七、一月二十六日	袁世凱授意段祺瑞請清帝退位 彭家珍炸良弼斃之	六一一
五八、一月二十七日	良弼被炸後之北方局面	六一八
五九、一月二十九日	段祺瑞贊成共和已徵實	六二六
六〇、二月一日	章太炎主張以袁世凱爲臨時大總統仍都北京	六三三
六一、二月二日	段祺瑞派代表與武漢接洽國體問題	六三六
六二、二月九日	孫文表示共和告成卽辭職從事實業	六五一
六三、二月十二日	清帝退位北京遍懸五色國旗	六六四
六四、二月十三日	孫文向南京參議院提出辭職書并推袁世凱爲大總統	六七三

- 六五、二月十四日 武漢開始收束軍事……………六七九
- 六六、二月十五日 南京參議院一致舉袁世凱爲第二任臨時大總統六八五
- 六七、二月十七日 南京臨時政府派蔡元培汪精衛迎袁南下就職……………六九三
- 六八、二月二十日 南京參議院仍一致舉黎元洪爲副總統……………六九九
- 六九、二月二十七日 袁世凱無意南下黎元洪通電仍主建都北京……………七二〇
- 七〇、二月二十八日 袁世凱秘嗾第三鎮兵變焚掠甚慘因藉口不肯南下……………七三〇
- ………
- 七一、三月三日 天津保定駐兵亦繼北京譁變……………七三五
- 七十二、三月四日 蔡元培通電主臨時政府設北京袁即在北京就職 南京參議院決議承認之……………七三九
- 七三、三月十日 袁世凱在北京行正式受任禮……………七五三
- 七四、三月十一日 孫大總統公布臨時約法於南京……………七五五
- 七五、三月十三日 袁世凱從速組織內閣決以唐紹儀爲國務總理……………七六四

七六、三月十九日 甘肅新疆均宣布承認共和……………七六七

七七、三月二十九日 唐內閣各部總長通過臨時政府決四月二日北遷……………

………

七八、四月一日 孫大總統解任……………七八六

附錄

武昌首義人名表

補遺

武昌革命真史正編插圖目次

	頁數
黎元洪先生遺像	三四後
武昌諮議局起義時之都督府	三六後
蔡濟民像	七二後
駐漢各國領事佈告中立之告示	一一〇後
武昌執法支部告示	一三六後
焦達峯像	一三八後
馮國璋統兵攻漢口之告示	一六八後
蔡鍔先生遺像	一九二後
張君文光遺像	一九六後 1
楊君振鴻遺像	一九六後 2
雲南軍政府組織系統及人名表	一九八後

袁世凱攻漢口時之告示	一二二後
陳其美遺像	一二二四後
吳祿貞先生遺像	一三四後
袁世凱反對革命之告示	二四六後 1
林述慶先生遺像	二四六後 2
馮國璋抗順之文告	三〇二後
藍天蔚先生遺像	三四〇後
伍廷芳唐紹儀二先生合影	四〇〇後
程璧光先生遺像	四〇二後
南京臨時政府	四一六後
黎委吳兆麟爲總司令官之委札	四二四後
王鴻猷先生遺像	五三二後
馮特民先生遺像	五四八後

馮大樹先生遺像	五四九前
黎大元帥委吳兆麟任北伐第一軍總司令官之委札	五五六後
準備北伐之各軍	五六〇後
黎大元帥準備北伐之命令	五六四後
黎委吳兆麟爲參謀總長之委札	五七六後
黎元洪準備北伐之命令	五八四後
黎元洪準備北伐之命令	五八八後
黎元洪準備北伐之命令	六二〇後
黎元洪準備北伐之命令	六二二後
黎元洪準備北伐中之訓令	六二四後
南京參議院舉袁世凱爲第二任臨時大總統畢之攝影	六八四後
孫中山祭明孝陵畢之攝影	六九二後 1
孫中山讓臨時總統於袁世凱後在孝陵攝影	六九二後 2

孫中山祭明孝陵畢出陵時之攝影……………六九二後3

孫中山祭明孝陵畢將歸時之攝影……………六九二後4

武昌革命真史 正編

一、辛亥（一九一一年即宣統三年）八月十九日（十月十日）

武昌起義

辛亥八月十九日（即西曆一千九百十一年十月十日）天曙。瑞澂命將革命黨彭楚藩、劉堯澂、楊洪勝三人斬決。後又令各城門一律緊閉，不許開城，致人心恐怖，謠言蠡起。城外百姓聞城內大殺黨人，莫不心驚膽顫。又謂此次革命黨甚多，學生新軍均在其內。瑞澂欲斬草除根，令人聞之悲痛。蓋學生與新軍皆屬漢人，且俱係本省子弟。各家父老親戚皆爲之憂心如擣。至正午，瑞澂又召集軍警巡防水師及各機關長官會議，謂革命黨謀反叛逆，反對我朝，非搜殺盡淨，不無後患。特責成部屬嚴爲防備，盡力搜捕，以絕其根株爲要。但黨人自十八日各機關破案後，被捕者既數十人，文弱者皆避匿遠颺，營內同志外斷消息，又禁止兵士出入，極抱不安。灰心者則曰：革命事業，眞難成功。屢起屢蹶，損失太大。此次破案，又不知流血多少，徒遭大劫，殊屬無謂。膽怯者聞之，即徘徊觀望，不能

勇猛直前。如果瑞澂假仁假義。示以寬大。速出佈告。不究既往。自認過失。早開城門。從此開誠布公。不用宵小。各方勸慰。使兵士安心。革命大事。或無形暫息。亦意中事。孰知益肆兇橫。毫無忌憚。嚴令各機關長官。不得稍存姑息。務按所獲名冊。一一搜捕。而一般寡廉鮮恥之小人。復借此逢迎。捏造是非。謂革命黨如何如何可惡。人數如何如何衆多。并有至鐵忠處投効討差。以能搜捕革命黨自任。借此升官發財。如瑞澂鐵忠稍明事理。決不能用此人羣敗類。到處招搖撞騙。陷害善良。無如滿人素無知識。愛人逢迎。遂特別嘉獎。令若輩竭力搜查。事後當頒重賞。一般小人奉命之後。卽四處恐嚇。揚言革命黨名冊在其手中。必須一一拿辦。逢人便問。意在使革命黨聞之。納賄除名也。不意有挂名於革命黨中。粗知革命黨內容者。竟向清吏告密。謂某處革命黨有幾許人。某學堂某軍營共有幾許人。此風一播。聞者皆驚。營內同志。以爲名冊抄去。按名拿捕。萬難倖免。又聞瑞澂確已派巡防營至各處圍搜。謂某也難逃。某也不免。同志聞之心爲之裂。甚至與革命黨有杯酒之歡。一面之緣者。亦呈不安之色。大衆旣禁止出營。又不能與營外同志通聲氣。且均係本省土著。年貌籍貫。保人底冊。一一有案可稽。亦無可潛逃。正值危疑震撼之秋。而

鐵忠得意揚揚。以爲得此一般爪牙。爲其効力。革命黨決難漏網。於是命一般小人分途向各營傳諭。令各營長官認真搜捕。不得陽奉陰違。致干重究。同志聞之。與其待縛。不如奮鬥。死裏求生。莫若早爲起義。有謂發難之後。或無人附和。或各營不響應。又將奈何。於是又暗中秘議。設法派人至各營遞信。約定今晚起事。并言有不從者。卽令失敗。被其拿獲。亦當一律供出。正在密議之中。忽瑞澂派巡防營到步隊第十五協營內。將排長張廷輔拿去。該協中之同志。都起恐怖。拿解張廷輔時。又路經工程第八營。該營同志。卽證實瑞澂派巡防隊至各營按冊捕人。而發難救人心。更堅決。於是飲酒誓盟。準備槍枝。天黑卽發。時武昌城內新軍不多。步隊第十五協二十九標僅一二兩營。三十標皆係旗兵。較步兵多一營。步隊第十六協三十一標開往四川。三十二標只一營在城外。步隊四十一標僅第三營在城內。其餘均已開往他處。合計城內步隊共三營。工程一營。而旗兵三營。督署教練隊一營。及巡防數營。兩相比較。革命軍決無勝算可言。溯自八月初二砲隊第三營因激生變。後砲無引綫。不能施放。旋卽潰逃。同志有鑒於此。遂分途運動各營經管軍械之人。適天心佑漢。胡運將終。各該管理軍械人員。均願贊助。於是密運子彈。分發

各營同志。同志得此實彈。卽脅各新兵及一班觀望不前之士。謂不贊同。卽槍斃之。該新兵等不敢不附。同志中并有運動第八鎮司令部之管軍械者。暗將機關槍內之小零件撤去。使其臨時不能施放。當時機關槍僅督署及第八鎮司令部有之。

城內楚王台設有軍械局。漢陽槍砲廠二十餘年所製造之槍砲子彈。及歷年所置之外國槍枝。皆儲藏其內。防守該局。乃工程第八營。是夜防守。又係工程營左隊隊官吳兆麟。吳兆麟湖北參謀學校卒業。乃日知會幹事。深謀遠慮。素懷大志。遂因時乘勢。早將該局防禦嚴密。旋瑞澂倉皇出走。卽聞楚王台爲革命黨所有。不得不爾也。

是晚七時。工程營後隊排長陶啟勝。查有該排兵士程正瀛。槍內裝有子彈。又查有該排副目金兆龍。亦擦槍裝彈。遂傳諭金兆龍爲何如此。金兆龍曰。準備不測。陶啟勝大怒。謂爾輩豈有此理。預備謀反。這還了得。立命左右與我綁之。金兆龍云。今日之事。乃我爲政。今日之人。俱我同胞。誰也不能綁我。而程正瀛在後。卽用槍柄向陶啟勝頭腦猛力一擊。腦卽擊破。立時倒地。同時該營左隊兵士方輿。潛營外向營房擲一炸彈。響聲大震。營房玻璃窗。多爲之碎。後隊正目熊炳坤。借此一轟。羣起譁變。該營督隊官阮榮發及右隊隊

官黃坤榮、司務長張文濤、拔刀阻止。均爲兵士所殺。於是一般軍官見此情形，不敢攔阻。紛紛逃避。衆兵士卽將營內子彈搬取一空。但均不敢出營。時有左隊司書生周定原，謂爾輩旣已發難，卽不應仍守營內。當速到楚王台集合。衆兵士聞之，齊喝一聲，響如雷。應一哄而出。向楚王台而去。少頃卽至。他營尙無動靜。大衆恐無響應，頓現恐慌。而膽小者當卽散匿。共計工程第八營不到三百人。又慮瑞激來襲，危險萬狀。衆兵士平時皆依賴長官指揮。此時秩序忽亂，見無長官，皇皇無主。雖有代表，而兵士仍不信仰。故隊伍不能整齊。於是衆兵士公舉左隊官吳兆麟爲總指揮，并懇求爲大衆作主。吳兆麟不肯受總指揮之職。衆兵士涕泣哀求，謂隊官道德學問，皆擅優長，不獨本營同志敬仰，卽全軍亦素所推尊。我輩今日之舉，實出於萬不得已。蓋因清廷無道，滅我國土，殺我人民。今瑞激來鄂，又遇事壓迫，任用私人，奴我漢族。久仰隊官是日知會幹事，夙懷革命。今日倡義卽隊官立功報國，光復皇漢，艱難締造之河山，挽救同志。此其時也。吳兆麟曰：爾等旣有大志，今日之舉，是我本願。但爾等自首難後，頗形紊亂，非常喧囂，最犯兵家之忌。况夜戰以肅靜爲主，否則不可指揮。旣云革命，對於軍事，須嚴守軍紀，絕對服從命令。方操勝算。

瑞澂之凶殘。滿清之不道。我甚恨之。今既發難。我有守軍械之責。各處均無響應。爾等務速自衛。不然。惟有同歸於盡而已。我萬不能受總指揮之任。爾輩另請高明可也。衆兵士執不可。非公舉吳兆麟爲總指揮不行。衆兵士曰。隊官既云軍隊要服從。此是一定之理。如有不服從命令。或有臨陣脫逃者。即請總指揮以軍法從事。我等在此之人。均願遵守命令。卽赴湯蹈火。皆所不辭。於是吳兆麟卽令各隊重整隊伍。到楚王台西南凹地集合。先說明當時處置情形如左。

一、目下我工程營舉動。約一時許。各處尙未響應。其危險萬狀。北有三十標。西有憲兵營。均是旗人。近在咫尺。我須先發制人。以猛烈火力擊散之。

二、本軍械局乃我根據地。須竭力保守之。

三、砲隊內同志極多。現在城外。夜間如無步隊掩護。行動危險。我應派隊促其響應。掩護入城。以壯聲威。

四、所有附近電綫。一律割斷。

五、今晚口號與漢。

六、各營同志均派二人分途遞信促其響應。

七、一俟砲隊入城及各營同志響應後然後一齊進攻督署。

吳兆麟將以上處置說畢衆兵士均極贊成當下口演命令如后。

命令 八月十九日午后八時三十分

一、步隊三十標旗人及憲兵營旗人與本軍相距咫尺據報目下尙未舉動。

二、本軍擬固守軍械局以先撲滅憲兵營之旗人并以猛烈火力擊散三十標之旗人。

三、派馬榮金兆龍二人各帶兵一排由本地即時出發馬榮向憲兵營東面前進金兆龍向憲兵營西南面前進即撲滅之。

四、曹飛龍帶兵一排防禦本軍械局西北端黃楚楠帶兵一排防禦本軍械局東北端均向三十標猛烈射擊。

五、熊炳坤率楊金龍徐兆斌汪長林帶兵一隊即時出發出中和門促砲隊響應并掩護進城先到本軍械局集合。

六、程正瀛楊雲開孫元勝羅炳順各帶兵六名將附近所有電綫一律割斷。

七、陳有耀帶兵三名。到通湘門附近偵探情形。唐榮斌帶兵三名到中和門街附近偵探情形。

八、其餘一隊。爲預備隊。在本軍械局西端集合待命。

九、本總指揮在軍械局南端。

總指揮吳兆麟

以上命令發下後。各照命令出發。約半點鐘。馬榮來報告。已同金兆龍將憲兵營內旗兵十餘名斬決。當佔領該營。吳兆麟又命馬榮出中和門接濟砲隊之掩護隊。又命金兆龍防禦中和門。

少頃。第八鎮與督練公所。派參謀吳兆祺。軍務幫辦李克果。科員劉繩武。馬祖全來軍械局。查問情形。李克果聞警。當已潛逃。劉馬二員。已爲革命軍拿獲看管。吳兆祺乃吳兆麟之兄。當留贊助。四員無一回報。是以第八鎮與督練公所皆無由得知革命軍之情形。是晚天將黑。武勝門外第二十一混成協輜重隊與工程隊亦首先發難。并將營房燒毀。而在其附近駐紮之砲隊第二十一營營長張正基。用電話報告第二十一混成協協統黎

元洪。黎元洪即用電話通知鐵忠。鐵忠即電飭該砲隊營長張正基勦滅。并令好爲維持該營。否則以誅滅九族脅之。蓋此時電話電報綫尙未剪斷也。但輜重工程兩隊首難後。即攻擊武勝門。守該城門警兵奉巡警道命令。不准開城。該輜重工程二隊無法入城。折回營內。促砲隊響應。而砲隊又無動靜。不得已復沿城外經小東門賓陽門到通湘門。始聞楚王台槍聲。遂在該城門外叫城。城內偵探問是何處隊伍。該輜重營代表李鵬升說明原由。即開城迎入。共約七十餘人。均到楚王台集合。領彈待命。但吳兆麟所派熊炳坤等出中和門迎接第八標砲隊時。一到砲隊營房。即向空中施放排槍。該砲隊代表程國貞。即派同志問明原由。始知城內工程第八營已首義。并已佔領楚王台軍械局。極爲歡悅。遂密囑衆同志齊到操塲整隊。將大砲拖出。并裝砲彈。向空中施放一砲示威。所有長官。均行逃避。不敢阻止。衆砲隊兵士整齊出隊。由工程營派去同志掩護進城。惟馬隊第八標與步隊第三十二標均在砲隊第八標附近。聞砲隊全體兵變。遂各飛報鐵忠。鐵忠嚴令追勦。不期馬步兩標。雖未響應。亦慮不穩。不敢派兵追擊。僅各維持本標秩序而已。又鐵忠電催步隊第三十二標統帶孫國安。急派步隊追勦。謂貴標統若能從速將土匪撲

滅。我當稟明大帥重賞。如觀望不前。卽行問罪。孫國安不得已。卽派隊官楚英（旗人）帶兵一隊。追擊砲隊。楚英帶隊行至中和門外武泰閘。卽不敢前進。只令兵士在該處放槍。當爲馬榮所知。馬榮卽帶兵一排。奮勇接戰。楚英大懼。仍退回三十二標營內矣。於是砲隊第八標。遂由工程營掩護安全入城。先到楚王台附近集合。該砲隊代表程國貞係一司書生。與吳兆麟同鄉。見吳在楚王台。極爲愉快。旋方興帶測繪學生持槍約八十人。亦到楚王台。同時步隊二十九標二營排長蔡濟民帶兵二十餘名。亦來楚王台。各隊代表等均齊集軍械局門外。彼此接洽。卽由程國貞蔡濟民等向大衆宣布。公舉吳兆麟爲革命軍總指揮。衆鼓掌贊同。吳兆麟辭不獲。於是向大衆演說曰。諸君同志不棄。公舉兄弟爲革命軍總指揮。兄弟與諸君當此起義之衝。均處危險地位。爲民請命。亦屬義不容辭。自滿清蹂躪我同胞已二百六十餘年。近又派瑞澂督鄂。無知無識。驕橫已極。殘殺我愛國同志。實爲人神共憤。今晚首義。雖屬瑞澂激成。實爲清罪貫盈。天佑漢族。自此以後。卽與滿清勢不兩立。倘諸君不齊力奮鬥。一旦失敗。我輩皆同歸於盡。但是天下事有志者事竟成。是在諸君之一德一心耳。昔武王伐紂。數千人一德一心。卒誅無道。同志今日。

與武王伐紂正同。但宗旨抱定。舉動更要文明。使中外人民共仰。知革命軍爲仁義之師。則外人必表同情。卽瑞澂亦無所藉口。以派兵抗順。我輩只求成功。不要權利。革命大義。卽革去惡劣強權。順天之命。以救國救民。處處從大者遠者做去。未有不成功者。方今世界文明。各國都稱軍人爲頭等國民。既是頭等國民。吾輩當爲中國一切軍人之模範。諸君素有大志。當深明革命宗旨。今爲時倉卒。戰機緊急。無庸兄弟多談。既承諸君公舉。兄弟爲總指揮。關於軍事動作。不能不與諸君先約。諸君能服從命令。兄弟卽犧牲一切。與諸君相終始。否則仍另請高明。茲將與諸君共守約章如下。

一、各隊受命後。彼此嚴密監視。不准有一人擅離隊伍。

一、各隊受命後。必須照命令實行。如有不照命令而自由行動者。共處死刑。

一、不准侵害中外人民。

一、各財政機關不准破壞。

一、與我表同情之軍隊卽歡迎之。否則奮力擊滅之。

以上所約各條。諸君如表贊同。兄弟卽下命令施行。共同殺賊。如將瑞澂等拿獲。佔領督

署。我輩大事成矣。云云。大眾聞之。僉表同意。於是吳兆麟當下如左之命令。

革命軍總指揮命令 八月十九日午后十時三十分

一、據蔡君濟民報稱步隊三十標旗兵均已逃避。憲兵營已爲我同志撲滅。又據第八鎮參謀官吳兆祺來軍械局通知。督署并未出兵。仍以教練隊一營及馬隊一隊巡防一營防禦之。但督署有機關槍六桿。由李襄林指揮。因內部機件損壞。已不能施放。

二、本軍擬進攻督署。以佔領該署及武昌城爲目的。

三、鄺杰爲第一路隊長。率工兵一隊。即時出發。經王府口向督署進攻。

四、馬榮爲第二路隊長。率工兵一隊。即時出發。經水陸街向督署進攻。

五、熊炳坤爲第三路隊長。率工兵一隊。即時出發。經保安門正街向督署進攻。

六、砲隊第八標歸程國貞指揮。即時在中和門城樓及蛇山兩處布置放列。向督署開

始射擊。

七、蔡濟民率步隊二十九標已響應之一隊掩護砲隊在蛇山放列後。即將電報電話

兩局電綫割斷之。

八、方興任正亮率測繪學生一隊防禦中和門正街及通湘門。

九、其餘二十一混成協輜重隊及工程隊爲預備隊。歸李鵬升指揮。在楚王台兩端空地待命。

十、總指揮在楚王台。

總指揮吳兆麟

以上命令發出後。各隊均照命令所指定地點同時分途出發。但砲隊程國貞已派一營先在中和門城樓放列。卽向督署射擊。時當深夜。砲彈響聲極爲猛烈。瑞澂聞之甚爲惶恐。心驚膽落。不能自主。統領陳得龍在旁曰。卑職保護大帥。瑞澂云。砲彈利害得很。設使落一顆下來。可不得了。於是左右均無言可答。少頃。果有砲彈落在督署。瑞澂云。往那裏避。陳得龍云。往城外兵船上去。瑞澂不敢往督署大門出。遂命差役等將督署後圍牆打穿一洞。帶巡防內守衛兵一排潛逃。出文昌門上楚豫兵船。一面傳諭守文昌門兵士不要說出。惟鐵忠及連甲等見瑞澂出城。亦跟隨而出。同到楚豫兵船。當命陳得龍派巡防營與革命軍抵抗。陳雖應命照辦。無如巡防營暮氣已深。兵皆殘破。又聞砲隊已變。故不

敢冒昧遵行。統制張彪在文昌門內公館。始聞城外工輜兩隊兵變。以爲無關重要。繼聞城內工程第八營發難。憂心如焚。當用電話傳諭各營。竭力維持。終聞砲隊全體響應。頓起恐慌。不知所措。加以身旁馬弁及其四姨夫人。又謂各營均有革命黨。一經動手。無可挽回。哀求張彪暫避。甚至有第八鎮司令部親信職員來張彪公館請見。亦疑其與革命黨相通。令門役馬弁拒絕。少時電話均不通。張彪一人坐守愁城。束手無策。亦不知何營未變。而馬弁等報告全體皆響應革命軍。於是張彪不能安枕。又不敢出。惟緊閉大門。以待末路而已。而第二十一協協統黎元洪。聞該協輜工兩隊之變。恐慌異常。該協之兵。皆駐紮在外。城內僅有步隊四十一標第三營。當囑該營管帶謝國超嚴爲防備。無奈四十一標原與步隊三十標留守兵同住一兵房。三十標留守兵亦變。黎元洪極恐四十一標第三營附和。親鎮營內。適吳兆麟派往三十標及四十一標傳信之同志周榮棠。越牆而入。爲黎元洪所見。問明是革命黨。卽拔刀親手將周榮棠斫死。其刀尙染血痕。後爲其衛侍所佩。曹亞伯曾親見之。然三十標留守兵既變。而蛇山砲聲又震動如雷。黎元洪焦灼萬分。其左右護兵馬弁見勢危急。卽請黎元洪潛走。以避營中革命黨爲周榮棠復仇。黎

遂借其參謀劉文吉竄至黃土坡劉文吉家。閉門而匿。旋謂劉曰。汝乃我親信參謀。人又誠實。我身居協統。部下兵變。如革命黨失敗。我必受處分。若革命黨成功。我能否逃命。不得而知。我有金錢幾許。存於某處。田地若干。均有契據。更有金錢一隻。現欸幾何。暫爲拜託。我若不幸。我之家屬兒女。煩君照料。劉文吉聞之。卽請黎元洪安心。謂方今大局變遷。無定。每每出乎意料。萬一不測。決不敢負統領付託之重。時有執事官王安瀾在側。亦請黎元洪放心。謂執事官與劉參謀二人。總可替統領効力。隱避在此。可無意外。請黎元洪暫爲休息。於是又派護兵等換穿便衣。出外偵察究竟。俟天明再爲詳報。而黎元洪卽以劉宅爲逋逃藪矣。

是晚城內工程第八營起義後。響應者僅砲隊第八標。城外輜重工程兩隊。測繪學堂學生及步隊二十九標約一排。共約二千餘人耳。其餘馬隊第八標。步隊三十二標。及二十一混成協之砲隊營。步隊四十一標。均未響應。秩序如常。如瑞澂張彪黎元洪王得勝等。持以鎮靜。死守不逃。待至天明。集合未響應之各營。與革命軍決一雌雄。勝敗之數。尙不可知。無如瑞澂等皆逃避一空。全城無主。羣相猜忌。各以部下不穩爲疑。故革命軍得以

從容布置。推倒滿清。亦天數也。

是晚七八時許。工程第八營槍響時。測繪學校學生八十餘人。皆十四五歲青年。恐慌異常。哭泣呼喊之聲不絕。李翊東正在自習室。卽傳言曰。此乃革命黨起事。予卽革命黨人。今日聽吾言者。請站隊。吾當保全汝等性命。於是全校肅然。一律聽命。李翊東卽偕方興。甘績熙三人。率全體學生。往楚王台。聽吳兆麟總指揮官支配。并助攻督署。及防禦通湘門一帶。

是晚十二時。天微雨。各處電綫均已割斷。黑雲密罩。全城無光。北風漸起。慘聲刮耳。革命軍之砲隊迷於方向。碍難描準。各路進攻督署之隊伍。亦因督署教練隊在牆內鑿有槍眼。防禦極嚴。甚難前進。而第一路之鄺杰帶兵一隊。逗留不前。旋退歸楚王台。其餘各路亦停止進攻。槍聲漸息。總指揮吳兆麟因無報告。特派兵赴各路偵察。據回報云。各隊伍因天黑不能展開。前進射擊亦失効力。大衆束手無策。吳兆麟大怒。令將鄺杰槍斃以示警戒。衆同志懇求寬免。吳兆麟允之。復傳令各隊伍均在原地準備進攻。一面將在楚王台之預備隊挑選勇敢者百人。派周定原曹飛龍黃楚楠各帶兵一排。親自督率前進。楚

王台之軍械局暫令方興李鵬升嚴守。吳兆麟行至工程營後街。卽令兵士將該處之雜貨店內煤油買取數罐。又取引火物多件。經王府口到督署後側。卽命衆兵士縱火。俄頃火光燭天。吳兆麟令兵士猛烈射擊。又派兵分途送信。令砲隊向火光附近射擊。各路隊伍見火光忽起。士氣大振。喊聲齊進。而督署守兵見督署後面起火。頓起恐慌。卽派員至瑞澂處請示。不知瑞澂早已遠揚。不明下落。一般差役人等紛紛越牆而遁。因墜落受傷者不少。獨教練隊兵士仍固守牆垣。致令革命軍前進困難。吳兆麟因巷戰傷人太多。復轉回楚王台。專令砲隊猛烈向督署火光施放。又命砲隊分班向未響應之各營射擊。少頃。風益猛。火益烈。革命軍士氣愈久愈振。第三路隊伍又捕獲督署摺差馬某一人。送至楚王台。據稱瑞制台一聞砲隊全體變了。卽由督署後牆穿洞逃走。說是出文昌門到兵船上躲避。是實等語。吳兆麟聞之大喜。卽將瑞澂潛逃出城之事傳知各隊。一面仍令各隊前進。將督署佔領。各隊知瑞澂已走。恨不能將瑞澂擒獲。首立大功。然更精神百倍。勇猛向督署攻擊。但是晚未響應。各營在城外者尙多。見城內火光融融。又聞砲聲隆隆。均膽驚心悸。而電話又斷。不知如何處置。馬隊第八標喻化龍派人徵求步隊三十二標孫

國安同意。彼此往返磋商。遂帶其馬步各隊退往李家橋集合。再偵察城內動靜。而混成協之砲隊營張正基。亦帶其隊伍退往青山集合。但未響應各營既退。革命軍已無敵人。雖城內有步隊十五協。然三十標旗兵早已擊散。逃避無餘。只有二十九標第一營管帶何錫蕃。將該營帶至賓陽門內之一菜園。既不響應。又不敢與革命軍爲敵。至於步隊四十一標第三營。因協統黎元洪潛走。該營亦乘機響應。該營管帶謝國超亦聞風潛逃。隊官胡廷佐遂集合該營。亦帶至楚王台。聽總指揮吳兆麟調遣。吳兆麟卽命胡廷佐帶隊經城內各街道搜索擊散之旗人。如有俘虜。則均解至中和門內孤兒院看管。夜五時許。督署火熄。各路進攻督署之隊伍。包圍更緊。天將放曉。遂將督署佔領。該署守兵皆棄槍逃竄。時守督署之騎兵隊長朱明超。帶馬兵二十騎。逃至文昌門內張彪公館報告云。督署已被革命軍佔領。砲火又猛。請統制暫避等語。差役轉報張彪。張彪知大事已去。又不能決。卽與其四姨夫人磋商。急將細軟首飾及存款底摺帶着出城。到漢口日本租界覓大倉經理菊三郎設法避匿。正準備時。又有平湖門外輜重第八營督隊官安祿華亦到張彪公館報告。謂輜重營內無一革命黨。極爲安穩。請統制先到輜重營再想辦法云云。

張彪聞之甚喜。遂命安祿華朱明超二人帶馬隊全體兵士護送張彪及其家眷出城。當派船將其家眷送往漢口。張彪本人卽到輜重第八營。該營管帶蕭安國卽請示辦理。張彪不能決。於是蕭安國朱明超安祿華三人進言。謂目下瑞制台已走。聽說到了楚豫兵船。現在楚豫又不知開往何處。全城失主。城內已被革命軍佔領。革命黨勢甚盛。預料輜重一營亦非其敵。且人心難測。設此營兵士受革命軍波及。反受危險。不若將輜重營全體帶至漢口清靜地方集合。再從長計議。張彪頗以爲然。卽命輜重營整隊開至漢口劉家廟集合。一面派人往各處探聽情形。此張彪出走之現狀也。張彪瑞澂既棄城遁走。黎元洪等又皆已潛匿。而未響應之各營。又因電話不通。內外隔絕。均按兵不動。勉維秩序。更因革命軍砲火猛烈。楚王台軍械局之彈藥。儲積如山。隆隆之聲。震動四野。若輩不肯響應。又怕砲彈危險。且所帶兵士。均屬漢家子弟。究竟能否可靠。不得而知。只有暫將隊伍帶至後方野外曠地集合。再派人覓張彪請示。孰知張彪早已出走。請示無由。惟有集合待命而已。革命軍自佔領督署後。無兵爲敵。聲威漸大。天旣明。卽用白布爲旗。白布爲記。徧插城上。又趕造軍旗。滿城樹立。吳兆麟卽派隊將各城門防守。仍令砲隊威嚇各處。

又一面派人到各行政機關及各學校并各營速急響應。否則以砲火擊之。除未響應各營被各長官帶走外。其餘城內外各學校及各營留守兵士均紛紛向順。各手纏白布。齊集楚王台待命。茲將辛亥八月十九終夜武昌城內外駐紮新軍人數。及革命軍首義數目。揭示如左。以徵滿清滅亡之氣數。

武昌起義時湖北之兵力。

第八鎮。統制張彪。司令部在大都司巷。

步兵第十五協協統 王得勝。

步兵第二十九標標統 張景良。

步兵二十九標第一營管帶 何錫藩。

前隊隊官 吳長懷。

左隊隊官 胡家賓。

右隊隊官 張文著。

後隊隊官 徐國瑞。

駐武昌中和門內。

步兵二十九標第二營管帶 戴鈞南。

前隊隊官 景福祥。

左隊隊官 劉炳福。

右隊隊官 李廷福。

後隊隊官 賓士禮。

駐武昌中和門內。

步兵二十九標第三營管帶 張楚材。

前隊隊官 龐成功。

左隊隊官 劉風同。

右隊隊官 張勝祥。

後隊隊官 胡效騫。

開往襄陽

步兵第三十標標統 楊開甲。

步兵三十標第一營管帶 郅翔震。

前隊隊官 重光。

左隊隊官 張正祥。

右隊隊官 德煊。

後隊隊官 羅家炎。

駐武昌中和門內。

步兵三十標第二營管帶 任光耀。

前隊隊官 杜錫魁。

左隊隊官 殷增勝。

右隊隊官 金善。

後隊隊官 楊子文。

駐漢口

步兵三十標第三營管帶

杜錫鈞

前隊隊官

德培

左隊隊官

謝元愷

右隊隊官

王少甫

後隊隊官

薩炳圖

步兵第十六協協統

鄧承拔

步兵第三十一標標統

曾廣大

步兵第三十一標第一營管帶

陳漢鐘

前隊隊官

曹德全

左隊隊官

楊永斌

右隊隊官

李洪陞

後隊隊官

羅錫炎

駐武昌中和門內。

步兵三十一標第二營管帶 李錦標。

開往四川。

前隊隊官。

左隊隊官。

右隊隊官。

後隊隊官。

開往四川。

步兵三十一標第三營管帶 蕭國斌。

前隊隊官 安永年。

左隊隊官。

右隊隊官。

後隊隊官。

開往四川。

步兵第三十二標標統 孫國安。

步兵第三十二標第一營管帶 黃鸞鳴。

前隊隊官。

左隊隊官。

右隊隊官。

後隊隊官。

步兵第三十二標第二營管帶 楊正坤。

前隊隊官。

左隊隊官。

右隊隊官。

後隊隊官。

開往四川。

開往四川。

步兵三十二標第三營管帶 李玉魁。

前隊隊官。

左隊隊官。

右隊隊官。

後隊隊官。

馬隊第八標標統 喻化龍。

開往宜昌。

第一營管帶 吳連慶。

駐南湖。

第二營管帶 馬德才。

開往襄陽。

第三營管帶 孫長林。

駐南湖。

砲隊第八標標統 龔光明。

第一營管帶 卓占標。

駐南湖。

第二營管帶 姜明經。

駐南湖。

第三營管帶 楊起鳳。 駐南湖。

工程第八營管帶 王永泉。 (時赴永平秋操)

前隊隊官 李占魁。 革命黨目兵代表 徐兆斌容景芳管心源

左隊隊官 吳兆麟。 革命黨目兵代表 馬榮方與任正亮張玉山
羅炳順孫元勝汪長林

右隊隊官 黃坤榮。 革命黨目兵代表 楊金龍

後隊隊官 羅子清。 革命黨目兵代表 熊秉坤金兆龍程正瀛

駐武昌城內黃土坡。

輜重第八營管帶 蕭安國。

駐武昌平湖門外輜重營。

憲兵第八營(旗人) 駐武昌楚王台附近中和門內。

第二十一混成協協統 黎元洪。 協司令部賓陽門內。

第四十一標標統 易甲鵬。

第一營管帶 戴壽山。 開往宜昌。

第二營管帶 羅洪陞。

開往岳州。

第二營管帶 謝國超。

駐武昌賓陽門內。

第四十二標 標統 張永漢。

第一營管帶 陳鍾林。

駐漢口居仁門。

第二營管帶 樊毓英。

駐京漢鐵路。

第三營管帶 汪炳山。

駐漢陽兵工廠。

馬隊第二十一營管帶 王祥發。

駐南湖。

砲隊第二十一營管帶 張正基。

駐武勝門外塘角。

工程第二十一隊隊官 劉佐龍。

駐武勝門外凱字營。

輜重第二十一隊隊官 張子襄。

駐武勝門外凱字營。

當時武昌城內之兵力。

步兵第二十九標 第一營。

第二營。

步兵第三十標。(旗人)

工程第八營。

憲兵第八營。(旗人)

測繪學堂學生八十名。

步兵第四十一標。第三營。

瑞澂衛隊駐督署。

教練隊一營。

巡防隊內衛一營。

馬隊一隊。機關槍一隊。

武昌城外之兵力。

步兵第三十二標。第二營。

馬隊第八標。

砲隊第八標。

通湘門內。

賓陽門內。

望山門內。

望山門內。

望山門內。

望山門內。

(將開四川)

輜重第八營。

馬隊第二十一營。

砲隊第二十一營。

工程第二十一隊。

輜重第二十一隊。

武昌城內之兵力。十九夜首義與響應者。

步隊第十五協司令部。統領王得勝。

步隊二十九標第一第二兩營。除第二營蔡濟民一排響應外。（餘未響應）

步隊三十標。（旗兵）

步隊四十一標第三營。（天明響應）

工程第八營。（首義）

督署教練隊一營。（與革命軍對敵）

測繪學生八十名。（夜間約十二時後響應）

以上武昌城內革命軍首義之兵力。僅工程第八營。合計響應者亦不過步兵一營及一排。并測繪學生八十名耳。與旗兵三十標及憲兵旗兵一營比較。衆寡懸殊。武昌城外之兵力。十九夜首義與響應者。

步隊三十二標第二營（未響應）

馬隊第八標（未響應）

混成協馬隊第一營（未響應）

砲隊第八標（已響應）

混成協砲隊第一營（未響應）

混成協工程一隊（首義）

混成協輜重一隊（首義）

輜重第八營（未響應）

以上城外革命軍兵力。不過砲隊第八標及混成協工輜二隊。其餘全未響應。綜上以觀。辛亥八月十九夜革命軍在武昌之倡義。人數可謂極少。自天黑至天明。佔領

督署時。合計步砲工輜測繪各同志不過二千餘人。况砲隊夜間行動困難。瞄準又不易。若革命軍不先佔領楚王台軍械局爲根據地。不先擊散步隊三十標之旗兵及憲兵營。則僅此一標之步兵。足爲革命軍之勁敵。而作心腹之患。瑞澂鐵忠必有所恃而不恐。何肯棄城逃走。瑞澂若不走。督署之教練隊必不退。而未響應之各部隊既無宗旨。又成觀望。必與革命軍爲敵。而手無寸鐵之營外同志。及倡義袍澤。又不知流血幾許。戰場鬼哭。思之悚然。異族凶暴。永作列強虎俚。漢族滅種之禍。不知何法挽救。然率能振臂一呼。四方皆應。人心思漢。國魂歸來。則滿清之亡。可永作千秋鑑戒矣。

八月二十日午前九時。中和門外陸軍中學堂計學生約千名。整隊荷槍入城。到楚王台集合。城內外各協標營留守兵。亦齊集楚王台。又步隊二十九標第一第二兩營亦至。所到隊伍均無官長。均由目兵帶領集合。楚王台聽總指揮編制。吳兆麟立將城垣各門劃定區域。布置如下。

- 一、命各部隊分守各區。即將各城門開放。免得交通。
- 二、命砲隊另行配置各城門。協同各步隊防禦。

三、派陸軍中學堂學生編爲數隊。防守藩庫、官錢局、造幣廠、各財政機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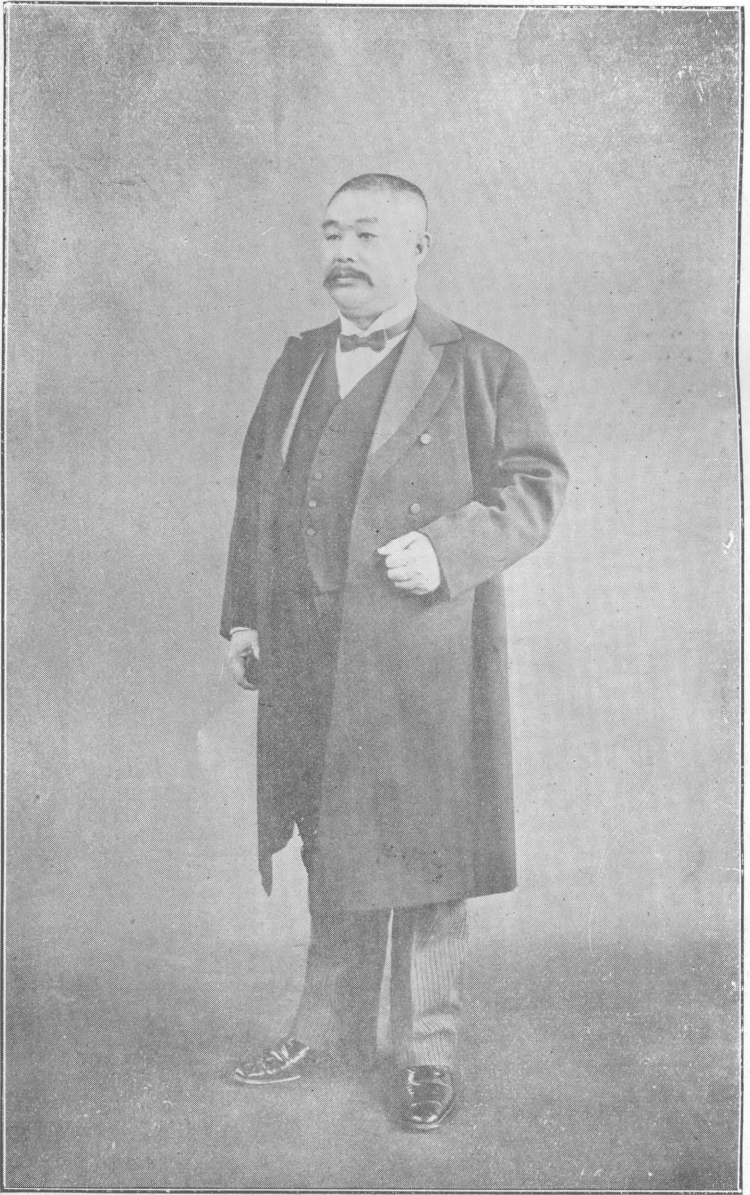
四、命工程第八營仍回軍械局防禦。

布置既定。而步隊三十標之旗兵。雖於十九夜被革命軍擊散。其殘部尙潛在賓陽門內附近。及蛇山東部各處。又派革命軍圍擊。擊死旗兵四百餘名。其餘均逃出賓陽門外。又俘虜旗籍人員約三百餘名。均收押於武昌模範監獄。此滿清入主二百六十餘年來。凡屬旗籍。只知虐殺漢人。旗人殺人。亦無官府敢究。今始知天道之好還也。自十九天黑首義至二十日正午。即將武昌全城完全光復。是役也。革命軍共死傷二十餘人。督署守兵死四十餘人。傷三十餘人。旗兵共死五百餘名。俘虜三百餘名。

吳兆麟復派人分途敦請各機關之熱心革命同志。及城中之紳耆父老。齊集諮議局開會。討論進行一切緊急應辦各事宜。少頃。馬榮程正瀛二人報告。謂第二十一混成協協統黎元洪尙在武昌城內。現拿有黎元洪之護兵前來爲證等情。吳兆麟當命馬榮程正瀛等帶兵一排。由所獲之黎元洪護兵作嚮導。引至黃土坡劉文吉家中搜索。將黎元洪挾至楚王台軍械局。革命軍自十九天黑首義至二十日正午全城光復時。大眾皆枵腹

奮鬥。疲困已極。嚴守紀律。無一兵入民家之房。無一人奪民家之食。戎馬倉皇。又無法歸營用膳。吳兆麟卽命工程營伙夫陸續作飯。送至各隊伍接濟。以慰疲勞。而伙夫等亦努力急公。忙送茶飯。不覺其苦。全軍感激。引起相親相愛之情感。士氣益爲之興奮。

馬榮程正瀛等帶隊至黃土坡劉文吉家。先將其家前後包圍。然後闖門而入。其勢洶洶。劉之護兵。問來此何爲。大衆謂來請黎協統。護兵不敢指示。又不回答。於是大衆直至臥室搜查。斯時黎元洪心已失主。焦灼之狀。露於顏色。黎問何事。馬榮曰。特請統領到楚王台。奉總指揮吳兆麟命令。卽有要事相商。黎無可如何。隨帶其執事官王安瀾同馬榮等向楚王台而去。抵楚王台時。革命軍總指揮吳兆麟。卽命在該處所有隊伍舉槍吹號爲禮。黎此時穿一灰呢長夾袍。面帶愁容。極形煩惱。與吳兆麟晤面時。卽謂吳兆麟曰。你爲甚麼要革命。這是要全家誅戮的事。你學問很好。資格很深。你萬不該與革命黨共同革命。你若不革命。你在軍隊進級很容易。請你快叫大衆各回各營。事情太鬧大了。更不得了。馬榮在旁。聞黎元洪出言如此。遂大怒曰。我們同志很抬舉你。你反不受抬舉。叫我們回營。待瑞澂派人來殺。你昨夜親手殺了我們傳信的同志周榮棠。我們尙未問你的罪。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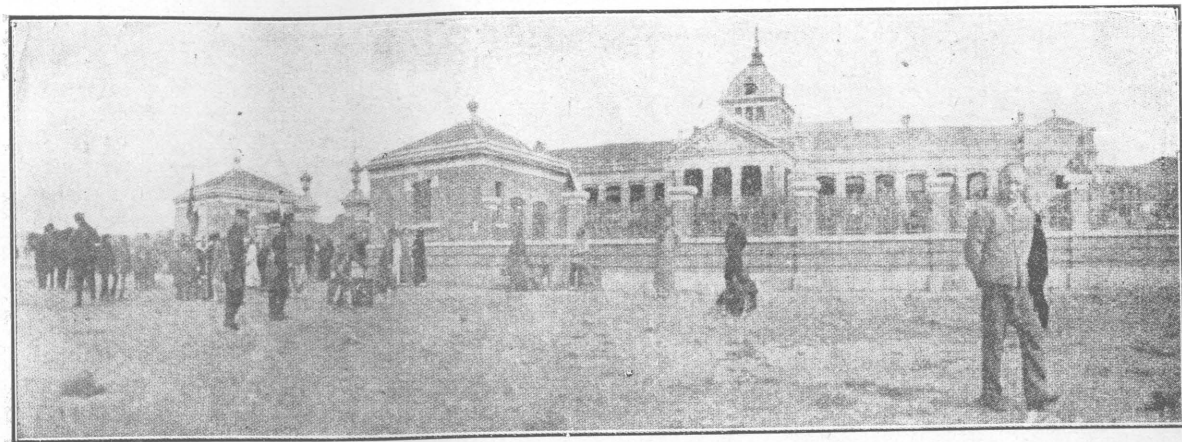


黎元洪先生遺像

請你來。仍是反對我們，你就是一個漢奸。我們就要殺你。卽拔刀向黎元洪來斫。吳兆麟喝止之。王安瀾又從旁謂馬榮不應如此野蠻。馬榮又拔刀斫王安瀾。吳兆麟又攔阻之。吳當向馬榮等解釋云。黎統領素來是很愛我們的。剛纔所說的話。是關照我們。看我們同志太辛苦了。暫請回營休息。黎統領自有維持之法。一面吳又低聲向黎云。請統領暫且容忍。因昨晚殺人太多。此時都是一鼓奮勇之氣。稍不如意。卽動起手來。反於統領面子不好。黎從此不再發言。吳又謂黎曰。瑞澂自督鄂以來。措置乖方。激起湖北軍隊全體革命。足證清廷無道。今聞瑞澂與張統制等均已出走。僅統領一人在武昌城內。統領素愛軍人。甚得軍心。事已至此。實屬天意。只好請統領出來維持大計云云。黎亦無語。先是吳兆麟在參謀學堂肄業時。黎元洪亦在該校附學。與吳同學有四年之久。黎平時極欽佩吳之學問。所以與吳晤面時。卽責其不應革命。以爲吳不革命。卽易進級。且黎實無革命思想。料革命事業。萬難成功。故不贊成。少頃。吳兆麟卽請黎元洪到諮議局會議。討論辦法。黎亦無可如何。吳命備馬數匹。仍派馬榮帶兵一排護送。午后一時四十分。吳與黎同至諮議局時。吳所派人敦請之同志父老等已至局內。有湯化龍、胡瑞霖、張振武、李作

棟、陳磊、陳宏誥、邢伯謙、李翊東、趙學魁、楊玉如、蘇成章、畢鐘、向訐謨、劉公、蔡濟民、徐達明、王文錦、吳醒漢、鄧玉麟、高尙志、周定原、高振霄、方定國、李國榮等。齊到諮議局會議廳。公推湯化龍主席。

湯化龍發言曰。革命事業。鄙人素表贊成。但是此時武昌發難。各省均不曉得。須先通電各省。請一致響應。以助大功告成。况瑞澂自遁走後。必有電報到京。清廷聞信。必派兵來鄂。與我們爲難。此時正是軍事時代。兄弟非軍人。不知用兵。關於軍事。請諸位籌畫。兄弟無不盡力帮忙云云。吳兆麟發言。謂湯濟武先生所說極是。武昌既已首義。瑞澂棄城而逃。必圖報復。此必然之勢。然武昌業已光復。軍政學商各界。均表同情。卽以軍事而言。湖北兵力雖不甚大。而在中國已爲先進。聲威所至。清廷必聞而破胆。只要能持久時日。天下必聞風興起。我們財政充裕。武器甚足。從速擴充兵力。以武漢軍資豐足之地。努力整備。卽清廷派兵來與我爲難。比較上我勝算亦多。請諸君不要畏懼。此次革命。非從前之無根據地可比。我們既據武昌形勝。爲天下中心。具有獨立資格。不患不能達到目的。但起義後。軍民兩政實繁。兄弟擬在座諸位同志先生公舉黎元洪統領爲湖北都督。湯化



武昌諮議局起義之時都督府

龍先生爲湖北民政總長。兩公係湖北人望。如出來主持大計。號召天下。則各省必易響應云。衆皆贊成。拍掌之聲。洋溢滿座。黎元洪答謂此事體太大。務要慎重。我不能勝都督之任。請你們另舉賢能。我家中聞此事變。不知如何。我暫回家一視。衆不可謂統領家中無事。有兵保護。請放心可也。黎再三要回家一走。大衆只好遷就。遂由吳兆麟派兵一排護送黎元洪到其公館。暗囑程正瀛等務嚴爲防備。不可令其出城。（一說黎元洪既被擁入諮議局。卽開衆議。推爲都督。黎曰勿害我。勿害我。固執不允。李翊東卽持長槍指黎曰。汝作滿奴。當殺。今不殺汝。反舉汝爲都督。而汝猶不允。汝甘心爲滿奴耶。予當殺汝。另舉吳兆麟爲都督。黎大駭。陳磊蔡濟民卽將李翊東阻止之。於是衆議禁黎於一室。仍用黎名義出示。）於是大衆在諮議局商議進行各事宜。茲將是日進行之事揭示如左。

一、以諮議局爲軍政府。

二、稱中國爲中華民國。

三、改政體爲五族共和。

四、規定國旗爲五色。以紅黃藍白黑代表漢滿蒙回藏爲一家。

- 五、稱中華年號爲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
- 六、當以黎元洪爲都督。佈告地方。
- 七、移檄各省。并照會各國領事。宣布滿清罪狀。
- 八、佈告全國國民。并軍民長官。
- 九、佈告湖北各府州縣。
- 十、軍政府緊要諭令。
- 十一、致書滿清政府。
- 十二、佈告漢族同胞。之爲滿州將士者。促其覺悟。
- 十三、軍政府暫設機關四部。

(甲)參謀部。

(乙)軍務部。

(丙)政務部。

(丁)外交部。

十四、設立招賢館。

以上各事議定後。卽分途託人辦理。是晚得各方報告。謂陳得龍之水師巡防營在襄河者。均集合漢陽小河口附近待命。鐵忠囑陳襲擊。陳懼不登岸指揮。

是日午后五時。因各事皆準備不及。暫維秩序。大眾商議先在藩庫取銀十萬兩。到諮議局。派向一清爲軍需。分發各軍隊。以便購買糧秣。一面仍以革命軍總指揮名義。命令各軍隊防禦武昌城。并先傳諭各城門。晚間一律關閉。無論何人不得准其出入。茲將是晚所下命令列左。

革命軍總指揮命令 八月二十日午后六時於諮議局發

一、據報聞瑞澂欲派兵襲武昌城。

二、本軍今晚以戰鬥隊形澈夜固守武昌城。

三、步隊二十九標第一第二兩營附砲六門。歸姚金鏞指揮。防禦賓陽門通湘門小東門一帶。

四、步隊四十一標第三營及第一第二兩營留守兵并步隊三十標留守兵附砲六門。

歸胡廷佐指揮。防禦漢陽門平湖門文昌門一帶。

五、混成二十一協工程輜重二隊附砲二門。歸李鵬升指揮。防禦武勝門一帶。

六、工程第八營附砲四門。歸李占魁指揮。防禦望山門中和門一帶。及楚王台軍械局。

七、砲隊第八標歸程國貞指揮。除派附屬各部隊外。其餘在蛇山黃鶴樓楚王台布置

放列。

八、馬榮帶兵一隊防禦諮議局。

九、總指揮在諮議局。

總指揮吳兆麟

注意本晚口號 義軍 獨立。

是晚命令發出後。吳兆麟即偕蔡濟民徐達明吳醒漢等到各城門查視防禦情形。并勸諭各兵士務宜堅苦忍耐。嚴守軍紀。夜間不可懈怠。尤須切實保護百姓。以不負革命初志爲要。吳兆麟查畢。先返諮議局。蔡濟民等即往各監獄。釋放瑞澂所拿之革命同志。及從前日知會破案後被禁之一班同志。可憐辛苦經營武昌革命之惟一先哲劉敬安先

生已於辛亥五月十六日瘦死於武昌模範監獄。不克親見此壯烈之舉。爲之主持大局。悲哉。李亞東已於是日克復漢陽時放出。并掾漢陽府事。胡瑛放出時。將獄中所有犯人一律帶至諮議局集合。并云都是同志。很可利用。當編成間諜隊。由胡瑛陳宏誥帶領作巡查街道之服務。

是晚十時接得程正瀛報告。謂黎元洪又由其公館轉回協司令部。聞黎元洪已安排家眷往上海。其自己因被監視。亦未說如何。但對於革命似不贊同。目下跟隨保護兵士。除派六名保護黎之家眷外。餘均跟至協司令部。誠恐兵力單薄。致有不測。究竟如何辦理。請示決定等語。吳兆麟卽與張振武等商議。無論如何。決不許黎元洪逃遁。張振武曰。此次革命。雖將武昌全城佔領。而文武大員。均已潛逃一空。未殺一個。以壯聲威。革命軍對於清臣。未免寬容過度。但革命非澈底將清廷餘孽大殺一次。將來必爲國家之禍。革命仍是有名無實。依我愚見。黎元洪既不贊成革命。又不受同志抬舉。放其出去。恐其害人。好在我們用黎元洪之名。所擬通電。尙未發出。不如先將黎元洪斬首示衆。以揚革命軍神威。使一班忠於異族清臣。皆爲膽落。實爲直截了當。且昨晚首義總指揮既是吳先生。

就以吳先生爲湖北都督。可以貫徹到底。早爲成功。豈不妙甚。吳兆麟曰。此事萬不能行。兄弟資望太淺。即以湖北軍隊而論。多數尙未響應。而帶兵官位居我上者。必不肯服從。卽與我同級者。亦未必悅服。欲收新軍全體來歸之効。非借黎元洪資望不可。至於各省。若聞革命軍領袖係一小官。必少附和。吾輩欲革命速成。借黎元洪之名以號召天下。一則使各省可表同情。二則使外人不敢輕視。望諸位同志勿懷二心可也。云云。張振武又曰。吳先生主張未必盡然。卽以外國而論。拿破侖以一中尉而爲歐洲盟主。只求才略。不在資格。中外皆然。於是陳磊李作棟等。皆以張振武之主張爲是。并謂黎元洪素非同志。必不能爲國出力。用之何益。吳先生乃日知會老同志。出爲首領。名實相符。計甚得也。吳兆麟執不可。答曰。中國歷史習慣。向以成敗論人。最講資格。而本省人又最不欽仰本省人。所以滿清成例。不用本省人在本省作官。兄弟官卑職小。決不能負此重任。如諸同志強我所難。只有一走而已。大衆恐吳兆麟過於謙讓。羣相感泣。又秘商一法。仍以黎元洪居都督名義。如黎元洪不幹。卽派兵看守起來。公舉吳兆麟爲湖北軍政府總理。代行都督職權。吳更不可。謂軍事緊急。可以幫忙。他事非其所長。萬難負責。望諸同志不要多費。

研究。仍以黎元洪爲都督。明日卽請其到諮議局。派兵看守可耳。卽彼不作一事。亦無妨礙。大衆均不得已。勉強贊成。於是吳兆麟卽令程正瀛等俟天明卽請黎元洪到諮議局深居。不得再出。

先是瑞澂逃至楚豫兵船。卽開泊劉家廟。旋復泊至德租界碼頭。欲圖報復。苦於無兵可調。遂與其左右計議。張大其詞。奏電清廷。謂湖北新軍結合革命黨全體叛變。懇乞卽派重兵來鄂。平此大亂。一面又派人分途散播謠言。謂清廷已派大兵南下。革命黨不日卽可消滅云云。瑞澂又移過張彪。謂其維持不力。請旨將張彪正法。

張彪自到漢口劉家廟後。卽與四十二標統帶張永漢、輜重營管帶蕭安國商議。均無辦法。於是派張永漢到日本租界請日人寺西秀武（寺西秀武是湖北軍事顧問）往劉家廟代爲計畫。寺西云。爲張統制計。惟有兩策。一、請張統制集合現有兩營多兵力。卽輜重一營。及四十二標第三營馬隊一隊。許以重賞。親自帶領。由劉家廟渡江到青山。繞至洪山。乘夜至寶陽門。詐稱響應。革命軍必歡迎入城。然後襲取諮議局。勝則奏請皇上。自請處分。皇上必將功抵過。所有失職之罪。全加於黎元洪身上。敗則一死而已。二、不能行上

逃策畧。卽改名換姓。潛往日本。一面派人登報。詐稱張彪已死。以上二策。張彪似以前策爲然。然終不敢行。卽令成功。功亦歸於瑞澂。於張彪終無所利。况人心已去。無可如何。計遂中止。旋聞清廷派陸軍大臣蔭昌統大兵南下。張彪卽囑蕭安國飛報蔭昌。謂張統制現帶有可靠軍隊數營。在漢口劉家廟枕戈待命。一俟大臣大兵南下。卽合力進攻武昌。勦滅土匪。(蕭安國乃漢陽人。德國留學生。早拜蔭昌稱門生。故張彪用之。向蔭昌報告。)

又有未響應之步隊第三十二標統帶孫國安。馬隊統帶喻化龍。早將軍隊帶至李家橋。距中和門外三十里。各命其執事官將關防標旗藏入身內。以待張彪之命。不料待至二十日深夜。杳無音信。又不敢回營。衆兵士在李家橋給養起居。均不方便。馬匹亦無草料。於是羣有怨言。該標統等誠恐兵士生變。發生危險。孤軍野外。亦非長久之計。進退維谷。遂集合兵士會議。先說明困難情形。然後問兵士如何。衆兵士答曰。長官說如何就如何。該標統等云。目下瑞制台張統制均已出走。我們亦不知其到那裏去了。武昌城又爲革命軍佔領。砲彈更直接射擊我們營內。回營其勢不能。不回營在此。又令衆弟兄吃苦。我們不便勉強。衆弟兄願意在此吃苦亦可。願回營回家亦可。衆兵士聞之卽曰。在此無宿

營處。我們暫且回營。俟天明回家再說。說畢相哭而散。於是各回營中。商量決定天明響應革命軍。全體入城。

至於混成協砲隊一營。退至青山時。其困苦亦然。故於二十一日仍帶回本營。亦入城響應革命軍。其管帶張正基走。

二十晚各同志在諮議局計畫各事宜。及擬各種通電。異常忙碌。直至天明。即派人將電綫恢復。所有各部辦事人員。均未規定。且亦寥寥無幾。幸皆齊心協力。各盡所能。誠恐重要事務太繁。進行困難。遂擬電請上海黃興宋教仁等從速來鄂。并請轉電孫文。早回中國主持大計。

李翊東素剛直。當推爲湖北都督府銓叙長。以司賞罰。是晚有部管帶某率兵百餘人。攻都督府。黎元洪同李作棟匿於蛇山後之山脚。張振武更衣出走。李翊東見而叱之曰。汝更衣何往。欲逃乎。張駭而返。幸當時都督府守衛者。有陸軍測量局學生數十人。李翊東遂指揮之。擊退部兵。否則不堪設想矣。

廿一早六時。吳兆麟等即派人至電報局將所擬檄文佈告。皆借黎元洪名義拍出如下。

佈告全國電

粵維我祖軒轅。肇開疆土。奄有中夏。經歷代聖哲賢豪之締造。成茲文明古國。凡吾族今日所依止之河山。所被服之禮教。所享受之文物。何一非我先人心血頸血之所留遺。故覩城邑宮室。則思古人開土殖民之惠。覩干戈戎馬。則思古人保種敵愾之勤。覩典章法制。則思古人貽謀教誡之殷。駿譽華聲。世世相承。如一家然。父傳之子。祖衍之孫。斷不容他族干其職姓。何物胡清。敢亂天紀。挽弓介馬。竟履神皋。夫胡清者非他。黑水之舊部。女真之韃種。犬羊成性。罔通人理。始則寇邊抄虜。盜我財物。繼則羨我膏腴。耽我文繡。利我國土。遂窺神器。惟野蠻之不能統文明。戎狄之不能統華夏。少數之不能統多數。故入關之初。極肆凶威。以爲恐嚇之計。我十八省之父老兄弟諸姑姊妹。莫不遭逢淫殺。靡有子遺。若揚州。若江陰。若嘉定。屠戮之慘。紀載可稽。又復變法易服。使神明衣冠。淪於禽獸。而歷代相傳之文教禮俗。掃地盡矣。乃又焚毀書籍。改竄典冊。興文字獄。羅致無辜。穢詞妖言。尊曰聖諭。戴仇養賊。謬曰正經。務使人人數典而忘其祖。是其害乃中於人心風俗。不但誅殺已也。嗚呼同胞。誰無心肝。卽不憶父老之遺聞。且請觀夫各省駐防之誰屬。重要

職權之誰掌。其用意可揣知矣。二百六十年好淫苛忍之術。言之已不勝言。至今日則發之愈遲。而出之愈刻也。今日者。海陸交通。外侮日急。我有家室。無不圖存。彼以利害相反。不惜倒行逆施。故開智識。則爲破其法律。尙術技。則謂擾其治安。於是百術欺愚。一意壓制。假立憲之美名。行中央集權之勢。借舉行新政之虛說。以爲搜刮聚斂之端。而乃日修園陵。治宮寢。賚嬖佞。賞民賊。何一非吾民之膏血。飢民遍野。呼籲不靈。哀鴻嗷嗷。是誰奪其生產而置之死地。且矜其寧送友邦。弗與漢族之謬見。今日獻一地。明日割一城。今日賣礦。明日賣路。吾民或爭持。則曰干與政權。曰格殺勿論。甚且將吾民自辦之路。自集之歟。一網而歸之官。嗚呼。誰無生命。誰無財產。而日託諸危疑之地。其誰堪之。夫政府本以保民。而反得其害。則奚用此政府爲。况乃淫德醜類。有玷聲華者耶。本軍政府用是首舉義旗。萬衆一心。天人共憤。白磨所指。瓦裂山頽。故一二日間。湘、鄂、贛、粵同時并舉。皖、寧、豫、陝亦一律響應。而西則巴蜀已先克復。東南半壁。指顧告成。是所深望於十八省父老兄弟戮力共進。相與同仇。還我邦基。雪我國恥。永久建立共和政體。與世界列強并峙於太平洋之上。而共享萬國和平之福。又非但宏我漢京而已。將推此赤心。振扶同病。凡文明

之族。降在水火。皆爲我同胞之所必憐而救之者。嗚呼。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想我神明貴族。不乏英傑挺生之士。曷勿執竿起義。共建鴻勛。期於直抵黃龍。叙勛痛飲。則我漢族萬萬世世之榮光矣。我十八省父老兄弟其共勉之。

布告海內人士電

今日是我漢人脫離地獄更生之秋。滿奴惡孽貫盈之日矣。今元洪用十八年之心力。爲十八省親愛父老兄弟諸姑姊妹報二百六十年之仇。雪二百六十年之恥。想我同胞憶昔我祖宗被其淫殺。遭其苛虐。盜我財物。啜我心血。種種被害之情形。能勿切齒。想我漢人在漢唐時代。若何榮譽。奈何爲奴二百六十年。奇哉奇哉。豈吾漢人都不復有羞恥之天良耶。雖然。元洪起事之日。觀民心之樂從。兵心之附合。可見當時之甘心爲牛馬者。亦出於不得已耳。英雄英雄。此時不挺身而起。尙待何日。念元洪一片之苦心。我漢人四萬萬之生命。死活在此一舉。成則與十八省親愛父老兄弟諸姑姊妹再享萬萬世世之福。否則墮於地獄中永無超生之日矣。英雄英雄。迅速奮興。萬不可失此機會也。雖然。還有吾半反對之當道的英雄。諒爲富貴利祿所牽累。有騎虎難下之勢。黎元洪畫虎不成反

類狗耳。此則大謬之見也。蓋元洪今日之舉。是合十八行省諸英雄倡此義舉。與同胞復仇。天下先得我心之同者。非止鄂省一處也。十餘年臥薪嘗膽。今日始舉。豈可等於草莽寇盜輩徒逞一己之私同日而語哉。嗚呼。吾海內諸英雄。其速起哉。何尙戀戀不捨。或且殉滿人之節乎。元洪今日所痛告者。念諸英雄皆懷經世之才。此時正可同扶漢族以救同胞。何尙觀望如此。若慮元洪之無成。財命之難保。此則非識時務者耳。吾海內諸英雄。其勿以吾言爲河漢。

諭湖北各府州縣政務及自治公所電

諭飭遵辦事。照得軍政府憤滿清政府佔據中華。政治昏亂。喪失主權。暴斂橫征。朘削脂膏。強奪吾民已成之公共財產。籍吾民之熱心義舉。斥志士爲亂黨。目公論爲囂張。逮捕株連。殺人無算。本軍奉軍政府命。特於八月十九日倡義。征討民賊。驅逐滿清貪污殘酷官吏。瑞澂連甲等。克復武昌漢陽等處地方。元洪不德。謬膺推舉。爲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勉圖報稱。光復舊物。查舊日滿清流毒之由。在於政體專制太甚。民氣不揚。以致利無由興。弊無自除。亟應將全鄂地方改爲共和政體。所有各府州縣政務及自治公所。

妥籌辦法。移請各該地方官施行。各該地方舊治官吏。應一律呈繳偽印。聽候支配錄用。不願者。繳印後聽其所之。如官吏有人地相宜。民間倚重者。准該自治公所具稟詳叙。情由。連同偽印。賚送來轅。經本都督核奪。頒給民國新印。卽留原任。以從民望。各該公所應辦事務。以警政民團爲第一要着。應卽日興辦警察。以維持秩序。清查奸宄。懲治痞匪。保衛閭里爲主。團練以驅逐亂民。抵禦外侮爲主。均不准藉端訛詐。擾累無辜。并於外人生命財產切實保護。以酬其嚴守中立之誼。爲此諭仰該自治公所各員知悉。迅將警察團練二項開辦方法。及舊日官吏偽印。并願否投効情形。刻日稟復。勿得遲延貽誤。有敢與舊吏結黨。勾通滿清政府。反抗義師。違誤新政。或乘機擾害良民。擅作威福。或官吏有志投誠。而該公所各員阻撓挾持者。大兵一到。必以軍法懲辦。該員等爲桑梓造福造禍。皆在今日。幸勿觀望徘徊。坐失機會也。切切此諭。

通告城鎮鄉自治職員電

爲通告事。鄂軍告捷。中原響應。人心如此。天意可知。本軍政府負光復之重任。爲祖宗雪大仇。且爲吾同胞子孫立萬年永固之基。理當傳檄海內。尅期大舉。唯念東南各省。疊遭

水旱之災。吾同胞流離顛沛。猶未能自復其生機。若義旗一舉。則飢寒無告之民。必有乘機竊發。一施其搶劫之技者。而本軍政府當軍事旁午之際。勢不能并謀兼顧。爲吾鄉僻同胞盡完全保護之責。若因其勢所必至而付之無可如何。坐視吾同胞受擄掠之害。則又負本軍政府弔民伐罪之初心。因未得萬全之策。致暫緩撻伐之師。而兵心抱憤。躍躍欲試。勢又不能復緩時日。再四思之。惟有通告各城鎮鄉自治團體。速籌自保之計。趕辦團練。守衛鄉里。貧者効力。富者輸財。既使游手無事之民。有謀食用武之地。而富足之家。得因此保全。計之至善。無逾於此。若慮發起之資無所自出。現今滿政府之顛覆。計日可待。不妨將應納錢糧。即日停解。卽以此款爲開辦團練之需。唯滿清官吏。徒知賊民。斷不能復假槍械以助吾同胞。只得暫用別種器械。先行操練。待義師收復各縣城時。卽當按照各縣城所附屬城鎮鄉之已經辦有團練者。給與相當之槍枝。本軍政府爲不忍吾同胞受累起見。舍此別無良策。唯各城鎮鄉區域名稱調查難週。恐未能遍行通告。祇得請貴城自治公所代爲遞發。俾咸聞知。各城鎮鄉不乏熱心公益之士。必能納此忠告。尅日興辦。本軍政府亦當慰撫士卒。暫展起事之期數日。爲各城鎮鄉預備之地。唯大勢所迫。

萬難久延。此當爲吾親愛同胞所能共諒者也。特此通告。卽維施行。

檄各府州縣電

昊天不弔。漢祚中衰。山鬼潛號。中華讓渡。從此胡清竊據。逾二百六十餘年。統系相傳。幾十餘世。窺竊我神器。誅鋤我人民。姦擄我婦女。攬攝我政權。變亂我禮俗。侵奪我膏腴。直使神聖冠裳。淪於牛馬。馨香俎豆。汗於腥羶。滿漢之界限。於以分。狼毒之行。爲遂日熾。獄成文字。累及無辜。鋤絕根株。不留餘種。故揚州之殺。江陰之屠。嘉定之傷。嘉興之慘。金華之變。廣州之危。此皆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共憤。現今時局艱難。而彼則深宮晏樂。強鄰逼迫。而彼則高處嬉娛。名藉改良。假稱變法。政雖立憲。實欲集權。不急新政之振興。惟事寢園之修補。不問民間之疾苦。惟思財政之搜尋。不畏外侮之頻陵。恒恐內亂之奮起。所以各處駐防也。以清賊守之。內外重權也。以清賊握之。男不耕而食。女不織而衣。直以國家爲其私產。以人民爲其奴隸。鐵路經營。統歸國有。河山錦繡。認作家私。四萬萬罹於強迫。手段之中。數百年伏於專制政體之下。嗚呼同胞。能不撫心踴地。疾首呼天哉。本軍政府。痛彼曾之無狀。哀漢胄之式微。特舉義旗。振此困厄。白麾指去。羣醜倒戈。黃鉞揮來。罪魁

遠竄。一鳴驚人。四方響應。湘鄂皖豫。不約而同。粵贛陝黔。不謀而合。其餘諸省。均有同心。此誠天亡清賊之關頭。使漢族吐氣之機會也。爾府廳州縣。各盡其職。無事倉皇。士農工商。各守其常。無容驚畏。其餘軍學農工各界。應知敵愾。雪恥復仇。共播神威。洗冤雪恨。已尅者。竭力守成。未尅者。竭力進取。告宗敬祖。爲我漢族增輝。建業立功。爲我河山生色。時不可失。一刻千金。願我族協力同心。復黃帝衣冠之舊。執戈起義。啟中華禮教之源。我同胞其勉旃。

檄各督撫電

黃漢與清賊不兩立。吾不殺彼。彼必殺吾。本軍政府爰舉義旗。剷除胡賊。軍興以來。義聲所播。萬姓歡迎。貴大臣亦黃帝子孫。雖暫任封疆。未必不見疑於韃靼。觀岑袁已事。可以明矣。而岑之此次赴川。主和平辦理。已不容於清賊。故今日派袁。無非使吾自戕。同類而清賊坐享其成耳。貴大臣深明大義。洞燭奸謀。此中利害。當已盡知。卽不爲一身計。何獨不爲子孫一計之乎。漢族興亡。在此一舉。幸貴大臣勿拘君臣小節。而貽萬世殷憂。盍歸乎來。共襄民國。拯同胞於水火。復大漢之山河。爲此檄告。

通告各省城鎮鄉地方巡警電

爲通告事。武昌起義。各省響應。雪仇之心。不約而同。人心如此。天意可知。本軍政府擔光復之重任。指日卽率師大舉。深恐飢寒無告之民。乘間竊發。施其搶劫之手段。而本軍政府軍事旁午之際。勢難兼謀并顧。所有保護人民之生命財產。維持地方之安寧秩序。皆惟我同胞巡警是賴。理應通告各省巡警父老兄弟共謀同胞之幸福。方不負本軍政府弔民伐罪之本意。凡我義師所到之處。爲地方巡警者。上至長官。下至巡警。左手均纏以白布。局中高懸白旗。曉諭安民。以示誠意。其守巡邏之規則。官弁長警之薪餉。概照向章辦理。至義旗將到。切勿自相驚恐。畏縮不前。是爲切要。倘臨事之時。官警棄局先逃。置人民於不顧。致使同胞受擄掠之害。本軍政府惟有派探拿獲。從重治罪。深望親愛同胞巡警所鑒諒者也。特此通告。卽維施行。

右通告各省城鎮鄉地方巡警公鑒。

黃帝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二十一日。

電告漢族同胞之爲滿洲將士者

天運辛亥年中華國民軍南軍都督奉軍政府命。布告於我國民之爲滿清政府逼迫。以爲其軍之將校及兵士者。我輩皆中國人也。今則一爲中華國民軍之將士。一爲滿清政府之將士。論情誼則爲兄弟。論地位則爲仇讐。論心事則同是受滿清政府之壓制。特是一則奮激而起。一則隱忍未發。是我輩雖立於反對地位。然情誼俱在。心事又未嘗不合也。然則今日以後。或斷兄弟之情誼。而變爲仇讐。或離仇讐之地位。而復爲兄弟。亦惟我國民之爲滿洲將士者。已自擇之。而自國民軍起。移檄天下。國民主義。炳如日月。凡爲國民。無不激昂慷慨。敵愾同仇。誠以國民軍者。以國民組織而成。發表國民之心理。肩荷國民之責任。以主義集合。非以私人號召。故民歸之。如水就下。我國民之爲滿洲將士者。非其本欲。特爲滿洲所迫。不得已而爲之。此時滿洲政府。方又出其以漢人殺漢人之手段。驅之與國民軍爲敵。願我國民深思之。本中國人而當滿清兵。以殺同胞爲職。撫心自問。寧能不愧乎。我國民勿謂爲滿洲盡力。乃所以報國也。中國亡於滿洲已二百六十餘年。我國民而有愛國心者。必當撲滅滿清。以恢復祖國。倘反爲滿洲盡力。是甘爲仇讐。而與祖國爲敵也。其身分爲奴隸。其用心爲梟獍。豈有人心者所忍爲乎。我國民又勿謂既食

滿清之祿。當忠於所事也。須知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及爲滿洲所奪。收中國人之財賦。以買中國人之死力。中國効力滿洲而食其祿者。譬如家財既爲強盜所奪。復爲強盜服役以求得傭值。境遇既慘。行爲又賤矣。是故我國民爲清政府將士者。須以大義自持。知託身滿洲政府之下。乃由一時之束縛。當懷脫離獨立之志。際此國民軍大起之日。正宜倒戈以向滿洲。而與我國民軍合爲一體。方不失國民之本分也。彼滿洲以五百萬民族。陵制我四萬萬漢人。而能安坐至二百六十餘年者。豈彼之能力足以致之。徒以中國人不知大義爲之効力。自殘同種。彼滿人得以肆志耳。試觀滿洲入關以來。每遇漢人起義。輒用漢人勦平。殺人盈野。流血成河。皆漢人自相屠戮。而於滿人無所損。舉其大者。如嘉慶年間。漢人王三槐等舉義四川。湖南湖北陝西諸省相繼響應。滿清政府勢垂危矣。八旗之兵。望風奔潰。禁旅駐防。皆不可用。乃重用綠營。招募兵勇。於是漢人楊遇春楊芳等爲之効力。屠戮同胞。死者億萬。川湖陝諸省。遂復歸於滿洲主權之下。又如咸豐年間。太平天國起義廣西。東南諸省。指日而定。西北則張樂行等。風馳雲捲。天下已非滿清所有。其督師大臣賽尙阿和春。一敗塗地。事無可爲。及漢人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鴻章等。

練湘軍淮軍。以與太平天國相殺。前後十二年。漢人相屠殆盡。滿人復安坐以有中國。凡此皆百年來事。我父老兄弟想皆熟知者也。漢人不起義則已。苟其起義。必非滿人所能敵。亦至明矣。所最可恨者。同是漢人。同處韃虜政府之下。同爲亡國之民。乃不念國恥。爲人爪牙。自殘骨肉。彼楊曾胡李左諸人。是何心肝。必欲使其祖國既將存而復亡。使其同胞以將自由而復奴隸乎。自經諸役以後。滿人習知以漢人殺漢人爲上策。故近來怵於革命之禍。日謀收天下之兵權。以滿人任統御。以漢人供驅役。一旦有事。則披堅執銳。冒矢石。當前敵。斷頭流血者。皆漢人。而策殊勳。受上賞者。則滿人也。我國民之爲滿人將士者。苟一念及身爲中國之人。當知助滿洲殺同胞。爲天下所不容。可無待躊躇而斷然決心者。且我國民苟助滿洲。豈止國家之罪人而已。卽爲一身計。亦無所利。蓋滿洲之待漢人。不過視同奴隸。卽爲盡力。亦毫不愛惜。嘉慶年間。川湖之役。綠營鄉勇立功最多。事後八旗受上賞。綠營諸將。僅沽餘唾。至於鄉勇解散之後。窮困無聊。半世當兵。戰功盡爲八旗所冒。口糧復爲上官剋扣。出營之後。工商諸業。久已荒疏。無以謀衣食。窮而爲盜。則被殺戮。於是蒲大芳怨望作亂。楊芳楊遇春念其戰功。誘以甘言。使之降服。而滿洲政府震

怒黜楊芳。使率蒲大芳等遠戍伊犁。其後密使人盡殺蒲大芳等數百人。無一留者。咸豐同治間。湘軍遍於十八行省。所至努力破敵。敵軍既盡。湘軍解散。尅扣糧餉。飢寒不免。其至豐者不過給三月口糧。不敷歸家盤費。因此流離者。父母妻子終身不得相見。而他省之人。以其當兵殺人。畏之如蛇蝎。視之若寇仇。見其落魄。反斥爲流氓。窮無所歸。則相聚會以相依賴。而滿洲政府。惡其結黨。捕拿殺戮。不可數計。是故川湖陝之氛告盡。而鄉勇失所。太平天國既覆。而湘軍無歸。乃知滿洲政府之用漢人也。猶農夫之用牛也。既盡其力。則殺而烹之。無一毫人心相待。此其故何也。蓋以同胞殺同胞。實爲天下至賤之事。不惟爲萬國所鄙棄。同胞所切齒。卽滿人亦未嘗不輕賤之。以爲漢人相殺。乃其種性若此。宜其甘爲奴隸。萬劫不復。既存輕賤之心。故對待之手段刻薄如此。卽使身居重鎮。屢立戰功。而偶迕廷旨。緹騎立至。其他將校。受文官呵叱驅使。甚於僕隸。而於兵士所發口糧。尤朝不保夕。而一有戰事。卽責其死敵。直視之如虫蟻耳。世人見清廷刻薄寡恩。不重軍人。皆知歎恨痛息。豈知歐美日本各國。所以尊重軍人者。以其爲國努力。倚若長城。故軍人之名譽。軍人之身分。皆爲社會所矜式。至於滿人使漢人當兵。非以爲國家之干城。

不過專防家賊。故其軍人以擁護國仇爲天職。以誅戮同種爲立功。禽獸之行。宜爲世界所不齒。我國民之爲滿洲將士者。若猶有人心。當不待勸告。而決然反戈歸順。惟恐不速也。何用遲徊審顧爲。意者或誤會國民軍之旨。以爲國民軍既與滿洲政府爲仇。則凡爲滿洲政府之將士者。皆所不容。雖欲反正。而無路可投乎。然同是漢人。地位雖殊。情誼固在。且國民軍當未起義以前。處於滿洲政府之下。與我國民之爲滿洲將士者。固無所差別也。嗟乎。宗國之亡久矣。舉我同胞。悉隸於滿洲之下。不能互相庇翼。而使寄食於仇讎。又不能速拯之出於水火。斯已大負國民矣。何忍復較量前眚。自相携貳乎。爲此布告天下。凡我國民之爲滿洲將士者。若能顧念大義。翻然來歸。軍政府必推誠相與。視爲一體。其以城鎮鄉村或軍旅反正者。及剪除敵軍心腹將校來歸者。暨以器械糧食來歸者。皆爲國立功之人。當受上賞。其軍至卽降者。亦予優待。此皆償典恤典。略地規則等所一一規定者。其各激發忠義。以滌舊污。以建新猷。若猶有包藏禍心。怙惡不悛。甘爲國民軍之蠱賊者。則是自絕於中國。其罪不赦。方今民族主義。國民主義。磅礴人心。舉國之人。皆知明理仗義。固非若昔日人心否塞之時。軍政府提携義師。肅將天討。期與四百兆人平等。

以盡國民之責。亦與昔之英雄割據有別。固將使禹域之內。無復漢奸之迹。其滿洲將士有敢奮其螳臂以相抵抗者。必盡剪除。毋俾漏網。特慮其中容有心懷反正而遲疑未決者。亦有身擁兵權。心懷助順。而觀望取巧。思徐覘國民軍之強弱。以爲進退者。凡此皆不勝其禍福之見。故就義不勇。今開誠布公。明示是非順逆之辨。其各自擇。毋得徘徊。如律令布。

黃帝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二十一日

宣布滿清罪狀檄

爲弔民伐罪。誓衆出師。昭告於天下曰。嗚呼。皇天不造。降亂中邦。滿清以塞外胡種。濶據神皋。越二百六十有七年。覆我宗社。亂我陵寢。殺戮我父母。臣妾我兄妹。喪味人道。罔有天日。九萬里宗邦。久淪傷心慘目之境。五百兆臣庶。不共戴天履地之仇。閱及近茲。益逞凶悍。毒屠誅殺。不遺餘力。舉天下之膏血。盡貺四隣。割神州之要區。歸之萬國。淫凶酷虐。熾於其前。刀鋸鼎鑊。隨於其後。立足無地。偷生何從。罪惡滔天。奇仇不赦。普天同憤。草木皆興問罪之師。動地興悲。魚龍亦感風雲之會。况復黃炎神胄。忍墮獄城。爰舉國民義兵。

殲除大盜。擇日出師。當天誓衆。鐃歌初唱。漢幟齊張。河南既克。兩粵旋恢。義師已據武昌。南軍直來湖上。戈矛十萬。同揮賤虜之頭。子弟八千。共啖胡王之血。山河依舊。先人之廬墓可親。冠帶奚存。九世之仇讎宜復。凡我同志。努力前驅。揮日揚鞭。一蕩中原之腥穢。擒王克敵。重贍上國之衣冠。驅胡羣於關外。定霸圖於亞洲。內洗三百年滅國之辱。外當六十國逐鹿之衝。義戈所指。天地廓清。民命堪憐。秋毫無犯。須知爲國復仇。并非許民作亂。守萬國公同之約。勿害邦交。值六雄并峙之秋。各盡天職。嗚呼。黃冠草履之民。誰無尊親之血氣。四海九州之內。何非故國之山河。秉爾白矛。報爾先德。重新九鼎。再奠神京。滅此朝食。與諸君同爲黃龍之飲。建茲民國。俾萬邦共覩赤日之光。一念血誠。千秋偉業。傳檄天下。用布皇言。

昔拓跋氏竊號於洛。代北羣胡。猶不敢陵轢漢族。滿清入關以來。恐吾漢人心存光復也。凡屬要害。悉置駐防。監視我漢人之耳目。使漢人永遠降爲滿清之奴隸。而後快。心如蛇蝎。行同虎狼。其罪一。

清廷昔創一條鞭之法。謂以後永不加賦。乃未幾而厘金之制起。雜稅之制興。近更變本

加厲。割吾民之膏。吮吾民之血。使吾民死於囹圄。葬於溝壑者。蓋不知幾千萬。外竊仁聲。內存饕餮。其罪二。

流寇肆虐。遺黎凋喪。東南一隅。猶自完具。清廷謂漢人死不盡。滿人不得安。於是下江南。所過城邑。肆意屠殺。讀揚州十日記。嘉定三屠錄。凡屬漢人。當無不沈沈淚下也。漢人無罪。盡膏清兵之刃。其罪三。

前世史書之毀。多由直筆書其虐政。苦在舊朝。一無所聞。清廷恐人心思漢。焚毀書籍八千餘通。自明季諸臣奏議外。上及宋末之遺書。靡不焚燒。令漢人忘祖。永習爲奴。其罪四。世奴之制。普天所無。胡清竊據中國。視漢人如豬羊。漢人小有過失。卽發八旗。永與滿人爲奴。有潛逃者。罪及九族。雍乾時東南名士。如莊廷鑑。戴名世。呂留良。查嗣庭。陸生楠。汪景祺之家族。發往胡城者。幾千萬家。背逆人道。苛暴齊民。其罪五。

滿清爲滅絕漢人計。嚴其刑罰。苛其條例。吾民一觸其網羅。則有死無生。歷觀數年來尋常私罪。多不覆按。府電朝下。囚人夕誅。好惡因於郡縣。生殺成於墨吏。私刑毒殺。暗無天日。刑部不知。按察不問。遂令刑章罔撓。呼天無所。其罪六。

犬羊之性。父子無別。胡酋以盜嫂爲美談。以淫妹爲法制。其他淫烝。史不絕書。使華夏清嚴之地。一變而爲狐狸之鄉。遺臭中原。傳笑萬國。其罪七。

垂狗尾以爲飾。穿馬蹄以爲服。衣冠禽獸。其滿清之謂。入關之初。強漢族蓄尾。不從死者。徧天下。至今受其束縛。貽九洲萬國羞。使吾衣冠禮樂。夷爲牛馬。其罪八。

致滿清政府電

滿政府諸執事公鑒。邇來軍務倥傯。未遑肅啟候祉。臨風懷想。惶愧莫名。特諸執事視明聽聰。諒必洞悉本都督起義之苦衷。不我峻責也。夫兵凶戰危。古訓昭昭。本都督才雖不敏。曷嘗罔知。然所以如此披甲厲兵枕戈飲血者。非好爲首先發難。徒負光復漢家之虛譽。實以祖仇所在。人心所趨。事勢有不得不然耳。夫中原之土地。皆我漢族祖若宗暴霜露斬荆棘以有此神州大陸也。中原之人民。皆我黃帝之苗裔萬世一系之血統也。中原之政教禮俗。衣冠文物制度。皆我聖哲賢豪之腦力之心血所組織之而莊嚴之者也。歷代相承。未之或易。雖中間蒙古以夷猾夏。不百年而朱明卽起而攘復之。降及末葉。闖賊篡竊。僞朝假應援之美名。標討賊之大義。破走闖賊。遂據燕都。於是衣冠文物之邦。淪於

胡虜。華夏神明之胄。陷於腥羶矣。本都督每讀史至此。未嘗不掩卷太息。椎心泣血也。及觀多爾袞與史可法一書。猶云我朝撫有燕京。得之於闔賊。非取之於明朝。噫。斯言也。將誰欺。欺天乎。譬之一室之內。有家賊盜竊。主人不能箝制之。同里之人起而援助。未始非爲義勇。及入其室。家賊甫除。旋乘其隙而驅逐其主人。盤據其家室。攘奪其財產。其爲害也較家賊有什百千萬者。而猶曰我得之於盜賊。非取之於汝家。有是說乎。僞朝之盜竊中原。得毋類是也耶。嗚呼。殺父之仇。不共戴天。春秋之義。有死無二。我漢族痛念祖國淪亡。欲光復舊物。無奈天不祚漢。卒致許多忠臣烈士。流涕頓足。一死以報國。若文天祥。史可法。黃道周輩。不亦大可哀乎。他若顧亭林。黃黎洲。王夫之。三先生。皆以明末大儒。懷復仇之大義。轉徙流離。一不得遂。卒竄於窮山荒谷間。著書立說。以終其生。蓋亦足悲矣。夫春秋一書。內中國而外夷狄。所以嚴夷夏之防也。僞朝以夷亂華。盜竊神器。縱能一視同仁。勿分畛域。而我炎黃帝胄。尙欲復仇雪恥。殄彼胡虜。况乃假襲其政教。更易其衣冠。變亂其禮俗。文物制度。各省要隘。遍設駐防。文字興獄。株連無罪。其任官也。內而閣部。滿奴十居八九。外而督撫。漢族十僅二三。其收賦也。漢族抽捐納糧。取盡錙銖。滿奴坐食公餉。

用如泥沙。其定制也。滿漢顯分畛域。無通婚之典。其頒律也。滿殺漢族。罰金二十四兩。漢傷滿奴。賠抵殃及妻孥。諸如此類之不平。等屈指而計。不可勝數。此仁人志士所以益憤惋而不平者也。猶幸洪楊起義。志在恢復。東南半壁。無復賊有。漢家山河。將復我舊。詎料曾左李駱諸巨奸。不辨救民愛國之義。誤解食毛踐土之言。羣爲僞朝效走狗。競先驅。出死力以戰勝疆場。自殘種族。大江南北。蹂躪何堪。設想湘楚軍弁。死亡不勝枚計。血流漂杵。肝腦塗地。戕同胞以媚異族。久爲天下譏訕。此凡有血氣之倫。每一念及。莫不髮指背裂。引爲深恨者也。厥後胡后垂簾。穢亂宮禁。奕劻專權。鬻賣爵位。英明賢哲之士。黨錮海外。卑污惡劣之徒。彈冠朝中。猶復標榜維新。大肆搜刮。斂民膏而侈修宮苑。借外債而抵賣路鑛。虐政密如蛛網。生民墜於塗炭。人神同嫉。天地不容。以致水旱迭臻。彗星示警。禍亂無已。盜賊縱橫。天人之向背。不待智者而後辨也。是故慷慨激昂之士。仰觀天象。俯察人事。咸欲殄滅滿族。以雪乃祖乃宗之恥辱。誅戮漢奸。以登億萬生靈於衽席。吳樾、徐錫麟、史堅如、溫生才、汪兆銘之暗殺尙已。廣州今年三月二十九日。我同胞志士。爰舉義旗。轟擊奴署。事雖未成。其精忠義氣。震爍乎天地。昭耀乎日月。未幾川人反對路歸國。有乃

愛國之愚衷。諸執事茫焉不察。一則曰格殺勿論。再則曰民氣囂張。其尤奇者。昏庸貪狼之瑞澂。竟聲言鄂軍悉不足恃。勒繳槍彈。轉給旗兵。晝夜防禁。如臨大敵。本無事也。而彼故爲驚張以震駭耳目。人心爲之大憤。加以網羅無辜。立予極刑。我同胞素懷光復之志。值此殘惡不仁之秋。振臂一呼。彈如雨注。義旗以立。而滿奴以竄。而漢奸渠魁以潛逃。時八月十九日事也。此固我漢族之義勇奮發有以致之。要亦見僞朝命運之已盡也。當此之時。天地爲之開顏。山河爲之含笑。野叟老嫗。庸人孺子。爲之踴躍歡呼。聲聞數十里。天心與人事相倚伏。人事與天心相感召。天與人歸。千載一時。我祖若宗。含垢忍辱。屢欲報復之而不遂者。今乃始得見之矣。本都督既承同胞推舉。不能不和衷體國。以堅同仇之志。伸討賊之義。顛覆惡劣政府。建立共和國家。上爲祖宗雪恥。下爲生民請命。各省檄文未傳。而羣率響應。列強通告甫至。即默認戰團。我軍士氣憤風雲。勇撼山岳。天塹不難飛渡。投鞭足以斷流。驅逐小醜。人自爲戰。逐北軍前。所向無敵。現在軍氣憤勇。竭力備戰。迭請北渡黃河。直擣燕京。本都督默念僞朝。亦屬人類。豈忍大加誅戮。無奈衆軍士深恨胡虜。非我族類。勢必殄滅無遺。且已竊據中原幾三百年。坐享福祿已十一世。諸執事倘篤

念種族。厚愛逆豎。宜勸令削號歸藩。稱臣納幣。則滿洲之老巢猶存。附庸之保護仍舊。諸執事庶可免滅族之慘。本都督亦不居屠殺之名。若其眷戀窮城。徘徊棧豆。汽笛一聲。大軍瞬息雲集。天戈所指。醜族必無噍類。勝負之數。無待著龜。惟諸執事實利圖之。諸執事服政有年。主持至計。必能深維利害。寧忍隨俗浮沉。去就從違。應早審定。種族存亡。在此一舉。本都督誓師宣志。有進無退。衆軍士破釜沉舟。前仆後繼。願諸執事急以保種爲心。毋貪個人富貴之利。而重種族絕滅之禍。本都督有厚望焉。雲天竄關。延企爲勞。書不宣意。

黃帝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二十一日。

又公請胡瑛攜帶照會渡江。送至漢口各國領事館。

照會各國領事

中華民國軍政府鄂省都督爲照會事。我軍政府自廣東之役。團體潰後。乃轉而向西。遂得志於四川。在昔各友邦未遽認我爲與國者。以惟有人民主權而無土地故耳。今既取得四川屬之土地。國家之三要於是乎備矣。軍政府復祖國之情切。憤滿清之無狀。復命

本都督起兵武昌。共圖討賊。推倒專制政府。建立民國。同時對於各友邦益敦睦誼。以期維持世界之和平。增進人類之幸福。所有國民軍對外之行動。特先知照。免致誤會。

一、所有清國前此與各國締結之條約。皆繼續有效。

一、賠款外債照舊擔任。仍由各省按期如數攤還。

一、居留軍政府佔領地域內之各國人民財產。均一律保護。

一、所有各國之既得權利。亦一體保護。

一、清政府與各國所立條約所許之權利。所供之國債。其事件成立於此次知照後者。軍政府概不承認。

一、各國如有助清政府以妨害軍政府者。概以敵人視之。

一、各國如有接濟清政府以可爲戰事用之物品者。搜獲一概沒收。

以上七條。特行通告各友邦。俾知師以義動。并無絲毫排外之性質。參雜其間也。相應照會貴領事。轉呈貴國政府查照。須知照會者。

黃帝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二十一日即一千九百一十一年十月十二日。

二十一晨。各同志所擬之電拍出後。午前八時。吳兆麟卽命馬榮程正瀛等請黎元洪到諮議局。但黎元洪來諮議局時。極不願意。於是大衆議定。以黎元洪在前樓東端房間安居。派兵監視。同時吳兆麟又商議黎之執事官王安瀾。多方勸請黎元洪歸順民軍。蓋所勸之人甚多。而黎元洪終不回答。飲食亦不進。其心殆憂如焚也。少頃。步隊三十二標第二營。馬隊第八標。均進城。混成協馬隊之一營亦響應。吳兆麟當派張福麟照料馬隊。派胡效霽照料步隊。同時混成協砲隊亦響應。當以段天一照料之。

是日正午。而六年前日知會破案後被禁於漢口禮智司監獄之同志殷子衡。自行出獄。并將獄中一切被禁者放出。而新入獄之詹大悲。何海鳴等。皆同時得自由矣。

是日因往來諮議局人員極雜。軍政府特設軍法偵探稽查。問諜各處。規定徽章。以便出入易於分別。又派同志王憲章等渡江至漢陽兵工廠。勸其響應。守該廠者乃步隊四十二標第三營。該營隊官宋錫全。卽集合隊伍。說明歸順軍政府。衆兵士一致贊同。當舉宋錫全爲全營代表。仍保守兵工廠。該營管帶汪炳山走。

步隊四十二標第一營在漢口居仁門。亦於是日歸順軍政府。該營管帶陳鍾麟走。衆兵

士以排長吳勝元爲代表。仍在漢口防禦。

是日所有在武漢之新軍。除步隊四十二標第二營及輜重第八營外。均已爲軍政府所有。聲勢更爲浩大。於是吳兆麟於午後二時卽用黎元洪爲湖北軍政府都督名義。先通知武漢各軍隊。自行解除總指揮之職。以後命令各軍隊。俱用都督名義。直接命令之。茲將所發命令列左。

湖北軍政府都督命令 八月二十一日午後二時於諮議局發

一、據各方面偵探報告。瑞澂在楚豫兵輪。率楚材江清二兵輪。在日本租界下面停泊。張彪率輜重第八營在劉家廟。似欲圖襲武昌之勢。

二、本軍政府自本日起。擬防禦武昌省城漢口及漢陽兵工廠。一俟軍隊組織就緒。卽向京漢鐵路前進。佔領武勝關。

三、胡效騫率步隊二十九標第二營。卽赴漢口防禦大智門一帶。

四、吳勝元率步隊四十二標第一營。防禦漢口各街市。但派一隊沿街游擊。

五、宋錫全率步隊四十二標第三營。固守漢陽兵工廠。

- 六、姚金鏞率步隊二十九標第一營、砲六門。仍防禦通湘門、賓陽門、小東門一帶。
- 七、胡廷佐率步隊四十一標第二營、砲六門。防禦漢陽門、平湖門、文昌門一帶。
- 八、李鵬升率混成協工輜二隊、砲二門。防禦武勝門一帶。
- 九、謝元愷率步隊三十標第三營、砲四門。防禦望山門、中和門一帶。
- 十、程國貞率砲隊續行前任務。
- 十一、段天一率混成協砲隊一營。防禦鳳凰山。
- 十二、李占魁率工程第八營。防禦楚王台軍械局。
- 十三、張福麟率馬隊第八標。在混成協營房內待命。
- 十四、王祥發率混成協馬隊一營。在諮議局待命。
- 十五、本都督在諮議局。

都督黎元洪

注意本晚口號 四方響應。

以上命令發下後。各隊伍均赴防地。嚴爲防禦。武漢秩序如常。秋毫無犯。武漢百姓。極爲

歡悅。謂革命軍真是仁義之師。衆兵士真是愛國軍人。於是一人傳十。十人傳百。無論老幼男女。俱表歡迎。卽外國人亦甚欽佩。而一種莊嚴悲壯之氣。有非筆墨所能形容者。是日午後六時。各同志集合諮議局再開會議。因各部門人員均未規定。辦事殊多紊亂。擬暫增加兵力四協。每協成立後各招補充兵一團。先將參謀軍務外交政務各部門人員及協統四員舉定。當此軍書旁午。宜速規定以利進行。茲將所舉各部門人員及四協統之姓名列左。

一、參謀部正部長 楊開甲。

副部長 吳兆麟兼楊璽章。

二、軍務部正部長 孫武。八月十八焚傷後尙避匿長清里劉燮卿家。

副部長 蔣翊武。十九被捕後逃脫潛往京山劉英處。

蔡紹忠辦事。張振武兼蔣職。

三、政務部正部長 湯化龍。不到。

副部長 張知本。



蔡濟民先生遺像

蔡公濟民。字幼襄。湖北黃陂人。爲日
知會重要會員。武昌倡義。率步兵首
攻總督衙門。瑞澂潛逃。督戰陽夏。日
夜操勞。聲嘶心瘁。不犯秋毫。二次革
命。起兵鄂西。被新川軍方化南及鄂
人唐克明謀殺。死後家境蕭條。僅遺
一女。

四、外交部正部長 胡 瑛。

副部長 王正廷。尙在上海，由胡瑛派梁炳農至滬請翻譯，李登輝所薦，故虛左以待。

又將協統姓名列左。

一、步隊第一協統領 吳兆麟。

二、步隊第二協統領 何錫藩。

三、步隊第三協統領 陳炳榮。

四、步隊第四協統領 張廷輔。

以上人員舉定後，各部卽按當時情形組織之。至於軍隊組織，仍照前清新軍制度。

諸同志都抱定愛國熱忱，議定軍官及各部一切辦事人員，一律對於軍政府盡義務。每

月各職員僅支夫馬費二十元，兵士每月支十元，頭目十二元。

以上所擬規定後，又用都督名義當出布告施行。

是日吳兆麟、李作棟、蔡濟民、徐達明四人同往藩庫、銅幣局、官錢局、點驗儲款數目。計藩庫實存現銀一百二十餘萬兩，銅幣局實存現洋七十萬元，銀八十萬兩，銅元四十萬串。

官錢局實存銅元二百萬串。官票八百萬張。未蓋印官票二千萬張。洋元票二百四十萬張。庫銀二十萬兩。現洋三十萬元。

以上總計湖北財政存款約四千萬。可謂充裕。一面點清。一面令胡廷佐擔任藩庫責任。令劉繩武擔任官錢局責任。令夏維善擔任銅幣局責任。又招賢館派劉度成照料。是時熱心之士。聞黎元洪舉爲都督。來招賢館報名者。門庭若市。而饒漢祥及皖撫朱家寶。派來之秘探孫發緒亦初至。而入招賢館。凡與黎元洪有因緣者。如呂達先、李國鏞輩。亦絡繹不絕。但黎被監視。又甚憂悶。若輩皆躍躍欲試焉。自此以後。軍政府人品漸雜。而事務益繁。所有軍政府電文布告及來往信件。每多發交招賢館人員辦理。擬妥後。再由諸同志選擇之而後行。不久軍政府復組織秘書廳。卽以楊玉如爲秘書正主任。饒漢祥爲秘書副主任。

是晚彙集各方面送到軍政府報告。有謂瑞澂率同海軍及陳得龍所帶之巡防營。協攻武昌城者。有謂張彪帶領隊伍由青山洪山二方面襲擊武昌者。又有謂城內藏有旗人甚多。聯絡奸細作內應者。更有謂清廷已派兵南下來攻民軍者。一時滿城風雨。一夕數

驚軍政府內辦事人員。至晚多已潛出。其中不過吳兆麟、李作棟、張振武、胡瑛、牟鴻勳、陳磊、蔡濟民、徐達明、吳醒漢、蔡漢卿、向一清、楊璽章、黃元吉、數人而已。當晚大衆會議。議定卽出佈告、曉諭人民。使之安心樂業。不得妄聽謠言。又不許妄殺旗人。遇事皆要遵守法律辦理。卽或拿獲旗人奸細。須稟明都督。然後由都督轉交軍法處依法究辦。又一面傳知各機關及各軍隊。凡外來文武官紳。以及各界熱心志士。均須敬禮接待。以期廣攬人才。幫助民國。是晚軍政府又趕辦公文。急派人分送各府州縣接洽。及各駐紮在外之新軍。與水師巡防各種隊伍。勸其一律響應。倘有遲疑觀望者。一經查出。定以漢奸究辦。是晚軍政府派蕭國寶、姚斌、熊世藩、李國樑四人。着便衣到漢口偵察張彪情形。并勸導輜重營反正。又派人持黎元洪公函。送四十二標統帶張永漢。及該標第三營管帶樊毓英。勸其從速來歸。占領京漢鐵路。防禦黃河橋。一俟軍隊組織就緒。陸續增援。乘機進攻北京。將來大功告成。本軍政府論功行賞。定以該標統與該管帶爲首功云云。

二十二日黎明。吳兆麟派蔡德懋率砲隊一營。及胡廷翼步隊一隊。到武勝門外兩望佔領陣地。向楚豫楚材江清各兵輪射擊。午前八時。已到該處沿隄布置放列。蔡德懋命各

砲兵向各兵輪測準開始射擊。各兵輪卽向兩望還擊。砲戰約兩時之久。射擊極形猛烈。中外觀者如堵。見革命軍砲戰精神。將楚豫江清擊傷。向揚子江下游敗走。皆爲鼓掌稱贊。

軍政府既因瑞澂兵輪被我砲隊擊敗。急欲招降京漢鐵路之湖北軍隊。以期早竟北伐之功。然而張彪頑抗數日。均未得手。又時接報告。謂張彪急圖反攻。於是大衆計議派齊寶堂渡江勸誘。因齊寶堂曾作張彪親信。前係輜重八營管帶。并代黎元洪寫一公函再三致意如下。

虎臣仁兄如握。同寅有年。相知以心。相知既久。而忽相仇。余心甚爲歉然。惟是種族之界。嚴於君臣。大義之行。可滅親友。弟秉大義。別種界。萬衆一心。軍民同憤。滿奴氣盡。昭然人目。近日之戰。可概見矣。仁兄素明事體。順逆之理。勝敗之數。諒計之已熟。何事以虎口餘生。東逃西竄。輔不足以有爲之滿奴。以殘我同胞。仁兄猶是黃帝之子孫。獨不欲雪祖宗二百六十餘年亡國之恥乎。清夜以思。當亦廢然自返矣。用敢遣貴親信齊君寶堂。邀迎仁兄。助我同胞。救出水火。大業告成。虛位以待。銘勛於冊。鑄像於銅。將見地球各國。呼仁

兄爲黃帝之肖子。復漢之偉人。與法拿破崙美華盛頓爭烈矣。如欲以逃竄小醜。烏合流氓。與大漢百戰百勝之雄師相見以戎衣。是以卵投石也。生爲鼠子。死作妖魔。不亦悲乎。弟赤心待人。決不妄言。謹率同胞歡迎江上。仁兄當有以教我也。軍事匆匆。不盡欲言。草此敬請公安。黎元洪頓首。

黃帝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二十二日。

齊寶堂携函渡江。面陳張彪。張彪見之大怒。遂面令齊寶堂轉達黎元洪云。我輩爲高級長官。食皇上俸祿。理應盡忠朝廷。萬不可造反。不日北京有大兵南下。將武昌革命撲滅。叫黎元洪小心。我提拔他到這個地步。他還不知恩。反致造反。真不是一個東西。望你渡江說與黎元洪一聽。你可再來漢口替我帮忙云云。

是日蕭國寶等到輜重營運動該營兵士時。又被蕭安國查覺。已將該四人拿獲。問明來由。知爲軍政府所派。彼見李國樑尙有辮尾。當令開釋。遂將蕭國寶、姚斌、熊世藩三人押至劉家廟江岸槍斃。蕭國寶身受三槍。尙未斃命。隨即倒地。至夜深潛回武昌醫院。李國樑回軍政府報告輜重營頗難令其反正云。

同日接得報告。謂清廷已派河南軍隊三營到漢口。劉家廟與張彪會合。但河南巡撫寶芬。因有巡防保護。已將協統應龍翔看守。特派標統張錫元帶新軍二營。巡防一營。於本日早八時抵漢口下車。

同時又接得報告。謂滿清政府已下上諭命陸軍大臣蔭昌帶兵南下。其前敵總指揮是馮國璋。已率北洋陸軍第二鎮。擬先到信陽集合。今信陽城內設有糧台。其司令部擬設彭家灣。但第二鎮統制是馬龍標。協統卽王占元鮑貴卿云。

軍政府接得以上報告。而一般不知兵者。卽羣相叫囂。謂參謀部不善計畫。坐誤戎機。應早日派兵先佔領武勝關。或黃河橋。再向北京進兵者。紙上談兵。言之成理。全不知已知彼也。甚至有熱心過度者。痛哭流涕。幾欲於頃刻之間。卽將黃河橋炸毀。阻止蔭昌南下。殊不知湖北新軍共計步馬砲工輜各隊約有四千人。而在漢口漢陽者。兵力尤爲單弱。脚步尙未站定。維持漢武市面秩序。已非易事。且各軍隊自起義以來。日夜疲勞。無片刻休息。區區數千人。卽人人鐵石。防禦武漢。猶虞不足。焉有餘力分出黃河橋。况張彪所帶隊伍。防守京漢鐵路。內患未清。進攻不易。加以軍隊動作。一切補充接濟。都要準備。稍有

缺乏。即難維持。且瑞激張彪急圖報復。派漢奸煽惑謠言。一夕數驚。設軍隊皆開往前方。武昌不保。自失根據。越即召吳。故革命軍興。對於軍事計畫。困難萬狀。天下事言之匪艱。行之爲艱。徒以空談無補。搖惑衆心。致掌軍事者。方方顧慮。甚難周到也。

又各軍隊自首義後。所有軍官均逃避一空。除中上級軍官無一人外。下級軍官。八月十九夜。隊官僅吳兆麟一人。排長僅蔡濟民、吳醒漢、黃楚楠、曹飛龍四人。司書生僅周定原、程國貞二人。卽二十二、二十一兩日。陸續到軍政府者。下級官亦不過胡廷佐、徐達明、王文錦、姚金鏞、宋錫全、吳勝元、李占魁、伍正林、方定國、李忠孝、胡效騫、蔡德懋、劉廷璧、胡廷翼、謝元愷、楊璽章、張福麟十餘人而已。軍隊內缺乏指揮力。可想而知。設非各軍士熱心愛國。秋毫無犯。甚得民心相助。則戰爭時無勝算可言。所以滿清之亡。非徒亡於湖北軍隊。實亡於中國總民意也。武昌起義。不過開其端耳。

是日河南軍隊到漢時。張錫元初奉河南清撫寶芬命令。誣武昌中華革命軍爲少數土匪。囑與張彪會師卽日勦滅。迨至漢口。見革命軍聲勢浩大。沿途百姓。又稱贊革命軍舉動文明。人數極衆。已由一鎮一混成協兵力。擴充至四協。瑞激兵船又被擊敗。民軍砲無

虛發。外國人都爲佩服云云。張錫元聞之不敢進攻。又怕革命軍向其攻擊。於是派人向革命軍講和。謂同是漢人。自當贊成革命。擬歸順民軍云云。軍政府聞之極爲歡迎。遂派李國榮、畢鐘等携洋數千元。到河南軍隊犒賞。彼此接洽亦甚相安。張錫元云：河南軍隊決不到漢口內地。就在大智門與劉家廟之間休息。如黎都督有所指示。河南軍隊惟有服從命令而已。該軍隊巡防一營兵士多係湘軍。聞歸順民軍。卽各自來降。一哄而散。張錫元有鑒於此。更不敢動。只好詐稱投降。與民軍虛與委蛇。一面秘電寶芬靜待後命。是日王安瀾秘向同志等報稱。謂黎元洪自到諮議局。兩日不進飲食。亦不與何人說話。好似作新姑娘態度。若竟餓死。又將如何。於是大衆協議。謂黎元洪如此反對革命。終日憂悶。飲食不進。若真餓死。豈不麻煩。陳磊在座曰：我想黎元洪是故意作模樣。彼以爲革命難以成功。一旦失敗。彼則求清政府原諒。或者再謀官做。如革命成功。彼則享受元勛。此時假裝愁悶。其心正在計算。不然。彼果忠於滿清。何以十九晚間不死。時座中甘績熙亦以陳磊之言爲然。遂云：黎元洪這個態度。甚是可惱。我們真看不來。依我愚見。不如用手槍扣了完事。於是陳甘二君持手槍向黎元洪之房間而去。而大衆勸阻。請其不可

如此激烈。致外間有所藉口。甘績熙云。我縱不扣死他。亦要他決心。仍跑到黎處。曰。黎宋卿先生。我們漢人同志。流血不少。以無數頭顱。換得今日成績。抬舉你爲都督。你數日以來。太對我們同志不起。我對你說。事不成。你可做個拿破侖。事若成。你可做個華盛頓。你很討便宜的。你再不決心。我們就以手槍對待云云。黎元洪答曰。你年輕人不要說激烈話。我已在此兩日。并未有甚麼事對你們不起。陳磊云。黎都督很對得我們起的。但是你辮子尚未去。你既爲都督。該做一個模範。先去辮子。以表示決心。聽說你自到了諮議局。茶飯不進。你未免太着急了。但你今已進了火坑。不幹也要你幹。連日以來。我輩同志勸你很多好言。均不蒙你採納。我們真愧極了。我今有一言奉問。現在是民國了。你若盡忠民國。你就是開國元勳。你若盡忠滿清。你就該早天盡節。二者必居其一。何以如此裝模做樣。我們實在不解。進而言之。你不過在滿清做個協統。現在得此機會。你非才智勝人。卽你不幹。以中國之大。漢人之多。豈無做都督之人耶。望你三思。不然。恐同志等不汝容也。云云。黎元洪又答曰。你們再不要如此激烈。我決心與你們帮忙。就是你們說要去辮子。我早就贊成。我前在營內。并下過傳知。謂願剪髮者。則聽其便。你們明日叫個理髮匠。

來將我的辮子剃去就是。於是大眾豁然一笑。都拍掌稱好。黎元洪遂不得已勉強承認都督。

是晚軍政府又召集會議。研究收降河南隊伍之辦法。有謂張錫元是不明大義之官僚。必係詐降。有謂真降。有謂乘我不備。欲圖襲擊。有謂降後欲作清兵內應。衆論紛紛。各有見地。最後決定收降條件。仍請李國榮等送於張錫元。以探其真相。茲將條件列左。

一、貴河南軍響應民軍。甚爲感激。擬請先通電全國。并出佈告。

二、貴軍速開至武勝關防禦。

三、貴軍一切糧餉接濟。都歸軍政府擔任。

四、貴軍響應後。卽擴充成步隊一協。槍枝亦由軍政府補充。

以上四條規定後。次日卽送至張錫元。孰意張錫元表面都已認可。當云須要準備妥當。再行舉動云云。

軍政府已窺其破綻。明知是詐。一面派軍隊防禦。一面仍與之表示好感。

是日軍政府所擴充之四協軍隊。其幹部均已組織就緒。一面在武漢就近招募兵士。從

軍者極形踴躍。軍政府即劃定四區。各任防禦責任。茲將四區列左。

一、步隊第一協爲第一區。防禦漢陽。

二、步隊第二協爲第二區。防禦漢口。

三、步隊第三協爲第三區。防禦武勝門外兩望至青山附近。

四、步隊第四協爲第四區。防禦武昌省城。

以上四區劃定外。又擴充砲隊爲兩標。以蔡德懋、尙安邦爲標統。更擴充馬隊爲兩標。以劉國佐、周福堂爲標統。是時湖北不僅財政充裕。同志皆潔己從公。而軍械子彈被服亦甚充足。所有四協槍枝、野砲、山砲、要塞砲甚多。馬匹亦不少。軍裝被服隨時趕做。亦能源源接濟。

湖北創辦新軍。爲全國先。初在德國購買七米粒九毛瑟雙筒槍一萬餘枝。繼又在日本購六米粒五單筒槍一萬五千枝。終又由漢陽兵工廠自造單筒六米粒五槍數萬枝。除軍隊自用外。楚王台軍械局儲存最多。所以擴充軍隊極容易。

又湖北自創練新軍以迄辛亥。已二十餘年。陸續退伍散在田間者不少。聞革命軍起。都

熱心從戎。故招募軍隊亦極迅速。計此四協軍隊約五日均已足額。

是晚接黃州來電。謂長江提督程文炳。聞武漢光復。即在田家鎮取新式砲之機關以去。黃州巡防營亦反正。軍政府即派張濟安、黃楚楠二人往黃州安慰。是日長江水師巡防奉陳得龍命。欲至武昌附近集合。約有千餘人。已知陳得龍偕瑞澂逃走。即派王朝銀、馬祖藩到軍政府報告歸順。

二十二晚都督府司令官方定國與滿人通聲氣。被李翊東發覺。蓋當時武昌城內敵兵未靖。晚間時有敵人放槍。各處請兵彈壓。而方定國每故意顛倒。李翊東對之極懷疑。忽見一大漢手提燈籠。遞報告於方定國之案上。即馳身而出。李翊東見其形迹有異。即喊捉漢奸。當即拿獲。回顧報告。見方定國碎而吞之。後審大漢果係滿人。同時并舉發張彪之馬弁江振彪、蔡登高等數人。爲張彪作偵探。李翊東同陳磊即將方定國等處以死刑。二十三日。軍政府接得胡鄂公由保定回鄂報告云。滿清政府聞湖北起義。非常惶恐。雖派蔭昌南下。現由京漢鐵路運來兵士不多。在火車上沿途觀望。只見武勝關向南架有大砲。此次運來之兵。聞即永平秋操之軍隊。

同日又接報告。謂王遇甲已先來鄂。軍隊未至。又聞河南軍決不歸降。殆欲掩護後方軍隊開來。同時向民軍攻擊。

軍政府接得以上報告。卽令第二協統領何錫藩在漢口嚴爲防禦。又派蔡德懋率砲隊一標至漢口受何錫藩指揮。在漢布防。又派黃冠羣帶馬隊一營、李忠孝帶工程一隊、同赴漢口。亦附屬第二協。但該協軍隊尙未招募完全。一面補充。一面布防。

漢口據長江中心。商務繁盛。關係甚大。所有糧秣接濟。非漢口不行。雖與武昌一江之隔。亦難遙制。是日卽派詹大悲、何海鳴等在漢口設軍政分府。以詹大悲爲正主任。何海鳴副。呂丹書爲參謀。胡瑛任外交。馬少卿、溫楚衡、李文輔、王乃奮等分途任事。以便照料武昌赴戰之後防接濟等事。

又派張福麟爲船政監督。以便武漢軍隊之運輸。是日正午。蔣翊武自京山來。先到武昌諮議局。蔣自十八日被捕時。卽逃脫。潛往京山劉英家。彼乃四十一標兵士。亦日知會會員。而結文學社者。聞武昌已爲革命軍佔領。復回武昌。卽將私擬孫文所派劉公爲正都督、劉英爲副都督之委任狀。交與黎元洪閱看。蓋當時孫文寄寓美洲。黨事純係黃興主

持各省運動之人。皆稱爲主盟人。并無委任狀之發行。若以權利許人。誘人革命。則主義皆爲騙人之術。武昌倡義同志。皆以謙讓爲心。只求推倒專制。光復漢家。身家性命。皆置之度外。忽來孫文之委任狀。未免太殺風景。蔣翊武之用意。係請黎元洪讓出都督。黎元洪亦信以爲真。遂云。既是孫文所派。就請他們來幹。蔣云。不是這個意思。是請都督明白革命以前之辦法。大衆又怕黎元洪不安心。於是設法替劉公另置一機關。俾免閒散。致鬧意見。因各部位。均不相宜。遂設一總監察部。以劉公爲正部長。曾尙武爲副部長。蔣翊武又云。劉英現有打手萬人。刻正集合。不日帶來武漢。應蔣翊武。又與大衆商量。謂湖北軍隊。此時愈多愈好。以便北伐。第一協統吳兆麟曰。軍隊愈多固好。但是未有時間訓練。以未訓練之兵。使之北伐。所謂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古人謂兵在精不在多。湖北現擴充四協。及馬砲工輜并輸送等標營。軍官約需三千員。其原有四千兵士。均使充軍官。所有軍隊。概係新兵。焉知戰鬥。若再擴充。則兵士招募容易。而軍官訓練實難。況目下軍官。都係目兵充數。指揮力薄。不言而知。兵士初次入營。名爲軍隊。無異烏合。既不明軍隊秩序。又不知射擊方法。一旦在戰地素亂。一髮全身。其危害何堪設想。連日以來。武漢秩

序。全仗數千有訓練之軍人。熱心維持。自擴充軍隊之令下。改頭換面。反不及從前順利。可見軍隊之精。全在有訓練及軍紀也。目下擴充四協。以實在情形觀察。似乎逾量。各協標營。極感困苦。兄弟近日編組軍隊。所遴選之軍官。熱心有餘。而能力不足。前之活潑精神。轉成遲鈍之象。蓋因其逾量之故也。再查武漢地形崎嶇。不便運用大兵。卽以四協之衆。同心合力。足資防禦。且明瞭簡單。指揮亦可如意。又若軍隊加多。則需用軍餉浩大。設戰事延長。無餉接濟。則危害更大。總之。軍隊非不想加多。但情形有所不許耳。蔣翊武云。不然。天下事。做得那裏。算得那裏。不能過於拘謹。我意總以擴充爲是。衆知其意。又不好拂逆。於是大衆協議。再增加一協兵力。當薦熊炳坤爲協統。伍正林、杜武庫爲標統。

自蔣翊武一到武昌。卽將文學會一般同志。隨便委派。所有各軍隊內。中下級軍官。均參入有人。又其他各機關亦參入之。專以膨脹勢力爲主。而張振武亦然。幸孫武尙未至。但自起義後。湯化龍不願就政務部長。頗形冷淡。因革命黨疑其保皇也。唯此時革命同志猜疑甚深。有說參謀部長楊開甲。是陳得龍親戚。恐有詭謀。致令楊開甲不敢作事。形同虛設。又說張景良之妹。嫁與旗人果清阿。恐其作漢奸。特將張景良拿獲看管。實則張景

良乃日知會會員也。又有蔡登高、姜金標、鄧矮子，在一處談話。蔣翊武、張振武等，疑是密謀。當令斬首。又方定國領取軍餉，內匿洋數十元，亦令斬決。種種疑忌，監視極嚴。由是大衆辦事，都不敢露頭角。此風一播，一般在前清作官者，均已遠揚。蓋民黨年輕氣盛，經驗太差。大有既不能令，又不受命之弊。是其短也。可喜者，熱心有餘，都有一成功思想。對於百姓外人，極力保護。秋毫無犯，甚得民心。是其長也。

是晚十時，居正、譚人鳳，同到武昌。據云係黃興所派，請召集各機關人員開會。報告上海情形。於是李作棟，即通知各機關人員，齊到農務學堂集合。聽居正報告情形。至十一時，大衆齊到農務學堂。居正云：我們同志等，此次在上海接得英文報告，謂湖北已獨立。我們聞之，皆喜出望外。當與宋教仁等商量。一般同志，特推兄弟與譚君人鳳，回來看看。并與諸君晤教後，再回上海協商進行。我們同志未起義前，總機關設在上海。民立報館，即爲通訊處。自四川鐵路風潮發生，即擬借四川爲根據地。連合湖北、湖南、山、陝、江、蘇、江西、安徽八省，同時響應。不料湖北軍隊同志，反較他省運動迅速。現在已達到獨立目的。我們同人極爲欽佩。但是滿清尙未倒，各省尙未響應。我們革命不能算是成功。望諸君努

力進行。兄弟明日卽往上海。請黃興、宋教仁等來鄂。與諸君帮忙。一面促各省響應。云大衆聞黃興、宋教仁之名。極爲仰慕。又聽說促各省響應。更爲歡悅。卽請居正、譚人鳳二人速回上海設法進行。并請黃興、宋教仁等尅日來鄂。

革命軍自擴充軍隊之令下。各協標營組織。需軍官不少。而首義後之四千兵士。皆變而爲軍官。當此軍事緊急之時。何有時間訓練。以故名雖兵。力增加。實則骨幹已撤。力量遠不及未擴充之時也。一般新兵。不知射擊。焉能戰鬥。不得已於無法之中設法。酌留基本隊伍。以便戰鬥時指導新軍。遂規定每協調選老兵一營。其編制縮小。以便指揮。每營共二百四十人。每隊六十人。每排二十人。以爲各協指導新軍督戰之用。

又吳兆麟、蔡濟民二人。將工程第八營及步隊二十九標老兵。組織敢死隊四大隊。令方興、馬榮、金兆龍、徐少斌四人爲隊長。每兵月給軍餉洋二十元。以爲必需時之用。但各軍隊因時機急迫。一面編制。一面準備作戰。極形忙碌。又因滿清政府派兵南下。每日各處所來軍政府情報。如雪片飛來。晝夜趕辦。稍具雛形。其實力量有限。純恃民氣。爲之後盾。故滿清亦不知民軍之內容虛實。束手無策。一再延緩。民軍得以臥薪嘗膽。聲勢

日益浩大。加以上海北京天津各處報紙之輿論。皆以民意爲歸。一致鼓吹。稱贊革命軍之文明。羣衆皆感覺亡國之痛。此滿清滅亡之兆也。

二一、八月二十四日 武漢之戰守

二十四日。接各方報告。謂蔭昌確已南下。帶兵兩鎮。卽近畿第六鎮與第二鎮是也。軍政府卽準備作戰。擬先出其不意。驅逐在漢口詐降軍政府之河南隊伍。

同日又有海軍幫帶朱孝先、來諮議局謁黎都督云。革命軍舉動文明。情願援助。黎頗喜。卽招待一切。又派徐達明、王文錦、李國鏞、携帶洋元二千。與朱孝先同赴陽邏。到海軍各船犒賞。并與各司令接洽。多方獎勵。詎料海軍表面雖云贊成。但決計不受犒賞。

同日又接各方報告。謂蔭昌所帶隊伍。先鋒已抵武勝關。有一標之衆。標統馬繼貞。有一標已抵信陽。標統賈德耀。又得報告。謂統制吳祿貞、王遇甲、及協統李純、鮑貴卿、王占元、陳光遠、陸續由京漢鐵路南下。以馮國璋爲軍統。自彭家灣以下。各站均貼有布告。及司令部紙條。信陽城內。爲總糧台。所存糧秣極多云云。

黎都督以爲北洋軍隊。久經訓練。若都不知種族大義。骨肉相殘。爲異族効力。則大軍雲

集。湖北新軍非其敵也。恐慌殊甚。而軍政府中又少知兵之人。每接報告。皆多束手。於是黎卽召集大衆會議。謂第一協協統吳兆麟。自到漢陽防禦而後。參謀部每接報告。不能應付。而辦事諸員。又分途極忙。對於軍事計畫。極形困難。仍請吳兆麟回軍政府專爲主持。庶於軍事各種計畫。不致手忙脚亂。其協統一席。另覓替人。因此提議。衆以爲然。於是派李作棟蔡濟民二人渡漢陽徵求吳之同意。李作棟向吳曰。今軍事範圍太廣。軍政府當軍事要衝。每日所接報告。堆積如山。無人取決。黎都督因北洋清兵南下。戰事緊急。對於軍事一切計畫。非先生不行。仍請回軍政府總其大成。特派我與蔡君濟民前來徵求同意云云。吳兆麟云。軍政府正在草創。只求於事有濟。不在位置。請都督作主可也。於是蔡李二人回報黎都督。當請吳兆麟回軍政府主持參謀部。以第一標統宋錫全爲第一協統。

是時民氣之盛。爲古今所未有。雖屢接清兵南下之報。一般軍民均不畏死。并存輕視之心。以爲漢人而作漢奸。來此抗順。如此賤種。卽爲全國唾棄。故大有滅此朝食之概。是晚黎都督卽召集會議。討論對於清兵作戰之一切準備及計畫。經衆決定。擬明日先

驅逐在漢口之敵。逐次向北策動。以阻敵兵南下。一面向漢口方面增加軍隊。是晚軍政府對於各協發下如左之命令。

湖北軍政府都督命令

八月二十四日午后八時
于武昌諮議局發

一、綜合各方面情報。滿清政府派陸軍部大臣蔭昌率兵由京漢鐵路南下。其先頭部隊約一標。今日約抵武勝關附近。張彪所率馬隊一隊。輜重第八營。仍在漢口劉家廟附近。但河南軍之兩營。自到漢口佔領大智門附近。對於軍政府非誠意歸順。似欲掩護蔭昌之軍隊南下。

二、本軍政府擬先擊攘漢口之敵。逐次向北進攻。以阻止清軍南下。

三、步隊第二協統領何錫藩。率該協馬隊一營、砲隊第一標（欠一營）工程一隊、敢死隊兩大隊。於明二十五日在漢準備擊攘劉家廟大智門附近之敵。逐次向北進攻。

四、步隊第一協統領宋錫全。率該協及馬隊一隊、砲隊第一標之一營、明日防禦漢陽兵工廠及漢陽各要地。并派一部保護漢口市面。且須接濟漢口戰鬥部隊之彈藥。

五、步隊第三協統領陳炳榮。率該協及馬隊一隊、砲隊第二標之一營、工程一隊、明日

防禦青山至兩望一帶。但須廣遠搜索武昌省城下游一帶之敵情。以防敵兵渡江。

六、步隊第四協統領張廷輔率該協及馬隊之一營（欠一隊）砲隊一營。明日防禦武昌省城。

七、步隊第五協統領熊炳坤迅速整頓該協爲預備隊。準備赴漢口增援。

八、其餘防禦武昌各機關之部隊。明日仍續行前任務。

九、各部隊糧秣給養。均由各部隊自招輸送隊辦理。

十、本都督在武昌諮議局。

都督黎元洪

以上命令發下後。各部隊均按照命令各自準備。

但此命令未發以前。步隊第二協先佔領漢口。其司令部設在漢口鐵路外劉家花園。所派馬砲工敢死各隊。已先分途派往漢口。聽何錫藩指揮。該協是日所發宿營命令列左。

軍政府第二協命令

八月二十四日午后四時
于漢口劉家花園發

一、在大智門劉家廟一帶之敵。約共一標兵力。着灰色服裝。似在該處佔領鐵路。掩護

清軍南下之勢。

二、本協今晚擬在漢口新停車場附近宿營。

三、步隊第三標統帶姚金鏞。率該標在劉家花園附近宿營。派前哨警戒右翼自法國租界車場左翼至劉氏堤防西端一帶。但須派一部佔領漢水故道。

四、其餘各隊之宿營地如左。

協司令部

在劉家花園。

步隊第四標

歆生路西北端。

馬隊一營

支那競馬廠。

砲隊第一標(欠一營)

支那競馬廠東端附近。

工程一隊

新停車場南端。

敢死隊二隊

支那競馬廠南端。

宿營司令官。步隊第四標統帶謝元愷。警戒集合場各宿營地前端。

五、今晚糧食由各部隊派員在漢口市街補充。

六、本協統在劉家花園。今晚九時各隊須派員來領命令。

統領何錫藩

以上該協宿營命令發下時。各部隊因新募兵士過多。頗難指揮。加以被服材料武器彈藥接濟等事。皆不完全。一切動作極感困難。幸各新兵皆勇於殺敵。毫無畏心。雖軍紀風紀之不能滿人意。亦不能怪。至於各級軍官。亦多目兵升允。雖不善指揮。而對於兵士之維持。甚爲熱心。夜間亦分途訓導。形勢上亦可勉強對付。是晚何錫藩奉都督命令後。心中毫無把握。誠恐以烏合新軍。在戰場不能調動。致生危險。不敢冒昧向敵攻擊。又苦無訓練時間。如不進攻。又恐軍政府責備。遂向黎都督呈請辭職。另簡賢能。黎執不可。無論如何。須勉爲其難。而一般不知兵者。羣不以何錫藩爲然。謂其膽小畏戰。又謂其臨戰先怯。但臨敵易將。最犯兵家之忌。又有謂何錫藩是張彪私人。恐其與張彪聯絡。致敗大事者。又有謂不應派何錫藩擔任漢口責任者。衆口噤噤。又令大衆猜疑不定。黎都督亦無可如何。謂命令已發。萬難收回。幸吳兆麟向黎都督及大衆解釋云。命令已發。不能收回。成命。但此次革命。清廷派兵南下。他來犯順。我自不能不與之對敵。只要大衆一德一心。

齊心努力。成敗在所不計。唯何統領所報困難。亦是實情。其意在恐新兵不知戰鬥。若因而失利。又難逃大衆責備。所以事前報告都督者。是欲請都督與大衆知其軍隊之內容耳。我非有所袒於何錫藩。恐大衆猜疑。致令其不能專一負責。倘諸君仍懷疑團。不妨公推數人到漢監視。并在協司令部帮忙指揮。如此則可放胆做去。於是黎都督與大衆均以爲然。遂公推吳兆麟、徐達明、蔡濟民、吳醒漢、甘績熙、陳偉、耿丹、高尚志、八人。携黎都督公函到漢口。挽留何錫藩。請其不要辭職。一面與何協商進攻在漢之敵。茲將第二協是晚所發命令列左。

軍政府第二協命令

八月二十四夜十二時四十分
于劉家花園發

一、軍政府綜合各方情報。滿清政府派陸軍大臣蔭昌率兵由京漢鐵路南下。其先頭步隊約一標。今日抵武勝關附近。但在漢口之敵情同前宿營命令。

二、本協明二十五日擬先攻擊在漢口之敵。

三、黃冠羣率馬隊一營。明早九時以前。由宿營地出發。搜索劉家廟大智門附近一帶之敵情。

四、步隊第四標統帶謝元愷。率該標明早九時以前在新停車場附近集合。且向北警戒。

五、步隊第三標統帶姚金鏞。率該標（欠一營）明早九時以前在農務試驗場集合。且向北警戒。

六、砲隊第一標統帶蔡德懋。率該標明早九時以前在跑馬廠東端森林附近選擇陣地。以能射擊劉家廟大智門附近爲要。

七、李忠孝率工程一隊附屬砲隊。

八、其餘諸隊爲預備隊。明早九時以前在跑馬廠集合。

九、本協統明早九時在跑馬廠東端。

協統何錫藩

以上命令發出後。關於明日進攻一切準備。各部隊趕緊籌備完好。各兵士均帶子彈六十發。又派人在漢口市面定做饅頭二萬件。擬明早九時以後實行進攻。

是晚漢口各國領事各國外人皆知軍政府明日實行攻擊清兵之消息。因外人所雇役

工。皆屬本地土著。時至各方探聽情形。是以消息靈通。

張彪與張錫元亦時派人至民軍各方面探聽。亦知軍政府要對彼軍攻擊。故張錫元一面報告後方馮國璋。請其速派隊伍到漢援助。一面與張彪所率之殘部協力在劉家廟以南佔領陣地。防禦民軍。并挖有散兵壕。是晚軍政府宣布告示數則。遍貼武漢街衢如下。

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黎佈告

今奉軍政府命。	告我國民知之。	凡我義軍到處。	爾等勿用猜疑。
我爲救民而起。	并非貪功自私。	救爾等於水火。	拯爾等之瘡痍。
爾等前受此虐。	甚於苦海沉迷。	只因異族專制。	故此棄爾如遺。
須知今滿政府。	并非我漢家兒。	縱有衝天義憤。	報復竟無所施。
我今爲此不忍。	赫然首舉義旗。	第一爲民除害。	與我戮力馳驅。
所有漢奸民賊。	不許殘息久支。	賊昔食我之肉。	我今寢賊之皮。
有人急於大義。	立速執鞭來歸。	共圖光復事業。	漢家中興立期。

建立中華民國。

同胞其毋差池。

士農工商爾衆。

定必同逐胡兒。

軍行素有紀律。

公然相待不欺。

願我親愛同胞。

一例敬聽此言。

黃帝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二十四日

又宣布豁免惡稅之告示。

中華民國鄂軍都督黎佈告

父老苦清苛政久矣。元洪倡義武昌。天下響應。亟應將湖北境內一切惡稅先行豁免。以安我父老而爲天下倡。謹開列於左。

一、除鹽煙酒糖土膏各稅捐外。所有統捐局卡。一律永遠裁撤。

一、除海關外。所有稅關。一律永遠裁撤。

一、本年下半年丁漕。概行蠲免。

一、本年以前積欠丁漕。概行豁免。

一、各屬雜捐。除爲地方所用者外。概行豁免。

黃帝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二十四日

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黎告示

都督爲民請命。不犯秋毫。我民人皆宜恪守勿違。

- 一、不聽命者斬。
- 一、洩漏軍機者斬。
- 一、藏匿滿人者斬。
- 一、爲清偵探者斬。
- 一、邀約罷市者斬。
- 一、賣買不公者斬。
- 一、捉獲敵人者賞。
- 一、樂輸糧餉者賞。
- 一、維持商務者賞。
- 一、保護外人者賞。
- 一、報告敵情者賞。

黃帝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二十四日示。

漢口軍政府分府告示

照得商團保安。原爲保護地方治安而設。且當軍事倥促之時。宵小乘機。肆行搶劫。若無商團保衛。爾居民其有噍類乎。但商團之責任在保安。一切經費除提撥公項外。自應由居民擔任。爲此出示曉諭。爾商民人等一體知悉。自後商團籌辦經費。必須各盡天職。踴躍輸將。勿得故意阻撓。致碍大局。毀家紓難。千古美談。本分府不能不於爾等商民有厚望也。切切特示。

黃帝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二十四日。

二十五日午前九時。軍政府第二協所有隊伍。各到命令所指定地點集合。向北警戒。一面派偵探詳細搜索。且何錫藩與謝元愷。姚金鏞。蔡德懋。吳兆麟等。都係同學。軍事素有研究。此次進攻步隊。因新兵太多。誠恐展開之後。不易指揮。故未開始進攻以前。極爲慎重。先同在實地察看敵情及地形。當在實地研究協商後。至午前十一時。乃命令各部隊前進。茲將該協攻擊命令列左。

軍政府第二協命令

八月二十五日午前十一時
於法界西端停車場發

一、前面之敵步隊共約一標。在劉家廟以南鐵路佔領陣地。其後方之敵。尙未見到。

二、我馬隊一營。經漢水故道前進。搜索劉家廟之敵情。本協擬即時進攻前面劉家廟以南之敵。

三、步隊第四標統帶謝元愷。率該標即時出發。沿京漢鐵路向劉家廟以南之敵前進。

攻擊。

四、步隊第三標統帶姚金鏞。率該標(欠一營)即時出發。與步隊第四標左翼聯絡。前進攻擊劉家廟以南之敵。

五、砲隊統帶蔡德懋。率該標及工程隊。即時在競馬廠附近布置放列。以能射擊劉家廟附近爲要。援助我步隊進攻。

六、其餘諸隊爲預備隊。歸胡效騫指揮。隨步第四標後行進。

七、本統領在法界西端車場。

統領何錫藩

上午逾十一時。民軍各部隊受命令後。卽令隊伍先在原地展開。按照指定進攻地段佔領完好。然後指揮前進。第一次行至競馬廠以北。劉家廟之敵。步兵卽開始射擊。民軍步砲隊齊向敵還擊。

同日正午。民軍馬隊探得清軍步兵約二百餘名。由丹水池向劉家廟之敵右翼增加。佔領陣地。民軍接此報告。料是清軍後方援應隊伍趕到。意欲從速驅逐前面之敵。否則敵之隊伍陸續增援。又係久練之師。我軍恐難收効也。於是命敢死隊二大隊。一在步隊第四標後面展開。一在第三標後面展開。督同步隊前進。午後一時餘。民軍第一綫漸次前進。佔領農務試驗場以北一帶。彼此以猛烈射擊。民軍新兵不善利用地形。行進遲緩。死傷甚衆。一般新兵。見死傷之慘。心生畏縮。忽呈動搖之象。唯敢死隊在後。俱係老兵。知識甚高。各在後面鼓勵指導。向敵射擊。至午後三時許。民軍復前進約五六百米。達兩軍相距漸近。射擊亦猛。清軍利用散民壕不退。民軍敢死隊兵士均增加火綫。何統領又命砲隊派一部前進佔領陣地。向敵右側施行猛烈射擊。

是日天氣陰暗。彼此對峙射擊。戰至午後四時餘。清軍派火車一列。步兵約一標。砲隊一

營南下。向劉家廟前綫增加。正行至劉家廟附近。預備停車時。民軍砲隊對火車描準。各砲齊發。卽將清軍一列車擊翻。轟然一聲。俱倒於車軌之外。時民軍與附近參觀百姓。見火車擊倒。齊聲喊殺。而火車內清兵向窗外逃命。死傷枕藉。民軍砲火益烈。於是何統領又令預備隊向前增加。一面命號兵吹衝鋒前進號音。民軍復齊聲殺敵。聲如雷震。清軍自火車逃命之兵。卽向後潰。而清軍之在散兵壕者。見後面潰逃。亦向後退却。民軍追殺益猛。附近參觀百姓。各持匾擔器具。同來助戰。於是清軍大敗。不可收拾。民軍節節追躡。直至京漢鐵路三道橋方止。清軍退至溝口時。天已黑。兩軍各在三道橋之兩端對峙宿營。是役也。民軍死傷。共約三百五十餘人。清軍死四百餘人。傷數不知。清軍敗潰時。一列火車物品。全棄於劉家廟。民軍獲得武器被服糧食甚多。約在一標軍需以上。唯子彈頗少。軍政府得此捷報。遂令所獲軍需物品。盡賞於戰鬪各部隊。以示鼓勵。

是日午後六時半。第二協統領一面命各部隊宿營。一面將本日陣中日記呈報都督。唯各部隊盡全日之戰鬪。尙未晚餐。而漢上市面商民。見民軍戰勝。人人歡欣鼓舞。共相慶祝。商會卽購買饅頭罐頭酒肉等項。送至戰綫犒賞。又備紅彩布多件。送於各部隊兵士。

以祝戰勝紀念。旋漢口軍政分府大放鞭炮慶賀。市面亦然。而武昌漢陽各處。莫不額手稱慶。懸旗挂彩。表示光榮。武漢各報。當發號外。遍傳是日革命軍之大勝情形。而胡石安更逾格贊揚於大漢報。轉瞬武漢三鎮附近之居民。都知民軍善戰。爲國前驅。對於民間又秋毫無犯。無論老幼男女。皆與革命軍一致。箪食壺漿以迎之。而對於抗順之清軍。實欲投之四夷。不與同中國。於是民軍之精神爲之大振。

是晚軍政府卽將本日戰勝情形。特電漢口各國領事。并電全國。促各省響應。又電各府州縣從速歸順。具報前來。若再徘徊觀望。本軍政府卽派兵勦滅。勿謂言之不預也。云云。是日民軍大捷。民心助順。漢口各國外人。皆所親見。羣謂清軍之兒戲。民軍之奮發。皆飛電各國。一致贊美。各國領事亦於是晚特開會議。討論嚴守中立。決定次日備文送武昌軍政府。承認革命軍爲交戰團。

是晚民軍第二協追至三道橋南端。特發如左之宿營命令。

軍政府第二協命令

八月二十五日午後八時
于造紙廠發

一、據偵探報告。滿軍敗退於三道橋以北溝口附近。

二、本協今晚在造紙廠附近宿營。

三、步隊第四標謝統帶率該標在第一道鐵橋以戰鬪隊形徹夜。但派一部於第二道鐵橋爲前進哨。

四、其餘各隊之宿營地如左。

協司令部

在造紙廠西南端。

步隊第三標

在造紙廠北端。

馬隊一營

在造紙廠南端。

砲隊第一標及工程一隊

在造紙廠西端隄防附近。

敢死隊兩大隊

在造紙廠南端附近。

五、宿營司令官步第三標統帶姚金鏞。

六、各部隊給養。以漢口商會與軍政分府所辦之糧秣。在劉家廟車站領取。

七、本協統在造紙廠西南端房屋內。今晚十時以前。各派隊員來領命令。

協統何錫藩

是晚軍政府因第二協戰鬪各部隊極爲勞苦。當命何錫藩明日在三道橋附近整頓隊伍。準備進攻。又擬令步隊第三協派一部由青山附近渡江。攻擊滿軍左側。擬令第一協派一部攻擊滿軍右側。以收三面合攻之効。又派李作棟携洋一千元賞於第二協戰鬪各部隊。藉資鼓勵。蓋是日之勝。固係新兵。實得力於何錫藩等先在實地研究。故能從容指揮於部隊展開之後。維持一切秩序。致收良好結果。不然。以數日之新兵。驅之戰場。未免於心不忍。老子曰。兩軍相遇。哀者必勝。徵之此次戰爭。信之矣。唯軍政府一般人員。因今日之勝。能將滿軍擊退。三道橋以北。又奪獲軍需物品甚多。遂生輕敵之念。驕氣逼人。大有指日收復北京。將滿清俄頃撲滅之概。於是人人奮勇。自以爲個個知兵。議論風生。謂今而後。應如何籌畫。應派兵一支往何處。及何處。何處用正兵。何處用奇兵。何處設伏。兵總不外妄語空談。開講三國演義。最可笑者。若輩熱心過度。神筋太敏。理想一動。卽迫參謀部依樣施行。稍拂其意。卽咆哮痛哭。一種狂潮熱度。真有不堪言狀者。不知兵學爲儒學之至精。決非空談家所能濟事。更非門外漢所得而知。況近世武器發明。日新月異。欲決勝疆場。非平時研精實習。斷難應付。且軍隊動作。尤非久經訓練之師。不能指揮如

意。縱令長官多才。計畫良善。每每願與心違。所以孫子曰。多算勝。少算不勝。况無算乎。卽謂軍隊之訓練。及一切之計畫準備。兩相比較。知己知彼。權其強弱。運用神速。方得勝算。以上所言。因關於當時軍隊進行。極爲重大。若輩妨害軍事行動。故略言之。以爲後之妄談軍事者戒。

按武昌倡義。革命軍兵力甚微。假使瑞澂稍有知識。處置適當。則民國能否產生。尙屬疑問。稽之事實。八月十八黨人機關破案。瑞澂如大度寬容。則十九日不致速變。卽十九日城外輜重工程兩隊生變。亦旋變旋散。設非城內舉動。卽無事矣。又城內工程第八營雖動。若非左隊隊官吳兆麟先據楚王台以作根據。爲之集合指揮。亦必無援而散。且斯時吳能指揮之兵力。亦不過砲工兩大部分耳。其餘未響應之新軍正多。加以巡防水師。明與黨人爲敵。設瑞澂不逃。集合張彪陳得龍鐵忠等。用迅雷不及掩耳之法。圍攻楚王台。則數百健兒。不知慘傷奚若。是知滿清之亡。以其無人才也。迨後清廷聞電。束手無策。而革命軍得以從容布置。豈非徼幸乎。

再者革命同志。激烈份子甚多。起義之日。幸孫武蔣翊武或病或逃。均不在場。設孫蔣

在場。一涉權利之私。則黨內交阨。根本動搖。安能成事。當時擁黎登場。亦不得已之方便也。

三、八月二十六日 各國宣告中立

二十六日。（即西曆一千九百十一年十月十七號）午前十時。駐漢英、俄、法、德、日領事。公派英人盤恩持一公函。送至武昌軍政府。面晤黎都督。說明各國甚歡迎中國國民軍之勇武文明。在武漢之外僑。又承軍政府之保護。極爲感激。故特承認民軍爲交戰團。各國嚴守中立云云。黎都督答曰。此次武昌首義。對於本地方之外人百姓。自當盡保護之責。但湖北軍隊之革命。亦屬出於萬不得已。庚子之役。滿清政府太無知識。很對各國不起。近來對於國內人民。甚爲猜忌。今年又派瑞澂來鄂。遇事壓迫。所以人民都不願意。力謀自立。故有今日之舉。既勞閣下之駕。又承各國領事嚴守中立。甚爲感激。請閣下回漢口代爲致謝云云。當時軍政府招待盤恩去後。即由軍政府備答謝文五份。派湯化龍、胡瑛、夏維松等。送至漢口交各國領事。於是各國領事會銜。即於次日發出佈告。茲將佈告抄錄於后。

英

俄

駐漢法領事 爲

德

日

佈告嚴守中立事。現值中國政府與中國民軍互起戰事。查國際公法。勿論何國政府與其國民開釁。該國國內法管轄之事。其駐在該國之外國人。無干涉權。并應嚴守中立。不得藏匿兩有關係之職守者。亦不得輔助何方面之狀態。據此。領事等自嚴守中立。并照租界規則。不准攜帶軍械之武裝人在租界內發現。及在租界內儲匿各式軍械及炸藥等事。此係本領事等遵守公法。敦結交誼上。應盡之天職。爲此闔切佈告。希望中國無論何項官民輔助本領事等遵守達其目的。則本領事等幸甚。中國幸甚。謹此佈告。

西曆一千九百十一年十月十八號白。

是日各國領事既承認民軍爲交戰團。宣布嚴守中立。軍政府即將領事公函原文。由都

駐漢領事

德法

萬

告嚴守中立事現值中國政府與中國民國軍互起戰爭查國際
公法無論何國政府與其國民開戰該國內法管轄之事其駐在該
國之外國人無干涉權并應嚴守中立不得藏匿兩有關係之職守者亦
得輔助何方面之狀態據此八領事等自嚴守中立并照租界規則不准攜帶
軍械之武裝人在租界內發現及在租界內儲匿各式軍械及炸藥等事
此係本領事等遵守公法故結交誼上應盡之天職為此聞切佈
告希望中國無論何項官民輔助本領事等遵守達其目的則
本領事等幸甚中國幸甚謹此佈告

西歷一千九百十一年十月



駐漢各國領事佈告中立

武昌倡義。天下臚歡。雖漢口租界外
人。素以奴隸輕視我者。見我漢人一
且覺悟。力爭自由。興師獨立。莫不額
手致敬。故於起義後第八日。卽一致
嚴守中立。承認民國軍與異族軍交
戰。已知有新陳代謝之勢矣。前照卽
漢口五國領事嚴守中立之告示也。

督。遍。出。佈。告。一。面。通。電。上。海。及。各。省。唯。民。軍。兩。日。以。來。既。在。漢。口。戰。勝。又。因。外。人。承。認。精。神。更。爲。之。一。振。以。爲。成。功。不。遠。無。不。喜。形。於。色。於。是。反。對。革。命。之。黎。元。洪。至。此。亦。轉。憂。爲。喜。笑。容。可。掬。對。於。一。般。同。志。熱。心。周。旋。大。衆。即。請。黎。都。督。祭。告。天。地。并。備。祭。天。地。文。及。三。牲。鞭。炮。等。件。搭。台。於。諮。議。局。前。請。黎。都。督。登。台。親。讀。祭。文。如。下。

黃。帝。四。千。六。百。零。九。年。仲。秋。下。浣。之。六。日。曾。孫。黎。率。國。民。軍。用。牲。潔。酒。敢。昭。告。於。天。地。山。川。河。海。與。我。漢。族。祖。宗。之。前。曰。惟。我。漢。族。神。明。之。裔。淪。於。胡。羯。二。百。餘。年。漢。人。實。耕。滿。奴。食。之。漢。人。實。織。滿。奴。衣。之。以。四。百。萬。犬。羊。之。種。凌。駕。於。四。百。兆。主。人。之。上。縛。我。手。足。服。以。胡。服。而。令。我。跪。拜。俯。伏。以。供。犬。馬。奴。隸。之。役。吸。我。膏。血。藏。之。私。庫。而。縱。其。驕。淫。嗜。欲。以。築。宮。室。池。臺。之。游。私。河。山。爲。自。有。取。財。賦。若。家。珍。罪。大。惡。極。擢。髮。難。數。緬。維。我。祖。或。教。稼。穡。或。製。衣。裳。或。平。水。土。或。定。禮。樂。艱。難。締。造。四。千。餘。年。彼。沙。漠。小。醜。飲。酪。臥。氈。乃。敢。盜。竊。神。器。肆。虐。滔。天。此。天。地。山。川。河。海。與。我。祖。宗。之。靈。所。共。照。也。自。庚。子。以。來。天。誘。民。衷。祖。宗。來。格。義。旗。屢。舉。未。奏。膚。功。蓋。其。積。惡。未。稔。則。刪。除。難。盡。也。茲。湖。北。僞。督。瑞。澂。收。我。漢。族。軍。械。欲。以。滿。奴。之。百。人。殲。我。國。民。全。軍。義。聲。一。動。萬。衆。同。心。兵。不。血。刃。克。復。武。昌。我。天。地。山。川。

河海祖宗之靈實憑臨之。元洪投袂而起。以承天庥。以數十年羣策羣力呼號流血所不得者。得於一旦。此豈人力所能及哉。日來蒐集整備。卽當傳檄四方。長驅漠北。弔我漢族。殲彼滿夷。以與五洲各國立於同等。用順天心。建設共和大業。凡我漢族。一德一心。今當誓師命衆。日朗雲空。天容如笑。江清波靜。山川有光。伏維歆享。不盡血誠。謹告。

又祭告黃帝文曰

維我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二十有六日。代表鄂軍都督黎元洪。率同全軍人。謹以太牢玄酒之儀。恭奠於先黃帝在天之靈。伏以黃帝接中華文明之國。演神明奕禩之祚。縣衍至今。越四千餘載。達四百兆子孫。聖神功德。不著寰宇。崇報盼饗。自表同情。惟是滿奴入關。橫侵政權。二百年來。我族痛心疾首。久思光復故物。克繼先烈。臥薪嘗膽。匪伊朝夕。茲幸義旗一舉。不崇朝而克復全鄂。鄰疆響應。不旬日而抵定東南。衆志一心。務以殲除滿裔。恢復神州。爲目的。元洪德薄智淺。仰托先皇靈爽之憑依。賴同志進行之銳。誓必達到目的而後已。循序布憲。足與寰球各國并駕齊驅。使我五千年文明古國歷史。上發異常光彩。子子孫孫永保幸福。惟我先黃帝實式鑒之。尙饗。

附錄禮單

築壇（壇前設燎火，壇上設香案，陳玄酒太牢，用小黃牛）贊禮官（立壇上香案左）讀祝官（立壇上香案右）全軍站隊。軍樂隊奏軍樂之首章。都督率各上級將校升壇南面（都督中立，將校旁立）都督就香案位，親上香，獻牲酌酒。都督就位，將校同跪。全軍立正舉槍。都督及將校俯伏。祝官興。都督及將校免冠行四叩禮。讀祝官跪就香案右，讀祝文。讀畢，祝官授爵於都督，奠酒。都督率將校整冠興。全軍槍放下。都督立壇前發誓詞。畢，全軍舉槍三呼中華民國萬歲。四萬萬同胞萬歲。黎都督萬歲。軍樂隊奏軍樂之次章。禮畢。都督率將校下壇。回諮議局。全軍整隊歸伍。

附錄誓詞如下

維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二十六日。鄂軍都督黎。謹以犧牛醇酒，昭告皇天后土。而誓於師曰。我祖黃帝建邦於中土。世世先哲。明于纘衍厥緒。爰迄有明。不康於政。遂喪厥宗主。馳彼滿清。辱我二百餘年。先祖先宗。禮樂文教。靡有遺存。欽爾有衆。克振義軍。不揚我大漢之天聲。光復土宇。予小子實有慚德。辱在推戴。敢用玄牡。昭告於皇天后土。

與爾軍士庶民戮力協心。殄此寇仇。建立共和政體。爾惟克奮英烈。實乃無疆之休。予亦報於汝功。其或不達而有後至。予亦汝罰。嗟爾有衆。尙欽念哉。決不食言。

黎返諮議局時。卽召集各機關人員會議。一面準備進行各事宜。一面計畫戰事。令各部隊續行進攻。

清廷至此。已無法可施。旣無知兵人才。又無可靠軍隊。雖派蔭昌南下。仍欲起用袁世凱。號召近畿六鎮。以作第二曾國藩。但袁世凱故意作態。稱病不應。不得已仍促蔭昌起程。蔭昌皇皇無主。極爲恐慌。日盼袁世凱出山。以圖卸責。蓋清廷慣技。以漢人殺漢人。故先命馮國璋帶兵在京漢鐵路防備完善。然後蔭昌方肯出京。所以河南軍到漢一星期。後方仍無增援。張錫元遂與民軍虛與委蛇。及至民軍迎頭痛擊。卽致大敗。狼奔豕口。蔭昌聞之。更爲膽寒。是日行至信陽。卽不敢前進。加以鐵忠逃至信陽。向蔭昌號啕大哭。謂武昌大殺旗人。凡我旗人死期不遠了。哭得蔭昌坐臥不安。慮將及己。對於軍事。一概置之不問。專欲起用袁世凱以作替身。平時滿人宰制漢族。飛揚跋扈。徒與漢人生惡感。雖良弼鐵忠輩留學日本士官畢業。對於軍事。經驗毫無。一聞漢人革命。卽已魂飛魄散。使袁

世凱不出。清廷早已逃空矣。

先是馮國璋在京漢路逐段檢查。到黃河橋以南。檢查更嚴密。因黃河以南是湖北四十二標第三營防守。馮國璋不甚放心。遂召該營管帶樊毓英將軍隊調開。統換馮之隊伍。馮到信陽。卽派兵防禦武勝關。安置大砲。該關天險。防禦民軍前進。一面準備將軍隊在信陽集中。一俟集中完竣。子彈運到。然後計畫前進。攻擊武漢。

清廷又因近畿需兵防禦。所有隊伍。均不敢調遣。其餘軍隊。均在永平秋操。卽以秋操軍隊第二鎮第六鎮調往南下。但一鎮之軍。由京漢單軌鐵路輸送。至少需時一星期。且永平秋操之兵。均無子彈。卽令集中信陽。須待子彈運到。方能作戰。往返運輸。途中極形擁擠。直至八月二十五日。始運到步隊兩標。以一標駐武勝關。以一標駐信陽。以致河南軍到漢多日。既不敢進。又不敢退。雖張錫元日日秘電請援。終無以應。迨至二十四日。探得軍政府對河南軍已下攻擊令。甚爲恐慌。連夜向蔭昌告急。萬急秘電。發如串珠。謂軍政府已派兩混成協。準於明早向我軍攻擊。我軍步兵兩營。與張彪統制所帶之輜重第八營。及步兵四十二標之一隊。并馬隊一隊。已佔領劉家廟以南固守。敬乞馮軍統速派步

砲各隊。準明日午前到劉家廟。援應云云。馮國璋接此急電。即命馬繼貞帶兵一標。及砲兵一營。準明日午前趕到漢口劉家廟。與河南軍協力防禦。掩護大隊集中云云。

馬繼貞奉令後。即令該標隊伍準備。二十五日天曙上車。不期各軍隊天曙準備不及。手忙脚亂。延至午前十一時始開火車。至午后四時方抵劉家廟。突遇民軍砲擊。全車傾覆。加以民軍砲火猛烈。步隊與四圍百姓齊聲喝殺。聲震天地。馬繼貞不知真相。以爲中計。死傷狼藉。各自潰逃。遁至灑口方止。時已天黑。民軍不及窮追。否則滿軍即全軍覆沒也。馬繼貞遭此大敗。不責自己疎忽。反罵張錫元張彪等不應請其在劉家廟下車。即將大敗情形急電馮國璋轉報蔭昌。於是蔭昌馮國璋及其隨員并所帶軍隊皆相驚失色。士氣沮喪。不但不敢進攻。并時時防禦。民軍前進。馬繼貞急欲退回武勝關。而張彪與張錫元執不可。謂灑口險要。前有三道橋。長逾一里。一夫當關。民軍萬難前進。況左有大江。右有大湖。宜固守此處。以待大軍來援。再圖恢復。張錫元更電馮國璋即派大軍前來。但張彪此時在灑口進退維谷。民軍恨其作漢奸。清廷又不重用。手中又無兵力。且民軍聲勢益大。外人又承認爲交戰團體。亦覺得清廷無人。遲遲不派兵南來。愈久愈壞。心中

懊悔。復暗命左右覓齊寶堂再往瀉口與齊秘議。謂民軍派你請我到武昌。是真是假。齊答曰。是真。張彪云。既言是真。何以不派何錫藩來。意以爲何錫藩是協統。在民軍中必有勢力。若何錫藩至。即可同到武昌。於是齊寶堂又到武昌與黎商量。黎卽與大衆會議。僉云。請張彪至武昌。待以客卿之位。齊寶堂又請何錫藩同往勸駕。何云。昨日與之血戰。今日到其營門。若給我以不利。當如之何。不肯往。齊轉告張彪。張彪因何不來。遂作罷論。是日午前民軍第二協在造紙廠一帶整頓隊伍。又派間諜赴瀉口左右翼偵察敵情。及進行各道路。

午前十時。據正面偵探報告。三道橋北端。清軍設有機關槍。其左右翼已挖有堡壘。均有散兵防禦。

又接報告。謂清軍自敗退後。對於黃陂孝感及瀉口等處。連夜陸續增加隊伍。

又據由陽邏來漢同志多人報告。該處已停泊兵船五隻。民軍第二協何統領因正面三道橋有一里餘長。是一極險之隘路。右翼是湖。左翼是揚子江。海軍又在陽邏照地形觀察。不易進攻。若由敵之右翼進攻。非行大迂迴法不可。現在所轄隊伍。俱是新兵。其一切

後方接濟都不完備。困難殊多。能否照命令動作。不可知也。遂命各隊暫在造紙廠防禦。一面將以上困難情形報告黎都督。黎閱報告。即開軍事會議。當決定令該協在三道橋南端一帶作防禦準備。再圖攻擊。

是時一般不知兵者。又謂不應取守勢防禦。未免示弱。當乘敵新敗之餘。向前進攻。以便佔領武勝關。又有謂何錫藩膽小。始終靠不住者。於是若輩同至漢口造紙廠參觀。一面要何統領下令向敵攻擊。又一面在部隊鼓吹。大說何藩錫無用。謂區區滿軍兒戲之衆。不難一鼓盪平。說得極爲容易。時有敢死隊隊長徐少斌。願告奮勇。進擊澗口之敵。何統領許之。旋挑選各部隊隨同敢死隊進攻。茲將所派進攻隊伍。揭示如左。

一、敢死隊二大隊。

二、步隊一營。

三、砲隊一營。

以上各隊挑選組織後。即以謝元愷爲司令。以徐少斌爲前衛司令。其餘第二協所轄各部均在造紙廠準備。如進攻澗口之隊伍得手。即跟隨前進。

同日午后一時。謝元愷命徐少斌帶第一敢死隊爲前衛。馬榮帶第二敢死隊爲援隊。步隊一營爲預備隊。砲隊一營在第二道鐵橋沿隄附近布置放列。以援助敢死隊前進。少頃。徐少斌帶隊前進。行至第二橋以北。卽命隊伍開始射擊。而溝口滿軍亦不還擊。徐少斌以爲無敵人在此。遂率敢死隊猛進。進至第三橋中間。滿軍卽用機關槍堵塞隘路口。向敢死隊猛烈射擊。徐少斌當卽陣亡。屍落水。中同時陣亡兵士十餘人。傷二十餘人。旋卽退却。但砲隊係山砲。雖向滿軍射擊。亦少命中。至午后四時。各隊仍退回造紙廠。是晚第二協各部隊仍在原陣地防禦。并將本日派隊進攻情形。及徐少斌等陣亡情況。報告黎都督。唯一般熱心過度之門外漢。仍謂何錫藩怕死。遲遲不進。應乘敵敗退之時。直追至三道橋以北。免我軍進攻隘路。發生危險。又謂爲指揮官者。當身先士卒。奮勇先登。衆喙紛紛。羣責何錫藩貽誤戎機。不能當此重任。同時張景良謂何錫藩是彼部下。（張係二十九標統帶。何係二十九標第一營管帶。）願到漢口殺敵。爲民國立功云云。而一般神筋過敏之人。因張景良既被看管。然究係漢人。資格較何錫藩尤深。如能將溝口之敵攻退。卽不咎前嫌。并論功行賞。大眾遂在黎都督前要求委張景良爲漢口指揮官。

所有在漢軍隊悉歸節制。二十七日。張景良奉命爲漢口指揮。卽到漢口組織司令部。以蕭開桂爲參謀。其司令部設在劉家廟車站。當通知第二協各部隊。及軍政分府。并在漢各機關。一面計畫攻擊溝口之敵。是日軍政府接得各處情報如左。

一、安陸府宜昌府均已來電反正。

二、劉英已率同志數千人由京山出發。不日可到武昌。

三、唐犧之率步隊四十一標第一營在沙市獨立響應武昌。

四、清廷已令袁世凱爲湖廣總督。督師南下。陸海軍統歸節制。

五、海軍仍在陽邏停泊。

六、滿軍由京漢路南下。陸續向祁家灣溝口附近集中。但黃孝均派有重兵防守。

七、滿軍總糧台仍設在信陽。該處城內儲糧秣極多。亦派有重兵防守。

八、馮國璋司令部在彭家灣。

以上所得各情報。軍政府卽時通知各軍隊及各機關。一面電各省促其響應。

斯時全國陸軍共三十六鎮。近畿六鎮。只能抽兩鎮南下。如武昌軍政府專事練兵。先於青山要隘。擊沉海軍各艦。在三道橋南端鞏固防禦。以待清軍解體。則清廷不難掃除矣。茲將當日袁世凱抗順之兵力列左。

北洋六鎮

第一鎮。統制趙國賢。

駐南苑。

第二鎮。統制馬龍標。

駐保定府。

協統王占元。

協統鮑貴卿。

標統馬繼貞。

第三鎮。統制曹錕。

駐長春。

第四鎮。統制王思澄。

駐馬廠。

協統陳光遠。

協統何豐林。

標統蔣廷樟
(砲隊)

標統張九卿
(馬隊)

標統劉起垣
(步隊)

標統李厚基

標統吳長植

標統臧致平

第五鎮
統制張懷芝
駐山東

協統賈賓卿

協統張樹元

第六鎮
統制吳祿貞

協統李純

協統周符麟

第二十鎮
統制張紹曾
駐灤州

當日到漢反抗革命軍之隊伍。僅可爲袁世凱所抽調者。其主力軍甚少。且其中之懷種族大義素抱革命思想者。亦大有人。吳祿貞與張紹曾已聯絡。秘謀斷京津京綏京漢各路交通。直取北京以作根本澄清之計。藍天蔚在奉天亦與同謀。而下級軍官之欲響應武昌者尤衆。如馮玉祥王金銘（字子箴）施從雲（字燮卿）三營長。欲在灤州舉動。被王懷慶發覺。立將王金銘施從雲槍斃。馮玉祥與劉驥俱逃。若袁世凱稍知愛國。不出而助清廷。則北洋各鎮。未必能與革命軍抗。後來袁派馮國璋焚燒漢口。眞漢族之大不幸也。再將當日袁世凱進攻漢口之主力軍列左。

第四鎮一部分。

（九月初六日開始攻擊。）

第二鎮一混成旅。

王占元指揮。

步隊標統馬繼貞。

第六鎮一混成旅。

李純指揮。

馬隊標統賈德耀。

步隊標統吳鴻昌。

軍統每每變易。

先蔭昌。

繼馮國璋。後段祺瑞。

河南步隊約二營。

張錫元指揮。

管帶朱鳳藻。

總司令部。先信陽州。次孝感縣。（稱湖廣總督駐）

再駐澠口。後移漢口劉家廟大智門。

其後攻漢陽之一小部分約一團。由蔡甸攻（王占元帶）

一大部分約一混成協。由沱落口攻（李純帶）

一部敢死隊約千人。由正面渡河。（何豐林帶）繞道仙女山攻入。

以上表觀之。袁世凱以有限之兵力。作滿清抗順之中堅。即得武漢。亦無能爲力。全國皆起而鋤之。雖千百袁世凱。亦可拔其禍根也。所以袁世凱只利用一勝之威。反逼清廷。以奪中華民國之政權。一念之私。禍及國家無窮也。

是晚軍政府又派步隊第四協到漢增加武昌防務。以第五協擔任之。同時軍政府召集軍事會議。由參謀部提出研究之事如下。

一、滿軍在漢敗退後。固守三道橋北端。陸續向祁家灣澠口等處增加隊伍。欲圖恢復。此必然之勢。但海軍現在陽邏。如不響應。頗爲我害。唯三道橋隘路。我既進攻不易。敵人向我進攻亦難。按以上情形。我軍或攻或守。此應研究者一也。

二、滿軍兵力集中之後。連合海軍向我進攻。此意中事。但是彼之目標。或攻武昌。或攻漢口。均未可知。此應研究者二也。

三、如滿軍向漢口進攻。必利用海軍協助。但是正面隘路。彼難前進。如由孝感經新溝繞攻。則我背後雖危險。而彼行動亦困難。我應如何防禦。此應研究者三也。

四、如滿軍向武昌進攻。用海軍掩護。由何處渡江。我應如何阻止而防禦之。此應研究者四也。

五、如滿軍此時無力攻我。或暫時防禦。或我先向彼進攻。以擊退漢口之敵。此應研究者五也。

以上五端。望大眾先判斷敵情。比較我軍勝算而決定之。於是大眾逐一討論。與其防禦待敵攻我。不如乘敵未集中完備。先行進攻。倘能將漢口之敵軍擊退。則我前進一步。有進一步之好處。藉以壯我聲威云云。

軍政府因此議決對滿軍進攻。遂由都督發如左命令。

軍政府都督命令 八月二十七午十時半于諮議局發

一、在漢口敗退之滿軍。其步兵約兩標。附有機關槍。已佔領三道橋北端。澚口附近一帶。又據偵探報告。黃陂孝感祁家灣各車站。滿軍亦陸續派兵南下增加。但海軍共計在陽邏有五隻。司令官係薩鎮冰。連日派員疏通。尙未妥協。聞滿清有令海軍協攻我軍之舉。

二、本軍政府擬乘滿軍集中未完備以前。先攻擊澚口附近之敵。

三、張景良爲漢口指揮官。率在漢所有各部隊。明日準備進攻澚口之敵。但攻擊計畫及命令。須先呈報軍政府。

四、步隊第一協統宋錫全。率所屬隊伍防禦漢陽。但須設法接濟我軍漢口進攻軍隊之彈藥。

五、步隊第三協統陳炳榮。率所屬隊伍防禦兩望至青山一帶。但須派砲隊在青山附近佔領陣地。阻止海軍前進。

六、步隊第五協統熊炳坤。率該協防禦武昌省城。

七、本都督在諮議局。

都督黎元洪

以上命令發下後。各協應照命令內所指示任務。各自籌備實行。以期協力動作。方可達到進攻目的。唯張景良（在前清由日本士官畢業回國後。在軍隊日期甚少。平日專事應酬。對於軍事素無研究。且情形疎忽。大眾都以忠厚目之。俗云忠厚乃無用之別名。觀於張景良益信。）自受命令後。毫無把握。茫無頭緒。竟將都督命令全文抄轉各隊伍。而各部隊以爲先將都督命令抄給我們一看。使我們知道全般意思。然後指揮官再給命令。使我們進攻。大約指揮官是這種用意。孰知張景良亦不另下命令。自己乘馬親往各部隊與各帶兵官商量。就說照都督命令向前進攻。各帶兵官云。都督命令。是給指揮官。不是給我們者。如何能照都督命令進攻。應由指揮官準都督命令。另下一進攻命令與各部隊。方知指揮官意旨。然後各自照命令內指示任務施行。張景良因各部隊如此回答。旋返劉家廟與司令部人員商議。另擬命令。遲至次日正午。命令尙未發下。各部隊竟在漢各原地待命。

當時有人謂張景良被看管後。已嚇成神筋病。又謂因其妹嫁與果清阿。慚愧不能自主。

以致臨事倉皇。措置乖方。未知確否。實則早爲日知會會員革命老同志也。

二十八日軍政府傳知各協。將輸送接濟等事。好爲預備。又令軍政分府在漢組織糧台。詹大悲何海鳴等派參謀呂丹書偕同葉達三黃之根三人。在劉家廟設第一糧台。在大智門設第二糧台。存儲糧秣子彈。以便接濟各戰鬥部隊。又派羅錫巖爲運輸子彈隊長。各事皆準備完全。至下午十一時。尙未見張景良報告。軍政府不知張景良是如何佈置。特派楊璽章、蔡國光、蔡濟民、徐達明四人。到漢調查。詢指揮官究竟如何佈置。楊璽章等到劉家廟時。與張景良晤談。知其毫無計畫。狀甚驚慌。楊等卽知其全無把握。誠恐債事。遂與張景良商量云。都督給有命令。何以指揮官不命令各部隊準備進攻。時張景良亦無回答。呂丹書在旁云。請楊君代指揮官下一命令。以便各部隊預爲準備。於是楊璽章卽代張景良擬以如左之命令。

指揮官命令

八月二十八日午後三時
於劉家廟發

一、在漢口敗退之滿軍。其步兵約兩標。附有機關槍。已佔領溝口附近一帶。但黃陂、孝感、祁家灣等處。滿軍亦陸續增加隊伍防禦。海軍計兵輪五隻。在陽邏停泊。似有與滿

軍協攻我軍之勢

- 二、本軍擬於明二十九日進攻澗口附近之敵。
- 三、步隊第二協何統領率該協於明二十九日拂曉先派一部步隊潛進佔領三道橋以北。掩護其餘隊伍陸續前進。向敵之正面攻擊。
- 四、步隊第四協張統領率該協（欠第七標）於明二十九日拂曉出發。由籐子崗前進向澗口之敵右翼攻擊。
- 五、砲隊第一標蔡統帶率該標於明二十九日拂曉佔領第一道鐵橋隄防。布置放列以能射擊三道橋以北。援助我軍前進爲要。但須派一部於第二道橋隄防佔領陣地。亦向三道橋附近射擊。工程一隊附屬砲隊。
- 六、其餘步隊第七標及敢死隊爲預備隊。在造紙廠西南端集合待命。
- 七、我明日拂曉在丹水磯。

指揮官張景良

以上命令擬就。後一面呈報都督。并請都督轉各協協力助攻。一面發於各部隊。但各部

隊帶兵官對於張景良殊多怨言。謂彼不早通知各部隊準備。倉猝之間焉能實行。大衆不得已只有依照命令。即時察看進攻道路。并準備一切。以期明日拂曉開始動作。但軍隊新兵太多。熱心有餘。指揮實難如意。各部隊權且預備乾糧。一面封定民船多隻。又通知船政局派小火輪數艘到劉家廟江岸停泊。擬明日拂曉輕裝行進。一俟前方隊伍潛行接近敵人。達到掩護目的。其餘跟隨猛進。或乘小火輪與民船渡過彼岸。向敵左右翼攻擊。是晚都督又通令各協一律準備。以便協助漢口部隊進攻。又專令第三協在青山砲隊阻止海軍上駛。如漢口隊伍攻過三道橋以北。卽命第三協派一小部隊由青山渡江。擾害敵之背後。是晚各部隊擬定輕裝前進。大致均準備就緒。直待拂曉動作。

二十九日拂曉。第二協令謝元愷之一標。潛行由三道橋陸續赴澗口。滿軍步哨已經發覺鳴槍。該標隊伍猛進。業將敵之步哨刺死數人。旋進至三道橋北端。敵用機關槍掃射。謝標死傷甚衆。復用衝鋒喝進。敵仍不退。唯所有隊伍均在橋上成縱隊形。既不能展開。又不能前進。被擊死於水中者不少。於是卽退回二道橋堤防佔領。

少頃。天明。敵用砲隊與機關槍向我隄防隊伍猛擊。謝標遂仍退回原地。兩軍各在三道

橋兩端用砲射擊。至於第四協隊伍由藤子崗附近用船渡至澗口右岸。亦因地勢低窪崎嶇。碍難前進。且因滿軍防禦嚴密。當在該處停止。旋因正面步隊退却。遂亦退回原防。張景良因各隊不能進攻。都退回原地。一面令砲隊向三道橋北端敵人射擊。一面令在造紙廠一帶防禦。并將不能進攻情形報告都督。茲將發下防禦命令列后。

指揮官命令

八月二十九日午前十一時
于造紙廠發

- 一、敵人在澗口一帶陸續增加軍隊。現用機關槍砲隊堵塞三道橋北端隘路口。
- 二、本軍本日擬於造紙廠一帶防禦。
- 三、步隊第二協佔領造紙廠附近。右翼由造紙廠東端。左翼至三道橋南端。
- 四、步隊第四協（欠第八標之一營）佔領陣地。右翼與步隊第二協聯絡。左翼至藤子崗附近。

五、砲隊第一標佔領第一道橋堤防附近。但派一部佔領戴家山。以能射擊三道橋北端一帶爲要。

六、工程隊附屬砲隊。

七、馬隊警戒我軍左翼。

八、步第八標之一營及敢死隊爲預備隊。在造紙廠西南端集合。

九、本指揮在造紙廠。

指揮官張景良

因是日拂曉。謝元愷率該標進攻。潛行至三道橋北端附近。卽發現滿軍步哨鳴槍示警。可見滿軍防禦甚爲嚴密。據險以守。而進攻之謝標隊伍。在橋上成縱隊形。不能展開。目標又甚顯。故滿軍用機關槍掃射。謝標死傷甚衆。其第一營幾乎全軍覆沒。旋退回造紙廠。檢查人數。共死二百餘人。傷七十餘人。於是滿軍與我軍步隊射擊失効。純用砲戰。均於三道橋兩端彼此對峙。至夜間以戰鬥隊形徹夜。

是晚軍政府接漢口報告。知進攻各部隊失利。折回原地防禦。大眾極爲憂慮。謂滿軍陸續南下增加。復多機關槍管退砲。又係久練之師。我軍新兵太多。專恃力攻。恐難收効。況敵占領三道橋北端。隘路甚險。由正面攻擊。實非易易。如欲繞攻行大迂迴法。則不但新兵難以指揮。且後方運輸接濟等事亦極困難。於是黎都督又令參謀部卽召集軍事會。

議。先由參謀部提出進攻困難種種理由。與其進攻。徒遭損失。不如暫在三道橋南端。據險以守。將一切事整頓完好。再籌畫前進。而一般熱心過度同志。不能忍耐。仍促更換部隊進攻。大眾討論良久。仍決定暫取守勢。由都督傳知武漢各部隊。趕緊施行堅固防禦工事。嚴密防禦云。

是晚軍政府再電促各省響應。又促劉英所帶數千人。望速來援。又由黎都督致書薩鎮冰及各兵船司令。速與革命軍一致。黎元洪曾肄業於天津水師學堂機械科。薩鎮冰教授該校六月。頗有師生之誼。故以師生名義通函。茲將致薩之函抄如下。

致薩鎮冰書

夫子大人函。丈前肅一函。早邀鈞鑒。然至今未奉訓諭。中心惕悚莫安。洪此次所以出督諸軍之由。實非由於不得已。敢敬再上告於軍門之前。洪當武昌變起之時。所部各軍均已出防。空營獨守。束手無策。黨軍驅逐瑞督出城後。卽率隊來洪營合圍搜索。洪換便衣。避匿室後。當被索執。責以大義。其時槍砲環列。萬一不從。立即身首異處。洪只得權爲應允。吾師素知洪最謹厚。何敢倉猝出此。雖視事數日。未敢輕動。蓋不知究竟同志若何團體。

若何事機若何。如輕易着手。恐至不可收拾。不能爲漢族雪恥。轉增危害。今已誓師八日。萬衆一心。同仇敵愾。昔武王云。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今則一心之人。何止三萬。而連日各省紛紛之士。大多留學東西各國各種專門學校。及世代簪纓。各有專長。閱歷極富。并本省官紳人等。故外交著手。各國已認爲交戰團體。確守中立。黨軍亦并無侵外人及一私人財產之事。不但在中國歷史上視爲創見。卽各國革命史亦難有文明若此。可知滿清氣運既衰。不能任用賢俊。致使聰明才智之士。四方畢集。此又豈洪一人之力所能致哉。卽就昨日陸戰而論。兵丁各自爲戰。雖無指揮。亦各奮力突進。漢族同胞。徒手助戰。持刀協擊。毀損鐵軌者。指不勝屈。甚有婦孺餽送麪包茶水入陣。此情此景。言之令人奮武。誰無肝膽。誰無熱誠。誰非黃帝子孫。豈肯甘爲滿族作奴隸而殘害同胞耶。洪有鑒於此。識事機之大有可爲。乃誓師宣言。矢志恢復漢土。改革專制政體。建立中華共和國。維持世界和平。是以連日通告各國政府。遍檄各省同胞。勸其各自獨立。以備聯合。擇定地點。公舉大統領。攝治同胞。歡迎此言。聲震天地。故一戰而殲敵數百。現今滿漢興亡之機。兆端已久。不待智者而已明。洪之所以能明此大義者。一係吾師平

日訓誨之功。此次武昌之舉。洪已審定確實。非如他項革命可比。以數小時之間。居然恢復武漢三鎮。其地有兵工廠、鐵廠、織布局、紡紗局、麻布局、繅絲局。爲全國商務上政治上之中心。今值交通之世。國都合建於此。始能與倫敦、柏林、巴黎、聖彼得堡、華盛頓、相頡頏。刻下又風聞永平秋操。滿漢各兵。亦交相鬪。果如所云。則天數已定。豈人力所能爲。洪受業於師。學識淺陋。不能擔負重任。已向同志宣告。將以黨軍之所要挾者。倩諸先生登輪。要求師憲。昔人謂謝安云。斯人不出。如蒼生何。同胞萬聲一氣。謂吾師不出。如四萬萬同胞何。刻下局勢。只要吾師肯出。拯救四萬萬同胞。則義旗所至。山色改觀。以四萬萬同胞與數千滿族競爭。以方輿之民國國民。與運盡之清廷抵抗。華盛頓與美。八年血戰。吾師若出。收兒不八月而亞洲地圖之上。必有中華民國國旗飄揚也。知弟莫若師。知師亦莫若弟。洪雖不肖。不爲旗人之奴。獨不爲大匠之弟乎。時乎時乎。師一出。不但名正言順。而實較勝於湯武。何也。蓋湯武救民。猶自爲帝。吾師救民。必不讓華盛頓專美於前也。洪非爲私事。干求函丈。實爲四萬萬同胞請命。滿漢存亡。繫於師之一身。齊王反手。洪計之已熟。否則各同胞視爲反對此志之人。即以滿奴相待。雖洪亦不能禁止其不要擊也。倘

不以爲妄。尙希訓示。祇遵。當卽率漢族同胞出郭歡迎。臨穎不勝迫切待命之至。肅此卽請鈞安。

黃帝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二十九日受業黎元洪上

又致楚有楚同楚泰建威建安江利各船主書

諸位船主大鑒。本軍政府起義。爲漢族復仇。光復我舊日河山。前已函薩軍門詳陳一切。已邀默許。今日本軍政府作戰計畫。意在撲滅滿奴。故砲彈攻擊。專注楚豫。藉表本軍政府對諸船主之微忱。而諸船主并未還擊一彈。具見諸船主深明大義。共表同情。本軍政府暨我漢族同胞。罔不額手遙對稱謝。但貴輪何不開往鮎魚套。而仍在下游。想諸船主別有深意。果如所云。漢族存亡之機。在諸船主一臂之助。孰無心肝。孰無血誠。孰非黃帝子孫。豈肯甘爲滿族奴隸殘害同胞。請勿猶豫。漢口陸戰。日昨劉家廟已爲我軍佔領。足見祖宗默佑。滿人氣運。合該盡絕。此已見端。請諸船主下一決心。誅鋤船內滿賊。共成義舉。則將來漢族復仇史。諸船主必大有光榮。巍巍銅像。只在一反手間。卽可取得。倘不河漢斯言。敢乞卽日實行。臨穎不勝迫切待命之至。此請決安。 八月二十九黎元洪上。

軍政府示

照得漢口地
通商聚集華洋
邇來干戈驟起
匪徒藉此猖狂
常有放火劫擄
擾亂行旅殆安
特設執法支部
以便懲暴安良

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廿日

武昌執法支部告示

是晚軍政府接得清廷下詔罪己。袁世凱已就湖廣總督。由項城縣起程到彭家灣換蔭昌督師。并奏保姜桂題、段祺瑞、馮國璋三人爲統兵大員。軍政府因聞袁世凱不甘寂寞。爲異族用。以作漢奸。大衆亦頗注意。同志中有謂袁世凱此次出山。無甚關係。彼既是漢人。如有一綫天良。決不能爲滿奴出力。若能奪得蔭昌兵柄。與民軍一致。我輩亦可利用。唯黎都督云。袁世凱是個野心梟雄。自小站練兵。卽得兵心。北方人只知有袁宮保。不知其他。彼之魔力。非蔭昌可比。說話之間。已露恐懼之色。同志中又有謂吳祿貞是第六鎮統制。此次南下抗順之師。有一部分係第六鎮隊伍。彼乃日知會革命同志。可電其響應。大衆極表贊同。卽以都督名義擬電通知。

四、九月初一日 湖南光復

九月初一日。軍政府接得湖南來電云。黃帝四千六百零九年。九月初一日。湖南全省人民宣告獨立。公推焦達峯陳作新爲正副都督。特此電聞。湘軍政府全體叩。

焦達峯事略

焦達峯、字鞠森、湖南瀏陽人。性豪邁。年十八之長沙入高等普通學堂之游學預備科。

與日知會先進禹之謨深結納。丙午年夏，禹之謨被捕。焦潛遁日本，與余健齋、許緯等謀舉義於萍醴。焦自擔任狙擊端方，不成。萍醴事亦敗。復渡日本，擬學陸軍，以竟志。格於例，改學鐵道，非其願也。丁未五月，入中國同盟會。又與彭邦棟、楊任、回湘密謀起事。分三路佈置，亦不成。戊申年十月，同盟會議大舉，各省同志分途猛進。焦任湘事，遂於十二月至漢口，就商於劉玉堂、孫葆仁等，并設兩湖革命聯合會以通聲氣。己酉年四月，復立幹部於漢口，惟武昌同志日衆，費無從出。焦說瀏陽醴陵萍鄉會黨與余昭常、楊任、周果、一、謝伯圭等，在湘立幹部，請楊任、余昭常之常德、辰沅、永靖、彭邦棟、周果、一、吳燮、鄭人康、柳鵠、火、劉重、李國柱等之衡、永、郴、桂、黃、菊、初、李、琦、周、羅等之岳州、謝伯圭、鄒永成、周文斌、禹剛骨等之寶慶，分道運動。庚戌年三月，焦更至萍鄉醴陵，編制黨衆，得敢死之士千人。辛亥年二月，與曾傑、洪榮、昕、文、經、緯、易、宗、義、吳、作、霖、吳、超、羣、龍、養、源、龍、毓、俊、陳、作、新、洪、木、枏、龍、璋、譚、人、鳳、蕭、翼、鯤、趙、繚、等、百、餘、人、密、會、於、龍、璋、邸、舍、計、響、應、粵、事。三月，黃興集合同志百餘人至廣州，攻督署。武漢同志亦謀起事，粵事敗，未及發。夏五月，與楊時霖



焦達達先先生遺像

焦達峯。湖南瀏陽人。與陳作新同爲
日知會中秘謀革命者。武昌起義。焦
陳首響應於長沙。湘撫遁。殺黃忠浩
於轅門。光復湖南。充正副都督。旋被
梅馨所殺。譚延闓方得繼其任。

楊任、胡典、武、劉重、成邦傑、洪木柵等，於長沙又一村，馬伏波堂，定忠客舍，賈公祠，體育會，各處密商大計。又與陳作新聯合新軍及巡防營。會劉文錦兄弟及各軍代表密會於天心閣。焦與之接洽甚歡。八月十九武昌倡義。二十八日李金三等舉火城外。砲隊營以圖襲長沙城。清撫余誠格與防軍統領黃忠浩力持鎮靜。遂無黨人敢暴發。清廷命蔭昌率大軍南下。薩鎮冰以兵艦薄武漢。勢甚危。黃忠浩擬發省外防軍浮小艇襲武昌。焦謂衆曰：中國存亡在此一舉。當死生以之。斯時湖南人心厭惡清廷。志士羣以響應武昌爲急。雅禮書院學子陳憲亦忠告余誠格促其速去。以湘政交之湘人。否則當以漢奸待之云云。九月初一，焦達峯領革命軍撲小吳門。陳作新撲北門。門者啟關納焉。乃合趨撫署。署衛士數百人初欲抗順。荷槍引機欲發。焦陳睜目直入。遂皆舉槍爲禮。余誠格正與黃忠浩議鎮禦策。聞警穿後垣逸。獲黃忠浩立誅之於轅門。營務處總辦王毓江、長沙縣知事沈瀛等皆伏誅。遂大會於諮議局。焦達峯以殊功被舉爲正都督。不獲辭。商民聞變皆紛紛走。焦從二騎免冠脫劍巡行市中。且曰：清吏犯順已伏辜矣。大衆其毋恐。市民皆呼萬歲。安堵如常。聞清軍已過武勝關。進逼漢口。遂急派王

隆中率四十九標赴援。并擬續發五十標及巡防軍親領應敵。因市民堅留乃止。卽廣募新兵援漢。初十城外兵變。陳作新往撫。被戕。焦繼出。亦遇害。死年二十有六。湘人至今哀之。

軍政府接湘獨立電後。共和之基礎以固。卽轉傳各軍砲。及各機關。并各府州縣。一面電告上海。及各省。同志莫不雀躍歡呼。掌聲雷鳴。均謂大事必成。湖北無後顧憂矣。同日接得偵探報告。謂滿軍由信陽以南各要站。陸續增加軍隊。駐屯約兩鎮以上之兵力。但管退砲機關槍運至前綫者亦甚衆云。

是日民軍與滿軍在三道橋兩端皆取守勢。自早至晚。砲戰不斷。惟無大損傷。但民軍各部隊均沿造紙廠防禦地築設蓋溝。及堅固散兵壕。

同日軍政府對於溝口之滿軍。仍欲進攻。擬先派別動隊繞襲敵之後路。使敵分散兵力。又一面多派間諜到京漢路附近散布謠言。謂湖南業已響應。卽日派湘軍大隊來援武漢。又謂湘軍爲中國最精銳之師。又言民軍已組織北伐隊。業已向黃河橋前進。連絡原駐京漢鐵路之湖北四十二標兵士。卽將黃河橋破壞。截繼黃河以南之滿軍。使其進退

失據。又言各省革命黨甚多。凡漢人四萬萬同胞。無一不表同情民軍。此次獨立。不僅湖北一省。指日十八省同胞。將同時并舉。卽外人亦贊助民國。希望民軍早攻北京。又派間諜攜帶白話印刷品。沿京漢鐵路分發。以開導滿軍中之漢人。又武漢各報紙亦將以上諸說登載宣傳。并印送單張。派人到各碼頭散播。

同日軍政府又派人分途往上海及揚子江各省聯絡。請其從速取一致行動。以達漢人同胞自主之目的。

軍政府派往京漢路附近宣傳之間諜。極有效力。聞當時滿軍官兵頗形惶恐。一夕數驚。大有人人自危。疑神疑鬼之狀。

同日軍政府開軍事會議。擬定各協增加補充隊一營。輜重一營。以便補充戰鬥時缺額。及保護輸送隊。又令漢陽兵工廠趕造子彈及槍枝。

同日軍政府電賀湖南光復。并請卽派精銳來援。以期犁庭掃穴。早清漢奸餘孽。穩建共和。

是晚軍政府接上海江西山西陝西各省同志來電。謂對於武昌起義。共表歡迎。敵處現

正籌備進行。不日即宣布獨立云。

五、九月初二日 九江光復 陝西光復

九月初二日。軍政府派工程營李占魁。率該營到漢口。附屬砲隊。築設防禦工事。又派敢死隊全體到漢增加。又在武昌勝門外鳳凰山。將砲台設置完好。并將要塞砲安置於三道橋江岸。用測量鏡測準距離。以便向滿軍射擊。又派人往黃州接洽。使派隊由麻城前進。擾京漢路。是日接得京漢路偵探報告。謂馮國璋已將駐馬店信陽附近各車站防禦軍隊一律解散。并殺下級軍官數人。大約是四十二標之湖北軍隊欲謀破壞鐵路云。

同日接得九江來電。已於是日宣告獨立。先推吳介璋爲都督。旋以彭程萬代之。繼又推馬毓寶爲都督。

先是九江新軍。自得武漢警報。早有欲動之象。謠言紛起。日必數驚。至九月初二日午間。一句鐘。五十三標軍士。乃迫令標統馬毓寶起義。馬極贊成。乃出令三條。

- 一 不許擾害租界教堂。

二 不許擾害人民。

三 滿人非對敵者不得加害。

衆軍士均各遵令。隨即傳令。定於本日夜間十點鐘起義。屆時由金鷄坡砲台放砲三響爲號。各營發槍三響以應。旋見道署火起。九江道保恒不知下落。旋由義兵將火撲滅。僅燒去廚房一間。隨即分兵沿途巡邏。所過秋毫無犯。不特人民無恙。卽外人亦莫不稱贊其文明。爲各國歷史之所未見者也。

九江府漢良。一聞砲響。卽已潛逃。迨陸軍往攻時。上下人等均已不知去向。所有道府兩署。遂唾手而得矣。當起義之時。馬統領恐居民驚慌。乃沿途派兵安民。諭令歸寢。居民亦知其不擾民也。遂各閉戶就寢。視若無事。至次早仍照常貿易。人民皆交口稱頌不絕。江西提法使張檢。前奉贛撫奏派來潯。籌辦軍務。帶有衛隊四十名。駐鐵路公司。城內火起。該衛隊亦同聲相應。張法使知勢不妙。隨即由後門甘棠湖乘坐小划逃至馬路上岸。由陸路逃回省城矣。

五十五標第一營。向駐省城。自武漢事起。贛撫特派莊守忠。督帶來潯防堵。駐紮南門外。

洋火廠。城內事起。惟該營不附和。莊標統並擬入城對敵。詎馬標統早已預爲防備。在南門城上設野戰砲二尊。正向該營。遂不敢動。相率往省逃去。馬標統隨卽派兵追襲。該兵紛紛投降。其未降者。則隨莊標統逃往省城矣。此次事起。馬標統初尙不知。其一切布置。皆砲臺營台官徐世法預爲籌備。徐本係學生出身。辦事明幹。瑞徵權潯時。卽拔充北路總台官。已歷十餘載。頗得軍心。久抱革命思想。故此尤爲踴躍。

初三日馬標統卽將本部移駐道署。將撫建廣饒九南兵備道區額撤去。改名曰中華民國駐潯軍政分府。一面豎旗招兵。旗書大漢招募新兵六字。一時投兵者異常踴躍。

九江卽委各官自得武漢警報。卽將眷屬紛紛遷移出境。惟九江府漢良之眷屬未去。初二晚事起時。卽由後園逃出。逃避民家。初三日下午。被陸軍搜獲。大小男女共計七口。解送軍政府。發交警務部看管。一夜後由商會總理鄭官桂保釋。得以無恙。

軍政分府內分軍務政務二大部。軍務部卽由馬標統主之。政務部由馬統標照會地方商學各界。公舉羅大侖主之。其內容之組織。均照湖北辦理。

馬毓寶已被舉爲駐潯軍政府都督。並派丁人傑赴鄂接洽。鄂都督黎元洪已允接濟軍

火。昨日已運來子彈一萬顆。云軍政分府日來清查道庫。計得銀十七萬兩。又九江大清分行有銀二十餘萬。又裕寧官銀號九江官銀號兩處。有銀十萬。合計不下五十萬兩。日前又有瑞徵所派糧台委員徐某由燕辦來軍米一千五百餘擔。情願報効。湖北尙允接濟糧餉。故九江新軍糧餉可無慮也。

九江新軍舉動極爲文明。地方人民幾如有口皆碑。初四日商會宰豬二十餘頭。酒十六擔。並洋三千元。詣軍政府犒師。初九日紳學兩界。亦宰豬十頭。酒五百斤送軍前。聊表敬意。故軍士對於地方。尤加保護也。

九江北路炮台。計分四路。(一)岳師門。(二)金鷄坡。(三)湖口。(四)馬步營均歸徐世法統轄。已一律響應。惟江西省城尙無消息。馬都督傳已令各砲台。遇有敵船進口。無論其降與否。均開炮轟擊。如係商船。亦須鳴砲勒令停輪。派人前往檢查。如無違禁之物。隨時放行。否則卽行扣留。並派兵分駐建昌德安以防清軍來攻。并派邱子季林屏南林璧予吳鐵城容某等八人。往南昌運動。

軍政府接得偵探報告。上海招商局。派廣濟輪船。裝載軍火。接濟北軍。因聞九江失守。改

裝駁船。上面敷設煤炭。下藏軍火。準日內過潯等情。馬都督當即傳令各砲台嚴加防堵。今早果有小輪。拖帶駁船二隻上駛。經砲台堵住。馬都督隨派兵士上輪搜查。於煤炭之內。搜出米糧無算。當問該船主運往何處。答云不知。殊屬可疑。惟該船係掛英國商旗。馬都督遂派人與駐潯英領事交涉。英領事亦不知其所由來。但云本領事始終嚴守中立。如該輪果載有軍火。請即按公法辦理等語。馬都督遂即派兵澈底搜查。已查獲軍火甚多。未知如何辦理。容後補述。

夜間八點鐘時。突有兵船二隻。鼓輪上駛。其船身一白一黑。沿途砲台鳴砲阻止。其白者一聞砲聲。隨時停輪。聞係英國兵輪。其黑者則滿開汽機。如飛而去。砲台即上子彈轟擊。已將船尾擊傷。卒被逃脫。然究不知其船名。至十點鐘。又有一黑色兵船。意圖衝過。砲台極力攻擊。該船遂開赴北岸。隱約莫辨。砲台遂止砲。該輪隨即鼓輪駛回矣。督修九江營房委員。分省補用道馬獻廷。日前詣軍政府投効。馬都督予以九江關稅務之任。馬不悅。口稱招兵投効。麾下。馬都督恐其爲漢奸也。不許。馬道大肆咆哮。遂送交執法部看管。一面派人搜查該道公館。當搜出槍數十枝。招兵名冊一本。已交執法處研訊。

說者謂馬獻廷擬作北軍內應。未知確否。

十一午前十二句鐘。接南昌電。稱南昌於初十夜九點鐘光復。午後四句鐘。卽有兵自吳城來。攜帶快砲四尊。子彈數箱。前來投降。馬都督卽派招待員赴江干迎迓。並備邊炮數萬。自城外迎接入城。沿途燃放。觀者塞途。鼓掌歡迎。聲如雷動。

九江各學堂學生。初三日業已放假。近組織義勇隊。應募者已達三百餘人。由軍政府一律發給鎗械。學習兵式體操。以備將來補軍力之不足。

有客近由漢口來者。言九江搜查輪船極嚴。無論何國商船。晚間自六點至翌晨六點。皆不得行駛。否則砲擊。故日來搜獲接濟薩軍之煤炭軍火甚多。禮拜三下午。薩海軍意欲逃過九江砲台。共五艘。魚雷艇一艘。爲砲台上所覺。擊沉魚雷艇一艘。兵輪兩艘。

贛省初十晚二句鐘新軍起義。茲將連日大事彙記於左。

十一日各新軍起義後。城守巡防水師各軍。概懸白旗。手札白布。各巡警先均逃匿。旋由軍官通告各警區。並不相仇。勉以大義。各巡警漸次陸續荷槍上街梭巡。各軍隊仍由軍官督率晝夜在街輪巡。秩序毫不紊亂。各大商店皆閉門不敢開市。惟小買食物仍照常。

交易。並經軍隊格殺搶劫者數人。人心稍安。各官吏均避匿無蹤。協統吳介璋亦避而不出。是日下午三句鐘。在商務總會大會議。紳學商各界。到者甚多。公議舉馮撫爲大都督。如不願充。次則舉吳介璋爲都督。衆皆認可。又公推諮議局副議長葉紳先圻充民政部。管理民事商事。葉力辭不就。又改推劉太史鳳起充任。並議定先調查官公款項。以爲餉糈。議決散會。

十二日各軍隊仍照舊巡查街段。人心較昨日尤爲鎮靜。各官吏避匿地方。均經軍隊覓獲。馮撫以次各司道。仍到撫院齊集。（撫院止焚去頭門。儀門以內概未動。）各官由瓦礫場而入。莫不悽然失色。九江軍政分府馬都督。因接省垣起義電報。恐有戰爭。乃親率義勇四百名來省。各界又在教育會公舉軍政內部各部部长十四員。並決議暫以高等學堂爲軍政府。該堂係西式樓房。辦公甚爲便利。旋在該堂公舉大都督。馮撫司道紳學軍商各界到者千餘員。馮撫仍穿滿洲公服。司道以次均係便裝。衆人先舉馮撫充大都督。以死辭。又改舉吳介璋任大都督。劉鳳起任民政部長。始均力辭。經衆迫以大義。始允就職。大都督既定。人心有主。尤爲相安。各界以馮撫不擔任職事。愛求交出印信。馮撫

以城池已失。留印無用。允卽交出。各界咸歡然而散。（並聞馮撫在會場勸衆人反正。由渠電奏。由渠一人擔處分衆咸嗤之以鼻。）是日商店仍未開市。

十三日。馮撫交來印信後。乃赴各公團親拜辭行。各紳士軍隊均護送出城。馮撫乃攜眷乘輪往潯。擬往上海暫寓。此後將隱姓埋名。求避世之桃源。以了此餘生。洵專制國宦途之末路。是亦不幸之幸耳。九江馬都督與吳大都督磋商軍事。上一切緊要事件。均已就緒。爰督隊馳返潯陽。以重防務。聞潯軍並獲漢奸李敬曾一名。（卽前九江警務長）帶往九江訊辦。恐不免有性命之憂也。並聞江西候補道馬獻廷。因監修營房在九江。義軍起時。以該道尅扣營房工程甚巨。當卽殺死。洵足云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也。省城是日搜獲旗人男婦五名。當送軍政府。當暫行拘留。擬卽驅逐出境。是真不愧爲人道主義。江西此次獨立。並未妄殺一人。居民咸慶安枕。較之前數月之風聲鶴唳。又是一番氣象。無怪各省聞風而起也。是日仍未開市。

十四日。軍政府內部已組織就緒。較之前數日。更有秩序。軍隊已調回營中操防。警察照舊上崗。各外府巡防隊。前經馮撫密電調集來省。如吉安袁州廣信建昌各府巡防軍。均

陸續到省。聞新軍起義。均左袖掛白布以表贊成。聞各軍餉項均議定加倍發給。並出示添募新兵三千名。在百花洲滕王閣工業學堂三處報名。十五日在大校廠考驗。應募者極爲踴躍。又洪江會頭目彭木香。率領部下健兒不下三千名投効。已得軍政府允許。聞有編成隊伍。稍加訓練。卽派往武昌。以備隨同北上。共襄大義。是日商會已議定辦法十二條。呈請軍政府批准。所有各舖均於十六日開市。以前官商紙幣概行通用。並由軍政府出示。以本日起。各戶門首均須日懸白旗。夜挂紅燈三日。以爲慶祝光復之紀念。以上乃江西響應之經過情形也。

軍政府聞之極爲欣慰。卽用黎都督名義電賀。并通知全體軍隊。各軍隊聞之。皆勇氣百倍。人人心安。以爲不但後路安全。而且隣近兩省。卽可派兵來武漢援助。

同日又接陝西民軍來電。推舉張鳳翽爲陝西都督。蓋當日陝西同志如徐朗西、康寶忠、井勿幕、張益謙輩。早由東京派人聯絡西安所練之新軍王毓江。主張澈底復滿清竊國殘殺之仇。故宣告獨立之日。陝撫錢能訓逃。而駐防旗人。無論老幼無一漏網者。毋乃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之果報乎。然而慘矣。旋潼商道瑞清由潼關勾河南軍入寇。亦被殺。自

此陝西大練民軍。準備出潼關以截滿軍南下之後路。黎都督當擬電歡迎。

附陝西辛亥響應武昌事略

滿清入主中國。因種族關係。凡有血氣無不憤慨。屢謀驅逐。收回政權。迄未成功。迨辛亥秋。川省路潮急。武昌隨起義。故陝西於九月初三日。即反正。但其先所組織者。即由留東學生徐朗西、康寶忠、井勿幕等。聯絡本地會黨。籌備完善。屆時響應。立即成功。當公推留東士官學生張鳳翽爲正都督。張氏咸寧人。曾隸武昌。日知會會員。帶陝西新軍。復公舉張雲山爲副都督。是日由西關外營中。率兵入城。皆以軍帽拋擲於地。以白布繫於手臂。整隊而行。是時巡撫恩銘已請假入京。由藩司錢能訓護院。若輩見義師入城。又無他兵可調。即將政權讓出。而全城文武各官。均紛紛逃避。乃即設都督府於城東機械局。時政府初立。部署未完。致有防軍乘亂騷擾。凡僑寓紳商。損失甚鉅。而滿城駐防。初頑抗。繼投降。詎意人心憤恨。軍民齊進滿城。乘勢將滿人老幼男女。概行殺之。對於人道。殊近殘酷。嗣因機械局地狹。即將都督府遷於高等學堂內辦公。幸長安道尹張衡玉出而維持。代爲計畫一切。秩序漸復。隨派兵四路防禦。並派員到川聯絡。互

相援助。局勢粗安。殊未及兩旬。前陝甘總督升允。卽由隴率領甘肅回軍三十餘營。分途進攻。兵達咸陽。與陝軍激戰三晝夜。陝軍勢將敗。忽得清帝遜位諭旨。雙方卽停戰。而升允見大勢已去。乃率甘軍返隴。仍由張鳳翔督陝。旋因省防未固。致鄂豫土匪侵入陝境。搶城奪縣。時有所聞。遣將剿擊。殆無虛日。延及民三。豫匪白狼竄入陝甘。其勢兇悍。陝軍無力抵禦。乃請兵中央。袁世凱乘機收拾陝局。遂令陸建章帶領直軍八混成旅赴陝。肅清。隨調張督鳳翔晉京覲見。而陝督卽以陸建章任之。此大概情形也。川人與此役者有馬治安、牛範九、孫德操、王學姜、魏楚華、黃逸民、曾南夫、王惠安、廖泰初、陳卓夫、楊友和、陳子冰、劉少甫等。而他省僑商紳商。參與此役者尙多云。

軍政府於初一日初二兩日。連接湖南江西陝西來電。都已宣告獨立。響應民軍。遂多出佈告。遍貼武漢街衢。使軍民一致歡喜。并轉電各省及湖北各府州縣。聲勢更爲浩大。於是大衆咸抱樂觀。以爲大事已成。漸露驕矜之氣。對於漢口前敵。視爲無關輕重。較前疎忽。同日兩軍仍在三道橋對峙。彼此均用砲戰。但滿軍之管退砲。較民軍之山砲。其射擊距離較遠。効力亦較大。幸民軍作有防禦工事。無甚損傷。

是晚軍政府又召集軍事會議。大衆以爲各省相繼響應。天下人心思漢。滿夷之孽運已終。卽袁世凱甘作漢奸。引兵與我軍政府對抗。亦必多顧慮。若陝西民軍能速出潼關。由側面攻滿軍後路。則滿軍決不敢再向漢口攻擊。或在灑口死守。或退至黃河以北防禦。亦未可知。我若向灑口出擊。彼必退却云云。遂決定令各部隊仍準備進攻。一俟準備齊全。再行同時并舉。

初三初四兩日民軍與滿軍。一面在三道橋對峙。一面準備進攻。

初五日拂曉以前。天極黑。在陽邏之海軍。偷入諶家磯。青山砲隊瞭望疎忽。第三協統陳炳榮終日沈湎於酒。到差以來。從未赴實地作戰。亦不整頓隊伍。大有樂以忘憂之態。協統如此。其餘責任較輕。以爲長官未有吩咐。又連日所得者俱是好消息。大概可以無事。亦均疎忽。所以不知大義死心利祿之海軍。得以安全潛至諶家磯。假使青山砲隊刻刻警戒。海軍萬難飛渡。加以秋冬之交。江水退落。江面甚隘。海軍目標甚大。青山大砲對之射擊。勢必沉沒無疑。

是日天曙。海軍各艦復由諶家磯開至造紙廠江岸。向民軍防禦陣地側面猛擊。其効力

頗大。遂將我散兵壕內及其附近之兵擊死五百餘名。民軍在此危險萬分。旋即後退。而在澗口之滿軍機關槍隊。當由隘路前進。至第一道橋。見民軍退却。復用機關槍掃射。水陸夾攻。民軍不能抵禦。滿軍即佔造紙廠。并掩護在後之滿軍陸續前進。民軍不得已節節退後。遂退至大智門附近。始佔領陣地。海軍見滿軍通過三道橋隘路。其掩護任務已達。旋即向陽邏停泊。而民軍青山之砲隊仍不知也。

是晨滿軍因海軍掩護。得以通過三道橋。第一步即佔領造紙廠南端。以掩護其砲隊過橋。至造紙廠西端附近布置放列。即向民軍射擊。一面掩護其步隊前進。直至佔領劉家廟始止。

是日午前十時。民軍自造紙廠退至大智門附近。方佔領陣地。各部隊即在此整頓隊伍。大眾憤恨已極。除死傷官兵六七百不計外。遺失子彈糧秣以及軍需物品無算。各部隊長官偵察海軍已退。都要誓圖恢復。

是日正午。民軍擬定進攻。即在大智門早餐後。努力準備。但不知指揮官張景良退至何處。於是謝元愷云。指揮官是不中用的東西。我願告奮勇打前驅。大眾均跟我前進。於是

各部隊長官先自行集合。共同擬定於午后一時開始進攻。謝元愷打前驅。步隊第二協在右。步隊第四協在左。齊向劉家廟攻擊。士氣極盛。進行亦速。銳不可當。滿軍在劉家廟用機關槍及步砲隊頑強抵抗。彈如雨注。民軍仍節節猛進。勇往直前。將近劉家廟五六百米達。各部隊均上刺刀。由謝元愷先令號兵吹衝鋒號音。大眾鼓起精神。齊聲喝殺。直衝至劉家廟與滿軍肉薄。滿軍不支。旋即後退。民軍遂將劉家廟恢復。民軍佔領劉家廟後。復擬向造紙廠追擊。滿軍即利用造紙廠掩護。用機關槍管退砲猛擊民軍。民軍亦因此日苦戰太疲。如再窮追。恐死傷過重。且天將昏黑。挽日無戈。遂決定在劉家廟佔領陣地防禦。是晚各隊在劉家廟以戰鬪隊形澈夜。終夜兩軍槍火未息。是晚滿軍惶恐異常。惟恐民軍撲營。自由向三道橋潛逃者甚衆。滿軍將領王占元、鮑貴卿、賈德耀等。特令衛隊機關槍在三道橋隘路口阻止之。并云好不容易通過此隘路口。若無海軍夾攻之力。即費極大犧牲。亦難得民軍尺寸土。如再退後。則永無前進之日矣。無論如何。大眾寧死亦死在此處。又聞馮國璋特命通過三道橋之滿軍。務要忍耐堅守。效韓信之背水陣。只有前進。未有後退之理。如再有後退者。即以軍法從事云云。

是晚接得在造紙廠附近人民報告。謂滿軍甚怕民軍。喝殺民軍一喝。滿軍均惶。不知如何應付。又怕民軍衝鋒。白刃相接。謂民軍靈敏。滿軍笨拙等語。

是晚民軍本擬向滿軍撲營。無奈疲勞過度。乃止。

同時各部隊皆將經過戰况報告軍政府。茲將是日死傷之數列左。

一、步隊第二協謝元愷標、官兵死五百餘人、傷一百八十餘人。

二、步隊姚金鏞標、死一百餘人、傷七十餘人。

三、步隊第四協楊傳連標、并吳勝元之一營、共死一百四十餘人、傷九十人。

四、砲隊蔡德懋標、死五十餘人、傷七十餘人。

五、其餘敢死隊、工程隊、輸送隊等、死一百餘人、傷五十餘人。是日激戰共計死傷一千

餘人。聞滿軍亦死傷相等。

是役民軍在造紙廠遺失軍需物品甚多。幸在劉家廟之列車車頭均未遺失。

是晚軍政府召集軍事會議。大眾謂海軍甚為可惡。衆議決先解決在陽邏之海軍。擬運大砲至陽邏附近。將海軍轟沉。旋有人倡議。謂海軍仍是中國武裝。如盡擊沉。未免可惜。

不如仍由黎都督名義向薩鎮冰下一警告。一面通知各處不給煤糧。海軍不得已遂開往下游。行至九江。卽爲湖口馬當各砲台阻止。遂投降。

是日岳州襄陽均響應。

是日民軍失敗原因。陳炳榮不能辭其咎。青山砲隊。瞭望疎忽。不阻止海軍出入。致海軍爲害於民軍防禦之地。大衆均要將陳炳榮以軍法從事。旋有彼之同學數人。在黎都督前再三懇求。黎遂轉商大衆。不必取嚴厲手段。於是擬記兩大過。令陳炳榮帶罪立功。

是晚大衆因漢口戰鬪各部死傷太衆。軍政府特派步隊第五協往漢增援。又派敢死隊隊長方興楊雲開兩隊亦往漢督隊。又因張景良無能。特派姜明經往漢協助張景良辦事。黎都督又與大衆商議。復增兵一協。以楊載雄爲協統。擔任武昌城防務。是晚發於各部隊之命令如左。

軍政府都督命令

初五日午后十一時
于諮議局發

一、滿軍約一混成協。今日由劉家廟退。佔造紙廠附近。其瀋口及武勝關以南各車站。仍陸續增加軍隊。但海軍仍到陽邏停泊。我軍政府擬派砲隊驅逐。一面通知各處不

接濟海軍糧煤。

- 二、本軍政府擬明日擊攘造紙廠之滿軍於三道橋以北。
- 三、漢口指揮官張景良統率在漢各部隊。明日攻擊在造紙廠之敵。
- 四、步隊第一協協統宋錫全。明日須派一部援助漢口進攻。其餘所率各隊。仍固守漢陽。

五、步隊第三協協統陳炳榮。明日率所屬各部隊。仍防禦青山至兩望一帶。但須派砲隊刻刻防禦海軍上駛。

六、步隊第六協協統楊載雄。率武昌所有部隊防禦武昌城。

七、各部隊給養。仍由自行就近籌備。

八、本都督在諮議局。

都督黎元洪

以上都督命令發出後。軍政府又派員與張景良接洽。請其謹慎從公。與各部隊務好爲會商。一致行動。目下大敵在前。萬不可再事疎忽。自取罪咎。張景良唯唯。是晚由張景良

發下進攻命令如左。

指揮官命令 九月初六日午前二時
于大智門發

- 一、敵人兵力約一混成協。已佔領造紙廠附近。其溝口及武勝關以南。仍陸續增加軍隊。但海軍仍在陽邏停泊。已由都督擬派砲隊驅逐。并通知各處不接濟海軍糧煤。
- 二、本軍擬於本日拂曉攻擊前面造紙廠之敵。
- 三、步隊第二協何統領。於本日拂曉率貴協由劉家廟出發。其進攻區域。右翼自江岸起。左翼至劉家廟車站西端一帶。
- 四、步隊第四協張統領。率貴協於本日拂曉出發。其進攻區域。右翼與步第二協連絡。左翼至戴家山附近一帶。
- 五、步隊第五協熊統領。率貴協於本日拂曉在劉家廟南端集合爲預備隊。
- 六、砲隊第一標蔡統帶。率貴標及工程隊於本日拂曉在劉家廟以北附近佔領陣地。援助我步隊進攻。

七、馬隊黃管帶。於本日拂曉率貴營警戒我軍左側。

八、敢死隊第一第二兩隊。於本日拂曉在步隊第二協後面協助進攻。第三第四兩隊。在步隊第四協後面協助進攻。

九、本指揮官本日拂曉在劉家廟。

指揮官張景良

初六日拂曉。滿軍乘我軍未前進時。一由造紙廠。一由姑嫂樹。分兩路附機關槍多桿。亦向民軍攻擊。民軍各部隊已在劉家廟一帶佔領陣地。兩軍以火力相持。射擊極爲猛烈。民軍謝元愷令該標前進。其餘亦隨之前進。民軍新兵不善利用地形。被滿軍機關槍掃射。死傷頗衆。至午前十時。火力益形猛烈。空中子彈飛過之聲。如風捲木葉。民軍無機關槍。又無管退砲。民軍所用之山砲子彈。効力不大。滿軍管退砲効力甚著。兩軍在劉家廟與造紙廠相持。滿軍由溝口陸續向前增加兵力。約一鎮以上。火器又較民軍精銳。人數又相等。滿軍又係久練步隊。善利用地形。秩序較民軍整肅。而第一火綫布滿機關槍。民軍迭次前進。均受傷過重。是日兩軍相持一日。戰鬪最烈。但劉家廟附近地勢平坦。民軍傷亡極多。是日午后五時。滿軍用砲隊援助機關槍。由姑嫂樹向戴家山方面前進。向民

軍側擊。民軍步隊第四協協統張廷輔受傷。該協左翼傷亡太多。遂往後退。而與左翼接近之隊伍。見其後退。亦隨之後退。唯敢死隊在後督隊。不准退後。無如新兵過多。既退之後。秩序漸亂。不易指揮。在戰綫上極爲散漫。且協統受傷。其部下各級軍官亦難負責維持。戰至天晚。火力漸息。民軍各部隊陸續向大智門新停車場附近退却。佔領陣地宿營。滿軍卽前進佔領劉家廟附近一帶。

是晚各部隊將戰鬪情形報告軍政府。黎都督聞劉家廟復失。滿軍兵力逐次增加。民軍受此挫折。則士氣未免沮喪。加以張廷輔受傷。更受打擊。於是軍政府卽召集會議。茲將議決之事列左。

- 一、步隊第四協協統張廷輔受傷。以謝元愷代之。謝元愷之標統。以胡效騫代之。
- 二、派尙安邦率砲隊兩營往漢增援。
- 三、通電湖南江西兩省速急派精銳隊伍來鄂援應。
- 四、派工程營與敢死隊多攜帶工作器具到漢。幫同各部隊築設堅固保壘。
- 五、派游擊隊往黃孝擾敵後路。牽制其南下兵力。

- 六、電知上海民立報。速請黃興來鄂以資鎮懾。
- 七、漢口所有部隊。迅速整頓。明日必須固守原陣地。如有機可乘。則向敵前進逆襲。
- 八、多印白話數滿清罪惡。派間諜到滿軍中散發。以啟惕其軍心。
- 九、電請陝西出兵襲滿軍側面。
- 十、通電各省促其響應。

以上議決事件。同晚積極辦理。一面軍政府多派員往漢與各部接洽。務要協力固守。抵禦敵人。并云湖南江西不日派兵來援。一面軍政府又令漢口軍政分府購辦酒肉犒賞各部隊。又由都督傳知各部隊能戰耐勞。種種維持。不一而足。

是晚軍政府又以都督及大眾同志名義。函達吳祿貞王遇甲兩統制。謂漢人都是同胞。不宜自相殘殺。況兩君都是湖北人。以桑梓關係。更不可以同鄉父老之血。換一己富貴云云。後來吳祿貞被刺。王遇甲被黜。亦與此函有關。軍政府又以同志名義函知保定入伍生隊隊長蕭展舒。囑其以入伍生約二千名。擾害滿軍後路云云。

六、九月初七日 貴州光復

初七日午前七時。民軍在大智門新停車場一帶防禦。滿軍卽由劉家廟進攻。民軍極力抵禦。當時謝元愷卽通知各軍好爲掩護。一俟滿軍接近至二三百米達時。一齊衝出。協同以白刃相戰。至正午滿軍果漸漸與民軍接近。民軍亦不還擊。均在掩堡內藏匿。俟滿軍進至三百米達之地。大衆磨拳擦掌。齊以刺刀準備。而砲隊標統蔡德懋令各砲測準距離。連發排砲射擊。將滿軍擊死甚衆。旋謝元愷令吹衝鋒號。號音齊奏。民軍同時齊出一陣喝殺。聲振全鎮。於是兩軍接近肉薄。滿軍不支。卽向後退。民軍跟進追殺。奪獲滿軍機關槍步槍甚多。滿軍死傷甚衆。民軍追至劉家廟附近。滿軍後方預備隊又用機關槍猛擊。民軍死傷更多。遂又在劉家廟以南停止。民軍因所佔地勢不佳。又節節退至原陣地防禦。蓋初六初七兩日。民軍死傷約二千餘人。唯新兵及勇猛者居十之八九。當時旅漢各國僑商。亦甚敬佩民軍之勇敢善戰。故中外合作組織紅十字會。到戰地收屍。今漢口德國球場附近各烈士之塚。卽是役在此陣亡之官兵也。

是晚滿軍仍在劉家廟。民軍仍在大智門新停車場。各在原陣地宿營。

同時民軍在漢各部。各將戰時情形報告都督。都督復傳令嘉獎。又賞酒肉罐頭多件。

是日軍政府接得廣東胡漢民來電。謂同志等已於昨日將旗人鳳山炸死。全省光復云。蓋自武昌起義後。廣東黨人進行極急。陳炯明即在惠州起兵。收復陸路提督秦秉直之兵。洪兆麟等更聯合新軍及地方民團直取廣州。不旋踵而七十二行商所推舉之清督張鳴岐、龍濟光、李準等遂無所用其伎倆。漸次潛逃。廣東全省遂爲革命軍所有矣。同日又接得貴州來電。謂貴州全省業已光復。公舉楊柏舟、趙德全爲正副都督云云。當日楊柏舟爲貴州新軍教練官。趙德全爲新軍隊長。全省光復。清撫沈瑜慶逃。遂改諮議局爲軍政府。并組樞密部。舉郭子華、蔡衡武、任志清、張石麒、雷少峯、樂采臣、楊伯釗、周澍元、平少黃、陳柱臣等十人。公同辦事。并出示曉諭貴州全省。文曰：爲曉諭事。照得中國各省。近月以來。人民奮興。已次第宣告獨立。義師所至。秋毫無犯。保護公安。紳民歡迎。本省處西南之中心。自當應時而起。以增我漢族之光榮。合將宗旨禁令宣告如下。

一、宗旨 本省與各省人民同意。組成大漢聯邦民國。以達共和立憲之希望。

二、禁令 (甲) 保護官紳。不許傷害。(乙) 保護教堂教士。及游歷旅居外國人等。以慎

重邦交。(丙) 保護人民。不分黨派。(丁) 保護衙署局所學堂廟宇。及一切公地。(戊) 不

准奸淫賭博。燒殺搶擄。及強買強賣。(己)不准擅入民家。凡違犯以上各條禁令者。斬黎都督特將以上兩省光復電文佈告武漢地方。并傳知各部隊。一面轉告各省同志。又迭電南京安徽。迅即響應。出兵北伐。以挽狂瀾云云。

是日劉英帶京山團防民軍約二千人來省。軍政府當發槍枝。令季雨霖爲標統。劉英爲顧問。將團防民衆組織一標。爲援助隊。令季雨霖尅日編練完善。到漢應援。是日孫武面上之炸藥傷痕將愈。由張振武等至長清里劉燮卿家。促其至武昌軍政府。到軍務部長差。并與黎都督及一般同志接洽。談擴充兵力。恢復漢口事。

是晚又接宋教仁由上海來電。謂不日偕黃興來鄂。乞諸位同志努力前途云云。是日清廷革郵傳部盛宣懷職。以唐紹儀任之。

初八日午前六時。滿軍又用砲隊向民軍射擊。旋用機關槍步隊節節進攻。兩軍在相距千米達之處。彼此以步砲火力射擊。民軍仍欲滿軍接近。由衝鋒法撲滅之。唯滿軍終不敢接近。民軍武器不及滿軍精利。死傷較滿軍爲多。

旋滿軍用重砲運至戰地。向民軍砲隊猛射。民軍砲隊不能應射。蔡德懋即派人與謝元

愷商量。轉守爲攻。其意以爲與其徒令敵人以火力擊死。不如轉守爲攻。將敵人驅逐於三道橋以北之爲愈也。於是彼此與各部隊會商。決心進攻。成敗在此一舉。大眾亦表贊同。遂各準備。特派敢死隊持大令在後督率。如有退後者。斬。各部隊準備完好後。仍由謝元愷開始前進。蔡德懋亦預備前進。變換陣地。令砲隊援助步隊進攻。

是日午前十一時。各部隊約定前進。先由謝元愷督隊進攻。各部隊亦同時動作。滿軍已知民軍前進。遂密布機關槍。并將後面預備隊齊向前綫增加。向民軍猛擊。但民軍勇氣百倍。一往直前。進至與滿軍距離約五六百米達之地。滿軍畏謝元愷之忠勇無敵。擬向後退。滿軍之長官王占元、陳光遠、鮑貴卿等。在後督率。不准退後。滿軍遂不敢退。卽以機關槍與重砲向民軍猛擊。

少頃。蔡德懋令砲隊前進。變換陣地。目標顯明。滿軍用砲隊向蔡德懋砲隊注射。蔡德懋正令停止。布置放列。滿軍砲火齊射。砲彈如雨。民軍砲隊死傷太重。蔡德懋陣亡。

謝元愷攻至距敵甚近。已在敵火之下。碍難停止。於是命隊伍前進。各部隊見敵火猛烈。欲設計避之。而謝元愷每每奮不顧身。命號兵吹衝鋒號。謝元愷拔指揮刀向前躍進。滿

軍卽以機關槍向謝元愷注射。謝元愷亦陣亡。大衆見謝元愷陣亡。卽不敢前進。遂停止。而滿軍以機關槍向民軍掃射。距離甚近。射擊有效。少頃。何錫藩受傷。敢死隊長馬榮及工程隊長李忠孝等。亦均同時陣亡。大衆見開國名將多數陣亡。士氣未免沮喪。遂含哀向後退却。退至歆生路劉家花園一帶停止。滿軍跟隨前進。到大智門附近佔領陣地。是時已午後五時也。民軍卽在歆生路一帶重整隊伍。是晚卽在該處一帶利用隄防。以戰鬥隊形徹夜。

是晚甘績熙卽回軍政府報告戰鬥情形。謂謝元愷、蔡德懋、李忠孝、馬榮諸將校。同時陣亡。何錫藩受傷。以及軍隊退至歆生路各種情況。軍政府一般同志聞之不覺淚下。極爲憤激。黎都督則甚爲惶恐。謂此日之戰。何至死傷許多將校。漢口無人維持。恐難保守。遂召集軍事緊急會議。一面令張景良維持各部隊秩序。無如張景良素性疎忽。更因敗退。心氣俱灰。不知隱於何所。復由軍政分府派人在後城馬路將張景良尋着。又見第八鎮正參謀官劉錫祺在場。同志甚爲疑惑。於是卽請張景良、劉錫祺二人到軍政分府。劉錫祺不肯行。大衆強制執之。張景良與劉錫祺遂至軍政分府。詹大悲問劉錫祺曰。你由何

處來。劉答曰。由湖南來。詹又問曰。往湖南何爲。劉答曰。往湖南辦公事。詹云。今既回鄂。爲何不到軍政府投到。劉曰。我是滿清官員。如何要在軍政府投到。詹云。你現在還不投降。廢。劉云。萬不能投降。詹云。你既不歸順。你就是漢奸。劉云。我是漢奸。你們還是土匪呢。於是詹大悲。飭人將劉錫祺監禁後。又問張景良曰。你既是漢口民軍指揮官。爲何不照料隊伍。張景良答曰。各部隊不受指揮。我亦無法照料。詹云。你既無法照料。就應向軍政府辭職。張云。我從此不幹。又云。各部隊如聽我指揮。我真要切實辦理。早已攻過武勝關了。詹云。既如你說。豈不是故意爲壞。亦將張景良看管。一面將劉錫祺張景良二人所說之詞。報告都督。黎亦未置可否。後來漢口同志節節敗退。詹卽將該二人正法。

是晚軍政府因張景良既被看管。遂命姜明經照料漢口軍隊。姜稱病不敢去。於是漢口防務暫令各部隊自行維持現狀。同時軍政府召集會議之中。大眾知民軍武器不及滿軍。既無機關槍。又無管退砲。雖受挫折。非戰之罪。但此時無人維持。恐無以復振。頗爲束手。於是。有主張到日本購辦軍火者。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主張請援者。又有主張擴充軍隊者。衆論紛紛。都非救急之法。不得已暫定維持現狀。一面電知湖南江西從

第一軍總統馮永

此次匪黨孽亂官軍連日大勝匪心業已渙散誠恐被脅良民更有逃竄匪黨各府州縣軍民武漢勢已孤立亂黨互相殘殺告爾商民人等官軍平定匪亂聞匪派出軍隊如果投順來降

貽害閭閻不淺克復在指顧間棄械四處逃免玉石俱焚可憐到處煽惑謠言不可輕聽生變匪首聞已自斃天心於此可見各安生業勿遷家家重見青天在外孤立無援餉項設法補還

此馮國璋統兵攻漢口之告示。

漢兒盡作胡兒語。爭向城頭罵

漢人。

速派兵來援

清廷此時大事已去。然猶操縱漢人作奸自殺。授袁世凱湖廣總督爲欽差大臣。以馮國璋總統第一軍。段祺瑞總統第二軍。均歸袁世凱節制調遣。召蔭昌回北京。

初九日晨。黎都督派吳兆麟、蔡濟民渡江視察情形。指導防禦事宜。并囑吳曰：現在軍政府乏人辦事。千萬不可向前。致受危險等語。吳、蔡二人卽帶同軍務部參謀部職員數人。同往漢口。到歆生路。察視地形。卽將各部隊防禦陣地分爲五區。以熊秉坤、胡效騫、甘績熙、楊傳連、伍正林五員爲各陣地防禦區長。又令尙安邦將砲隊編成。在歆生路隄防後。布置放列。又令敢死隊分爲五隊。在各防禦區後面督率。又令工程營附屬砲隊。趕築掩堡。又令林翼之一標爲預備隊。吳兆麟將以上各部隊指示後。卽囑蔡濟民、楊璽章、王安瀾、周定原數人。分途在各地段監督防禦。但歆生路一帶。前面房屋樹林最多。滿軍恐有埋伏。不敢前進。於是派偵探嚴密搜索。民軍則在民房後派兵藏匿。一俟滿軍接近。卽用槍擊之。或俘虜。以致敵軍搜索困難。

是日正午。滿軍以威力搜索。向歆生路一帶沿樹林房屋射擊。民軍均不還擊。滿軍遂漸

漸前進。午后約二時。滿軍行至隄防前面。在民軍防禦有效力界內。民軍步砲隊猛力齊發。滿軍因無遮蔽。旋向後退。民軍右翼防禦隊伍。由房屋內喝殺。滿軍不明真相。旋即退却到原地停止。

是日兩軍戰鬥不甚猛烈。各在原佔陣地宿營。是晚吳兆麟即將視察後處置情形報告都督。并請速派指揮官負漢口防禦責任。當召集會議。頗難得人。於是暫以宋錫全往漢口照料。維持現狀。

同日南京學生隊八十餘人由南京同志介紹抵漢。寓於武漢陸路稽查長劉玉堂所開之新大方棧。隨船來者有南京派來之四偵探。一係張人俊所派。一係鐵良所派。一係張勳所派。一係樂德安所派。學生隊全體對該四偵探特別注意。該四人亦住新大方棧。於是學生隊全體要求劉玉堂辦此四人。適內中張勳所派之一探。在大方棧門前。遇黨人吳小韓。吳小韓於武昌起義前。曾投入南京張勳部下。與該偵探熟識。該探亦不知吳小韓係黨人。遂告以張勳派其來漢之任務。吳小韓更向劉玉堂證明該同來之四人。實爲漢奸。劉玉堂決意捕之。即商之吳醒漢。由四官殿派兵二十人。合劉部百餘人。以警局稽

查旅館爲名。先埋伏便衣兵士於前後左右。請四探至客廳盤問。因該四人各帶手槍。恐其拒捕傷人。故用誘捕之法。由劉玉堂吹口笛爲號。伏兵齊出。遂將四偵探擒獲。比解至江漢關軍政分府。詳爲審訊。有人主張將此四人押解武昌軍政府訊辦者。但漢口總商會會長王琴甫極熱心贊助革命。最恨爲滿清出力之漢奸。跪請劉玉堂迅辦。是晚卽由劉玉堂監斬。將南京派來之四偵探正法。而南京清吏之耳目因而不靈。是日接蔡鍔自雲南來電。謂該省騰越廳已爲張文光光復。

同晚又接上海民立報來電。謂黃興宋教仁準於初十日到鄂。

軍政府接得以上電報。一般同志極爲歡喜。謂黃興一來。必有一番振作之策。

是晚又接湖南來電。云已派王隆中、甘興典各率步兵一協來鄂援應。軍政府甚表歡迎。卽去電催促。問起程與否。如未起程。請速開拔。湖北子彈槍枝極爲充足。卽徒手兵來亦無妨也。

同時黎都督卽傳知各部隊。務耐苦堅守。又云湖南援軍不日來漢。黃興亦準於明日蒞止。漢口一隅。不難指日恢復。

七、九月初十日 黃興、宋教仁等抵鄂

初十日午前九時。黃興、宋教仁、田桐、李書城等。自滬來武昌。軍政府派軍樂隊及一般同志到漢陽門江岸歡迎。卽至軍政府。經過武昌城內。沿街市面百姓。均放鞭爲禮。旋武漢三鎮都已知之。以爲黃興是革命首領。必是非常之人。料漢口稍失之地。不難奪回。勿論老幼男女。對於黃興之希望。莫不額手致敬。

黃興到都督府與黎元洪相見時。黎極歡迎。二人握手後。旋卽談漢口日來戰爭情形。黎請黃興主持。黃亦不辭。以天下爲己任。黃興卽欲往漢口一視。於是黎都督卽派吳兆麟、楊璽章、蔡濟民、徐達明四員。偕黃興赴漢口。抵漢時。卽視察戰綫情形。滿軍仍與民軍在歆生路附近以砲火戰鬥。彼此皆未前進。各在原佔陣地相持。黃興見各部隊按段防禦。復返武昌與黎都督商議妥當。再行來漢設法進行。

午后三時許。黃興轉回武昌與黎議事。大衆均向黎都督云。黃興素來好戰。且善戰。請軍政府任以全軍總司令。黎極贊成。卽由大衆開會公推黃興爲總司令。所有湖北軍隊及各省援軍。均歸其節制調遣。又謂漢口危急。仍請黃興於本晚往漢督率。

是日軍政府接得袁世凱屬下劉承恩來函云。袁世凱經已出山。請民軍和平了結云云。
（案袁世凱等甘心作賊。擁戴異族。不自知其無恥至此極也。）原函如下。

劉承恩來函

宋卿仁兄大人鑒。下疊寄兩函。未邀示覆。不識可達典籤否。頃奉項城宮保諭開。刻下朝廷有旨。（一）下罪己之詔。（二）實行立憲。（三）赦開黨禁。（四）皇族不問國政等因。似此則國政尙可有挽回振興之期也。遵卽轉達台端。務宜設法和平了結。早息一日兵事。地方百姓早安靜一日。否則勢必兵連禍結。勝負未見。則不但塗毒生靈。糜費巨款。迨至日久息事。則我國已成不可收拾之國矣。况兵者漢人。受蹂躪者亦漢人。反正均我漢人吃苦也。弟早見政治日非。遂有終老林下之想。今因項城出山。以勸撫爲然。政府亦有悔禍之意。卽此情理。亦未嘗非閣下及諸英雄能出此種善道之功也。依弟愚見。不如趁此機會。暫且和平了結。且看政府行爲如何。可則竭力整頓。否則再行設策以謀之。未爲不可。果以弟見爲是。或另有要求之處。弟卽行轉達項城宮保。再上達辦理。至諸公皆大才。懷槃不獨不咎既往。尙可重用相助辦理朝政也。且項城之爲人。

誠信。閣下亦必素所深知。此次更不至失信於諸公也。并聞朝廷有旨。諒日內即行送。到麾下。弟有關桑梓。又素承不棄。用敢不揣冒昧。進言請教。務乞示覆。即交原人携下。爲禱。敬請勛安。諸希愛照不具。鄉愚弟劉承恩再拜。九月初八日。

上函純屬漢奸認賊作父之詞。黎都督問大衆應如何答覆。一般同志均主張置之不理。是晚江西來電。謂海軍業已歸順。現皆集合九江。不日派兵一協。由馮嗣鴻帶領。用海軍運鄂援應。軍政府軍接得湖南江西派兵援助之電。聲勢復大振。大衆更爲欣慰。謂不日有海陸軍來援。漢口不難恢復。

同時一般同志。復將以上情形分途向各處宣傳。又謂黃興善戰。在廣東革命時。每於槍林彈雨中。履險如夷。真是諸葛亮復生云云。

是晚黎都督一面將以上各情通電各省。一面發出佈告。并通令各軍隊咸知。一時武漢軍民羣相慶賀。是晚滿軍在漢口偵察民軍陣地。并知謝元愷、蔡德懋等陣亡消息。因滿軍自入寇漢口以來。最畏謝元愷、蔡德懋、馬榮、方興、徐少斌等。既知民軍良將陣亡。自不及以前之整肅勇敢。故趁民軍援應未到之時。繼續進攻。將漢口完全佔領。再謀攻武昌。

一面滿軍照會駐漢各外國領事。謂漢口障礙甚多。進攻困難。擬將全鎮房屋燒毀。以便施行攻擊。倘有侵害外人財產之處。清國政府願賠償損失等語。各領事接得照會。極爲反對。輿論大譁。謂各國已嚴守中立。關於租界附近。不得侵犯。并云民軍起義後。始終保護中外人民之生命財產。真是文明仁義之師。惟滿政府至今仍是野蠻。不顧輿論。無怪中國各省皆與之反對。

是晚黃興偕楊璽章查光佛蔡濟民徐達明等渡江。在漢口滿春茶園設總司令部辦公處。即檢查在漢口所有隊伍。茲將所檢查之軍隊開列於后。

一、步隊第二協。兵額約兩千人。

標統胡效騫。

標統劉廷福。

協統何錫藩。傷。以羅洪升代。

標統姚金鏞。病。以劉廷福代。

二、步隊第四協第七標。兵額約一千人。

協統張廷輔傷。

協統胡廷佐。

三、步隊第五協兵額約兩千餘人。

協統熊秉坤。

標統杜武庫。

標統伍正林。督隊官方漢農。

四、步隊第一協林翼之一標。

五、馬隊一營。管帶黃冠羣。

六、砲隊約一標。

標統尙安邦。

七、工程隊一營。管帶李占魁。

八、敢死隊約二大隊。

隊長方興。

隊長楊金龍。

九、季雨霖之團防兵一千餘名。

據檢查以上各隊人數。第四協欠第八標。林翼之一標只有百餘人。一面黃興通知黎都督。一面問林翼之。林云。兵士係在漢口附近招募。夜間各潛歸家。此係最危險之事。黃興問曰。何不嚴辦。林無言可答。

又黎都督接得黃興通知。即派人問第八標。無如該標統楊某未奉命令。擅將隊伍帶回武昌。自己在家辦理喜事。於是孫武張振武等派人將楊標統請至都督府開軍法會議。即將楊某斬首示衆。并傳知各部隊。

是晚黃興在漢口檢查軍隊完畢。即發如左之命令。

總司令命令

九月初十日午後九時
於漢口滿春茶園發

一、滿軍仍佔領大智門新停車場附近。

我湘軍已有步兵兩協業已出發。不日來鄂援助。

二、本軍今晚擬在原佔領陣地。以戰鬪隊形過夜。

三、步隊第二協警戒綫。右翼由歆生路後城馬路起。左翼至查家墩以東火車站之隄防一帶。

四、步隊第五協警戒綫。右翼與步第二協連絡。左翼至玉帶門一帶。

五、其餘各隊之集合地如左。

步第七標在滿春以北空地。

馬隊一營在滿春西端。

砲隊一標在滿春西北端附近。

工程一營在滿春北端附近。

敢死隊二隊防禦滿春本司令部。

六、步隊第一標及季雨霖標警戒漢口市街各要地。

七、各隊給養。用軍政分府預備之糧秣。

八、本總司令在滿春茶園。

總司令黃興

注意、今夜口號 復漢。

是日黃興匆匆到武昌。旋即視察漢口。復轉武昌。又往漢口檢查軍隊。各部隊皆已知黃總司令矣。如果以現狀設法整頓。利用隄防。依托市街。專事防禦。以待湘軍來援。則漢口或不至於即失。無如其性情過急。不知敵情。欲取攻勢。致令當時各隊互有責言。謂黃興虛有其名。對於軍事是門外漢。太不謹慎。恐不利於民軍。大眾又不敢明言。只有對付而已。

是日山西太原被革命軍所得。

八、九月十一日 山西雲南光復

十一日晨。黃興即往前綫察看情形。擬向滿軍施行攻擊。正與楊璽章等商議。選定進攻地點。準備下攻擊命令。而滿軍已於午前六時由王家墩向民軍攻擊。砲火機關槍均極猛烈。民軍利用隄防固守。滿軍漸漸接近。火力愈猛。民軍亦令預備隊向第一綫增加。黃興率敢死隊督陣。不准後退。有退者即用刀斬決。民軍即利用隄防竭力抵禦。滿軍不敢接近。恐與民軍衝突。

午前十時許。滿軍藉歆生路附近房屋掩護。多用機關槍。漸漸與民軍右翼接近。用機關槍猛射。民軍受傷過重。卽向後退却。滿軍卽乘機前進放火。將歆生路房屋焚燒。加以砲火亂射。使民軍不能依托房屋掩護。於是民軍右翼隊伍節節後退。而民軍正面及左翼隊伍。見右翼火起。友軍退却。亦藉抬傷兵往後陸續退却。黃興在後阻止。并手刃數人。於是兵士等卽往兩翼潛退。俾免黃興阻之。

至午後二時。民軍前綫隊伍人數漸漸減少。黃興無法維持。遂下命令使各部隊退却至玉帶門一帶防禦。滿軍則節節縱火燒民間房屋。燒一段則進一段。

午後五時許。民軍漸漸後退。抵玉帶門一帶。利用後隄停止佔領陣地防禦。黃興卽氣不能平。遂云漢口各部隊均已打散。士氣沮喪。萬難復用。且各部隊軍官亦無指揮能力。漢口似不能保。擬固守漢陽。速請湘軍來援。再圖恢復。主意已定。一面令各隊在玉帶門一帶防禦。一面通知黎都督火速催湘軍應援。黎都督又聞漢口軍隊後退。滿軍縱火燒屋。甚形惶恐。以爲漢口不幾日卽成焦土。乃一面照會各領事警告滿軍。止其縱火。致令百姓遭劫。復一面飭船政局準備小火輪多隻。開往上游。迅速接湘軍來鄂援助。

是晚又接黃興通知。謂漢口各戰鬪部隊。除傷亡外。查現有人數共計不及五千名。實無戰鬪力也。暫維現狀。擬固守漢陽待援等情。

軍政府接得以上情形。卽召集軍事緊急會議。茲將是晚議決之事如下。

一、除派輪船迎接湘軍外。再電江西派兵偕同海軍來鄂援助。

二、漢口各隊。仍竭力固守。使敵遲滯前進。以待援軍之來。

三、武昌漢陽宜嚴密警戒。不可稍事疎忽。倘有疎虞。決以軍法從事。

四、所有戰鬪隊伍。損傷缺額。一律補足。唯受傷長官或派人代理。或另委人。看情形酌定。

五、湖北軍隊以五協之衆。加以特種軍隊。防禦武漢。其兵力亦不爲少。各協宜趕練補充兵一團。以資補充。

六、通電各省。數清軍在漢口縱火延燒市街民房之罪惡。

七、漢陽武昌附近。加築極堅固之防禦工事。

八、仍電請響應各省。迅速出兵。合攻清軍。使其各方不能兼顧。

以上會議規定之件。當卽分途進行。一面派輪船到襄河內一帶停泊。以便接濟漢口部隊。一面通知黃興。令漢口部隊固守原地以待援軍。

是日孫武、張振武、蔣翊武等。因黃興既來。而湘軍又來援。以爲大事成功。各欲擴充實力。於是又擴充步兵兩協。及先鋒隊一協。以鄧玉麟、羅洪升、王國棟爲協統。又設一軍令部。以杜錫鈞爲長。更設特種隊伍。各人暗中膨脹勢力。名目繁多。不必贅述。免眩人耳目。實於戰事無關也。

總之。湖北當時大敵在前。理應擴充軍隊。以應戰鬪。無如未有軍官。徒以新兵應戰。形同烏合。愈多愈難指揮。且急時所招。良莠不齊。殊多危害。遇敵則潰敗。遇民則騷擾。見長官則表功。種種怪象。不一而足。設非當時軍政府一般純潔愛國同志竭力維持。恐早已瓦解也。爭權奪利。同室操戈。最犯兵家之忌。特略述之。以爲殷鑑。（後來孫武、蔣翊武屢起爭端。各人部下皆以爭奪爲事。大事幾敗於垂成也。）

是晚漢口民軍右翼是市街。正面與左翼前面。都係開豁地。清軍在市街縱火。共計火頭六處。人民呼救之聲。慘不忍聞。當時漢口商家。紛紛顧船搬遷。或往租界移動。滿軍藉縱

火之際。到街市搶掠。被民軍巡查街市軍隊及百姓相助。捕殺甚衆。是晚軍政府下令飭漢口軍政分府。將一切子彈糧秣。派輸送隊搬至漢陽。以免燒毀或資敵用。而軍政分府無人負責。遂將該分府存儲軍需物品。亦焚燒殆盡。其損失甚鉅。是晚民軍與清軍在漢口。因火頭相隔。彼此對峙。距離頗遠。清軍時以砲火向武昌漢陽兩處射擊。該兩處各機關人員惶恐異常。到處躲避。而清軍復利用間諜。揚言是晚襲擊武昌漢陽。於是民軍竭力設法警戒。

是晚又接山西太原來電。謂該省巡撫陸鍾琦父子。被革命軍擊死。協統姚宏發逃。公推協統閻錫山爲都督云。

軍政府接得此電。極爲欣慰。卽復賀電。并請與陝西同時出兵。截斷清軍後路。使其首尾不能相顧。一面又以山陝獨立。并出兵襲京漢路之情況。多印白話傳單。派間諜赴京漢路各站散發。

是日雲南省城爲革命軍所得。公推新軍協統蔡鍔爲都督。清總督李經羲逃。茲將孫種因所錄之重九戰記。曹之麟所述之騰越光復紀略附之。

重九戰記

辛亥六七月之交。蜀路風潮作。滇中軍界躍然欲試。八月十九日。武昌義軍起。陸軍各高級幹部。或在羅佩金家。或在唐繼堯宅。羣聚密議。風聲日緊。消息外傳。清總督李經羲。秘商靳雲鵬、鍾麟同、王振畿、唐爾錕等。欲出羅佩金、李根源於外。命羅赴安南接運軍械。李赴滇西平張文光。先是四五月間。七府礦產。及英兵入片馬事。陸軍小學堂總辦李烈鈞。暗鼓風潮。設體育總校。李督知之。委烈鈞北洋觀球員。令即日去滇。並擬懲辦李鴻祥、謝汝翼。李鴻祥所帶之兵。歸併他營。出隨昭通。使鴻祥為光頭管帶。限期十一日照辦。汝翼則為鍾麟同呈請撤差。又命唐爾錕、劉顯治、由黔募兵。未及實行。而重陽之獨立旗。竟高插於五華山頂。猗歟盛哉。是役也。定議分爲兩路。蔡鍔率步隊第七十四標。砲隊第十九標。機關鎗第十九營。其幹部軍官。步隊第七十四標統帶羅佩金。管帶唐繼堯、劉存厚、雷飈。砲隊第十九標統帶韓建鐸。管帶謝汝翼、庾恩賜、劉雲峯。機關鎗營管帶李鳳樓等。李根源率步隊第七十三標。其幹部軍官。李鴻祥、劉祖武、張開儒等。分定任務。根源之軍。占領軍械局、五華山、圓通山、藩使署、鹽道署、財政局、提學司署、機器局、龍元局、電報局、大清銀行等。鏢所率之佩金軍。占領總督署、交涉司署、臬司署、糧道署、糧餉局等。砲隊之謝汝翼。占領南門、大東門、庾恩賜。占領大小西門、劉雲峯。占領小東門。講武堂

監督沈汪度與教官顧品珍、張子貞等率領該堂學生及陸軍小學生、測繪學生並體育校生開各城門居間援助。約定初九日夜間三時起兵。乃北較場之步隊第七十三標第三營管帶李鴻祥。是晚八時分發子彈。爲反對隊官唐元良所覺。該營排長黃毓英等開鎗擊斃之。鎗聲隆隆。事遂不可遏止。適李根源已到。吹集合號。第三營全部出。第二營管帶齊世傑逃。隊官馬爲麟率其營兵出。俱集合於練兵場。該標統帶丁錦。雲新劉增祐受重創。根源命王秉鈞撲標本部。丁錦逃。第一營鎗聲尙不絕。兵有懼心。避走壕塹中。根源命焚標本部以絕其望。誓必死。率全軍出。至蓮花池。宣示宗旨。時九時半。約期未至。講武堂生未來開城。黃毓英、蔣光亮、楊秀林、董鴻勳、盧燾等率五十餘人。搭人梯越城。擊散守城兵。開門。兵遂入。根源聚隊分派占領各處兵員。自與鴻祥祖武率隊攻軍械局。至八省會館。收降巡防隊第四營。抵軍械局。說守軍使降。內佯諾。暗置機關鎗。出根源軍不意。開槍猛擊。死十餘人。根源下令猛攻。焚局門。穿地道。是時提學司署及虹溪試館火起。蓋借是爲號。使烏家壩各軍知之。速拔隊入城也。根源軍方至軍

械局統制鍾麟同總參議靳雲鵬協統王振畿等率輜重營陸軍警察隊機關鎗一隊占領五華山之武侯祠勞公祠以機關槍由後夾擊李軍死數十人覆屍枕藉排長文鴻揆登梯彈貫腦死勢極危殆幸兩級師範學堂有董鴻勳馬爲麟死守射擊鍾軍側面李軍終得不放棄軍械局時已夜十二時矣先是九時蔡鏗等集於烏家壩尙從容計劃攻擊方略忽接督署及鎮司令部電話謂北較場兵變火起速率隊入援云云鏗等知北較場已開始動作遂由佩金集合步隊汝翼集合砲隊宣布反正大義整隊入城途中又見學署火起并接報告謂李軍入城軍械局未下蔡軍急趨入就原議計劃布署定時已夜二時佩金以李軍兵單派雷颺一營往助命唐繼堯率該營猛撲督署署內有機關槍八挺衛隊五六百人力戰二時許死傷三十餘人不能前進時雷颺占領江南會館一帶砲標占領各城已畢天將曙砲隊開始射擊彈中督轅圍竿斷兩截又中李經羲臥室樑折屋傾經羲已先逃匿於蕭巡捕家

李之眷屬。夜間十時。出匿於審儼陸那純家。楊福璋云。是晚福璋在經羲側。當北較

場火起時。報稱爲首起事係李根源。經羲云。李根源我待他不薄。想不至如此。且他剛纔見了我下去。移時又接報告云。蔡鏗。羅佩金。率兵入城。與李根源合。經羲曰。蔡鏗我曾以心腹寄之。決不至此。夜深。經羲連次命人請靳參議。回報云。已不知下落。經羲倚椅長歎。

謂福璋曰。再研究。再研究。卽是李根源蔡鏗羅佩金等造反。必不害我。夜三時。鎗聲益急。署內秩序大亂。人聲鼎沸。經羲命福璋出。福璋途出。未幾經羲亦由後門出。云云。此福璋在軍政部談者。是時巡防隊第二營

據守圓通山。雷颺、何鵬翔與之鏖戰數時。死傷甚衆。敵軍不支。敗降。颺集全力助攻軍械局。鏢命謝汝翼率砲隊至。轟墻垣多處。終無效。用地雷爆炸之。破墻一口。汝翼率士卒舞刀由缺口入。殺守軍三十餘人。李謝雷軍死傷廿餘人。軍械局遂得手。時十一時也。移攻鍾麟同軍。鍾頑強抵抗。兩軍死亡甚多。李鳳樓率機關槍六挺來援。火力增猛。鍾負傷。軍醫局兵負之走。武侯祠破。五華山遂下。鍾至南城被擒。磔死。人謂麟同有丈夫氣概。可敬也。靳雲鵬於夜間三時左手負傷。去鍾潛逃。僞爲輿夫。肩空轎出城。十一日晨。乘滇越火車走越南。王振畿左腿受創。逃。爲張開儒擒獲。解司令部。時楊集祥亦誘至。講武堂生彭肇康、范石生、叢槍擊殺之。愚與郭燦、黃彝在座。見殺人血光。此爲第一次。王朋比枉利。傾軋善類。死時太無氣骨。抱郭燦兩腿跪哭。求活命。楊居心險很。貪詐之尤。素爲良弼密探。均以反對革命爲能事。今正刑誅。人心稱快。靳窮凶極惡。較王尤甚。致稽顯戮。不能不歸咎於當事之疏於盤查也。靳至海防來。苦致孫少元。託看顧其愛妾。請資送北還。於彼之恩。當可。業師鍾麟同。至友王振畿。及其部下健兒。均無一語道及。愛妾北早名妓。王振畿買贖靳者。在滇受書於孫妻清

如之門。故與之相託。

猶未下。子彈將罄。軍械局破。得補充彈藥。督隊猛擊。於午後一時半。攻破入之。經義衛

隊降。全城大定。設司令部於江南會館。蔡李在焉。下令整理軍隊。清查傷亡官兵。七十四標仍由佩金管理。擔任全城警備。砲隊由建鐸管理。七十三標由李鴻祥管

理。該標一營管帶任張開儒。二營管帶任馬為麟。三營管帶任劉祖武。軍械局由謝汝翼沈汪度守管。糧餉局委黃彝經理。出示安民。宣布獨立。各種告示。皆孫種因一人所擬。殊嫌草率。照會英法

駐滇外交官。招安輜重。陸軍警察。巡防隊。並各標等逃散之兵卒。分派保管各衙署公

款案件。邀政商界要人。及地方重紳會議。午後七時。突有軍隊譁變。滿城鎗聲。徹夜不

息。十一日午前八時方止。是時鏢在總督署。懸大旗。稱正司令部。根源在五華山。兩級

師範學堂。稱軍司令部。午後一時。根源尋獲鏢。請鏢往五華山。取銷督署之正司令部。

設大漢軍政府於兩級師範學堂。初十日晨七時。戰鬪正酣。根源招孫種因與黃彝至職線。草擬告示。竟日在江南會館。筆不停揮。天將暮。忽警報云。巡防營兵變。張毅勾結七十三標第一營為

亂。(此事確否今尚未得真像。)少頃。根源率敢軍官倉皇出。未片刻。鏢與殷承嶽。唐繼堯。亦乘馬出。留劉祖武守之。未幾。四圍鎗聲大作。砲聲機關鎗聲亦起。孫不得已。逃去。僅有機關鎗排長華封歌。率兵士數十人。機關鎗四挺。固守館門。孫在寓終夜繞屋。仍

徨未寢。不知蔡、李、羅等。究在何處。兵變情形如何。十一日午前十二時。乃悉鏢在總督署。根源與汝翼守軍械局。是日馬標

統帶田書年。斬雲鵬私人。尚未反正。該標教練官黃毓成。與其部下軍官趙寶賢、尹盛德等結

合逐走之。令率隊入城。工程營管帶韓鳳樓。亦率隊自乾海子來。晚間九時。鎗聲又起。

軍政府彈落如雨。窗櫺俱碎。延數時之久。藩司世增。是日午間破獲。伏地哀求。當事憐之。遂將武堂暫行看管。夜間兵變。謠傳關係李經羲。講武堂生恐世為患。鎗殺之。世滿洲人。

無能。十二日。正法叛兵。及搶劫民財之亂兵十餘人。收繳槍彈。開拔各隊出城歸營。議

出兵西南兩路。

又議準備出師四川兩粵。

於是城中始得寧靜。十三日，組織各機關成，辦理軍民各政。

漸有頭緒。

開放城門。任人自由出入。令各學堂一律短期開課。禁止各處招募兵勇。是日午間。紛傳蒙自道銀心漢兵抵宜。前隊已至烏家。各高級軍官。悉出城布署。未幾。察悉徐鐵路巡防隊來歸。非南防兵。出示赦宥官吏。願回籍者。准其領護領回籍。免滇蜀騰越鐵路之隨糧認股。雲南革命。蒙歸功於楊振鴻倡始之力。本日發布布告。旌表振鴻功烈。詔曰。忠毅。家族卹金三千元。並發布告旌卹陣亡各烈士。先是騰越有商人張文光。

陸防軍官彭夔、陳雲龍、李學詩等。於九月初六日起義騰越。兵徇永昌龍陵等郡。電至

省。復電任文光騰越鎮。兼統領騰永各軍。彭夔為永昌督帶。臨安則於十一日有部隊

第七十五標教練官趙復祥。聯合臨紳朱朝瑛。逐其標統。舉兵響應。蒙自關道龔心湛

令南防督帶孔繁琴與趙戰。復祥禦之。血戰一日。擊走其眾。生斬繁琴。龔懼。與臨沉鎮

孔慶塘逃。是時雲南鐵路公司股款。由湖北運至蒙自。龔竊用十餘萬。分散地方兵匪。臨逃時。令其部下員司、兵丁、衙役、任意取攜。銀係元寶五十兩一錠。一人拿二錠。或三錠。重量已不可支。軍裝局之槍彈。亦自由分散。有人領取者。無論人

民或土匪。盡數發給。又募回勇數營。故蒙自喪失公款槍械。為數至夥。蒙自遂為復祥占領。省電任復祥南防陸軍統領。朱朝瑛為臨

沉鎮總兵。李曰垓為蒙自關道。大理步隊第三十八協統領。曲同豐接省電。與大理提

督李福興、鄉紳前四川臬司趙藩。議決反正。電省響應。覆電任同豐迤西統領。准添募

一標。同榆標成一協。任藩迤西安撫使。兼騰越關道。致藩電極謙恭。鈔承瓚等稱學生

根源稱受業。開化接省電。各界均表歡迎。總兵夏文炳、知府石鼎熙。意存觀望。以龔心

八 九月十一日 山西雲南光復

一八九

進行動爲進退。巡防管帶余樹松、哨官吳鎮南等。以夏久不樹旗。遂起兵逐夏。圍攻鎮府兩署。石自縊死。夏恃同鄉兵勇力。戰一日夜。余樹松敗走。吳鎮南死之。兵士死傷二百餘人。居民死傷無算。逾二日。龔逃。夏插旗。電省反正。當事不究既往。仍任爲開化鎮。鶴麗鎮張繼良。張安徽人。相鄰極惡。招撫納賄。前在四川。劣跡極多。李經羲表弟。靳雲鵬私黨。在鶴麗劍招兵。由省領獲新式槍二千支。運至祿豐。光復次日。派劉法坤率兵一隊。往途中截回。電撤張繼良。委新卸總兵周彪署理。昭通鎮蘇掄元。普洱鎮馬文仲。迤南道方宏綸。方浙江人。貪汙險詐。官囊最富。及各府廳州縣。暨各屬自治公所。均紛紛來電反正。富民縣知縣。竟以黃箋紙。繕成表文。勸進大位。又有作奏摺有。投効文及條陳。三四日間。計收三百餘件。初十二三日。西南兩防情形未悉。命張開儒率一軍。急趨楚雄。聽後命開儒兵行二日。曲同豐趙藩等電來。開儒住祿豐數日。回省。羅佩金爲南征總統官。率一混成旅。討龔心湛。至通海。龔逃。巡閱蒙自。個舊等處。未幾旋師。城中官吏首先歸誠者。巡警道郭燦。郭來。大聲曰。我已主革命云云。郭四川人。次臬司楊福璋。於大東門外臬司書宅家搜獲。係至軍政府。根源以福璋尙不失爲前清好官。禮遇之。并畀以民政勸業道袁玉錫。鹽法道毛玉麟。玉麟江西人。居官廉正。兵入鹽署。墜井求死。爲軍官鄧泰中救免。雲南府周沆。光復之夜。兵入府署。沆逃牆逃。跌入糞廁。幾淹死。審判廳丞王耒。王浙江人。官氣極重。聲名亦劣。人多欲殺之。次日逃去。檢察廳長張一鵬。實任大理提督劉銳恆等數十

人。楚雄府學謙。廣南府桂履。順寧府琦璠等。皆滿洲人。當事以電保護。照舊任職。迤東道魏家驊。蔡李深佩其學行。強之出。不應。護送之。

回籍。有工程營正日李維藩等。劫家驊寓。其事知。置該正日等於法。交涉司夏偕復。糧道曾廣銓。匿法領事署。借其力逃安南。

提學司葉爾愷。媚上凌下。摧殘學界。與地方結怨最深。爲講武堂生捕獲。羣欲致之死。

李根源終保全之人。多謂其過於姑息云。又唐爾銀、張毅、周沈、劉顯治、熊范輿、耿葆奎、成擬殺之。以快人心。乃張、劉、熊則爲館保護。唐、周、耿則爲根源保護。且俱擔任要職。

殊未解也。鄒馨德、葉如桐、江蘊深、李訓諒、謝字俊等。皆滇吏中貪酷之尤。當事均保護不殺。尤所不解。經羲長子李國筠。人稱小總督。機詐異常。並熊范輿。同爲巡察者。

於陸宅床下搜獲。解至軍政府。次日經羲由諮議局來書致蔡李。以三事相約。一、可殺

不可辱。二、保護其眷口回籍。三、亦願爲之盡力辦事。次日蔡鏗、李根源、與諮議局議長

張惟聰、段宇清等往見之。時三人跪地抱頭大哭。乃入居諮議局。步行過市。鏗參左手

根源參右手。經羲面上淚痕未乾。人民觀者如堵。居數日。請去滇赴滬養病。蔡李等以

舊屬之故。始終禮遇未衰。送之出滇。經羲在滇二載。人多稱其賢能。孫獨不敢苟同。終

以其爲滑官吏。僞名士。除做官要錢外。別無所爲。卽有幾篇奏章文告。爲時流傳誦。亦

不過其幕僚中幾輩文人。爲之點綴門面。假裝好官而已。餘事不暇舉。僅就今日人人

所聞見者。略述一二。以實此說。羅軍攻入督署。經羲臥室有鴉片煙油數十缸。箱內有

黃金四條。上有同知胡思義謹呈字樣。

此爲胡思義由蒙自縣升署開通廳之賄賂。個舊爲滇中第一肥缺。

賢者固如是乎。贓證確

鑿。醜態畢呈。經義究有何面目以見人。又有何說以自解免。經義存同慶豐銀四萬餘

兩。

滇民脂膏。

臨行。政府批准交經義帶回。作養老資。政府另送銀五千元。全眷車費。均由公

備。乃至河口。不經政府允許。又由副督辦許九腕處。攜取公款三千元。經義出身世族

官。至封疆。丁此時勢。應毅然引決。

或者先宣布反正。

以一死存氣節。

義竟一教官之不如也。

乃至於逃。至於降。已一錢不值。而猶貪此多金。不知人間尙有羞恥事否。一般

之信仰經義者。可以知所返矣。

經義行時。將雲貴總督印帶走。謗向之索取。云我至香港。尙有拳摺早攝政王。以了我之責任。又其愛妾託人求當事。代尋覓其珍珠手鐲。云此鐲係經義納彼時之物。

物。買價六萬元云。

此次戰役。最足令人感歎者。劉雲峯方患熱病。臥床旬日。將不起。是夜竟立疾

參與戰事。總督署卽爲其砲所擊。燬李根源率隊入城。跳城壕毀足。以兩兵參扶之。指

揮戰事不少輟。顧品珍率講武堂馬科生。與馬標兵。激戰於南城外。頭部負重傷。又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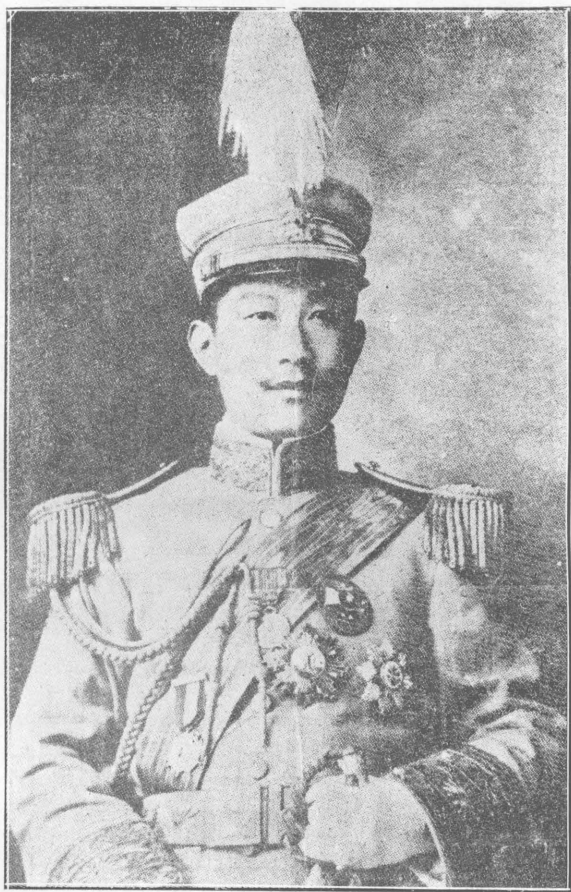
級軍官。董鴻勳。徐時雲。包順健。何國樑。姚小由。張權等。均受重創。猶負傷力戰。卒完職

務。文鴻揆死極慘烈。次日收屍。周身如蜂巢狀。計其所受槍彈。在萬餘粒以上。軍士戰

死百五十餘人。負傷三百餘人。

鍾軍。巡防軍。督署衛隊。死者二百餘人。傷者百餘人。

負傷者感法領事之惠。由法國醫院



蔡 鏗 先 生 遺 像

蔡鏢。字松坡。湖南寶慶人。戊戌政變。由長沙時務學堂逃往日本。入東京士官學校。畢業歸國。謀攬兵權於長沙桂林雲南各處。并爲長沙日知會會員。陰圖革命。武昌起義之後。在雲南響應。被舉爲雲南都督。李根源副之。二次革命。派黃毓成率兵入川。暗爲黃興之助。黃興失敗。渡日。袁世凱忌之。遂請蔡鏢入京。以唐繼堯督滇。袁氏叛國稱帝。蔡鏢秘遁雲南。舉護國軍入川。與叛國之師曹錕張敬堯輩血戰於成都叙府間。北軍大敗。而主謀帝制之川督陳宦亦不得不反對。洪憲。袁氏遂憤極而死。蔡鏢亦因勞成疾。渡日養病於醫院。因亦不起。然蔡公擁護共和之功。與日月爭光矣。

爲之治療。醫士不足。又電安南總督派來四人補充。戰死忠骸。均營葬於五華山頂萬壽亭。當攻軍械局。戰事吃緊。李根源宣言。今夜戰死者得葬於五華山頂萬壽亭。一時士氣大振。死者相繼不少退。今踐其言云。發喪之日。靈輓之多。爲世所罕覩。延長六七里。送葬者數十萬人。祝賀軍政府。敬弔戰死者之旗幟。輝煌金碧。掩映昆華。嗚呼壯矣烈矣。男兒生世上。不當如是耶。

雲南首義諸人革命以前略歷

蔡鏗 字松坡。湖南邵陽人。留學日本士官學校畢業。歷充廣西步隊標統。兵備處。教練處。講武堂總辦。雲南陸軍步隊第三十七協統領。

李根源 字印泉。雲南騰越人。留學日本士官學校畢業。歷充雲南講武堂監督。講武堂總辦。督練處參議官。

羅佩金 字鎔先。雲南河陽人。留學日本士官學校畢業。歷充廣西隨營學堂總辦。雲南隨營學堂監督。講武堂教官。督練處參議官。陸軍小學堂總辦。步隊第七十四標統帶。

殷承獻 字叔桓。雲南陸涼人。留學日本士官學校畢業。歷充雲南陸軍第十九鎮正

參議官。參謀處總辦。

韓建鐸 字幼泉。河南人。留學日本士官學校畢業。歷充保定陸軍學堂教習。雲南陸

軍第十九鎮正參謀官。教練處總辦。炮隊第十九標統帶。

謝汝翼 字幼臣。雲南新興人。留學日本士官學校畢業。歷充雲南講武堂教官。砲隊

第十九標第三營管帶。

李鴻祥 字翼廷。雲南新興人。留學日本士官學校畢業。歷充雲南講武堂教官。教練

處提調。步隊第七十三標教練官。步隊第七十三標第三營管帶。

唐繼堯 字蓂賡。雲南會澤人。留學日本士官學校畢業。歷充雲南講武堂教官。參謀

處提調。步隊第七十四標第一營管帶。講武堂監督。

沈汪度 字石荃。湖南長沙人。留學日本士官學校畢業。歷充雲南講武堂教官。講武

堂監督。

李鳳樓 字修五。直隸人。保定陸軍學堂畢業。雲南陸軍機關槍隊第十九營管帶。

張開儒 字藻林。雲南巧家人。留學日本士官學校畢業。歷充雲南講武堂教官。講武

堂提調

劉存厚 字積之。四川人。留學日本士官學校畢業。歷充雲南教練處提調。步隊第七十四標第二營管帶。

雷 颺 字時若。湖南寶慶人。湖南武備學堂畢業。歷充廣西陸軍小學堂監督。雲南步隊第七十四標第三營管帶。

庾恩賜 字澤普。雲南他郎人。留學日本士官學校畢業。歷充雲南講武堂教官。砲隊第十九標教練官。砲隊第十九標第一營管帶。

劉雲峯 字曉嵐。直隸人。保定陸軍學堂畢業。雲南砲隊第十九標第二營管帶。
黃毓成 字斐章。雲南鎮沅人。留學日本士官學校畢業。歷充雲南講武堂教官。馬隊

第十九標教練官

劉祖武 字繼之。雲南昆明人。留學日本士官學校畢業。雲南講武堂教官。
顧品珍 字筱齋。雲南昆明人。留學日本士官學校畢業。雲南講武堂教官。
張子貞 字青圃。雲南太和人。留學日本士官學校畢業。雲南講武堂教官。

黃毓英 字子和。雲南會澤人。留學日本東斌學校畢業。雲南步隊第七十三標排長。河口之役。隨楊振鴻歸。振鴻死。往來滇緬間。經營革命最力。

杜韓甫 名鍾琦。字以行。雲南嵩峨人。留學日本東斌學校畢業。河口之役。隨楊振鴻歸。振鴻死。往來滇緬間。經營革命最力。
(以上省城)

趙復祥 字鳳階。雲南順甯人。留學日本士官學校畢業。雲南臨安步隊第七十五標教練官。

朱朝瑛 字渭卿。雲南臨安人。富商。

李曰垓 字梓暢。雲南騰越人。北京大學畢業。歷充雲南沿邊學務局總理。蒙自第二模範中學監督。
(以上臨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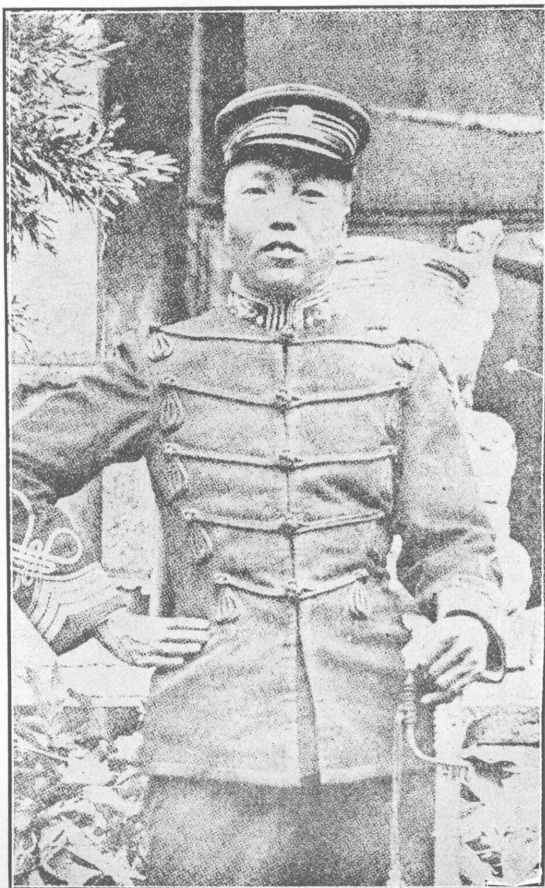
曲同豐 字偉卿。山東人。留學日本士官學校畢業。歷充保定陸軍學堂監督。雲南步隊第七十四標統帶。大理步隊第三十八協統領。

趙藩 字樾村。雲南劍川人。文章德望。全滇宗仰。歷任四川永甯道。按察使。告終養在籍。



張君文光遺像

一稔以來。國中殆無甯日。雖滇省遠在南服。而騷然無一日安。視贛皖湘粵之間。又有甚焉。政府猶不自省。一切附之亂黨之煽動。所以然者。幸得借是以屠戮辛亥之首義者也。若大理之事。主名爲楊春魁。其人非獨在遠無所知名。彼中人亦罕知者。而政府遂得假手以殺義士。張文光之被戮。遠近冤之。傳聞被戮之日。文光方浴於騰越城南疏黃塘中。一軍官奉唐繼堯謝汝翼命。率兵士二十餘人就而斃之。並及同浴者。前騰越保商營官帶黃安和。使文光果聞其事。豈有大理事已覆敗。猶從容與人同浴。遂屍於是。至死不明其故者。耶文光死。有姜范氏。倉卒聞變。亦自縊死。范有娠。四五月矣。覆巢毀卵。其痛至酷。按文光字紹三。騰越董庫村人。任俠尚義。商於緬甸。爲楊振鴻介紹之。入同盟會。嘗於騰越永昌各地。創自治同志會。得數千人。辛亥八月。武昌革命軍起。文光自緬返騰。糾合陸防各軍。刻期九月初六夜起兵。擊殺騰越鎮總兵張嘉鈺。管帶曹福祥張桐等。相繼光復永昌。永平。龍陵。永康。順甯。緬甯。雲州。雲龍。等十餘府縣。及沿邊各土司地。稱滇西都督。軍東下。徇大理。與樞軍衝突。李根源爲之雙方解釋。得以無事。省騰合併。文光任協都督。兼大理提督。時民國元年四月也。繼李根源解職去。大理團長李伯庚。暗譖文光於省中。當事。時滇督蔡鍔形同傀儡。而當權者爲李鴻祥謝汝翼。李謝隨事疑忌。而抑制之。文光慨然曰。今之時勢。尚可供汝輩爭權奪利耶。此等鬼蜮世界。吾不欲與居。乃於民國二年五月請解職。留學日本。得准。瓜代事畢。返騰省。親遂厲是禍。又或傳大理亂起。楊春魁假文光及李根源名出示號召。趙州雲縣等處據之。電省。唐繼堯謝汝翼不察。逕電中央。故袁世凱有十二月八日通緝李根源張文光之通令。繼唐謝雖察知張之未與其事。而爲貪功冒獎之心所中。且又深忌文光滇西之潛勢力尚在也。故必致之於死而甘心焉。嗚呼慘矣。余之記此。非以傳張君亦以存是非之真於不泯云爾。



楊君振鴻遺像

宮 帶 石
時 爲
影 楊
於 君
騰 任
越 西
西 防
城 巡
外 防
川 軍
主 管

張文光 字紹三。雲南騰越人。富商。楊振鴻黨。同盟會會員。

(以上榆騰)

追錄

楊振鴻 字秋帆。雲南昆明人。留學日本振武學校。陸軍測量部畢業。歷充雲南體操專修學堂監督。騰越巡防軍管帶。革命事洩。走日本。河口之役。歸至緬甸。創仰光光華日報。光緒己酉舉義。永昌不克。死之。藁葬蒲縹。

秦力山 湖南人。革命先達。美文學。入滇運動。居干崖。遇害。

張成清 字石泉。雲南騰越人。能文章。精英緬文。撰著頗富。緬甸亡國史載雲南雜誌。秦力山序文。久居緬甸。經

營革命最力。黨人旅緬者多依之。光緒丁未發起死絕會。爲英人所忌。暗殺死。

王養石 四川人。留學日本東斌學校畢業。河口之役。隨楊振鴻至緬。又隨之入滇。死於干崖。

劉九疇 字範卿。雲南太和人。留學日本明治大學。雲南雜誌發行員。經營革命。嘔血死。

李烈鈞 字協和。江西武甯人。留學日本士官學校畢業。歷充江西陸軍管帶。雲南講

武堂教官。兵備處提調。陸軍小學堂總辦。主張革命最力。李經羲知之。斥之去滇。

方聲濤 字韻松。福建侯官人。留學日本士官學校畢業。雲南講武堂教官。主張革命

最力。因聯絡桂蜀去滇。

趙康時 字濟侯。湖北鄖陽人。留學日本士官學校畢業。雲南講武堂教官。主張革命

最力。因川調去滇。

呂志伊 字天民。雲南思茅人。留學日本弘文師範。早稻田大學政治科。同盟會發起

人。

趙伸 字直齋。雲南嵩明人。留學日本成城學校畢業。雲南雜誌主幹。同盟會發起

人。

席聘臣 字上珍。雲南昆明人。留學日本京都大學法科畢業。雲南雜誌總編輯。

張耀曾 字鎔西。雲南太和人。留學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政治科畢業。雲南雜誌總編

輯。

姜梅齡 字鼎和。雲南廣西州人。留學日本士官學校畢業。雲南雜誌總編輯。

雲南軍政府組織系統及人名表

辛亥九月孫種因製

省議會

議長 張惟聰(慧卿通海)
副 段宇清(漱泉保山)
張世勳(湘庵石屏)

「參議院長」李根源(兼)

(參議定額三十人) 參議

陳 价(兼) 李 華(兼) 華封祝(晉三呈貢) 陳文翰(兼)
劉 鈞(鴻安江西) 袁玉錫(季九湖北) 孫光庭(兼) 郭燮熙(鎮南)
李文治(南彬太和) 馬 柱(石臣新興) 席聘臣(上珍昆明) 游萬崑(四川)
呂志伊(天民思茅) 何秀楨(宜貢) 蔣 谷(兼) 李燮義(開一太和)
郭 燦(子南四川) 劉銳恆(兼) 吳 琨(兼) 孫仲瑛(廣東)
劉顯治(西陶貴州) 耿葆奎(公達江蘇) 馬觀政(昆明)

各營提鎮

大理提督李福興(慶堂巧家)
騰越鎮 張文光(紹三騰越) [永昌督帶彭 冀(幾階保山)
臨沅鎮 朱朝瑛(渭鄉臨安) [順雲協馬長安(安 徽)
開化鎮 夏文炳(豹伯廣西) 維西協姜德興(克修麗江)
鶴麗鎮 周 彪(虎臣昆明)
昭通鎮 蘇掄元(羅山江蘇)
普洱鎮 馬文仲(陸 涼) 鎮邊參將馬廷芳(舜卿永平)
民團局長 蔣 谷(懷若昆明)
林開武(建侯文山)

民政司

副長 楊福璋(復生浙江) 審判局長 楊福璋(兼)
孫光庭(少元曲靖) 自治局長 秦康齡(呈貢)
警察局長 吳 焱(梓喬湖北)
巡警學校長 李文蔚(新興)

學政司

副長 李 華(實生昆明) 兩級師範學校長 陳興廉(漱泉昆明)
陳文翰(墨軒太和) 高等學校長 張鴻翼(君翔保山)
法政學校長 郭椿森(松年廣西)
工礦學校長 劉鍾華(仲升思茅)
農業學校長 李文治(南彬太和)
圖書館長 施汝欽(少雲昆明)
女子師範 女子職業學校
省城第一中學 大理第二中學
蒙自第三中學

實業司

副長 吳 琨(石生昆明)
丁 彥(碩甫鶴慶)

財政司

副長 陳 价(信甫文山)
席聘臣(上珍昆明)

外交局

副長 周 沆(繼曾貴州)
陳 度(兼)

郵政局
各邊界交涉員

甄錄處

副長 劉銳恆(春遠四川)
袁玉錫(季九湖北)

造幣處

副長 李佛肩(湖北)
陳 度(古仰廣西州)

雲南銀行

副長 施有奎(聚五昆明)
劉輝祖(西園江西)

鐵路局長

吳 琨 鐵路銀行

電政局

長 夏紹曾(伯魯昆明)

地方官廳

迤西道 兼 趙 藩(樞村劍川)
迤南道 鄭宏綸(美 旂 浙江)
迤東道 王玉麟(仲 瑜 昆明)
臨開廣道 李曰垓(未到任臨安統)
(領趙復祥兼理)

各府廳州縣

軍都督蔡鍔(松坡湖)

(南郡陽)

軍政部總長李根源(印泉騰越)

次長李曰垓(梓暢騰越)

唐繼堯(兼)

參事周鍾嶽(兼)

鄭 溱(荻州浙江)

李 沛(潤泉昆明)

孫志曾(敏齋曲靖)

參謀部總長殷承瓚(叔桓陸涼)

次長謝汝翼(幼丞新興)

唐繼堯(冀慶會澤)

- 第一部 劉存厚(積之四川)
- 第二部 韓鳳樓(五峯河南)
- 第三部 顧品珍(筱齋昆明)
- 第四部 庾恩賜(澤普他耶)
- 第五部 李鳳樓(修五直隸)
- 第六部 劉祖武(繼之昆明)
- 第七部 唐爾銀(省吾貴州)
- 第八部 李鍾本(毓初太和) 測繪學校

軍務部總長韓建鐸(幼泉河南)

次長沈汪度(石荃湖南)

糧餉局長 黃 彝(彝叔廣東) 製革廠
軍醫局長(代) 吳有義(輔成保山)
軍械局長 沈汪度(兼)
機器局長(兼) 張開儒(藻林巧家)

秘書處 長 周鍾嶽(樞甫劍川)
秘書 呂志伊(兼)

張一鵬(雲梅江蘇)
熊范興(鐵崖貴州)
李曰垓(兼)

十月初五日韓建鐸改任陸軍第一師師長繼任
軍務部者大理統帥曲同豐十月初十日李根源
改任陸軍第二師師長兼迤西國民軍總統繼長
軍政部者南征總統羅佩金又謝汝翼改任援川
第一梯團長顧品珍改任援川梯團參謀長呂志
伊任赴鄂組織中央政府代表段宇清任赴鄂副
代表張一鵬任赴鄂代表秘書劉祖武改任步兵
第八聯隊長張世勳任開化府知府黃彝改任楚
雄府知府紹夏會改任駐安南特派員迤東道缺
裁撤並裁各府首縣以知府典攝首縣事
十月十五日補記

騰越光復紀略

雲南光復之役。發難之地。一爲省會。一爲騰越。而騰越爲先。騰越建義以辛亥九月六日。省中以辛亥九月九日。實後騰越三日。省中首義以統兵之將。節制之師。義聲所倡。人心先附。其事易。騰越以市井之人。糾合之衆。異軍特起。竟集大勳。其事難。省會光復。中外傳檄。本末具在。人皆知之。騰則僻在邊徼。交通梗塞。海內之人。知者蓋鮮。且恐因陳雲龍黃鑑鋒之亂。使騰越光復之事。遂湮沒不傳。他日庀史。何所徵信。更懼傳聞異辭。或乖事實。此亦邦人士之責也。故就耳目之地。存是非之眞。本我良心。以存實錄。亦如昔人所云。秦人不死。蜀老猶存。一字之誣。十手所指。庶幾直筆。以謝鋪陳云爾。

騰越革命之業。蓋肇端於楊振鴻。而成功於張文光。振鴻在滇中倡革命最先。經營騰永間最久。事不成而死於蒲縹者也。文光騰越人。少讀書不成。棄去經商。往來緬甸間。乃得稍稍覩世變。聞革命之說而心好之。又交振鴻餘黨黃毓英。杜鍾琦。馬幼伯輩。爲介紹入同盟會。蓋當清光緒末戊申之間。手散私財。陰結死士。嘗於騰永諸地。創自治同志會。以蓄其勢。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廣州事起。風聲所播。文光怦然欲試。謀遂舉事。

騰中事猶未成。機械先洩。騰越關道耿葆奎。總兵張嘉鈺。將捕文光。并及文光之黨張鑑安、李治等。騰越廳同知溫良彝。與鑑安等善。力爲之解。文光跳而免。鑑安治等以溫之力。繳銷自治同志會證。其事遂寢。

八月十九日武昌義軍起。文光於是潛歸騰越。召集同志。會於寶峯山之寶峯寺。糾合戍騰陸軍第七十六標第三營。及西防防軍第四五兩營。刻期九月六日舉兵。遂於是日午後七時。文光入南校場巡防第四營部。擊殺管帶曹福祥。陸軍第三營排長陳雲龍。槍斃該營管帶張桐。合兵入城。圍攻鎮署及軍械局。彭夔、方涵、李學詩、和朝選等。皆以兵來會。彭、方、李、和皆雲南講武堂畢業生。巡防營哨官長也。總兵張嘉鈺指揮兵士拒戰。不支。吞金自斃。文光率兵轉攻道廳署。護西道宋聯奎誦降。廳丞溫良彝逃匿民間。城中遂定。良彝廣東鶴山人。聯奎陝西長安人。文光以其在官有循吏名。留之不得。資送之出緬甸。

始事之初。文光與各軍約。申紀律。禁剽奪。違者以軍法從事。故軍興之際。城中安堵如故。其軍中約曰。民軍擅入人家者殺毋赦。民軍搶奪人民財物者殺毋赦。民軍姦淫民

間婦女者殺毋赦。妨害外國人生命財產者殺毋赦。光復之夜有所布告。皆自署發起。人張文光云。初八日始稱滇西軍都督。以九星爲旗幟。以黃帝紀元。致書英領事館。稅務司。耶穌教堂。勿驚恐。任保護。並約稅務司照常辦公。英領先以事至密止。那未在騰。稅司終懷疑懼。請派兵護送回緬。至弄璋街。駐數日。見騰中秩序尙整。仍返騰城。並得緬政府不干涉民軍之約。

民事機關。設財政局。張映寶、張鑑安、筦之。裁判局。寸開泰、趙勳、太、筦之。警務局。李治、陳廷楷、筦之。參議處。團練處。則任鍾春芳、寸尊福、張文運、林春華、盧占魁、張德洋、楊連錦、曹琨、寸品昇、金殿書、王百雍、張映芳、蔡盛昌、楊炳興、李時純、陳廷標等。銀行稅關。則任明瑞元、許佩、董友芳、楊大炳等。秘書。則唐璆、黃國治、張洪綱、陳鑑明、章純學、及之騏等。參謀處。則馬登瀛、和朝選、郎保泰、陳廷員、任宗熙、楊大森、祝宗雲等。大率皆地方士紳。或負時望者也。軍隊除原有之各營外。添募六營。及士林隊一營。蠻允之第六營。古永之第十一營。及隴川之綏邊營。野人山之保商營。並緝私營。均先後來歸。初十日。龍陵軍哨官長張定甲、李槐。殺其管帶。降其廳丞。以兵響應。願受節制。時省城

尙未光復也。乃於初八日分兵爲三路。彭莫率方涵等營出永昌。李學詩率李干櫓、宋寶奎、李光斗等五營出順甯。劉得勝率一營出雲龍州。期會於大理。十六日彭莫入永昌。管帶羅長庚抗拒。該軍鎗殺之。保山縣知縣毛汝霖亦自殺。二十二日李學詩入順甯。劉得勝經高黎貢山上江收撫六庫、老窩等梗。魯掌、卯照練地各土司。二十四日入雲龍州。是時騰軍所占者爲騰越、龍陵、永康、永昌、順甯、雲州、緬甯、雲龍諸郡縣。及沿邊各土司也。

永昌爲騰榆間一重鎮。城中雖定。四境盜賊蠡起。不可無人鎮攝。始以彭莫爲永昌軍統領。兼筦民政。出大理之軍。以陳雲龍爲都指揮。雲龍庸妄驕張。治軍無紀。又信任錢泰豐、劉竹雲、張文煥、杜文里等。增兵至二十餘營。錢起兵卒。劉、張、杜則出哥匪。一時雜沓並進。兵卽匪。匪卽兵。各自號一軍。無所統紀。後之糜餉擾民。阻兵肇亂。幾幾不可收拾。實基於此。

九月初九日。陸軍第三十七協統領蔡鏢講武堂總辦李根源等。舉兵省會。總督李經羲逃。情統鍾麟同伏誅。蔡鏢爲正司令。李根源爲副司令。十二日電至永昌。戍永陸軍

教練官郭齡昌匿不發表。且與羅長庚積不相能。徑率所部返榆。渡瀾滄江。毀橋梁。斷電線。故彭莫軍入永。第知省垣光復。而榆永之間。交通中斷。反正與否。未得其實。陳雲龍率兵東下。至瀾滄江。修橋既成。兵始得渡。時已九月廿六日。廿九日抵曲洞。永平縣知縣蔣樹本乞降。雲龍任之爲總參謀。兵事愈壞。是時迤西巡按使趙藩。大理陸軍協統曲同豐。聞報乃電來告以大理反正。無啓兵端。而省中亦連電來。謂大理已定。省中兵力甚厚。騰軍勿庸東出。宜速率隊返永昌。以守騰永諸郡。一切餉需。省中願爲擔任。文光得電。亦命雲龍駐師永平。聽候與省協議。不可冒昧前進。而雲龍專信蔣樹本之言。必欲入榆。遂不受命。雲龍所部。亦不聽雲龍令。紛紛東下。樹本復請自効。率永平無賴千人。逕取蒙化。雲龍至漾濞。先鋒隊劉竹雲已抵平坡。所至騷擾。十室九空。大理始舉代表周霞馬驥至合江會雲龍軍。謂必欲入榆。請單騎以進。復邀騰軍以代表數人入榆協商。而騰代表至榆之日。蒙化已爲蔣樹本奪取。大肆燒殺。榆軍聞警。遂以兵出合江迎戰。至四十里橋。與陳雲龍軍遇。戰於合江平坡漾濞間者三日。陳軍死三百餘人。大敗而奔。始收軍於太平舖。蔣樹本亦爲蒙化鄉兵所敗。戰斃既啓。騰永皇皇。榆軍

是時又會有軍官相殺。協統曲同豐出走事。兵心驕恣。城中亦騷然不靖矣。

先是省中得報。乃推軍政部總長李根源爲陸軍第二師師長。兼迤西國民軍總司令。節制文武官吏。專任西事。根源首電文光。激以大義。亟弭兵爭。文光及諸路軍隊。各方紳民。復電極表歡迎。根源騰越人。素負鄉邦之望。文光亦敬慕之。彭夔、李學詩、劉得勝等。又皆其門人。故聞其來。羣知西事易於和解也。途次。電文光亟將陳雲龍撤回。文光乃命馬登瀛和朝選。星夜至陳軍。說雲龍退師永昌。於是永平以東無騰軍矣。根源既任西事。民心漸安。惟抵騰猶未有期。陳雲龍、劉竹雲等。旋軍騰永。驕蹇自恣。兵衆至二三萬人。民間一日數驚。文光心憂之而不能制裁。幸得永昌彭夔、方涵、騰越杜雲山、郎保泰及士林隊各營。陰爲維持。得不譁變。然餉糈已不濟。不得不本革命方略。按戶籍捐派。自舉兵至終事。民間輸助。蓋數十萬。財用不足。又發紙票。名軍用票者是也。

十月廿七日。根源至榆。文光派代表張文運、胞兄張鑑、安林、春華、李治、楊毓銑、和朝選、楊發銳、劉品三、及之騏等九人。赴榆歡迎。並議善後事宜。根源提出九事。(一)裁汰兵勇。除順甯李學詩、雲龍州劉得勝兩軍另行辦理外。騰永只留七營。其被裁之軍餉及

恩餉均由省城擔任。(二)停止捐派。(三)設官置吏。軍隊不准干預地方政治。(四)所有騰軍收入用出之款。須逐款臚列。通告全省父老子弟週知。(五)軍用票即日停發。其已發出者限期收回。收回之款。由省城擔任。(六)禁運海鹽入境。(七)將劉竹雲、張文煥、杜文里、王元等。交案審訊酌辦。(八)除留七營外。所有裁撤各員弁。飭其到省聽候委用。或隨師司令部差遣。(九)騰永人士公推多人。到省城都督府各部各司等處共同辦理一切庶政。(附件)除會議專條外。該裁留七營之餉糈。並獎賞費。與懋賞在事出力人員。均由省城擔任云云。代表電騰。文光覆電。一一承諾。並電榆堅請根源到騰。一切受約束惟謹。根源電省請授文光協都督。騰永順各軍。歸其統轄。並委彭莫李學詩等爲諸路統領。又任張鑑安、李治、林春華、張文運、張映寶等以府縣知事。事粗定。乃以十一月廿八日自榆出發。時南京政府已成立。臨時大總統孫文已就職。宣布改用陽歷。騰軍行慶祝式。四境歡呼。有除舊布新之象焉。中華民國元年二月一日根源至騰越。首下令停捐派。裁兵三十餘營。改騰越廳爲騰衝府。簡任官吏。整飭自治。收軍用票。清財政。置張文煥等於法。升獎軍官之光復出力。及能保安地方者。

騰軍以駐騰越者爲最多。永昌次之。根源與文光初定議。先裁騰兵。乃調永昌兵入騰。以次裁之。先根源過永之日。已留彭莫守永昌。監其軍。會彭莫遣錢泰豐難死。城中軍最。強者爲黃鑑鋒。鑑鋒與城中匪通。於二月十一夜焚數百家。大出劫掠。大理陸軍駐城中者。亦陰與通。故難作。騰中皆爲震動。根源文光始佯慰其衆。給恩餉解散之。仍誘黃鑑鋒戮之。騰越並逮大理軍大隊長王太潛等。按其罪於法。撫卹永民之被禍者。復以嚴法治匪勇百餘人。自是兵患以息。匪風以熾。而人民得安枕矣。

騰越干厓土司刁安仁。平日頗懷異志。未發。聞文光起事。則揚言騰有匪亂。將率土人出。後見事已定。又號都督公。轉而索文光餉械。且強發紙幣。得資無算。又據迤西道署。焚燬案牘一空。更藏禍心。煽惑西南諸土司叛漢。自王。嗾使刁上達據永康州。殺官吏。引外夷兵爲亂。永康界緬甸。且啟邊疆禍。文光乃使永昌軍彭莫平之。後刁上達敗逃。耿馬。根源密檄順甯府張漢皋捕得之。戮於永昌。刁安仁自永康亂平。遂內自恐。亟出緬甸南去。爲南京司法部逮。囚獄中。故邊境幸得無事云。

騰榆軍興之際。又有杜文里。爲哥老會人。合羣不逞之徒千餘人。假號騰軍。自永平。掠

曹澗據嗽鷄鳴井數日。巡按趙藩遣兵擊走之。然俱不詳文里何人。亦有以爲騰軍口實者。會文里遁回永昌。文光誘至楸欖。拈格殺。其事始明。紛擾之際。假竊名號者。往往而有。倉卒不察。遂啓嫌疑。亦當事者所宜鑒也。

騰軍三道之師。陳雲龍既違節制。啓兵禍。幾使騰軍胥受惡名。誠無可道。故當其旋軍至騰。嘗畏罪不自安。聞根源抵永昌。遂隻身出緬甸去。後至北京。爲陸軍總長段祺瑞逮捕殺之。然聞其罪狀。乃以殺張桐故。桐。祺瑞門生。而舉義之夕。以梗命被殺者也。則亦無以當其罪。厭其心矣。順雲兩道。李學詩劉得勝主之。得勝保安地方。頗得民心。而學詩力平譚匪洪鑫之亂。民賴以安。又能協和守吏。裁遣兵勇。始終無事。亦有足多者云。(後學詩以順雲協副將。調補維西協副將。出征巴裏塘。屢著戰功。)西事大定。文光以協都督調任雲南提督。移駐大理。後中央錄光復功。授中將銜。陸軍少將。並給予二等嘉禾章。騏又按辛亥之秋。義師颺發。豪傑之士。乘時蠶起。提一旅。卽號將軍。略一城。卽開幕府。後雖稍稍削跡。計一省之地。都督之外。號稱軍政分府者。所在皆是。及大勢粗定。乃議合併。而締約遣使。隱若敵國。甚或怙勢不下。日尋干戈。久而後定。若此之難。

也。騰越發難最先。而合併獨早。當事未定。亦有建軍政分府之說者。卒屏不用。以去。嗛封。雖還定安輯者。根源之功。而文光激於公義。不怙權勢。降心相從。終始無間。亦當世之所難。而不可沒者乎。中間以陳雲龍之故。啟騰榆兩軍之鬩。良足深惜。然以是之故。得所藉手。遂能蕭勺羣慝。澄霽大勢。根本之計。實開於此。小懲大戒。其在是乎。其在是乎。此亦求治者之所徵也。故又表而出之。中華民國二年癸丑夏四月。求牟山民曹之騏述。

清廷又下詔罪己。諭資政院議憲法。并諭取消黨禁。

九、九月十二日 漢口失守 湖南兵變殺焦陳 舉譚延闓爲

都督 湘軍援鄂

十二日晨。黃興卽命漢口各隊仍在後隄至玉帶門一帶防禦。又派查光佛、通知甘績熙、楊傳連、伍正林、防禦張美之巷附近。

是日午前七時。清軍在歆生路劉家花園一帶。專用砲隊射擊。并以砲隊向漢陽兵工廠及武昌都督府射擊。故意擾亂。一面仍在漢口市街節節縱火延燒。是日午後一時。清軍

派一部步隊與機關槍由王家墩附近繞至玉帶門以北向民軍左翼攻擊。行至距玉帶門六七百米達之地。民軍預備隊及敢死隊潛繞清軍右側散開向清軍側擊。旋吹衝鋒號。於是黃興命各隊齊出向敵衝鋒。清軍係一小部隊。卽往後速退。民軍向之追擊。清軍復以砲火向民軍追擊隊猛射。民軍仍退回原陣地防禦。

是日漢口市民陸續搬遷。民船僱盡。唯火頭隨風所扇。愈焚益烈。至晚間市民漸漸遷盡。於是民軍與清軍彼此均以火爲界。各守防禦綫。專用砲戰。

是日午後六時。黃興卽命各隊仍佔領原陣地防禦待援。如萬不獲已。卽漸漸退至漢陽沿襄河一帶防禦。黃興吩咐後。卽令宋錫全到漢維持。黃興卽返武昌。與黎都督會商以後湘軍來時應敵之策。於是軍政府卽召集緊急會議。大衆集合時。黃興卽主席宣言。特略述之於左。

一、兄弟前日來鄂。卽往漢口督隊。意欲反攻。恢復漢口。不料各隊新兵最多。秩序不整。頗難指揮。

二、軍官程度太低。均不上前指揮。至戰時因與兵士穿一樣服裝。辨別不清。亦極複雜。

三、各隊戰鬪日久。傷亡過多。官與兵均已疲勞太甚。毫無勇氣。且一聞機關槍聲。卽往後退。

四、兵士中在武漢附近所招者甚多。一到夜間。卽潛回其家。以致戰鬥員減少。各軍官因倉卒招募。亦無從查實。

五、民軍軍火。全在步槍。無機關槍。一與敵接近。卽較敵人損傷較重。民軍砲隊。又係山砲。子彈射出。又不開花。且射出距離太近。不及滿軍管退砲効力之遠。

六、查滿軍俱係北洋久經訓練之兵。秩序可觀。亦善射擊。唯衝鋒時不及民軍靈敏。故每聞民軍衝鋒喝殺聲。卽往後退。此民氣之盛。可恃者僅此耳。

由此以觀。漢口若無湘軍來援。恐難保守。依兄弟之意。俟湘軍到後。再圖恢復可也。

是時大衆聞黃興之言。頗以爲然。於是大衆望湘軍之來甚急。一面準備固守漢陽。及武昌根本。同時大衆又商議分電各省。已響應者。均派兵來鄂援應。未響應者。仍促其響應。少頃。居正、田桐。卽邀請一般同志復開秘密會議。由居正提議。擬公推黃興爲湖北湖南大都督。其中有一般同盟會同志極力附和。其時吳兆麟卽說明當時情形。萬不可發表。

以啟紛爭。又云黎元洪雖非同志。但在湖北軍界資深望重。此次大衆公舉其爲都督。并非黎之本願。且起義時大衆說他渾厚。外人均依其名義。認民軍爲交戰團。各省陸續響應。羣來電推崇。頗表敬仰。若一旦將其推倒。中外必生疑團。視我輩有爭權利之嫌。不顧大局。此不可者一也。黃蘆午（黃興舊號）爲革命巨子。海內皆知。此次來鄂。大衆皆爲愛戴。如趁此在湖北立功。將來達到革命成功目的。再由同志公舉爲全國首領。前途遠大。天下歸心。區區都督虛名。又何足計較。此不可者二也。前日黃蘆午抵鄂時。已由大衆公推爲總司令。由黎都督命令發表。是黃已在黎下。忽以大都督名義節制黎都督。在黎原無可如何。如有人代鳴不平。豈不立起內爭。此不可者三也。若黃之大都督發表後。黎如辭職。屆時各省及外國人羣來質問。我輩如何答復。卽云我輩公意。當此軍書旁午之際。致令主將辭職。授敵以隙。各方必疑我輩不能容物。好惡偏狹。此不可者四也。進而言之。湖北軍人中同志。此次倡義。自擁黎登場後。對黎絕對服從。以表示一德一心。只知殺敵。不問權利。因與黎發生好感。若一旦更換都督。大衆頓生疑慮。必不安心。且與黎接近之人。藉此挑撥惡感。頃刻卽發生危害。反令黃蘆午面子不好。此不可者五也。目下大敵在

前清軍時派間諜偵察民軍缺點。并圖煽惑軍心。因民軍舉動文明。民心又協力一致。清軍無隙可乘。如民軍內部發生變化。是與敵以隙。自取敗亡。回憶洪楊之在南京。奄有天。下。僅北京一隅。爲滿清所據。當時洪楊勢力不可謂不雄厚。人才亦不可謂不衆多。卒因權利之私。自相殘害。以致功敗垂成。清廷喜之。遂云要知清朝江山穩。除非賊殺賊。此語成爲漢族遺恨。我輩同志。此時應以洪楊之敗爲戒。此不可者六也。總之。此時急宜團結軍心。維持現狀。不可更張以生內亂。我非反對黃蘆午之爲大都督。實情勢有所不許也。望大家同志務以大局爲重。謹慎從事爲幸云云。吳兆麟將以上情形解釋後。其中有與黃接近之激烈分子楊王鵬等。不以爲然。謂江西革命軍始以吳介璋爲都督。繼以馬毓寶。亦未見中外人質問。與其內部反對。且湖北反去電歡迎。况我輩公舉黃蘆午爲大都督。於黎之位置原無妨礙。試問將來推倒滿清後。中國不舉大總統乎。豈以各省之有都督。卽算完事耶云云。吳兆麟曰。各有情形不同。湖北是首義之區。關係全局。所以各省皆以湖北爲重心。外人僅照會湖北爲交戰團。與他省之大小輕重有不同耳。吳楊辨論未終。而宋教仁卽云。此事不過徵求大衆同意。原無成見。蓋因黃蘆午實行革命多年。聲望

甚好。諸同志擬推其爲首領。藉以號召。以達迅速成功之目的。并無他意。我們初來湖北。對於湖北軍隊情形不熟。既有利害衝突。即作罷論可也。於是大衆復擬舉黃興爲戰時總司令。所有各省軍隊均聽其節制調遣。并效漢劉邦聘韓信爲大將故事。請黎都督聘黃興爲總司令。登壇拜將。以鄭重其事。使各省來鄂軍隊均聽指揮。以便作戰。大衆均以爲然。遂將此舉請黎都督照辦。黎頗表贊同。遂擇定九月十三日吉期。行拜總司令禮。是日湖南兵變。殺正副都督焦達峯陳作新。卽公推譚延闓爲都督。先是湘撫余誠格聞武昌起義後。卽將長沙新軍盡調駐外縣。以防其變。又與黃忠浩密商。將巡防兵調入長沙省會。自焦達峯佔長沙。余誠格逃。斬黃忠浩。而分駐各縣之新軍。於是又調返長沙。初梅馨之歸自益陽也。焦達峯令率其衆由株萍鐵道攻贛。因斯時南昌尙未響應故也。馨言須休息半月。然後出師。達峯不可。又言至少須八日。亦不從。且曰。不從令者死。於是梅馨只得應之。及歸營。乃集將士言其事。因激怒之曰。今滿清之運命不可知。而達峯起於會匪。不諳兵事。吾曹至省。喘息未定。卽令出攻江西。吾要求半月成行。不可。乃欲治吾以軍法。吾非畏死不能革命。第憫吾士卒之勞。且羞爲之下。彼必迫吾行者。吾當手刃之。以

救湘人如何。皆不應。馨恐其士卒離心。或已附焦也。因內悔。遽嚙舌而吐曰。予病。衛士扶以入。諸將亦散。會達峯以讒言遽撤梅標統。其三營十二隊之長悉更以己所親信。於是衆乃大譁。相率來見統領。而梅皆不見。曰。病甚。不可以風。從醫令拒客。祈諸君勿怪。衆益恐。有楊子玉者。獨披帷入見。曰。前統領有命。而吾輩勿行者。未知決心如何耳。今事急。當唯命。馨聞。蹶然起曰。汝曹能從老子令乎。必從吾令。可即發。子玉即當携一隊往和豐公司門外挑釁。陳作新淺人。必自來彈壓。即誅之。並携其首入北門。吾自携餘衆由小吳門又一村而衝都督府。則達峯首級可得。從之。楊子玉以衆至和豐公司門外。小有劫掠。作新往諭以軍法。子玉誅之。達峯都督府無守衛。梅馨兵至時。有陳副都督於北門外落馬者。達峯方握劍乘馬以出。梅馨遇之於門。即揮衆斷其首。而陳作新之首亦至。譚人鳳譚心休閻鴻飛曾傑陳樹人輩皆逃。於是衆議舉梅馨爲都督。馨固辭不肯。余欽翼獻策曰。今舉都督。非資望不能服衆。梅馨旣不爲都督。則吾輩軍人皆無一可者。如吾意。則莫若選文治派中如諮議院院長譚延闓輩爲之。諸君以爲何如。皆曰善。梅馨曰。誰可使者。余欽翼曰。某能。於是往迎延闓。延闓拒弗納。前鋒將火其門。譚氏懼。啟而納之。時延闓猶匿

不見其母出。頓首於諸將之前曰。吾子與諸君非有宿惡。何忍見害。衆告其謀。弗解。惟涕泣叩頭如故。余欽翼百般安慰之。延闈尋出。亦痛哭不已。余告以推爲都督之意。不允。乃強之同入教育會。衆軍望見大喜。拍掌如雷。議投票選舉。旣而譚延闈得多數。於是乃強之就職。譚亦無可如何。入府門。涕猶渥浚不止云。

是晚宋錫全與林翼之及漢口劉英帶至之團防兵士皆潛逃。卽由甘績熙查光佛等到武昌報告黎都督。謂宋錫全在漢陽封民船多隻。搜索洋元二十餘萬。林翼之亦在漢口搜索款項不少。均已遠颺。漢陽空虛。而在漢口各隊兵士亦潛逃不少。恐漢口漢陽頃刻莫保。幸清軍爲火所阻。不能進攻。漢口尙有一綫生機等語。軍政府得此報告。極爲恐慌。於是復召集緊急會議。遂決定以蔣肇鑑爲第一協協統。卽令其到漢陽集合所有隊伍。暫時防禦。一面招募新兵補充足額。又一面令胡效騫之一標趕赴漢陽警戒。并保護兵工廠。但漢口各部隊暫令熊炳坤維持。以上處置規定後。大衆有主張放棄漢口漢陽者。又謂決不可棄漢陽。以免漢陽兵工廠資敵軍者。又有謂不可速棄漢口。免湘軍來鄂進攻不便者。一時議論風生。各陳利害。唯黎都督對於一切大事。向無主張。是時吳兆麟楊

璽章及參謀部全體人員力爭。主張以全力固守漢陽。并謂戰事緊急。設無兵工廠。子彈槍枝均無來源。縱有援兵。徒手無益。且漢陽大別山能瞰制武昌。若滿軍佔領大別山。以砲隊轟擊武昌。豈不束手待斃。請都督立將軍政府。遷至漢陽。藉以鎮攝大局。該處依山帶河。衆志以爲城。襄水以爲池。萬一不幸。與漢陽偕亡。亦天之厄漢族也云云。大衆遂決定固守漢陽待援。都督亦不遷移。當派吳兆麟率參謀數人到漢陽指示各部隊。布置防務。是晚軍政府諸同志對於宋錫全林翼之潛逃。極爲憤懣。勿論如何。非捕獲處以死刑。以警其餘。不可旋得偵探報告。謂宋錫全逃往湖南。林翼之逃入襄河等情。當由黎都督致電長沙。請譚延闓都督設法。將宋錫全捕獲。後果在岳州被譚延闓派兵拿獲。并將其子彈武器金錢一律沒收。電知武昌軍政府。黎卽去電將宋錫全正法。林翼之隱匿襄陽。及共和成立後。託人求情免咎。既往。然後安居隨州故鄉。欲有所謀。反民國軍孫建業駐紮該處。誣其通匪。遂被槍斃。亦可爲不忠於民國者戒。

是日湖南衡州府爲革命軍光復。

同日江西南昌省城新軍響應。城守巡防水師各軍概懸白旗。手紮白布。并公推清撫馮

汝駢爲大都督。如馮不就。卽舉協統吳介璋。又公推諮議局副議長葉先圻爲民政部長。如葉不就。則舉劉起鳳充任。旋九江軍政分府馬毓寶帶兵入南昌。馮卽辭去。

是日黃興見漢口已有十餘處起火。風猛火烈。極爲愁慘。遂亦不便往漢口。仍囑在漢口軍隊忍耐支持。然清軍兵力究亦有限。亦未進攻。徒以砲隊向武昌漢陽威嚇。但自倡義以來。大戰已經兩旬之久。民軍與武漢市民。見砲火射擊。已屬司空見慣。不甚恐怖。軍政府仍令漢陽兵工廠開工。各機關照常辦事。藉資鎮靜。一面在漢陽趕做堅固防禦工事。是日民軍在漢口各部隊。見滿軍縱火延燒。已成燎原之勢。市民俱已遷徙淨盡。一切糧秣給養。極爲困難。陸續向漢陽退却。利用襄河一帶天險。以爲防禦。茲將是日退至漢陽軍隊揭示如左。

一、步隊第一協。協統蔣肇鑑。其兵力約一千餘人。防禦兵工廠。

二、步隊第四標。統帶胡效騫。其兵力約三營。共一千二百人。防禦漢陽黑山割絲口一帶。

三、步隊第四協。協統張廷輔。其兵力約兩標。共兩千人。防禦漢陽南岸嘴至兵工廠一帶。

帶。

五、步隊第五協。協統熊炳坤。其兵力兩標。約兩千六百餘人。防禦漢陽十里鋪鍋底山一帶。但派有一部警戒琴斷口三眼橋。

六、砲隊約山砲兩營。以一營在大別山（即龜山）以一營在黑山。歸曾繼梧指揮。

七、工程一營。管帶李占魁。分配步砲隊構築防禦工事。

以上各隊既退至漢陽。歸黎都督特派吳兆麟到漢陽指示防禦區域。令各隊分段守之。一面構築工事。一面整頓隊伍。一俟湘軍開到。卽行換防。雖各隊疲困萬分。然對於防務仍熱心盡職。吳兆麟卽將以上防禦配備情形。繪圖說明。報告黎都督。黎都督立卽傳知各隊。務嚴行防禦待援云云。

所有各隊除第三協仍在原地防禦外。其餘均在武昌補充編練。

是晚接嘉魚縣來電。謂湘軍第一協已抵嘉魚。明日可抵武昌。其第二協亦可續到云云。同時又接偵探報告。謂清軍均集中漢口劉家廟至橋口一帶。

又接報告。謂袁世凱已抵孝感。在各車站遍貼安民告示。并運有重砲數門至漢口。及架

橋材料等件。

同日袁世凱又令劉承恩函知黎都督。言和平辦法。大眾主張仍不答復。俾免中漢奸之計。

是日民軍與滿軍在漢口各隊伍。爲滿軍縱火後之大火所阻。未有戰鬥。黃興亦未往漢口。即在武昌與宋教仁等磋商組織司令部事。

是日接山西來電。謂清廷業派吳祿貞爲山西巡撫。吳祿貞已駐石家莊。黎都督當覆電請其阻止。并速出兵以斷清軍後路。又電吳祿貞請其爲漢族四萬萬同胞盡力。吳祿貞乃日知會會員。實行革命者。當覆黎一電以表同情。大眾聞之甚喜。故漢口雖受清軍之焚。而各方革命消息極佳。軍政府頗抱樂觀。

按漢口之戰。民軍雖受挫折。而戰畧上已獲莫大之勝利。所以者何。蓋民軍當日所慮者。誠恐清軍以海軍掩護由青山以下渡江進攻武昌。若武昌不守。則民軍失根據地。漢口漢陽自不戰而亡。無如清軍暮氣甚深。漢奸行動。早爲全國人心所不容。卽抗順之袁世凱。亦毫無把握。自儉以下。不問而知。其不暗渡武昌專攻漢口者。乃天奪漢奸。

之魄。使之昏迷。民軍雖失漢口。卽令繼失漢陽。原無損乎毫末。且民軍作戰。利在持久。一可以作各省同志籌備光復之氣。一可以待隣封同志精銳之來援。况漢口有極大市街。依托掩護。逸以待勞。持久之力。明如指掌。加以劉家廟初次開戰之役。民軍大捷。士氣極旺。全國人心。爲之大快。清軍敗退。極形恐慌。後雖來襲。不敢猛進。其膽旣怯。其心已寒。設當時民軍以守爲攻。不圖急進。抱定持久戰之計劃。漢口穩如金湯。卽漢奸袁世凱亦不敢出山。天下傳檄可定。亦未可知。但民軍失敗原因。不可不細爲推究。一爲姑息養奸。不肯將抗順之海軍擊沉。致於大捷之後。三道橋以南之堅固防禦綫。受海軍側擊。壯敵之氣。二、民軍雖勇銳無匹。而戰器不及滿軍之利。因缺乏機關槍。又無管退砲。棄險攻人。徒招損失。三、民軍大將謝元愷。蔡德懋等。攻敵陣亡。以致各隊軍官寒膽。新軍無人維持。四、自驕輕敵。取敗之由。民軍初勝。一鼓作氣。新集之兵。不教而戰。專取攻勢。不顧防禦。而不知兵之同志。從中鼓噪。不知危急存亡。徒死無益。新兵又無秩序。何以勝久練之師。五、蔣翊武等任意擴充勢力。求遂其私。以致軍中日益紊亂。老兵分散。軍隊愈多。則指揮力愈薄。甚至擴充軍隊。毫無限制。以新兵充軍官者有之。種

種缺點。不勝枚舉。設非各省響應。派兵援助。僅湖北一省之力。滿清孽數。尙不知何日能終也。

是日黃興即在武昌組織戰時司令部。其部內設參謀副官秘書三處。設偵探間諜兩科。以李書城爲參謀長。以曾昭文爲副官長。耿觀文何成濬等爲副官。以田桐爲秘書主任。總計該部有職員百餘人。一俟登壇拜將。即往漢陽指揮作戰。

同日午前十時湘軍援鄂第一協統領王隆中及第二協統領甘興典各率步兵一協抵武昌。黎都督派員率軍樂隊到文昌門外江干迎接。王隆中協暫駐城內兩湖書院。甘興典暫駐城外平湖門乙棧。及附近各營房。當時湖北人民對於湘軍特別歡迎。格外優待。城內外百姓均放鞭砲迎之。黎都督犒賞軍需物品及酒肉等類甚多。少頃王隆中甘興典二協統至軍政府謁黎都督。黃總司令及一般倡義同志歡聚一堂。精神奮發。黎都督向王甘二人曰。貴湘軍在國內素有威名。百戰百勝。此次來鄂作戰。軍政府極表歡迎。先請固守漢陽。則漢口不難恢復。指日大功告成。滿清消滅。論功行賞。貴統領必得千秋萬世之光榮。此次武昌倡義。軍隊不多。不得已擴充數協。但時間急迫。不及訓練。驅之作戰。

形同烏合。軍容不整。指揮困難。加以戰鬥太久。極爲疲勞。死傷頗衆。目下兵數缺額太多。擬請貴軍明日赴漢陽接防。以便將久戰之軍。另行補充編練。再圖合攻漢口之敵。望貴統領等轉告各部屬。務齊心努力。奮勇立功。無任盼禱云云。王隆中甘興典等極謙恭答謝。并與諸同志一周旋。卽回營。具領子彈及軍需物品。準備出發作戰。

湘軍既至。黃興喜形於色。以爲恢復漢口。擊滅漢奸。可以犁庭掃穴。立功竟志。而一般同志精神更爲之一振。亦謂湘軍有勇知方。雖洪楊時代。不明種族大義。代滿清成中興之業。今既覺悟。區區清軍。何難撲滅。故一時武漢人心皆爲之安。

入寇漢口之滿軍。聞湘軍既抵武昌。加以黃興威望。中外咸知。甚畏懼之。清軍遂皆不敢輕於進攻。僅於黃孝以南至漢口一帶各車站。增加隊伍。在漢口構築防禦工事。以防湘軍之進攻。若湘軍固守漢陽。以守爲攻。而吳祿貞嚴於自衛。不被袁世凱暗殺。以斷清軍後路。則斬漢奸袁世凱之頭。以定天下不難也。

是日袁世凱又命劉承恩函達黎都督。謂項城宮保願和平了結。不欲再戰。徒使漢人吃苦。重受蹂躪。如表同情。宮保卽上達辦理。不咎既往。并用諸公助理朝政。且項城爲人

欽差大臣太子太保湖廣總督袁

為

諭旨到切統諭事 宣統三年八月二十八日接到

皇上恩諭 沿路告知俾當兵的同百姓們好好的安

慰你們 恐你們不懂 本大臣特為刻

上諭 上面通話是文話 給你們知道

上諭 上面通話是文話 給你們知道

上諭 上面通話是文話 給你們知道

上諭 上面通話是文話 給你們知道

上諭 上面通話是文話 給你們知道

上諭 上面通話是文話 給你們知道

上諭 上面通話是文話 給你們知道

上諭 上面通話是文話 給你們知道

上諭 上面通話是文話 給你們知道

上諭 上面通話是文話 給你們知道

上諭 上面通話是文話 給你們知道

上諭 上面通話是文話 給你們知道

上諭 上面通話是文話 給你們知道

上諭 上面通話是文話 給你們知道

上諭 上面通話是文話 給你們知道

上諭 上面通話是文話 給你們知道

上諭 上面通話是文話 給你們知道

上諭 上面通話是文話 給你們知道

上諭 上面通話是文話 給你們知道

上諭 上面通話是文話 給你們知道

上諭 上面通話是文話 給你們知道

宣統

告示



年

九

月

諭 通知

實貼

2

袁世凱攻漢口時之告示

誠信。決不至失信於諸公也。云云。大眾接閱此函。互相磋商。主張利用袁世凱反戈。只要袁世凱不抗漢人革命。即推戴袁世凱爲大總統。亦可爲權宜一時之計。遂以此意答復劉承恩。

清廷仍仗袁世凱之勢。命資政院草憲法以欺漢人。又以段祺瑞署湖廣總督。

十、九月十三日 黃興任戰時總司令 上海光復

九月十三日。午前八時。都督府前面建一將壇。黎都督即傳知各機關人員。及武昌軍隊長官。并派軍隊一標。準於正午齊集軍政府。請黃興登壇拜將。於壇之四角樹立軍旗。中立一戰時總司令黃六字大旗。威武森嚴。天地生色。屆時軍隊軍樂隊畢至。文武咸集。黎都督偕各機關人員先登壇發表大意曰。本都督代表中華民國四萬萬同胞及全國軍界同袍。特拜黃君興爲戰時總司令。於本日此時就職。率我軍隊。推倒滿清惡劣專制政府。光復漢族。建立良善真正共和。共謀人民福利。我將士皆須誠心悅服。聽其指揮。羣策羣力。驅除韃虜。以衛國家。中華民國幸甚。同胞幸甚。云云。說畢。即請黃興登壇受職。并由都督將關防聘狀令箭等項。親交黃總司令。當時黃興在將壇上向大眾演說云。此次革

命。是光復漢族。建立共和政府。斯時清廷仍未覺悟。派兵來鄂與民軍爲敵。我輩宜先驅逐在漢口之清軍。然後進攻。收復北京。以完成革命之志。今日既承黎都督與諸同志舉兄弟爲戰時總司令。爲國盡瘁。亦屬義不容辭。但是軍人打仗。第一要服從命令。第二要同心協力。自今而後。對於作戰。倘有不服從命令及臨陣怯敵者。卽以軍法從事。尙望大衆努力前途爲要云云。旋大衆拍掌。齊呼中華民國四萬萬同胞黎都督黃總司令萬歲。互相致敬。禮畢退班。

是日黃興卽派參謀副官往漢陽選定昭忠祠爲總司令部。當遷移漢陽。一面傳知湘軍兩協。準於明早同到漢陽接防備戰。

是日接吳祿貞擁兵石家莊。截留清軍子彈。響應民軍消息。大衆極喜。以爲轉瞬可攻北京。

是晚又聞清廷下罪己詔。取消皇族內閣。命袁世凱組織責任內閣。頒布憲法信條等事。是日上海被革命軍陳其美潘月樵等佔領。李澂五組織光復軍。革命軍先佔領閘北警察局。卽舉陳漢欽爲臨時領袖。浦東警察局以陳天民沈俠民爲領袖。一面出示安民。一



陳其美先生遺像

陳其美。字英士。浙之湖州人。留學東京警監學校。丙午冬。加入同盟會。謀革命。歸國後。奔走滬杭間。出力最多。武昌起義後。光復上海。由李徵五邀同孫泉標。虞洽卿。陳韻泉。李屑卿。陳伯剛等。商借甯波同鄉會所存湖州水災捐款四千元。又由李薇莊。陳根香。孫泉標等。在成都路貞潔里江南製造局總辦張葆初家。取獲公款十萬兩。交李平書。付之陳英士爲發難之費。事成。爲上海都督。二次革命失敗。往東京。袁世凱叛國稱帝。主持殺鄭汝成於滬。旋於民國五年五月十八下午。被袁氏暗殺。機關鴻豐公司之張宗昌。許國霖。程子安（卽程國瑞）等。暗殺於上海之薩坡賽路十四號。

面派騎巡視各區。觀者如堵。歡聲雷動。城內遍貼四言告示。城門大開。四民安堵。黃帝四千六百零九年九月十三日上海革命軍示曰。

上海巨埠。保護華洋。免受兵火。獨立主張。凡我商民。切勿恐慌。

照常營業。痞棍宜防。如有鬧事。軍法照行。右軍府示。各各傳揚。

不久光復江南製造局。及吳淞砲臺。湘人李燮和在吳淞自稱都督。上海公舉陳其美爲滬軍都督。李平書長民政。

一一、九月十四日 湘軍抵鄂 浙江光復

九月十四日。湘軍王隆中甘興典兩協。全部開往漢陽接防。

先是十一日軍政府接湖南來電。謂都督另舉譚延闓。援軍即發。當是時軍政府正開軍事會議。黃興宋教仁湯化龍均不以湖南另舉都督爲然。黃興等并不知焦達峯陳作新兩都督已被梅馨所殺。遂云焦達峯乃日知會老同志。熱心救國。自是好人。何得改易。宋教仁謂焦達峯乃光復湖南之立大功者。不宜另舉他人。湯化龍亦云軍事緊急之秋。一省都督。不宜文士。當用武人。適錢維驥自北京清政府陸軍部來投。錢維驥

與孔庚皆在北京陸軍部辦事。聞武昌起義。錢孔皆潛歸武昌。聞此不贊成湖南易督之會議。即向大衆發言曰。湖南人素講門第。焦達峯之名。湘人不皆知。雖屬同志。恐爲湘人所不服。且素非軍人。而軍人亦未必擁戴。今漢口清軍猖獗。急盼湘援。湘人另舉都督。而武昌軍政府反對。援兵因而不出。後患何堪設想。於是黎都督感動。即云吾輩但賀新都督。不問舊都督。催援兵速出如何。錢維驥贊成之。黃興宋教仁湯化龍等相率起而去。無人覆湖南之電。錢維驥即草覆電曰。聞公被舉爲都督。萬衆皆喜。援兵祈速發。譚延闓接電。乃安。當覆電云。令王隆中率四十九標先至。餘并集中即發。但湖南雖有來電。而援兵遲遲不至。戰頗不利。錢維驥又向黎都督云。事急矣。某請一行。然有要求者數事。允某即去。一。所有湖北公私小火輪除預備濟江外。通往湖南運兵及糧食。湖南缺金錢而足米糧。自後湖南出兵及米糧以助鄂。湖北則資軍械子彈以助湘。黎都督問教於吳兆麟。而後慨然曰。如湖南出救兵。則軍械服裝皆由湖北供給。而在湖南所有之軍械。留作湘省鎮壓盜匪之用可也。錢維驥遂還湘。臨行告黃興曰。蔡甸重要。防敵人偷渡襄河襲民軍後路。黃興等唯唯。錢維驥至湘。湘人殊觀望。王隆中在

岳州錢促之不得已乃行。先由閩鴻飛向海潛促之不動也。又爲黎都督捕獲棄漢陽而走之。第一協統領宋錫全解其首級以警餘衆。蓋兩湖合作則不畏漢奸作亂。後漢陽之失。果如錢說。陳登山并陳手摺與黎都督說明。蔡甸爲軍事上必守之點。

湘王正雅之取荊州也。其可用之槍僅四百支。餘多廢物。聞端方所寄存之槍砲甚多。恐難攻下。故欲決大城隍以灌之。遣參謀至岳州詢錢維驥方畧。錢怒曰。有人決大城隍以灌荊州者。予必斬之。因決隍則所淹州縣不止一處。非伐暴救民之意。今爲王正雅計。可爲疑兵。多出告示。言湘軍數鎮不日四面攻擊。并多派洋鼓號筒。伏於城外。及沙市大城隍等百姓之家。及晚則四出吹之。使百姓疑惑。兵則徐徐以一營爲一路。選擇形勢各地。更請城外傳教士介紹派人入城游說。俾遵命而行。荊州遂不戰而降。王正雅獲新槍四千支。砲十餘門。子彈甚多。而長沙籌餉局周震麟復勒捐曾國藩左宗棠各富豪之儲蓄以濟軍費。是役之成。實各省同志之各盡所能以順天應人也。

是日黃興命王安瀾爲兵站司令。在漢陽歸元寺設糧台。又派胡祖舜爲輜重營長。以輸送軍需接濟。又令李書城在漢陽計畫軍事。布置防務。

是晚軍政府接浙江來電。謂民軍率敢死隊佔領保國寺軍械局。焚撫署。浙撫增韞逃。舉湯壽潛爲都督。

是日下午杭州各官紳齊集撫署要求宣布獨立。至晚八時。增韞仍不允。至夜半。有南星橋專車一列。至杭站。載新軍八十二標及敢死隊。先攻撫署。增韞逃於署內馬房。旋捕獲。押禁於福建會館。撫署被焚。閱一時。八十二標統帶周承業遂佔領撫署。而代理八十一標管帶朱瑞佔領軍械局。顧子材白釗兩管帶維持全城秩序。惟駐防旗營不降。仇殺漢人甚多。旋被民軍包圍。民軍大勝。市民數千在清泰車站觀戰。歡呼民軍大捷。於是以諮議局爲軍政府。以鐵路總理湯壽潛爲都督。以周承業爲副。又諮議局議員褚輔成襄理民政。并出六言告示曰。

滿人竊踞中國。	二百六十餘年。	漢族降爲奴隸。	河山久被腥膻。
同胞憔悴虐政。	備嘗困苦顛連。	近且名爲立憲。	專制實甚於前。
都督弔民伐罪。	保護所在必先。	地方務守秩序。	切勿聽信謠傳。
若有匪徒搶掠。	政府禁令森嚴。	須知此次起義。	實爲共保安全。

黃帝四千六百零九年九月十四日浙江都督湯示。

是晚接得偵探報告。謂清軍在漢口橋口玉帶門觀音閣一帶防禦。又劉家廟至橋口一帶均有清軍節節駐紮。又謂孝感至新溝方面亦有清軍小部隊出沒。似有繞攻漢陽之勢。

黃興接得以上報告。當商之李書城。李書城初至漢陽。不知情勢。對於各軍隊又不熟。殊多束手。當向黃總司令報告。謂非請一熟於軍隊情形及優於軍事學者。到司令部幫助不可。黃興即函知黎都督。黎派楊璽章到漢陽與李書城帮忙。楊璽章到漢陽時。即按當時軍情配備防務。不願李書城參與意見。旋與李意見不合。時黃興田桐居正等極爲驚慌。謂參謀不得其人。軍事難望進步。復托居正田桐等到武昌商之黎都督。黎仍以楊璽章爲宜。居正田桐謂與李書城不合。頗難相安。黃總司令以爲無參謀人才。一切皆不能行。意欲借重吳兆麟。黎都督云。武昌軍政府須仗吳兆麟辦事。且李書城已爲參謀長。又無位置可以相宜。居正田桐云。現漢陽軍事緊急。如都督許可。我輩即與吳面商。黎云。漢陽與武昌一江之隔。即請吳兩邊照料可耳。於是居正田桐等即請吳往漢陽。吳不願往。

居正云、今事急。李楊意見不合。設軍事無人計畫。豈不遺誤大事。且黃興非真軍事人才。我輩推爲總司令者。不過借重其聲望耳。李書城又係生手。實難辦理。非請渡江帮忙不可云云。吳兆麟遂許之。謂漢陽緊急時。以電話通知之。卽來。於是仍請楊璽章回都督府。是晚吳兆麟卽派參謀姚金鏞、賓士禮、蔡濟民、徐達明、吳醒漢、夏維善等。同往漢陽總司令部幫同辦理軍中一切事。

一一一、九月十五日 蘇州光復

十五日。黃興令湘軍第一協準備開赴漢陽集合。是日黃興卽偕李書城、吳兆麟等巡視防禦陣地。先至大別山。然後由右翼南岸嘴起。經十里鋪。至左翼三眼橋止。旋回總司令部。遂命偵探科長胡鄂公多派偵探間諜赴漢口方面偵察敵情。并派偵探赴新溝蔡甸方面廣遠搜索。是晚接得各方報告如左。

- (一) 滿軍仍沿京漢鐵路自劉家廟至玉帶門一帶備戰。
- (二) 孝感至新溝方面亦發現滿兵偵探。
- (三) 滿軍利用湖北舊日軍官充其間諜。偵察民軍情形。一面散布謠言。一面派人投毒。

藥於水井以圖殘害民軍

黃興接以上報告後。即傳知各部隊嚴爲防禦。又派人捕形跡可疑之人。

是晚得上海來電。謂程德全宣布獨立於蘇州。先是上海獨立後。黨人即由滬赴蘇。計五十餘人。以章梓爲首。初至新軍標營。宣告一切。并邀集紳商謁清撫程德全。請其宣布獨立。程德全深明大義。慨然允諾。而蘇州新軍。皆表同情。即袖紮白布。於十五晨下令。城內外一律懸掛白旗。公推蘇撫程德全爲大都督。撫署已懸中華民國大都督程旗號。並推協統艾忠琦爲軍事司令長。防營亦歸順。當派守城門。當事起時。藩司左孝同（左宗棠第四子）右營參將曾道亨（曾國藩之孫）極端反對。後見衆寡不敵。即潛逃。聞赴鎮江。乞錢寶臣派旗兵決一死戰。當日城內照常交易。較未光復時爲安堵。

十四日傍晚。有三人至撫署請見。程立刻請見。謂諸君來意。本撫院早已知悉。極願共表同情。三人歡呼而出。旋至督練公所。即商議宣布獨立。

是夜占領時。居民皆未得知。迨晨起視。則已白旗高懸。滿城皆新氣象矣。新軍憲兵。巡警巡防營。均已手纏白布。

各店鋪皆照常交易。卽小販亦皆照常負販。絕無驚惶之色。一若不知有此事者。各門頭城上。皆已架置大砲。

軍政府發出臨時命令九條如下。

臨陣退縮者斬。

姦淫婦女者斬。

造謠惑衆者斬。

縱火殃民者斬。

漏洩軍情者斬。

傷及外人者斬。

騷擾百姓者斬。

劫奪財物者斬。

傷及婦稚者斬。

當時江防營尙未允許。

是夜並未放一槍。連次日子午砲亦未放。以是居民頗安然。

軍政府有臨時命令。如滿人不抵抗。皆不殺戮。

旅蘇外人均懸旗致賀。

城內養育巷。有日本人開設之回春藥房。已設有臨時赤十字會。

城內居民。不准攜帶物件出城。各城門口。均有民軍防守。狀至嚴肅。

有敢死隊二百餘人。乘滬寧末班車至蘇。

八旗會館內之旗人。已逃無一人。

都督府門前。懸有紅字白旂一面。上書中華民國軍。江蘇都督府。傍有興漢安民四字。各學堂聞信後。皆拍手唱歌。停課三天。

各街巷有馬隊來往梭巡。

滬寧車蘇站。亦派有民軍防守。

新軍子彈。次日均由督練公所發出。各居民以民國軍如此文明。不傷一人。皆極滿意。程雪樓次日薙髮後。特出遊大小各街。又入各學堂與之唱歌。

藩庫內現銀。軍政府欲令該庫管庫人照賬交出。

一三、九月十六日 民軍固守漢陽 吳祿貞被刺 松江清江

光復 汪兆銘等出獄

十六日。湘軍第一協已完全開至漢陽。黃總司令命該協統王隆中赴十里舖附近防禦。王協統云。到十里舖可也。如令我協在該處防禦。未免阻喪士氣。我協願休息數日。聽總司令之命。攻漢口之敵。黃興悅之。遂優待王隆中。即令其軍隊在十里舖附近集合待命。

一面派夏維善賓士禮二員購買酒肉犒賞湘軍。是晚黃興卽召集司令部人員商議軍事進行策略。并稱贊王隆中頗有膽量。願告奮勇攻擊漢口敵人云云。時賓士禮云。今日奉總司令命令犒賞湘軍。見有一頭目與該棚兵士集賭。該目兵之隊官見吾輩至。卽警戒該賭者立止。無如目兵抗命集賭依然。該隊官卽將賭具拿去。孰知該頭目因輸致怒。卽持槍將隊官擊斃。似此軍紀風紀毫不嚴明。且兵不畏官。而又將官擊斃。更屬可危。請總司令傳知該協統。務要整飭軍紀。服從命令。不然難操勝算。孫子兵法有云。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望總司令留意及之云云。黃興聞以上所言。深滋不悅。并云湘軍在洪楊時代。百戰百勝。現當行軍之際。目兵稍有不法行爲。毋庸計較。况軍人在戰線上。今天不知明天事。只要打仗勇猛。則得之矣。昔鮑超帶兵。屢戰必勝。每光復一地。必令兵士安樂數日。所以兵士無不効命。賓士禮又云。鮑超之兵。雖軍紀不嚴。然對於鮑超極端服從。但曾國藩初用兵時。不重訓練。遇戰失敗。旋卽講求訓練。而收大効。請總司令以曾國藩爲法。以鮑超爲戒。則庶有希望。黃興不聽。并飭賓士禮不必多言。



吳祿貞先生遺像

吳祿貞。字綬卿。湖北雲夢人。母賢。常昂以大志。留學日本士官學校。昌言革命。庚子秋。曾與秦立三唐才常等潛行歸國。唐才常謀革命於武漢。敗。吳祿貞乃至大通運動防營。與清兵戰。亦敗。復渡日本返學。校畢業。歸武昌。張之洞委築武普通學校。助劉敬安擴充。日知會於武昌高家巷。秘謀革命甚急。爲秘密社會首領。別名夢澤雄。旋調陸軍部。又被徐世昌引爲奉天練兵大員。更充延吉邊務大臣。與日人爭間島。能不辱使命。著有調查延吉邊防報告書三卷。職膺都統。武昌起義時。爲保定第六鎮統制。謀助武昌。清廷使撫山西。途次石家莊。袁世凱段祺瑞良弼等派周符麟用馬惠田刺殺於石家莊。同志周幹臣張世膺同及於難。出師未捷身先死。悲夫。

是晚吳祿貞被刺於石家莊。其秘書長周幹臣。參謀長張世膺。同及於難。劉百剛。孔庚。副官曹進等。皆痛哭。吳祿貞乃日知會幹員。素懷大志。自武昌倡義。卽聯絡張敬輿。藍天蔚等。爲收京之謀。京張。京奉。京漢。鐵路。布置重兵。將一舉而擒異族之君臣。不使漏網。不期漢奸袁世凱乘時出山。先奪吳祿貞駐保定第六鎮之兵柄。使之巡撫山西。及抵石家莊。良弼。段祺瑞等。卽秘令周符麟往刺之。周符麟本第六鎮第十二協統領。早被吳祿貞所革。吳祿貞所提拔之一營長馬惠田。卽周符麟之衛兵。吳祿貞極信任之。夜半馬惠田求見。親上手摺行跪賀禮時。卽出手槍向吳祿貞一擊。吳尙繞案避之。并諭以大義。馬惠田追擊不已。吳祿貞卽開後門而出。甫開門。而馬惠田之伏兵。卽將吳祿貞之好頭顱砍去矣。自後周符麟。馬惠田二漢奸。永爲段祺瑞供養焉。所以遵袁世凱之秘命也。周幹臣。張世膺同時被暗殺。

蓋吳祿貞以英雄本色。愛國至誠。生平功德。散見於社會者頗多。若不遭袁世凱之暗殺。其事業必大有造於中國。并影響及於世界無疑。今特就錢維驥所跋於吳祿貞延吉廳邊務報告書三卷一文。卽可徵吳祿貞之一生真相焉。跋曰。右延吉廳邊務報告書三本。

計九章三十八節。吾亡友吳祿貞綬卿所著。而親贈於吾。以爲考案者也。初吾國東三省與朝鮮接壤之地。以滿人封禁故不詳。及康熙五十三年設璦春協領。隸於寧古塔副都統。於是方有建設。而漢人朝鮮人無產業者。漸以爲尾閹。清政不綱。有漢人爲馬賊之韓登舉者。據夾皮溝光霽谷等爲巢穴。地本沃壤。富森林及野獸。日本游歷者涎之。及併吞朝鮮。遂欲越圖們江而霸其地。有日人守田利遠者。著滿洲地誌。稱圖們江曰豆滿。而言其北岸向來所屬於延吉廳臨江一帶之地。以爲間島。且指爲朝鮮屬地。於是日本駐韓統監伊藤博文。遂令其中佐齋藤季治郎。率兵一營。至於延屬之六道溝。將遂佔領之。賴綬卿據歷史而爭。遂保有其地。綬卿之學博而功亦巨矣。嗚呼。以綬卿之才。使得行其志。則吾國之所保。寧止於一延吉廳而遂已乎。雖然。綬卿固偉男子。而亦多情人也。初綬卿既畢業於日本。在湖北不能行其志。乃至北京投練兵處。爲騎兵監督。監督者無兵。而但令閱操及編操典各事。所言當改革者俱不行。綬卿不樂閒曹。乃自陳於軍機大臣鐵良。願獨身而往陝西甘肅新疆三省。調查一切。與之數千金爲旅費。不受。曰。但求軍機處一紙條。令得在沿途藩庫領銀爲盤費足矣。鐵良許之。及至甘肅。會樊增祥。言詞慷慨。意頗

輕其老朽。樊固以守舊反對戊戌維新。且贊成庚子義和拳而漏網者。聞綬卿所言。疑爲康黨故事。軍機處大臣從無有以紙條而索銀於外省之藩庫者。因是益疑其妄。乃白升允。擬就地而誅之。升允曰。彼言自軍機處。何不奏聞而後處置。於是遂電京城。會鐵良已出軍機。諸大臣皆不曉本末。以聞西后。西后曰。今天豈不是陸軍部尙書鐵良值日麼。對曰。然。於是鐵良叫起。西后問故。曰。吳祿貞是奴才在軍機時派去調查邊務者。西后曰。然則你去回他們的電罷。鐵良叩首趨出。電甘。升允樊增祥益忌之。曰。吳某雖是奉命而行。然沿途不應滋擾。以此調查邊務。不稱。遂押解回京。綬卿益無聊。間以詩酒及女閭爲樂。會徐世昌督東三省。調之行。綬卿以爲可行吾志。及至東。世昌宦習甚深。綬卿與言。多不省。會有言韓登舉在夾皮溝。日本將認爲獨立國者。綬卿擬私往偵之。而綬卿所結交之鬚匪。如張作霖馮麟閣湯玉麟等。聞綬卿將往會韓。并爲書介紹。綬卿齎數千金請假而行。周維楨（字幹臣）李恩榮及測繪生等十數人從焉。既抵皮子溝。出介紹書投羣匪。匪爭延酒食。日或數起。綬卿詢一切。諸匪言詞誇大。綬卿故給之曰。我固南方盜首也。有衆三五萬人。快槍等是。然有山寨聚處。不似汝曹散漫。且多徒手。不足有爲也。於是諸匪乃

言。吾輩亦可招其部屬。請吳大哥觀之。如何。綬卿曰。善。既聚。可三千四百餘人。馬近一千。槍不一式。然其數與人相等。於是綬卿乃出千金犒之。并購牛羊數十頭。宰而大嚼。且曰。吾南方義士。其會飲咸如是。不似北方人鄙吝也。諸匪既大慙。且心服焉。會齋藤至於六道溝。貼倭人告示。有起之送於綬卿者。綬卿乃勃然怒曰。吾曹爲匪。亦宜愛國。今日本人強占我疆土。吾曹何不同心竭力以拒之。而待國家官吏爲之保護哉。匪曰。吳大哥不畏日本。我曹亦不畏。但我曹決戰。而徐總督將來要殺我曹以謝日本。則如之何。綬卿曰。不然。此事由我擔任。我雖匪。與徐總督亦故交。奈何畏其殺我哉。諸匪猶不信。於是綬卿乃解其包袱。出其在練兵處所穿之軍帽軍衣。佩刀皮靴龍旗等。光彩奪目。從官亦咸衣其軍服。威儀濟濟。至是羣匪咸拜伏於地。曰。吾今日乃知吳大哥不但南方豪傑。又徐總督故人也。歡欣不已者久之。綬卿部署既定。通牒敵人。限其卽日出境。齋藤聞之大駭。曰。此舊屬朝鮮。無清官署。更何有兵駐守。必詐也。綬卿又通牒請之。齋藤隨使者而來。見綬卿立於廟外。其上龍旗招展。軍服皇皇。兵士不下數千人。雖制服不全。而糾糾之狀。已爲心折。乃進前與綬卿握手。綬卿操日語與之爲禮。且延入。詰難何以至此。齋藤言。此地本屬

朝鮮。今朝鮮合併於倭國。故此來鎮守。君何故來此挑釁。綬卿曰。我中國官守中國地。且一向居此。汝今日方來。乃言吾挑釁貴國哉。吳某性直。不願多言。貴官能速退出境。則善。不然。惟決戰而已。齋藤言。汝要吾退出。可速送文書於朝鮮統監。俟其答覆。允吾讓出。卽退。否則不能。綬卿曰。吾不能與貴國講外交。惟知守土。若外交。則有吾國外交部與貴國外務省在。齋藤知不可勝。卽曰。吾回營將致電倭國去矣。卽分散。明日。日本人插標木於地。云日本界。綬卿遣人拔去之。綬卿於是一面致電北京軍機處。外交部。一面送文書與徐世昌及陳昭常輩。幾處聞此。不知所措。時張之洞在軍機。退朝。傳劉道仁哈漢章良弼等問之。諸人皆以綬卿所辦爲然。且與吳同學。稱其胆不置。張之洞尤激賞之。於是令綬卿暫署吉林副都統。且調回京。詳詢一切。此書其在京時所作也。吾國外交部於吉林邊界無詳細之圖。又無可徵之歷史。綬卿在日本。於朝鮮頗有研究。又新得宋教仁所著間島問題一書。故能源源本本。詳言其故。卒之折衝樽俎。使日人退讓。而延吉廳約數縣之疆土。得以保存。非偉男子而能若是乎。又綬卿初至奉天。狎一女優。爲徐世昌指摘。以爲職官無品。及綬卿署吉林副都統。世昌俟其入見。以張之洞門生郭宗熙代之。恐其復任。

張之洞喜其愛國。且能讀書。遂以延吉邊防大臣畀之。綬卿往延吉開府。過奉天。徐世昌訪之。不答。請宴。不赴。徐世昌初擬釋怨。召綬卿前所狎女優演戲。及綬卿不至。甚慙。曲將終。綬卿則衣夏布長衫。持大蒲扇。搖搖至於臺下。世昌望見趨揖之。綬卿不顧。觀看良久。俟女優下臺。携與共車而去。是夜納之矣。則其有情又當何如也。予至崑山。訪老友曹亞伯。曹與予皆與綬卿爲至交。聞曹欲刻吳祿貞之調查延吉邊務報告書三卷。以公同好。故跋其行事如此。補國史所未及云。

周幹臣、張世膺皆救世之才。文章道德冠乎當世。惜與吳祿貞同遭馬惠田暗殺。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誠中國之大不幸事。

張世膺字育和。一字華飛。江西德化人。少孤貧。事母極孝。母故世家女。矜禮節。世膺恐娶婦不合母意。終不娶。夙抱光復神州大志。藉譯述以畢業於日本士官。後爲吳祿貞邀赴奉天。充教練處提調。兼總辦陸軍小學。每勵學生以文事。旋充北京陸軍部馬兵科科长。武昌倡義。清廷震驚。世膺時與吳祿貞秘謀以滯清軍之行。清軍購德械數十萬。世膺赴灤州。強張紹曾截之。及吳將巡撫山西。周幹臣襄辦軍務。世膺聞滿人將害吳。急往石家

莊故被難。著有鬼士官一書。商務印書館出版。

是日松江亦宣布獨立。

民軍於十六晨。派數人來松。探察進止。時松人士。已得蘇垣獨立之宣告。乃急招集紳商軍學警各界。至城自治所議事。公推鈕鐵生君爲臨時會長。鈕君稱離鄉日久。未嫻近今風尚。隨由楊蔭安君宣言。時局艱危。土匪最宜注重。惟邇日留防兵隊。有至典舖恃衆強質者。非設統一機關。擔任防遏。最易惹禍。遂公舉鈕君爲軍政司長。鈕君言鄙人學殖蕪淺。惟對於父老昆弟。極應稍盡義務。復舉民政部長。有與官府有感情者。頗屬意戚守。及大衆譁然。不肯承認。乃舉定謝宰平君。並舉錢選青君爲財政部長。沈思齊君爲執法部長。(沈本裁缺仁和縣)沈君起言。鄙人自杭歸。見杭垣獨立。官長照常借重。今吾鄉似欲併去府縣。人民習慣已久。恐駭耳目。且執法一席。於舊律不適用。新律未有依據。並審判乏人。恐不便率爾從事。請俟三日後報命。時謝君亦起辭。鈕君曰。吾民生死關係。爭於今日。深望諸君共肩巨責。力圖進行云云。旋議決。請華婁兩縣照常辦事。卽召兩縣漕總。至令將已未徵解銀款。刻日全數繳報。並查得強當衣物者爲第二留防隊兵。乃請張壽

椿奚叔平二君。馳入該軍慰導。隨集現款預備給餉。第一第三兩營。仍請余劉二參戎。帶巡緝。以提轅爲軍政府。卽出安民示云。松江軍政分府示。照得武昌起義。同胞萬衆一心。凡我義旗所指。罔不鼓舞歡迎。各省各城恢復。從未妨害安甯。松江毗連上海。鐵路交通著名。一經大兵雲集。損害自必非輕。今奉軍政府命。但令各界輸誠。茲已紛紛歸順。具見敵愾同情。惟願親愛同胞。仍各安分營生。洋人生命財產。切勿乘此相侵。轉瞬民國成立。人人共享太平。所用係松江府印信。惟劔去滿文。華婁沈李兩大令。亦同出安民告示。署銜爲中華民國華婁民政長。戚守自交印信後。本限三日內不得離署。當晚忽謠傳穴壁圖逸。飭騎追回。同時中營余參戎。因發餉事。由第三營兵誤會。與之齟齬。竟被恃蠻毆傷。夜間講武會警察隊巡防隊。澈夜梭巡。城內士紳。議立保安會。凡簽名入會者。皆給械輪巡。此係自衛身家。概不發給餉項。茲將松城光復通告書錄下。松城自十六日得蘇撫電後。城自治公所。卽發傳單開會。當場宣布獨立。衆皆贊成。松府戚揚。派代表蒞會。當卽推定鈕惕生君爲軍政部長。謝宰平君爲民政長。沈思齊君爲執法部長。錢選青君爲財政部長。另專設參謀部。爲四部之總機關。以提署爲松江軍政分府司令處。衆議僉同。

當時因松府不親自蒞會。故卽派人至府署。陳述衆意。而松府自將印信交出。并約三日內交代地方公欸。及一併未了事宜。大局遂定。舊有之防營。騷擾無序。責成防營管帶余志斌。三營管帶劉世奎。分投彈壓。擔任保護治安。並請奚叔平君。張壽椿君。至各防營。宣布軍政府德意。飛划營沈管帶。請其分撥軍隊。任巡邏彈壓之責。各段均設立自衛團。當由參謀部發出六言韻示一道。徧貼通衢。城廂內外。均一律懸掛白旗。市面安堵如常。人民皆欣欣有喜色。口呼光復大漢。中華民國軍萬歲不絕。松江軍政分府佈告。

是日清江浦宣布獨立。先是十四晚清江十三協輜重營前隊隊官趙雲亭。二十五標掌旗官龔振鵬起義。率領輜重營前隊目兵由小水門入城。進攻道署。斯時淮揚海道甌良兼護江北提督。命其參議蔣雁行。十三協統領魏宗瀚。派兵追勦。而馬隊管帶吳士芬富於革命思想。因而抗命。十五晚輜重營前隊連合左右兩隊佔守西壩王家營二鎮。要求各營同時光復。於是十三協目兵步六營。馬一營。砲二營。工程一營。全體贊成。進攻清江十六晨。由魏宗瀚率領全協進攻清江。秩序整齊。清江四城緊閉。巡防官兵登城開槍抵抗。約戰半日之久。砲兵始開砲轟城。巡防兵不支。甌良乘二人肩輿逃出南門。顧一民船。

而走。蔣雁行不知下落。軍械局局長張復太尙不明大義。命軍裝庫科員管金聚架砲城上還擊。革命軍當時由軍械科科員周詩說以利害。邀同警務公所科長梁星五區長胡仲芳商會會長各人員。合請清河邵令靖江投降。各商民均懸白旗。周詩登城演說革命宗旨。各商民歡呼革命軍萬歲。開城歡迎。由石碼頭繞至鐵路口。卽請砲隊管帶費國祥下令停戰。并演說武昌起義宗旨。各省響應理由。各官長及日兵均拍掌贊成。隨即入東門。并囑輜重營管帶夏鴻鈞。砲兵管帶費國祥。維持軍隊秩序。商會總理與清河邵令。維持商務。步兵管帶車慶雲收復殘兵。而清江遂安堵如常。旋舉蔣雁行爲清江浦軍政分府都督。

是日北京清監國赦汪兆銘黃復生等三人。自八月十九武昌革命軍起。清廷大懼。監國不得已。欲赦黨人以期解救。先是去歲四月汪受黨內外各方譏刺。遂萌犧牲之志。欲與清政府拚一死。因偕黃復生入北京。設守眞影相館爲暗殺機關。製造炸彈。以謀炸攝政。并致書其未婚妻劉氏。請其另行擇配。以示決絕。案破。因政客多方營救。故舍死刑而處以終身監禁。至是交旨赦汪等三人。交張鳴岐差委。汪出獄後。有人叩其行狀。汪病甚。且

沈默久之。乃歷述在獄時之情況。謂入獄後。項上卽荷鐵械。量甚重。非書生所能耐。每日僅食粥一盂。及粗麪一撮。且不能以手取之。惟以口就食於架上而已。前日忽有禁子入。余昏瞶間。彼竟折吾刑具。擁之出。吾眼花不知何往。以爲必殺我也。旋擁至騾馬市大街。泰安棧。予意豈以棧房爲殺場耶。禁子又交我行李及銀百兩。并向予討喜錢。謂吾已遇赦。

一四、九月十七日 廣西光復 鎮江光復

十七日接廣西桂林來電。謂已宣布獨立。舉沈秉堃爲都督。先是周震鱗由長沙假劉人熙名義。致電王芝祥。促其響應武昌。因王以藩台而握廣西全省兵權。與劉人熙爲姻婭。章陶巖陳元伯輩。又與新軍警察聯絡。故獨立時。秩序如恒。并以王芝祥陸榮廷任副都督。

是日接得各方面偵探報告如左。

一、袁世凱馮國璋命南下之清軍。於黃河以南所有鐵道鐵橋車站及電局均派重兵保守。但袁世凱之大本營在孝感。馮國璋之司令部在漢口大智門。其所到地方遍貼

布告。

二、清軍現由北運來重砲數門。并架橋材料。均已到漢。但架橋材料似欲在襄河架設橋梁。有準備攻我漢陽之舉。

三、清軍在大智門及招商局附近。設有管退砲位。專向我武昌漢陽射擊。

黎都督卽將以上報告及武昌防禦情形通知黃興總司令。黃總司令亦將漢陽準備情形報告黎都督。除以步隊第二協防禦武昌城附近。以步隊第三協仍防禦青山一帶。武昌鳳凰山設有重砲外。茲將漢陽防禦部隊列於左。

鄂軍步隊第一協。協統蔣肇鑑。

鄂軍步隊第四協。協統張廷輔。

鄂軍步隊第五協。協統熊秉坤。

鄂軍步隊第四標。統帶胡效騫。

湘軍步隊第一協。協統王隆中。

鄂軍砲隊團。團長曾繼梧。由黃興帶來。



林述慶先生遺像

林述慶。字頌亭。福建人。素富種族革命思想。與趙聲。柏文蔚輩爲秘密團體。充江南第九鎮之營官。駐鎮江。武昌起義後。於九月十七夜在鎮江獨立稱都督。設鎮江軍政分府。與同志林知淵收復海軍。時南京尙未光復。徐固卿謀佔南京。爲張勳所敗。林述慶乃合浙滬聯軍三面攻之。百入天保城。并口占七絕一章云。降旛高拂石頭城。日照雄關萬角聲。如此江山收一戰。依然還我漢家營。斯時革命軍失去漢陽。奪得南京。民國前途關係極巨。林公之功大矣。及南北和議成。林公卽解甲歸田。嗣應袁世凱之電召。游北京。居孫少侯宅。於民國二年宋教仁被刺之先五六日。林公爲袁氏所忌。暴卒於京。

鄂軍工程第一營。附架橋材料。管帶李占魁。

以上各部隊。員額槍枝被服彈藥等項。均補充完足。

是晚林述慶獨立於鎮江。特將當日許崇灝所記之鎮江獨立。及克復南京之事實。以明真相。

鎮江扼長江之咽喉。撫徐淮之肩背。象山北固金焦峴涼。諸險要環列左右。形勢雄偉。自古視爲重鎮。滿清於此亦駐重兵。除駐防旗兵之外。另有巡防隊。水師。共合萬餘人。嗣後添練新軍。又將新軍第九鎮步隊第十八協。移駐於此。其重視此地。可以想見矣。新軍第九鎮軍官。全由江南陸師。及將備學堂畢業學生充任。盡屬青年學子。富有新智識。士兵均用實行徵兵制度。由鄉間徵募而來。其中秀才學子。中學高小學生甚多。無不識字者。且均有愛國思想。故對於啟發訓練。種種工作。均極容易。革命主義之精義。一經宣傳。莫不深入腦際。其精神。每每流露於不知不覺之間。因此頗爲滿清官僚及駐防旗兵所睽視。目爲革命黨。至趙聲熊成基（均第九鎮軍官）在粵皖先後起事失敗後。防備更爲嚴密。第九鎮之官兵。每日不在被監視中。行動言語。均失其自由。

林君述慶。閩侯人。第十八協第卅六標第一營營官也。性沉毅。好讀書。軍事訓練餘暇。手執一卷。每至忘倦。所有新出版之軍事政治學術諸書。無不盡量收集。從事研究。暇時與同袍將領談論辯難。滔滔不絕。與談者幾忘其爲軍人。而都目爲學者也。其時與崇灝共事一標。性質相同。故相友愛。既屬同袍。又爲至友矣。庚戌年秋。至友宋遜初黃克強歐陽振聲先後致書與崇灝。略謂現已組織中部同盟。設機關於上海。囑崇灝物色軍中人材。加入本會。崇灝接信後。微露意義於林君之前。林君素富於愛國思想。民族精神。一經道及。慨然贊許。同時加入者。劉君成。盧君祥麟。沈君家焯。陳君鳳文。臧君在新。易君纘仁。楊君韻珂。黃君祖澄。嗣後分頭接洽。暗中宣傳。軍官士兵。陸續加入者。不計其數。辛亥武昌起義。第九鎮準備響應。風聲傳播。政府震驚。其時兩江總督張人俊。江甯將軍鐵良。疑九鎮甚。嚴令統制徐紹楨。將駐甯之步隊第十七協及馬砲工輜各種兵。一律移駐南京城外之秣陵關。收繳子彈。並調江防軍張勳。防營王有宏。胡令宣等軍入城防守。全鎮官兵。非常憤激。而代理第十七協統沈同午。正參謀史久光。憤激尤甚。林君述慶。以時機已至。約崇灝與劉盧沈臧楊陳等密商。公推林君赴滬接

洽。決定起義日期。其時鎮江旗兵防營。防備甚嚴。偵探步哨。滿佈營房四週。協統標統。畏懼稱疾隱隱。在軍中主持者。惟營長與隊官耳。決定日期後。遂招集軍官會議。各營營長章祖衡。明羽林劉成端。木瓚生等。一致贊同。當即派出湘籍軍官葛應龍。葉開鑫。吳金彪。劉得標等。遊說各防營。及砲台水師。並派黃祖澄。赴滬領取子彈。楊韻珂。李文。滙程。鳳璋。奔走鎮甯之間。以通聲氣。佈置既妥。遂於九月十七日夜。集合全協軍隊於。峴涼山。宣佈起義。援應武昌。公推林述慶爲鎮軍都督。崇灝爲參謀長。圍攻鎮江城。威脅旗兵繳械。駐防都統。服毒自盡。道府縣官吏。相繼潛逃。十八日午後。旗兵全體屈服。投降繳械。巡防水師。砲隊。同時響應。於是鎮江要地。完全光復矣。翌日聞第十七協及馬砲工輜各標營。由秣陵關進攻雨花台。因子彈缺乏失利。向鎮江方面退却。遂分兵佔領龍潭。溧陽等要地。掩護收容。其時柏君文蔚。率領炸彈隊。由申來投。即委柏君爲收容處主任。黃祖澄爲副主任。收容潰退來鎮之軍隊。編爲鎮軍第一師。是時南洋海軍軍艦。共十二艘。由上遊開駛來鎮。林都督電令象山砲台。發砲阻止。海軍各艦。遂停碇於鎮江上遊。海軍將領多粵閩籍。宋統領文蔚。香山人。與崇灝有戚誼。灝親自登艦。

曉以利害。勉以大義。宋君首先表示服從。吳君振南同時表示。其餘閩籍將領。因與林都督爲同鄉關係。且多林姓。故亦一致贊同。於是同樹革命之旗幟。遂以宋文翹爲海軍司令。吳振南爲都督府海軍處長。未折一彈。而十餘艘軍艦。收集於指揮之下矣。揚州徐寶珊。鹽務緝私統領也。爲鹽梟出身。性質強悍。素有徐老虎之徽號。負固揚城。擁兵自衛。尙未收服。頗爲隱憂。遂派李君竟成。會同水師統領趙鴻禧。率領水師。前往收撫。徐寶珊雖然梟悍性成。而富於民族思想。一經遊說。欣然來投。遂收其部伍。編爲鎮軍第二師。並令其兼揚州軍政分府。防守揚州各屬。於是揚州數縣。亦歸鎮軍都督所屬之範圍矣。

淮安爲鎮揚屏障。由鎮北伐。必經之路也。臧君在新。爲淮安人。熟悉該地之形勢。其時淮安尙在清軍範圍。遂派臧君在新。統領所屬部伍一支隊。附以炸彈一排。以韓恢爲排長。前往光復。軍威所及。駐淮清兵。望風投降。臧君收編部衆。爲一混成旅。淮揚光復以後。準備進攻金陵。鎮軍所屬。分爲三支隊。崇灝及柏君文蔚。劉君成。各統一支隊。當鎮江光復以後。駐蘇新軍混成協。與浙江新軍。同時發難響應。各發難軍隊。均分派軍

隊一部來鎮。會攻南京。到鎮軍隊。有蘇軍劉之潔所部一支隊。浙軍朱瑞所部一支隊。滬軍黎天才所部兩營。滬軍光復軍洪承典所部六隊。以上部隊。先後來鎮集中。上海總機關已推前第九鎮統制徐紹楨爲總指揮。到鎮後。與林都督會商攻寧計畫。及後方諸問題。並要求將海軍各艦隊歸其指揮之下。以期動作一致。林都督均慨然許之。於是聯合各軍。分期出動。林都督以浦口爲津浦路之起點。北伐軍必經之要路。清軍退潰。必經於此。遂派柏文蔚李竟成爲正副司令。率領鎮軍一支隊。及水師全部。由十二圩渡江。佔領儀徵六合。攻擊浦口。扼清兵之退路。復派吳忠信爲兵站司令。辦理兵站業務。部置既妥。崇灝隨林都督率同兩支隊。向南京進發。軍次堯化門。復派官成鯤、李祝陶、携欸五萬。運動烏龍幕府山諸砲台。砲台官兵。因金陵未克。未敢舉事。要求派兵駐台掩護。方敢改豎革命旗。林都督遂令滬軍黎天才所部。擔任掩護。滬軍一到。而台上白旗隨風招展。上海各報。遂載黎天才克復幕府砲台之專電矣。

聯軍圍攻寧城。改變攻城計畫。凡三次。均未攻克。以其攻擊點選定錯誤之故也。南京城池堅固。形勢雄偉。龍蟠虎踞。自古視爲金湯。而紫金山天堡城。尤爲險要。實爲金陵

存亡之要點。戰術學所謂陣地鎖匙也。天堡城若能得手。俯瞰全城。垂手可得。崇瀨因此。在參謀團會議席上。力主先佔天堡城。浙軍參謀呂公望。贊成崇瀨之提議。因此遂決分兵四路。蘇軍仍任左翼。攻雨花台。鎮軍浙軍及滬軍擔任攻天堡城。十月初十日。夜。開始運動。三面圍攻。浙軍由左路。孝陵衛方面。鎮軍由中路。馬羣方面。滬軍由右路。籐子樹方面。三面夾擊。翌日拂曉。遂將號稱天險之天堡城佔領矣。是役也。鎮軍營長楊韻珂陣亡。排長同時陣亡者三。司務長一。士兵數十人。其最勇敢者爲連長季遇春。天堡城之佔領。季君之功也。

天堡城佔領後。清軍仍負固死守。城堅不易攻破。初十日午夜。由滬運到二十四生的口徑攻城砲兩門。到堯化門車站。林都督令崇瀨爲攻城砲指揮官。連夜運砲進入籐子樹附近高地。黎明發砲攻城。第一發中富貴山砲台。張勳所在地也。第二發中北極閣。張人俊鐵良之大本營也。第三發中太平門城樓。三砲皆中。敵將膽寒。張人俊鐵良張勳率其殘部三千餘人。出漢西門繞八卦洲向浦口方面逃竄。巡防營張聯陞趙榮華率所部三千餘人。由英國教士馬林接洽。開太平門投降。於是鎮軍全部進城。其時

在十月十二日也。

鎮軍進城之後。通知城外各軍。停止攻擊。並下令開放南門朝陽門。請各軍進城。是時軍隊複雜。軍紀廢弛。蘇良弼部衆。自號蘇軍。在城內旗營。焚殺搶劫。秩序混亂。鎮軍會同各軍。編成臨時憲兵。馳往彈壓。拘捕蘇良弼。解散其部衆。秩序始復。而旗營一帶。已化爲焦土矣。旗民老弱男女。死於水火者。不計其數。殘餘旗民數千人。由鎮軍保護。收容於都統衙署。令糧食處處長陳鳳文。分配糧食周濟之。是時武漢與清兵激戰失利。黎元洪退守洪山。知南京克復。飛電請援。聯軍會議。共推黎天才統其所部。馳往援應。黎天才以兵力不足。要求將鎮軍所收編之張聯陞趙榮華所部。撥歸指揮。始肯前去。以該兩部之槍械新利故也。林都督以武漢爲首義之區。若稍有失。長江一帶。必爲動搖。不欲因個人實力之故。而誤援鄂時機。遂允將收編全部防營四千人。完全撥歸黎天才統率。並委之爲鎮軍第三師師長名義。黎天才之入鎮軍者。自此始也。柏文蔚所部。既達浦口。適與張勳退兵遭遇。迎頭痛擊。繳械甚多。並截獲輜重無數。及現款十餘萬元。張勳率殘兵二千向北逃竄。柏文蔚指揮所部。星夜追擊。至臨淮關止。

於是浦口以北。臨淮以南。亦爲鎮軍佔領矣。

臨淮既得。南京穩固。林都督遂與各軍將領會議。歡迎孫總理中山先生來寧。就大總統職。並派參謀黃家濂爲代表。會同各軍代表。至滬歡迎。南京政府成立。任林都督爲北伐臨淮軍總司令。以崇灝爲參謀長。兼兵站總監。及第三獨立混成旅旅長。以柏文蔚爲鎮軍第一軍軍長。徐寶珊爲鎮軍第二軍軍長。未幾南北議和。中止北伐。林都督因不贊成議和。辭職下野。崇灝亦去職。柏文蔚由皖人電舉。爲皖軍都督。率其所部赴皖就職。而鎮軍名義。遂從此銷滅。成爲歷史上之名詞而已。而當時滬軍都督陳其美。極忌林述慶之功。屢欲害之。并殺陶金保。以其爲鎮軍要人也。林知淵收降海軍。亦有功。復參加漢陽之戰。胸中二槍。至今并無恙。

一五、九月十八日 安慶光復 福州光復

十八日接九江轉來電報。謂安慶業已光復。并舉朱家寶爲都督。王天培爲副都督。先數日皖志士吳春陽謀光復安慶。被朱家寶王天培所殺。至是亦隨風氣轉移而歸順矣。詎十八日朱撫受印後。以爲各省均無副都督之設。因卽函致諮議局。商請改爲軍事總

監而王不允。立至諮議局要挾各紳。將印取回。并限二小時回信。否則鐵血相見。衆紳無法。卽往朱撫處將印取交王天培收執。十九日。王卽不待公舉。自爲都督。於是各界中人已爲不服。而王天培辦事又涉強權。不能兼顧民隱。因此軍警各界。怨聲嘖嘖。又聞知朱撫定於二十起節離皖。挽留無術。夜間一句鐘時。遂有衛隊巡防兩營兵士約數百人。突向司令部放槍數排。奪城而出。聲言王都督威凌兵士。且到此兩日并不放餉。若朱大帥一去。我等必要餓死。殺死。不如逃命等語。居民於睡夢中驚覺。擾亂萬狀。次日天明。商民齊至諮議局商會會議。八句鐘一律閉市。商民均頂香擁至撫署。闖入二堂。哭跪朱撫前。痛不能聲。惟有牽衣扯袖。以表挽留之意。一時麇集約十數萬人。四牌樓橫直兩街。及撫署左右。均被填塞擁擠不動。朱撫見民心堅固。只得權允暫留。再議辦法。商民等遂又擁至督練公所司令部。索取都督印信。彈壓各員。皆被毆擊。王天培亦知民氣激烈。萬衆一心。先期藏避。一面電致砲營管帶某。將營內退山快砲。率兵拉出六尊。騎馬冲至。意將開放。并手持大刀。逢人便砍。各商民見之憤怒。一擁而前。將該管帶徒手攢毆。登時斃命。復將大砲拉進撫署。以防暗中轟擊。嗣經各界代表竇以鈺、蔡正、趙曾重、洪思亮等。進內將

都督印信取出。送至撫署。一面分人再至商會開議。未幾朱撫亦派左右翼統領劉曹二君到會商布。決意留皖。維持治安。寧可犧牲一命。斷不有負皖民云云。於是全體公電鄂軍黎都督。申明此意。并派代表分赴鄂贛等省。面陳詳情。直至三點鐘後。司令部各員聚而不散。竟開放手槍亂擊。飛彈如雨。有十歲之小童。被彈傷及左肩。幸未斃命。當時朱撫卽派巡查員用手招降。亦被槍彈洞穿手掌。朱撫見此情形。卽將城外水師調入城內。圍繞司令部。一面派員會同紳商各代表妥爲開導。隨將開槍之民軍各執事員設法誘出。護送諮議局。大眾始散。惟時已五點鐘。市面稍行安靜。城上興漢保民旗。及各舖戶居民之歡迎旗幟。亦均照常懸掛。朱撫卽發電鄂潯兩軍政府。請其派兵來皖鎮壓。旋潯陽軍政府已派混成一協。分乘小輪八艘來皖。於二十一日下午二點鐘到皖。陸續登岸。分駐城內。以資防禦。

但黨人鑒於吳春陽之被殺。及朱家寶之蓄謀攻武昌。終恨官僚之狡詐。旋王慶雲袁家聲等起兵壽州。推王慶雲爲淮上軍都督。不數日皖北各州縣相繼響應。聲勢浩大。將進攻省會。朱家寶等乃離皖。後孫毓筠柏文蔚相繼任安徽都督。

又接得偵探報告。滿軍於漢口上關及花樓一帶。并在黑山對岸。構築掩堡。沿江岸均設有砲位。

又據諜報。謂滿軍兵力。除連日戰鬪死傷外。尚有一萬餘人。本日下午一時。其後方續到。增援隊約五千人。已抵祁家灣。又有步隊約一標。由信陽蕭家港南下。今晚可達漢口。是日黃總司令乃發下如左之命令。

民軍總司令官命令

九月十八日午后三時
于漢陽昭忠祠

一、滿軍在漢口兵力約一萬餘人。在漢口劉家廟至橋口附近。又於上關及花樓一帶。并黑山對岸。均構築掩堡。沿江岸設有砲位。又由孝感至新溝方面。有滿軍出沒。清廷派袁世凱南下。現已抵孝感。馮國璋在大智門。

又迭接上海浙江江蘇廣西安慶來電。均已宣布獨立。擬派兵應援武昌。

二、本軍擬在漢陽南岸嘴至三眼橋附近一帶防禦。

三、步隊第四協統領張廷輔。率該協於南岸嘴至兵工廠附近佔領陣地。且派一部掩護我右側。

四、步隊第一協統領蔣肇鑑。率該協佔領陣地。右翼與第四協連絡。左翼至鋼藥廠西端附近。

五、步隊第四標統帶胡效騫。率該標與步隊第一協連絡。須於黑山至割絲口附近佔領陣地。

以上各隊須利用時間構築強固防禦工事。

六、湘軍第一協統領王隆中。率該協及工程第一營在十里舖鍋底山附近佔領陣地。但須構築強固防禦工事。且派一部警戒琴斷口三眼橋附近。

七、砲隊團統帶曾繼梧。率該團須於大別山黑山仙女山扁擔山附近選佔陣地。以能射擊漢口龍王廟至玉帶門及琴斷口三眼橋附近爲要。

八、步隊第五協統領熊秉坤。率該協在七里舖爲預備隊。

九、各部隊給養。派員在歸元寺糧台領取糧秣。

十、予在漢陽昭忠祠。

總司令官黃興。

同時又給糧台司令及輜重第一營訓令如左。

給糧台司令官及輜重第一營訓令 十八日午后三時
于漢陽昭忠祠

一、本軍擬在漢陽南岸嘴至三眼橋附近防禦。

二、該糧台司令官王安瀾。輜重第一營胡恢漢。須按照在漢陽本軍所轄各部隊準備糧秣。以便各部隊派員領取。并須先在本司令部計算各部隊報來人數。妥籌辦理。

三、予在漢陽昭忠祠。

總司令官黃興。

是晚福建省城福州被革命軍佔領。先是彭壽松與馬景融等運動警察與常備新軍將成熟。而福州將軍樸壽。自湖北起義後。對於該省新軍。即加意防範。藥庫子彈。悉行搬入旗界。凡旗人十三歲以上男子。均發給洋槍一桿。子彈三百顆。婦女則發給小刀一柄。以備與漢人決戰。且於旗界內安放大砲。埋伏地雷。宣言必使全城漢民同歸於盡。又有文楷等組織殺漢黨。居民聞之。無不惶惶。由是均遷徙城外。十七日復喧傳旗兵議將圍攻第十鎮統制孫道仁公館。搶奪陸軍小學堂軍械。焚燒各處民居。爲先發制人之舉。至十

八晚。果有旗兵數百名。擁入漢界放火。其放火方法。係用水龍灌以煤油。散潑屋頂。故火勢甚烈。因此軍民愈憤。卽推舉二十協統領許崇智爲總司令官。督師與旗營宣戰。勢若拉枯。旗兵知勢不敵。十九晚遂高掛白旗乞和。總督松壽自盡。詎二十早。又有旗兵百餘名向漢界攻擊。幸經民軍擊退。該旗兵始相率來降。將軍樸壽都統勝恩亦均先後被擒。旗兵一切軍械悉數繳出。所有俘虜拘留數點鐘卽放令回家。每人給以銀一元。米一斗。以爲安家之用。又許以每日酌給糧食。至負傷各旗兵。概由赤十字會昇入醫院療治。其死亡者亦復分別掩埋。都統勝恩及藩司尙其亨亦經派人護送出境。將軍樸壽以其既降復叛。卽予誅戮。由是人心始安。遂公舉孫道仁爲大都督。於二十二日入署視事。沿途均懸掛白旗。而大局遂定矣。廈門商會洪總理。陳協理。施坐辦等。二十二日接孫都督宣告獨立電後。新廈遣章拱北。及廈廳王子章均逃匿無蹤。乃由商會自治會各紳公議。設立保安會。公舉六人分部辦事。地方頗安靖。二十日晨新加坡輪到埠。來革黨四十餘人。舉楊王黃三君爲代表。與廈門紳商學界聯絡運動。卽將砲台營警名冊送與楊代表點驗。楊君允卽發餉。一面樹旗招兵。一面組織敢死隊數十人。每名月餉六十元。每兵月餉

八兩三日內。卽已招足民兵三千餘人。是日卽佔領漳州府城。二十三日。又佔領泉州府城。卽請該府管太守任事。管以年老力辭。乃請晉江縣黃韻生。照舊辦事。所有地方鹹厘各捐。一律裁撤。海關另舉黃仲訓君掌管。二十四日下午。廈門各商界。以布置已妥。遂一律懸樹白旗。大書漢旗萬歲。燃砲慶祝。頗極一時之盛。人民無不鼓掌歡呼也。

十九日都督府接得情報。聞袁世凱向清政府要求特權。

是日又據各偵探報告。滿軍第四鎮全部兵力駐紮漢口各要地。及第十混成協全部駐孝感。第五鎮之一協。於今早八時已抵孝感。

又據土人云。滿軍一支隊似由新溝向蔡甸前進。

是日民軍接得以上報告。卽派祁國鈞率馬隊一營。步隊一營。赴蔡甸附近。防止滿軍渡河。

是日湘軍第二協統領甘興典。率該協已抵漢陽。受黃總司令官指揮。

同日江陰要塞宣布獨立。先是上海獨立後。江蘇黨人分途運動。李懷誠葉正叔等卽至江陰。而江陰新軍管帶王鑑。會同砲隊營營長劉筱如。宣布獨立。將江陰要塞及防營七

千餘人同時收復。王遂誠亦獨立於宜興。揚州亦懸獨立旗。

一六、九月二十日 黎元洪通電請組臨時政府 袁世凱遣使

議和

二十日、武昌黎都督發出通電。請獨立各省組織臨時中央政府以一軍權。致各省都督電如下。

大局粗定。非組織臨時政府。內政外交。均無主體。極爲可危。前電請速派妥員會議組織。諒達尊鑒。惟各省全權委員。一時未能全到。擬變通辦法。先由各省電舉各部政務長。擇其得多數票者來鄂。以政府成立。照會各國領事。轉各公使。請各本國承認。庶國基可以粗定。敝省擬中央臨時政府暫分七部。一、內務。二、外交。三、教育。四、財政。五、交通。六、軍政。七、司法。其首長之條件。以聲望素著。中外咸知。并能出而任務爲必要。蓋非此不足以昭各國之信用也。現除外交首長。多數省分。已舉伍廷芳溫宗堯二君外。其餘各首長。應請協舉。電知敝省。候彙齊後。其得多數當選者。一面電聘。一面通告。時事迫急。希卽會議舉定。再財政首長。敝省擬舉張謇。并聞萬祈速覆。旋各省都督皆復電贊成。

是日袁世凱派蔡廷幹劉承恩來武昌都督府與民軍構和。并携有袁之手書。據稱如能承認君主立憲。兩軍卽息戰。否則仍以武力解決云云。當時黎都督召集湯化龍孫發緒胡瑛等商議。一面招待蔡劉二使。一面通知各機關人員。齊集都督府（諮議局）先歡迎蔡劉二使。并請宣布來意。其時劉承恩登台說明。謂鄙人係漢人。湖北襄陽籍。前充湖北武建營督帶。旋奉命調赴廣西。在廣西解職後。卽到北京。此次武昌起義。袁項城奉命出山。卽調鄙人隨營辦事。但項城此次派蔡君與鄙人前來與黎都督接洽和議。免得同胞相殘。按中國國情。是要順從人民之意。實行君主立憲。如大家同胞贊成。兩軍卽可息戰。俾免生靈塗炭云云。旋蔡廷幹登台。亦云袁項城頗不願以武力解決。同胞相殘。按照政治原理。中國人民程度。第一步實行君主立憲云云。蔡劉二使演說畢。湯化龍卽登台演說。謂今日蔡劉二君來到武昌。我輩同胞極爲歡迎。但是我們武昌此次首義。并非專行種族革命。實政治革命。我中華民國據有二十二行省。內有漢滿蒙回藏五大族。求五族平等。所以必須改建五族共和。處現在二十世紀時代。君主國逐漸減少。民主國日益增多。如能按照共和制度。實事求是。則滿清永久立於優待地位。享共和幸福。較之君主時

代之危險。至有世世子孫莫生帝王家之慘勝百倍矣。我想清廷真有覺悟。順應潮流。必以吾言爲然。請蔡劉二君轉達袁項城不必固執可也。云云。旋孫發緒登台演說云。我們武昌此次首義。各省聞風響應。卽北五省秦晉及山東已宣告獨立矣。想再過幾日。全國無一省不響應矣。是民心之趨嚮如此。袁項城乃中國當代人傑。前日之忠於滿清者。其過去成績。項城乃身歷其境。不待言也。是滿清對於漢人。勿論何時不在猜疑之中。試問上下既有猜疑。能辦事乎。如稍有不遂意。能免危險乎。此吾人望於項城反省者一也。項城謂君主立憲。試問仍以滿人爲君主乎。抑以漢人爲君主乎。若仍以滿人爲君主。我同胞又何必多此一舉。而各省又何必響應。此吾人望於項城反省者二也。袁項城此次出山。我漢族同胞無一人不歡忻鼓舞。意謂項城飽經憂患。外察大勢。內審國情。必不能再以滿清之立憲來欺人而自欺。并爲天下笑。此吾人望於項城反省者三也。如項城堅執己見。效忠滿清。仍以武力解決。是響應各省。已佔中國三分有其二矣。試問項城有若干兵力。豈能以六鎮兵力壓迫全國乎。想項城自思亦不能也。此吾人望於項城反省者四也。總之項城乃漢族同胞。吾人愛之敬之。其所處地位。如順從民意。則達目的易於反掌。

不然。同胞雖受塗炭之禍。則烏盡弓藏。復爲項城危。此不過大概言之。不盡之意。望蔡劉二公代爲轉達。是幸云云。接連胡瑛。胡瑞霖等均有演說。無非是勸蔡劉二使轉達項城。息戰。犧牲君主立憲。贊助共和耳。蔡劉二使聞得以上所言。雖是揜揚袁世凱。然觀察實情。非改建共和不可。當答云。諸君之意。我二人已領教矣。一俟返漢。卽將尊意轉達。能否收効。尙不敢必。因爲我們所受意旨。是君主立憲。如項城能犧牲己見。免除戰禍。亦屬幸事云云。於是蔡劉二人在都督府餐畢。卽携帶黎元洪致袁世凱之書。返漢口報告袁氏矣。茲錄黎氏當日所公布致袁世凱之書如下。

頃覆袁慰帥書如下。蔡劉兩君來。備述德意。具見執事俯念漢族同胞。不忍自相殘害。令我佩荷。開示四條。果能如約照辦。則是滿清幸福。特漢族之受專制。已二百六十餘年。自戊戌政變以還。曰改革專制。曰預備立憲。曰縮短國會期限。何一非國民之鐵血憤爭而來。徐錫麟之刺皖撫。安慶之召兵變。孚琦之被炸彈。廣州督署之被轟燬。滿清之膽。早經破裂。然逐次之廷諭。純係牢籠漢人之詐術。並無改革政體之決心。故內而各部長官。外而各省督撫。滿漢比較。滿人之掌握政權者幾何人。兵權財權爲立國之命脈。非毫無智

識之奴隸。卽乳臭未乾之親貴。四萬萬之漢人之財產生命。皆斷送於少數滿人之手。是而可忍。孰不可忍。卽如執事。豈非我漢族中之最有聲望最有能力之人乎。一削兵權於北洋。再奪政柄於樞府。若非稍有忌憚漢族之心。已酉革職之後。險有性命之虞。他人或有不知。執事豈竟忘之。自鄂軍倡義。四方響應。舉朝震恐。無法支持。始出其咸同故技。以漢人殺漢人之政策。執事果爲此而出。可謂忍矣。嗣又讀奉條件。諄諄以立憲爲言。時至二十世紀。無論君主國。民主國。君民共主國。皆莫不有憲法。特其性質稍有差異。然均謂之立憲。將來各省派員會議。視其程度如何。當採擇何等政體。其結果自不外立憲二字。特證諸輿論。滿清恐難參與其間耳。鄂軍起義。只匝月。而響應宣告獨立者。有滇蜀贛皖蘇杭粵桂秦晉等省。滬上反正之兵輪。及魚雷艇。共有八艘。其所以光復之速而廣者。實非人力之所能爲也。我軍進攻。竊料滿清實無抵抗之能力。其稍能抗拒者。惟有執事。然則執事一身。繫漢族及中國之存亡。不綦重哉。執事之於滿清。其感情之爲何如。執事當自知之。不必局外人爲之代謀。同志人等。皆能自樹勛業。不願再受滿人羈絆。勿勞錦注。至擬鷓蚌一層。讀各國報紙。自知鄂軍舉義價值。比擬似覺不倫。頃由某處得無線電。知

北京正危。有愛新氏去國逃走之說。果如是。則法人資格喪失。雖欲贈送友邦。而已無其權矣。執事又何疑焉。比聞清廷有召還執事之說。竊爲執事分二策以研究之。(一)清廷之召執事回京也。恐係疑執事心懷不臣。藉此以釋兵權。則宜援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例以拒之。(二)清廷果危急而召執事乎。庚子之役。各國聯軍入都。始召合肥入定大亂。合肥留滬不前。沈幾觀變。前事可師。所惜者合肥牽於舊義。僅得以文忠結局。了此一生歷史。在今日豈能終無餘憾。昔孟子數言保民。元洪本一武夫。罔識大義。惟常奉教於孟軻。其心得除保民外。無第二思想。况執事歷世太深。觀望過久。不能自決。須知當仁不讓。見義勇爲。無待游移。孟子云。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全國同胞。仰望執事者久矣。請勿再遲疑。三思。有失本來面目。則元洪等所忠告於執事者也。餘詳蔡劉兩君口述等語。除函覆外。特聞。

一七、九月二十一日 黃興在漢陽籌攻守 山東獨立旋即取

消

二十一日。接得偵探陳愛濤報稱。滿軍有騎兵數百騎。步兵約三千人。欲於毛陳渡架橋。

佔領蔡甸之金牛山。爲進攻漢陽之計。又於漢口橋口鐵路南端及歆生路附近。均築設砲壘。且滿軍由北運來野砲甚多。陸續增加戰線。

同日接九江來電。海軍俱已反正。擬不日來漢協攻滿軍。同日又接得各偵探報告之敵情如左。

一、滿軍在南岸嘴及高公橋對岸。均設有機關槍數尊。又鐵廠對岸。有敵砲兵陣地。
二、漢口水電公司至橋口一帶。均有滿軍步兵駐紮。戴家山有滿軍步兵約一營。又姑嫂樹附近。有滿軍騎兵約一營。

三、聞滿軍現由國外購來野戰砲十二門。

四、滿軍步兵約千餘人。由新溝南下。於本日午後一時。其隊頭已抵油榨坊附近。

是日黃總司令因步第一協防禦不密。令赴武昌換第六協到漢陽接防。

黃總司令接得以上報告。即召集各部隊長官。開軍事會議。規定各部隊防禦地區。并繪畧圖。乃發下如左之命令。

民軍總司令官命令

九月二十一日午後四時
於漢陽昭忠祠

一、綜合各種情報。滿軍主力仍在漢口至孝感附近一帶。另有一部似由新溝方面南下。

又接九江來電。海軍俱已反正。擬不日來鄂協攻滿軍。

二、本軍擬仍在南岸嘴至三眼橋附近一帶防禦。

三、步隊第四協統領張廷輔。率該協仍在原陣地防禦。并須利用時間加築防禦工事。

四、步隊第五協統領熊秉坤。率該協（欠第十標）右翼與步第四協聯絡。須於兵工廠至鋼藥廠之間佔領陣地。

五、步隊第四標統帶胡效騫。率該標於鋼藥廠及黑山西麓佔領陣地。須與步第五協聯絡。

六、湘軍第一協統領王隆中。率該協及工程第一營（欠二隊）右翼與步第四標聯絡。須於割絲口至琴斷口附近佔領陣地。

七、湘軍第二協統領甘興典。率該協及工程第一營之兩隊。於美娘山三眼橋至扁擔山附近佔領陣地。并與湘軍第一協聯絡。但須派偵探搜索蔡甸方面之敵情。

八、砲兵團仍佔領原陣地。以能射擊漢口新停車場至東亞製粉工場一帶。并三眼橋附近爲要。

九、步第六協在七里舖同第十標在歸元寺附近。爲預備隊。

十、各部給養。仍派員到歸元寺領取糧秣。

十一、予在昭忠祠。

注意 各部隊須按規定防禦配備畧圖構築工事。

總司令官黃興

以上命令發下後。黃興派參謀副官到各部隊。幫同指示防禦工事。然後自己赴各部隊視察防禦陣地。

連日以來。滿軍在漢口砲隊。晝夜向漢陽兵工廠及歸元寺射擊。然無大損傷。惟兵工廠內仍照常興工。又滿軍每到夜深之際。用民船在襄河黑山附近一帶作渡河之勢。俱被民軍守兵擊沉水中。但兵工廠日夜興工。所製造槍枝彈藥。極形充足。

又自黃興爲總司令以來。湘軍又到漢陽援助。民軍士氣爲之一振。人民喜悅。加以漢陽

有襄河之險。武昌又有揚子江天塹。海軍既全爲我有。兵力漸次擴充。是防禦之力有餘。但漢口滿軍爲顧慮。京漢路起見。在漢兵力不及二萬。且人民絕不幫助。又無海軍。於是袁世凱以下。均爲惶惑。不但不欲進攻。似有復求搆和之意。其時有日人大元。帶日本浪人多人來漢。見民軍勢力日益增大。滿軍漸至窮蹙。特到漢陽投効於黃總司令。謂漢口之滿軍。兵力較民軍薄弱。中外人民。又不幫助。不難擊滅云云。又擬代民軍偵探敵情及幫同計畫軍事。黃興聞之甚喜。立聘大元爲客卿。在黃興之意。是欲借湘軍之力。向漢口進攻。驅逐滿軍。藉以立功。以達革命成功目的。此時日人大元前來投効。大元又係日本陸軍大佐。黃興又通日語。以爲軍事從此不依賴他人。卽得便利。不覺喜出望外。適湘軍第一協統王隆中亦非常氣盛。謂由湘至鄂。是在助戰。孰知到漢陽多日。未受命進攻。僅在防禦。心滋不悅。遂與參謀賓士禮云。黃興既非軍人。如何能充總司令。現在滿軍在漢口與我僅一河之隔。其兵力實較我少。據報對於我湘軍來鄂。自袁世凱以下。均甚懼怯。理應趁此滿軍兵力未充之際。迅速進攻。望閣下（指賓士禮）報告總司令。若再不轉取攻勢。我卽不願盡防禦之責。我卽報告黎都督回湖南矣云云。賓士禮卽將王隆中之

意報告黃總司令。黃甚表同意。當請王統領來司令部。極爲稱贊。并令王妥爲準備。一俟攻擊計畫規定。卽行進攻。惟湘軍第二協協統甘興典。又不以王隆中爲然。謂王先到鄂。已休養多日。我第二協尙未休息。須從容辦理。以便計畫周到。免致失敗。王隆中云。你（指甘）是巡防軍。只能守城。不能打仗。甘云。我是見過仗的。你是新軍。尙未見仗。能否打仗。不得而知。請你不必趾高氣揚。到時再見高低云云。湘軍來鄂援軍只兩協。而協統彼此卽鬧意見。甚至在總司令部彼此爭論。大鬧特鬧。黃興亦莫可如何。是時黃興卽與李書城商量。謂湘軍第一協既欲進攻。我則利用其士氣。如能將漢口之敵驅逐。將來一切事進行必能順利云云。黃李商量已定。卽派李書城赴武昌。面報黎都督。不日計畫準備進攻。黎聞黃興意決。亦無可無不可。於是李書城復回漢陽。與黃秘議。并請大元計畫攻擊事宜。又派日本浪人多名往漢口偵察敵情。

是日山東濟南宣布獨立。推孫寶琦爲都督。孫寶琦以獨立請命清廷。先是山東紳商聞武昌起義後。躍躍欲動。又聞清廷向德國借款三百萬。以買軍火。以山東全省土地爲抵押品。民氣極憤激。遂於九月十五日在諮議局開會。以八事要求清廷。限三日答復。如三

日不答復。卽宣布獨立。請清撫孫寶琦報達清廷。其所要求八事。實與獨立無異。清廷未能盡允。二十日乃改組保安會。二十一日公舉孫寶琦爲臨時都督。宣告獨立。孫寶琦暗中密奏清廷。謂爲不得已。後袁世凱致電詰責。孫寶琦竟取消獨立以媚之。是晚聞上海軍政府以徐紹楨爲聯軍總司令。將會攻南京。又聞奉天設立保安會以東三省清督趙爾巽爲正會長。

一八、九月二十二日 廣東光復 廣西改舉陸榮廷爲都督

烟台光復

二十二日。接廣東來電。謂該省業已光復。公舉胡漢民爲都督。

先是九月十八日。省中各善團行商。在總商會集議後。卽刊傳單。聯合各界。舉派代表。再赴諮議局議事。軍商工學各界。到者凡千餘人。胡銘盤代表張鳴岐、祥康等八人。代表滿漢八旗赴會。兩點鐘開議。衆舉主席。愛育代表黃雲軒。八旗代表余順卿。宣布莫任衡書。記羅少鞠。凌子雲。先宣佈開會理由。大意謂現在大局危急。各團體以議局爲全省言論機關。在此集議。政治革命。實中外所同認。廣東全省人民。極表同情。今第一次集議。組織

新政府。有兩問題。一爲議事機關。(甲)指定諮議局爲辦事所。(乙)舉人擔任作爲臨時辦事人。先由省城及港澳各團體舉出。至少每團五人。一面通函各府州縣。趕緊舉人來省。凡被舉代表。每日均須到辦事所。不得放棄。將來開辦正式選舉。卽退居選民。未舉定以前。由議局議長議員擔任。衆贊成。二爲行政機關。經衆舉定張鳴岐爲臨時都督。龍濟光爲副都督。用正式呈文。俟接收後。由都督分別咨移各省都督。其餘行政官廳。及軍隊防營。暫由臨時都督主持。再宣佈。是早總商會議案。提出三問題。(一)新軍防營。暫由臨時都督。負完全管轄責任。衆贊成。(二)旗滿軍民。先請旗滿代表。陳述意見。主張人道主義。不分滿漢。一律看待。衆贊成。(三)土匪經衆再三討論。未經表決。下次再議。隨決定十九日八點鐘。在議局大會議。宣佈呈文。表決後。連同關防。送呈軍政府。臨時都督開用。請卽正式公布。一律懸豎獨立旗。以定衆志。遂搖鈴散會。昨九善總商會。以地方危迫。決議立派代表。聯謁張督。龍李兩提。請示。惟維持方法。本日本早。再集總商會。適張督先派胡君銘槃。偕江君少泉蒞會。陳述意見。由胡君提出三問題。(一)軍隊防營。(二)旗滿軍民。(三)土匪請速解決後。然後進行。免陷危險。經衆再三討論。軍隊防營。於未舉定民政府

都督以前。仍須由張督龍李兩提。負完全彈壓責任。通知旗滿。速派代表。即日與議。共保和平。土匪與革黨。性質不同。俟廣東政府機關成立。速議條件。分別解散。制止懲辦。表決如下。一、定諮議局爲全省議事總機關。所有各團。均舉代表與議。一、准期即日兩點鐘。在諮議局開議。一面通知議局辦事處準備。一面請各報刊發傳單。一、函達滿漢八旗。舉代表與議。一、電告港澳團體。一、目下進行方針已定。應由各界聯同保守秩序。實行維持治安。茲事體大。人民各宜存敬畏。勿涉輕妄。一、機關部成立。議定條件。送呈張督執行。各界見有總機關部傳單。方可一律豎旗鳴砲。以維秩序。廣東七十二行總商會。九善堂暨各界團體公佈。

兩廣督院示。國勢日危。大局岌岌。多數人民。主張獨立。現正籌議。完全組織。官紳商民。同心協力。不日議妥。宣佈在卽。定期豎旗。以昭正式。凡我軍民。同心愛國。切勿暴動。共保大局。特示。

各處革命軍。本約定昨日到省。居民異常驚疑。共企望獨立。真有遲一刻似一夏之勢。及見議案。及張督示。全省欣然。各舖卽時開門貿易者。不計其數。初時各人尙歡呼喧嚷。及

憂心已息。全省肅然。自三月二十九至今。無有如此日之怡然者。蓋如釋重負也。廣東既決定獨立。所有砲樓營盤城樓各處。已一律撤去防備。原有大砲。俱即日取下。并下令各警局。各營隊。遇有真正革黨。如非擾民。不許妄拿。其桂軍各營。擬要求新政府發恩餉三月。派員送令回籍。防綠旗滿各營。暫仍其舊。卽此數端。三數月後。已可回復和平幸福也。

各國革命後。必將監獄人犯。一律釋放。以示咸與維新之意。昨日粵人既決定獨立。所有南番兩縣廣府。及各審判廳犯人。一聞消息。紛紛要求。已卽日將輕罪囚徒省釋。其重罪者現仍暫留。以待新政府之命令。

粵人既決定宣佈獨立。政界卽日在各車衣店。定製民國新旗三千六百面。預備今日懸掛。李水提且於昨早已飭寶和製定新旗七十面。其餘公地及各舖戶。自行製造者不計其數。粵漢各車站。及離省稍遠之村落。未知樹旗時日。急不及待。昨已紛懸新旗。可見人心之趨向矣。

是日諮議局集議。雜聞頗多。茲酌錄下。會議以七十二行代表爲最多。各人對於張督示

文。不日宣佈四字。反駁最力。謂恐鬆懈初議。本日十一點鐘送都督印。辯論許久。卒定十
九早八點鐘。又初集議時。有行商代表招某。痛責諮議局腐敗。謂新政府成立後。應重新
改選。八旗代表蔡某演說。謂舊政府於彼等本無甚裨益。此番組織共和。各人無不歡悅。
張督代表胡銘盤代張督辭臨時都督頗力。陳援庵痛切駁之。卒又舉龍濟光爲臨時副
都督。又因粵省政府應與湖北政府血脈相接。遂又舉定汪精衛胡漢民陳景華等在粵
辦事。由臨時都督以禮延聘。其臨時都督印及文書。公推報界製辦。文曰中華民國軍政
府粵省大都督之印。丁方約四寸。昨晚漏夜刊刻備齊。十九早送去。是日爭論雖多。然無
不各守秩序。誠幸事也。

時陳炯明王和順等之革命軍。亦將抵廣州。南海、順德、三水、番禺各縣之黨人。亦乘機發
動。附郭之新軍。預備響應。而張鳴岐李準輩。平日仇殺黨人太多。至此實形危懼。適藩司
陳夔麟派其戈什吳樹梅曹福亭（皆湖北黃岡人）二人。巡邏街市。二人放槍。詐稱革命
軍。於是全城大譁。官民四竄。張鳴岐等即於是夜挾庫帑遁香港。諮議局乃再舉胡漢民
爲都督。未到以前。由蔣尊簋代之。

是日廣西又以陸榮廷爲都督。

廣西於九月十七日宣布獨立。卽公舉沈秉堃爲都督。民心本極安靖。不意二十一晚間。巡防營十四十五兩隊。忽然兵變。搶劫藩庫不成。卽轉攻諮議局。及電報局。機器各件。全行毀壞。一時變起倉猝。沈都督不知所爲。避匿無蹤。各客亦大半逃避。不得已由龍州李道標統陳元伯於二十二日公舉廣西提督陸榮廷爲都督。現下變兵已經擊散。地方安謐。電線亦已修通。茲將陸都督致各省都督電錄下。各省軍政府鑒。現承桂省人民公舉榮廷爲全省都督。自慙德薄能鮮。惟顧念大局。保持治安。不得不勉肩其責。務望聯絡匡助。共與我漢族以光歷史。以後彼此應商之事甚多。望隨時以文電相告。榮廷叩養印。是日山東煙台商埠宣布獨立以響應武昌。

自濟南省城宣布獨立後。卽有軍政府特派員來煙。聯絡海防營兵及警衛隊。誓以大義同謀獨立。卽於二十二晚九鐘後。先至海防營。董游戎首表同情。復問三區區官祖殿臣亦表同情。遂由衆議定。遣分三隊。一襲電報局。一襲大清銀行。一襲東海關道署。出發後。審判廳官員。各纏白布於臂。并懸樹白旗以示歸順民軍。至電報局及大清銀行時。不過

略告大意。機器銀錢。毫無損失。且留兵爲之看守。當赴道署時。徐道早已遠避。巡警總局亦無人。該兵隊乃直入道署駐紮。前後三點鐘之久。不血一刃。而大事已成。惟兵隊從海防營初出時。因舉號火。延燒街面小本經營之常棚二座。次日立由軍隊中照值賠洋二百元。遣人送給兩棚主。迨二十三日早。卽出安民告示。并得東山海軍警衛隊均表同情。道署巡警總局及各商號一律懸掛白旗。又有舞鳳砲艦管帶王傳炯及各區官警亦均投順。并由軍隊支出餉銀若干。又有各國領事均親至國民軍隊慰問。復由軍隊發給照會。擔任保護。并要求嚴守中立。並照會大清銀行照常貿易。延及十一點鐘。乃由商董數十人赴道署開議。并推舉臨時各職事。議定以道署爲行政部。所有行政民事等。均歸衆商董擔任。以海防營爲兵隊根據地。所有兵事。仍歸起義諸軍擔任。一面電告軍政府。請爲協助。并通告附近各同志。同聚煙埠。協議善後之策。

是日有漢口法租界商人來總司令部報告。謂有滿軍約二百人。今早搬運劉氏機器廠之材料。在後湖堤築設砲台。又據偵探報告。謂滿軍在漢口兵力約有二鎮。其主力在大智門附近。其第一綫在橋口及龍王廟一帶。但橋口附近設置砲兵陣地。共計有野砲十

六門。

是晚又接得報告。謂滿軍擬對於漢陽取夾擊之勢。已派遣一支隊。出新溝。經蔡甸。渡襄河。向我左側背攻擊。另以一支隊繞黃陂。經陽邏。擬進攻武昌。

黃總司令接得以上報告。一面轉報黎都督。一面下命令於各部隊。仍續行前任務。黎都督接報後。即通知薩海軍司令。須率各艦隊停泊於陽邏附近。以防滿軍渡江進攻武昌。

是日有一般同志陳報黎都督云。襄鄖尙未全行反正。而滿軍又派隊在襄河上游繞攻漢陽。如派一人前往襄鄖一帶招討。藉以擾害京漢鐵路。則漢口之敵。不攻自退。黎都督即以爲然。於是派季雨霖爲襄鄖招討使。并率兵一標沿襄河向襄陽前進。

一九、九月二十二日 民清兩軍在武漢相持

二十三日。黃總司令接得日人偵探報告。并繪一略圖。將漢口滿軍兵力配備。一一註明。茲將其報告列后。

一、在漢口滿軍之兵力約一鎮以上。

二、其主要砲兵陣地在水電廠、滿春茶園、及劉氏堤防附近。

三、其步兵陣地在龍王廟至玉帶門一帶。

四、劉家廟及大智門。均有步砲兵佔領。

是日黃總司令特將以上情形轉報黎都督。爲求我軍在揚子江上下游安全計。須組織別動隊。一則掩護上下游。一則擾害敵之後側。以牽制敵之兵力。黎都督亦以爲然。卽編成游擊隊二營。一派赴黃陂方面。擾害敵之後側。一派赴京口及大軍山附近。防禦武昌上游。是日黎都督爲防禦武昌嚴密計。特發下如左命令。

中華民國中央軍政府大都督命令

九月二十三日午后四時
于諮議局

一、滿軍在漢口兵力約一鎮以上。其第一綫仍在龍王廟至玉帶門一帶。但派一支隊出新溝經蔡甸南下。另以一支隊由黃陂向陽邏進。我漢陽各部隊仍沿襄河一帶。由南岸嘴至三眼橋附近防禦。

二、本軍擬防禦武昌省城。

三、步兵第二協協統何錫藩率該協防禦武昌城。但派一部附砲兵一隊騎兵一排防

禦東湖門附近。

四、步兵第三協協統陳炳榮。率該協仍防禦兩望至青山一帶。

五、步隊第一協及其餘各部隊。仍在武昌城內待命。

六、余在諮議局。

都督黎元洪

是晚接得偵探報告。滿軍有步兵約兩營。在漢川安陸連界之蝦蟆潭。擄掠民船四百餘隻。向蔡甸方面下駛。

又據由北方潛回之各將校報稱。滿軍原擬在漢口龍王廟玉帶門一帶防禦。夜間即在該處用民船施行佯渡之法。并用砲向漢陽武昌射擊。以牽制民軍在漢陽及武昌之兵力。另派一支隊繞攻漢陽。嗣後察得湘軍來援。極爲謹慎。刻下正在準備中。能否施行攻擊。不得知也。但滿軍中有種族思想者。均不願戰。或潛逃。或觀變。均不乏人。惟有一般漢奸。仍諂媚當道及滿人。慫恿主戰。又云民軍之砲。射擊効力不大。想係山砲。其砲彈均不開花。即能命中。亦不過損傷一二人耳。又缺乏機關槍。是其短也云云。

又據入伍學生隊回鄂學生多人云。北京極形恐怖。滿清誠恐入伍學生隊在保定爲害。特囑隊長蕭展舒一律遣散。我輩抵上海時。民心甚爲歡悅。船經揚子江時。沿途遍插白旗。聲勢浩大。無一人不歡迎云。

二十四日。午前九時。黃總司令集合各部隊長官在司令部開軍事會議。規定攻擊計畫。指示各隊應準備之事件如后。

一、工程第一營管帶李占魁。赴東亞製粉工場附近。偵察渡河點。準備架橋材料。架設橋梁。

二、砲隊團統帶曾繼梧。派砲隊兩營準備渡河。其餘仍在原陣地援助進攻步隊。

三、步隊第四協協統張廷輔。準備船隻及小火輪。卽由原陣地準備渡河。向漢口市街

攻擊。

四、步隊第六協協統楊載雄。準備小火輪及民船。由漢陽東北岸前進。向漢口龍王廟登陸。攻擊敵人左翼。

五、湘軍第一協。同第二協。及步隊第五協。馬隊一隊。砲隊兩營。敢死隊一營。均準備渡

橋攻擊。

六、步隊第四標。防禦兵工廠及鋼藥廠。

七、各兵須攜帶子彈百粒。乾糧一日份。先派員至歸元寺領取。

八、戰鬪時各部隊應需糧食。由糧台司令王安瀾派員補充。應需彈藥。由輜重營管帶胡恢漢補充之。

以上各件。各部隊須限於明二十五日準備齊全。以便施行政擊。

黃總司令於攻擊計畫指示後。除湘軍第一協統領王隆中贊同外。其餘各部隊長官。咸因所率皆係新兵。一旦進攻。指揮恐難如意。不能期待良好結果。似有難色。當時第二協協統甘興典云。本協兵士。俱係倉卒之間招募而來者。槍之使用法。尙且不知。使之攻擊。恐難收効。但由湖南至漢陽。雖有十餘日時間。并未受有一日訓練。以如此新兵。形同烏合。至攻擊時。能否聽其指揮。實無把握。但是總司令命令。本協不敢違抗。然兵士之程度。及一切實情。不能不先陳明。俾免貽誤戎機云云。黃興云。我軍兵力較滿軍爲優。加以湘軍第一協皆經訓練。而爲有節制之師。爾第二協至攻擊時。不過援助他隊而已。不必過

慮。況在漢口之滿軍。若不即時驅逐。何能達到革命之目的乎。王隆中云。總司令既規定攻擊。我軍惟有遵命而已。大家好爲準備。爲軍人者不可臨敵畏死。甘興典又云。既是軍人。誰敢畏死。不過所慮者新軍不能受指揮耳。假使爾協兵士未經訓練。爾一人又有何能力。二人相爭。幾至用武。經黃興勸解。務要顧全大局。該二人方始回隊。各部隊長官散會後。吳兆麟見此情形。誠恐進攻時。遭失敗。乃謂黃興曰。滿軍與我軍相持於襄河兩岸。已旬餘日矣。彼此進攻。皆有困難。我欲達革命目的。非首先擊攘漢口之敵不可。但是我軍經漢口挫折後。元氣尙未恢復。兵力亦未整頓完好。此時各部隊其所以能在漢陽堅持防禦者。一則恃有襄河之險。足以壯兵士之膽。二則因海軍及各省相繼響應。擬派兵來援。以振士氣。三則有湘軍來到。以振軍威。所以滿軍不敢輕向我攻擊。因有以上三件。我軍即可利用時機整頓。一面通電各省響應。如能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上策也。爲今之計。我軍仍利用襄河。嚴爲防禦。以老其師。想滿軍卽向我攻擊。亦不過徒盡犧牲而已。倘能持久。則我利而彼害。若我向彼進攻。勝則固然有利。萬一不勝。其患不堪設想。且我軍兵力雖大。而新兵占十之八九。指揮上殊多困難。今日開會觀察。各部隊長官均有難色。

似有苦說不出口之意。至於湘軍第一協。固係訓練之師。并未經過戰事。而驕氣極盛。日前目兵擊斃隊官。足見無服從之心。况驕兵頗犯兵家之忌。不可不慎也。又我軍火器。遠不如滿軍。前在漢口挫敗。火器爲一大原因。麟意我軍專事防禦。亦非善策。何則。滿軍現在正值察我之虛實。我不攻彼。彼必來攻我。此必然之勢也。我軍宜乘此時機。挑選敢死部隊一標或一營。渡河夜襲。其餘各部隊準備渡河。如夜襲有效。我之準備各部隊旋即渡河。一齊進攻。則敵不難驅逐矣。萬一夜襲部隊無效。則繞道退却。是敵已被我擾害。必刻刻以備我。而我亦不傷元氣也。否則我以全軍進攻。設有不測。則一敗塗地。敵必乘我之虛而施行追擊。欲求挽救。難矣哉。再進而言之。漢陽乃武昌之保障。漢陽不保。則武昌受大別山之瞰制。亦不能保。武昌一失。則滿軍之氣振。而各省必多觀望。不我援矣。倘不幸而至功敗垂成。則總司令之失計。豈不爲天下笑乎。以上所言。不過麟一人意見。未識總司令以爲何如。黃興云。兵貴神速。我已準備進攻。望不要議論。徒亂人之心志可耳。吳兆麟云。當今戰事。必須判斷敵我之情形。審度彼此之優劣。多算則勝。不宜以人議論爲非。總以詳細研究爲是。黃興云。我總司令官也。決心在我。無論何人。不得干涉。吳兆麟見

黃興性急貪功。遂不復言。旋吳兆麟將以上情形面報黎都督。謂漢陽關係武昌存亡。不可不慎。黎云。據黃興派李書城來言。現在攻擊計畫已定。頗有把握。我亦不便阻止云云。吳兆麟因黎言如此。亦不便再說。於是仍返漢陽司令部。其時有日人數名與黃興秘商。謂漢口滿軍之配備。是如何不好。中外人民是如何反對。民軍兵力是如何充足。如行攻擊。必能收良好結果云云。黃興深以爲然。於是黃興李書城及日人某某據圖研究計畫。準備攻擊矣。

二十五日。江蘇浙江上海各處來電。請組織臨時政府。并設臨時國會於上海以利進行。同日又接福州來電。謂福建業已光復。已舉孫道仁爲都督。

是日安慶兵變。朱家寶逃。

連日以來。漢陽武昌防禦極形穩固。袁世凱又派人來武昌搆和。人心頗爲安定。加以響應省分。無日不有消息傳播。人人雀躍。招賢館之人日多。各機關來投効者亦不少。派別複雜。各懷猜忌。因猜忌而生排擠。於是革命黨人。個個爭雄。各自擴充勢力。（即軍務部孫武蔣翊武張振武三人。如委一軍官。三人都要委派。平均勢力。）兼之是日各省來電。

請組織臨時政府。悉表贊同。以爲政府成立。可謀捷足先登之大權。惟有一般狡猾之徒。在旁觀察各方勢力之大小。到處逢迎。一旦與革命黨接近。卽施其挑撥手段。而革命黨不察。以爲逢迎我者皆心腹也。既不追念從前患難與共之苦。又不計建設而立求賢才之謀。驕縱自傲。盛氣逼人。辦事不問人之賢不肖。惟多是務。不數日之間。非但甲與乙爭。彼此傾軋已也。卽一個團體之下。亦生傾軋相爭之怪象。不獨此也。如從前帶有色彩之民主黨及官僚派之能作事者。不來逢迎我。則排斥之。不能作事者。來逢迎我。則袒護之。以致謠言繁興。互相暗鬪。視黎都督如傀儡。跋扈自恣。各自爲政。任意添募軍隊。擅立名目。曰援助隊。曰先鋒隊。曰奮勇隊。以致軍名凡十餘種。月餉須二百萬。此大不幸事也。是日黃興同李書城日人等往大別山及各防禦區域視察情形。一面問各部隊準備完好否。

是日午後八時。黃總司令召集各部隊會議。并將各省響應情形通傳各隊。但各部隊已當面報告。將攻擊之事皆準備完好矣。於是黃總司令開會規定如左事項。

一、通知武昌鳳凰山砲隊。當我軍施行攻擊之際。卽向漢口射擊。以援助我軍。

二、通知海軍。於我軍攻擊時。卽向漢口滿軍射擊。

三、設信號於武昌黃鶴樓鳳凰山及漢陽大別山等處。以資連絡而期迅速。

四、派吳兆麟王安瀾專辦攻擊部隊補充彈藥糧秣。及收集情報等事。

五、各部隊卽按照如左命令施行。

民軍戰時總司令官命令

九月二十五日午后九時三十分
於漢陽總司令部

一、滿軍在漢口龍王廟至玉帶門一帶佔領陣地。其砲兵陣地在劉氏堤防水電廠及滿春菜園附近。

我游擊隊已向黃陂方面進發。擾滿軍之側背。

二、本軍擬於明二十六日渡襄河前進。出其左岸攻擊漢口滿軍。

三、工程第一營。明日午后三時。用鐵舶及民船。將湘軍步隊第一標（欠一營）輸送於

東亞製粉工場。同時架設軍橋。

四、左之諸隊掩護架橋。

湘軍第一協（欠第一標（欠一營））明日午后三時佔領趙家湖西北附近。

步隊第五協(欠第十標)明日午后三時佔領琴斷口東端附近。

砲隊第一標(欠一營)明日午后三時於黃家灣大吳灣附近布置放列。以能射擊博學書院及東亞製粉工場北方之無名獨立家屋方向爲要。

五、步隊第四協。明日由原地準備渡河。俟我左翼部隊出襄河左岸施行攻擊時。卽開始動作。向漢口中國街市攻擊。

六、步隊第六協。明日準備由漢陽東北岸航進。與步隊第四協協同動作。至龍王廟登岸。向漢口滿軍左翼攻擊。

七、砲隊團(欠第一標(欠一營))仍佔領原陣地。須限於明日午后三時三十分向漢口龍王廟至玉帶門一帶及劉氏堤防附近。開始射擊。援助我攻擊部隊。

八、步隊第四標。明日防禦兵工廠及鋼藥廠。於明日午后三時向襄河對岸開始射擊。援助我部隊進攻。

九、其餘諸隊。須限於明日午后三時在花園附近。集合待命。

十、予明日午后三時在花園。

總司令官黃興

二〇、九月二十六日 清廷命袁世凱組閣

二十六日。上海都督陳其美來電。請以伍廷芳爲外交總長。

是日午前七時。黃總司令派騎兵隊長王作賓率騎兵一排。搜索敵情。又派朱樹烈率便衣軍士數人。并間諜數人。赴漢口。由租界登岸。搜索漢口之敵情。又派敢死隊長方興率兵一隊。各帶手槍。潛至漢口日租界登岸。於本晚到車場附近。擾害漢口滿軍。

是日午后二時。接得各偵探間諜報告。漢口滿軍在劉氏堤防及水塔附近之砲隊。均已布置放列。時向漢陽兵工廠大別山及黑山等處射擊。其步隊仍在龍王廟至玉帶門一帶佔領。尙未見有若何動作。至於大智門劉家廟及各主要地點。均有滿軍佔領。劉家廟以南至日租界止。沿江岸滿軍設有砲位。又劉家廟大智門兩處車站。滿軍設有糧台。司令部亦在該兩處。

是日午后三時。黃總司令率總司令部人員赴花園。同時工程營正在架設橋梁。掩護隊均已佔領陣地。其餘各隊均在花園集合。

午後四時。我砲隊及兵工廠附近一帶之步兵。并武昌鳳凰山砲隊。俱開始射擊。漢口滿軍砲隊。亦向我砲隊還擊。

午後五時。我軍架設橋梁。業已完竣。黃總司令卽於漢陽花園發下命令如左。

民軍戰時總司令官命令

二十六日午後五時二十分
於花園發

一、滿軍仍佔領漢口龍王廟玉帶門及劉家廟大智門劉氏堤防并水塔附近。

二、本軍擬於本晚向玉帶門一帶攻擊。先展開兵力於博學書院附近堤防一帶之綫。

三、湘軍第一協統領王隆中。率該協爲右翼進攻隊。卽時由軍橋渡河前進。展開於博

學書院北端至襄河左岸之間。須與湘軍第二協連絡。

四、湘軍第二協統領甘興典。率該協爲中央進攻隊。俟湘軍第一協渡河畢。卽由軍橋

渡河前進。與右翼進攻隊連絡。展開於博學書院以北隄防之綫。

五、步隊第五協統領熊秉坤。率該協（欠第十標）爲左翼進攻隊。俟湘軍第二協渡河畢。卽陸續渡河前進。右翼與中央進攻隊連絡。向北展開。

六、砲隊第一標統帶尙安邦。率該標（欠一營）及工程一隊卽時準備渡河。須於博學

書院西南端附近布置放列。以能射擊玉帶門一帶爲要。

七、工程第一營管帶李占魁率該營（欠一隊）保護橋梁。

八、步隊第十標及其餘各隊爲預備隊。赴博學書院西端家屋附近。集合待命。

九、予午後六時以後在博學書院。

總司令官黃興

以上各部隊接得命令後。一面偵察地形。一面按命令順序渡河前進。至指定地點展開。至午後十時。各部隊陸續前進。始達預定展開地點。是時天氣黑暗。方向不明。彼此詢問。極形喧譁。滿軍已偵知我軍渡河。嚴行防禦。惟我軍新兵過多。不知夜戰原則。非但不能靜肅。且內部殊多紊亂。幸滿軍尙未派隊襲擊。我軍始從容佔領陣地。

當我軍渡河之際。我大別山及武昌鳳凰山砲隊。已向漢口猛烈射擊。我兵工廠至黑山一帶之步兵。亦向對岸滿軍猛烈射擊。

少頃。我進攻部隊。均已沿隄防展開。均向玉帶門一帶射擊。滿軍是晚聞我軍渡河。步砲射擊熾盛。已覺我軍進攻。極爲鎮靜。專依托掩堡防禦。滿軍步砲隊。亦向我之槍砲聲處

還擊。

午後十一時。我步兵第四協。由南岸嘴至高公橋一帶。向對岸施行猛烈射擊。業將滿軍火力壓倒。卽派教練官馬得勝及第七標第一營管帶李國棟。率該營由南岸嘴渡河。我軍行將登岸。滿軍用機關槍射擊。我軍死傷百數十人。仍退回南岸嘴。

是時滿軍見我軍步砲射擊猛烈。各方面已實行進攻。滿軍甚爲恐慌。業將火車準備齊全。萬一不利。卽向北退却。

黃總司令是時已達漢口。見滿軍守於防禦地位。不敢越雷池一步。我軍進攻部隊。悉數達至彼岸。遂次向玉帶門方面前進。心中極爲喜悅。特令各部隊連絡前進。向敵射擊。俄頃敵我兩軍。漸次接近。火力極猛。我軍各部隊死傷雖衆。仍勇往直前。

午後約十二時。黃興派人到十里舖。用電話通知步兵第四協同第六協。迅速渡河。向滿軍左翼攻擊。又通知吳兆麟。王安瀾。胡恢漢等。對於各部隊之糧秣彈藥。務要陸續接濟。不得貽誤。否則卽以軍法云云。但黃興此時異常嚴厲。不知是何用意。查是時各部隊糧秣彈藥均甚充足。惟後方之補充。均由吳兆麟。王安瀾等按戰鬥員需要一一計算。陸續

加倍轉運前方。由王安瀾胡恢漢親爲督運戰綫。頗有餘裕。是晚敵我兩軍相持於玉帶門一帶。射擊猛烈。無一刻間斷。

是晚聞吉林設立保安會。以吉林巡撫陳昭常爲會長。

又聞清廷以袁世凱爲國務總理。卽日入閣辦事。袁世凱面奏組織內閣。推舉國務大臣。任

梁敦彥爲外務大臣。

趙秉鈞爲民政大臣。

嚴修爲度支大臣。

唐景崇爲學務大臣。

王士珍爲陸軍大臣。

薩鎮冰爲海軍大臣。

沈家本爲司法大臣。

張謇爲農工商大臣。

楊士琦爲郵傳大臣。

達壽爲理藩大臣。

梁敦彥嚴修王士珍薩鎮冰張謇未到以前。

外務大臣着胡惟德暫行署理。

度支大臣着紹英暫行署理。

陸軍大臣着壽勳暫行署理。

海軍大臣着譚學衡暫行署理。

農工商大臣着熙彥暫行署理。

又袁世凱面奏請簡各部次官。

胡惟德着補授外務副大臣。

烏珍着補授民政副大臣。

陳錦濤着補授度支副大臣。

楊度着補授學務副大臣。

田文烈着補授陸軍副大臣。
譚學衡着補授海軍副大臣。
梁啟超着補授司法副大臣。
梁如浩着稱授郵傳副大臣。
榮勳着補授理藩副大臣。

胡惟德熙彥現署國務大臣。

外務副大臣。着曹汝霖暫行署理。

農工商副大臣。着祝瀛元暫行署理。

梁啟超梁如浩未到任以前。

司法副大臣。着定成暫行署理。

郵傳副大臣。着梁士詒暫行署理。

但袁世凱跪奏清廷。所簡各員。除向在清廷任職者外。均辭不就職。

二十七日。午前三時。玉帶門附近之滿軍。向東北退却。我軍前進。佔領玉帶門一帶。黃興

復派員用電話通知各部隊。謂漢口玉帶門之敵。業已被我軍擊退。望步隊第四協同第六協必須奮勇渡河協攻。以收夾擊之效。但第四協統領張廷輔。派第七標統帶胡廷佐。率該標由南岸嘴至高公橋附近渡河數次。皆被滿軍用機關槍擊回。死傷亦重。步隊第六協楊載雄。見第四協渡河不能登岸。亦不敢徒供犧牲。遂將危險情形與張廷輔報告黃總司令矣。

是日午前九時。我湘軍一二兩協第一綫。已進攻佔領居仁門之綫。我第五協之第九標。并敢死隊兩隊。已佔領王家墩之綫。此時兩軍相距約千餘密達。（一密達合華尺三尺一寸五分）滿軍用排砲向我軍射擊。我軍雖死傷甚多。猶沉着射擊。滿軍步兵火力漸衰。至正午。滿軍漸次向北退却。我軍尙未前進。仍在原陣地射擊。

是日午後二時。我軍因戰鬥一晝夜。極爲疲勞。黃總司令特令各部隊食飯。各新兵不知戰鬥利害。一聞食飯。羣往後爭食。湘軍第一協見他部隊動搖。忽向後退。滿軍斯時察知我軍後退。隊伍紊亂。卽前進用機關槍猛擊。我軍即時慌亂。紛紛後退。黃總司令命令停止。皆不聽命。一時極爲紊亂。滿軍乘機前進。向我軍追擊。於是我各部隊因以瓦解。勢如

山崩。滿軍節節追擊。復佔領玉帶門一帶。向我軍行射擊追擊。我軍死傷頗重。旋渡橋回漢陽。時極擁擠。已將橋梁擠壞。當時躍水渡河。因而溺斃者有五百餘名。在漢砲隊兩營全失。軍械子彈損失無算。共計傷亡約千人。元氣大傷。軍心不固。甚形危險。黃總司令垂頭喪氣。幾不欲生。田桐等在旁勸解。謂勝敗乃兵家之常事。另行整頓。再圖恢復可也。於是黃興請吳兆麟速急計畫。佈置防禦。吳兆麟即令工程營先將橋梁折毀。一面代黃總司令下令。仍固守漢陽。茲將是晚發下命令如左。

民軍總司令官命令

二十七日午後七時三十分
於昭忠祠總司令部

- 一、滿軍仍佔領漢口龍王廟至玉帶門一帶。
- 二、本軍今夜擬仍防禦漢陽。以戰鬪隊形準備徹夜。
- 三、步兵第四協仍佔領南岸嘴至兵工廠東端附近。
- 四、步兵第四標防禦兵工廠。
- 五、步兵第五協在兵工廠與鋼藥廠之間佔領陣地。
- 六、步兵第六協佔領梅子山及割絲口一帶。

- 七、湘軍第一協。在割絲口至琴斷口之間佔領陣地。
- 八、湘軍第二協。在美娘山三眼橋扁擔山附近佔領。
- 九、砲隊團仍佔領原陣地。
- 十、工程第一營。將橋梁撤收後。在十里舖集合。
- 十一、各部隊給養。用歸元寺糧秣。
- 十二、予在昭忠祠。

總司令官黃興

是日各部隊在漢口與滿軍戰鬪。始極奮勇。已將玉帶門一帶之滿軍擊退。向北退却時。滿軍總司令馮國璋以下。均甚惶恐。準備車輛以備逃竄。倘民軍於斯時處置得當。忍耐須臾。則漢口恢復。指顧間耳。詎料黃興不明當時軍隊內之性質。以爲滿軍既退。不足爲慮。迨我軍佔領玉帶門時。見兵士疲勞過甚。卽令後方送飯。令兵士中餐。此戰綫上最危險事也。加以新兵太多。疲餓之餘。一聞食飯。羣相爭食。以數協之衆。戰綫過寬。一部動搖。則他部自然牽動。以致頃刻瓦解。自由退却。可惜亦復可危。幸滿軍敗退之後。不敢輕動。

所以各部隊仍得以退回漢陽防禦。若漢陽無襄河之險。則兵士亦無膽防禦矣。是晚黃興即派李書城赴武昌報告黎都督。黎恐漢陽有失。又慮黃興灰心。不願負責。當派蔣翊武到漢陽慰勉黃興。謂漢陽有襄河之險。且係武昌保障。仍要固守。此時之敗。不足慮也。一俟各省援軍齊到。再圖恢復可耳云云。

是晚午後八時。各部隊已按命令佔領陣地。以戰鬪隊形澈夜。但由南岸嘴至黑山沿襄河一帶。兩軍槍聲不息。黃興請吳兆麟帶參謀副官十餘人分途往各部隊察視戰綫。并安慰各軍隊。

是晚午後十二時。總司令部收集各部隊戰後報告。知此次戰鬪軍官死傷共五十七員。兵士死傷共七百九十二名。失去山砲十八尊。步槍六百餘支。子彈約二千三百餘箱。（每箱一千粒）

少頃。接得敢死隊長方興報告云。該隊於昨晚九時到漢口。由日人指導前進。經華景街附近。向大智門襲擊時。被敵機關槍猛烈射擊。我隊死傷二十餘人。該指導日人亦同時陣亡。其餘兵士現已退回漢陽矣。

是晚聞黑龍江設立保安會。以黑撫周樹模爲會長。

二十八日。桂林都督來電。請推鄂軍政府爲臨時中央政府。以伍廷芳爲外交總長。駐滬辦理一切交涉。

是日接偵探報告。謂滿軍司令官馮國璋。其司令部仍在大智門車站。馮國璋駐該處第一賓館。本日聞其派人在漢口美最時洋行購琵琶桶七百個。又在祥太洋行購松木數百株。以爲架橋材料之用。

是日黃興請吳兆麟視察漢陽防綫。凡關於最緊要之處。卽派工兵構築附防禦工事。以防滿軍攻擊。

是日漢口滿軍砲隊。向漢陽兵工廠黑山大別山射擊。我大別山砲隊。亦向漢口滿軍還射。砲聲不息。

是日午後三時。又接偵探報告。滿軍由枯桐樹至汉口向三眼橋附近之湖水內搬運架橋材料。似欲架設浮橋。

是日黃興卽傳知各部隊速爲整頓。并須將缺額設法補充。

同日午後四時。黃總司令發給各部隊命令。仍佔領原陣地。以戰鬪隊形。準備徹夜。是晚接得漢口商紳宋偉臣報稱。滿軍於昨日視民軍進攻極爲勇敢。惶恐異常。業已預備火車。施行退却。忽見民軍自亂。向漢陽退。滿軍亦不敢前進追擊。誠恐民軍行誘敵之法。後見民軍渡橋擁擠。并浮水而過。仍莫明其妙。於是逐漸前進。復佔領玉帶門。刻據滿軍所言。前多日對於漢陽不取攻勢者。一則因湘軍來援。增加兩協之衆。且因湘軍從前在國內頗有威名。故不敢攻擊。二則因黃興係革命首領。又係湖南人。海內馳名。加以各省陸續響應。若攻擊失敗。則危險曷堪言狀。故亦不敢攻擊。現在湘軍一退。滿軍之士氣又振。預備挑選敢死隊向漢陽進攻。望民軍好爲防備云云。

二十九日。接各方面間諜報告。謂滿軍派兵由京漢路南下增援。自黃河以南。約有兵力三鎮之譜。

同日接上海來電。謂江蘇聯軍總司令徐紹楨率第九鎮進攻南京失利。是日午後三時。又接報告。謂滿軍有步兵約千餘人。騎兵一隊。砲兵一營。已佔領油榨坊附近。并在新溝架設橋梁。

是日湯薌銘杜錫珪率海軍兵艦三隻。開至青山附近。黎都督命向劉家廟之滿軍射擊。滿軍在劉家廟之砲隊。卽向海軍還擊。彼此交射約三十分鐘。滿軍砲隊旋沉默無聲。我艦隊戰至日沒。卽奉黎都督命令。開赴陽邏附近停泊。掩護武昌下游。

同日又接報告。謂滿軍約千餘人。集合民船百餘隻。佔領新溝。以一部經蔡甸佔據城頭山。其本隊隊頭已抵馬家湖。漸向我漢陽左側背繞進。似有圖攻漢陽之舉。

是日午後五時。黃總司令發下各部隊命令。仍續行前任務。但命湘軍第二協派一部赴蔡甸方面偵察敵情。并妨害滿軍渡河。又命工程第一營在三眼橋仙女山附近設置防禦。以堅固我軍陣地。是夜仍命各部隊以戰鬪隊形準備徹夜。

是晚黃總司令將海軍兵艦在青山攻擊漢口劉家廟滿軍之情形。通知各部隊。又請黎都督派兵到漢陽增援。黎都督卽派第七協統領鄧玉麟到漢陽援助。第七協卽先派標統黃申薌。率該標開赴漢陽。

三十日。蘇州都督程德全來電。請公推孫中山組織臨時中央政府。

同日午前八時。接得報告。謂諸兵混合之滿軍約二千餘人。自孝感南下。由新溝渡河至

蔡甸。設司令部於該處樂善堂。并在城頭山構築砲壘。另以民船載機關槍四桿。在該處登陸。又以一部佔領沱落口。與下游漢口之滿軍相連絡。而漢口之滿軍已備就番布舟數十隻。似準備架橋。又劉家廟江岸布置野砲十數尊。似防我海軍攻擊。

黃興接得以上報告。判斷滿軍似已準備向漢陽進攻。是時一般日本浪人均已束手無策。黃興亦不似前此之高興。雖計畫防禦之法。而各部隊新敗之餘。士氣沮喪。能否盡力抵禦。未可逆料。惟有請李書城吳兆麟等視察防綫。鼓勵軍心。以盡人事耳。

是晚黃興召集各部隊長官到總司令部會議。討論對付滿軍策略。黃興云。現在各省響應。民心歸向。全國已十之七八爲我有。僅京漢鐵路滿軍與我爲敵。我若將漢陽武昌嚴密防禦。使滿軍不能得志。再經幾日。則滿軍必漸窮蹙。望大家各督率所部。好爲防禦。如各位有好辦法。請發表意見。以便討論云云。其時吳兆麟云。漢陽武昌。有襄河揚子江之險。是一天然好防禦陣地。如各部隊防禦不懈。滿軍無論從何方進攻。皆難收効。徒盡犧牲而已。查現在漢口滿軍。兵力不及兩鎮。尤須顧慮後方。是其力量有限。我若持久多日。則響應各省。陸續派兵來援。而漢口滿軍。不難撲滅。望各部隊盡力固守。各佔領陣地。

爲要。夫戰爭之道。不在計巧。而在齊心。如各部隊長官協力督率。一致忍耐死守。未有不優勝者也。更有一法。現在揚子江。惟我有海軍。我軍在漢陽者。取守勢。在武昌者。連合海軍向漢口取攻勢。使滿軍腹背受敵。分兵備我。且對我時。立於防禦地位。而未能分兵攻擊漢陽。則漢陽之危解矣。未審總司令及各部隊長官。以爲何如。黃興與大眾均以爲然。於是吳兆麟卽商量黃興。派參謀姚金鏞。賓士禮。准於明晨出發。偵探武昌漢口情形。繪具略圖。以便計畫向漢口進攻。并將是晚開會討論之事。報告黎都督指示施行。是晚接雲南蔡都督來電。

兩咸及篠電讀悉。效日通電計達。盼示海外郵電。已可由越南接通。惟廣州尙阻。昨聞法領言。廣州復掛龍旗。未知究竟。俟探實再聞。現擬電告張堅白、沈幼嵐、龍稚丞、凱切勸導。現上海已復製造局。想歸我有。請電滬加工趕造。漢陽戰情。請隨時賜示。敵帥北歸。軍心必渙。似宜乘機招撫。俾歸我用。滇居邊遠。分兵助戰。緩不濟急。至深愧憤。惟有以蜀事自任。現正準備入川。川定東下。會師長江。共圖北進。師期既定。卽當電告。又接九江馬都督來電。

敵處事多人少。請飭許君匯東速回。鍾君子瑜頃已到潯。即日隨贛軍來鄂。遇有詢問南昌事件。請與鍾君接洽。前蒙電允撥銀二十萬兩。以資接濟。諒已撥定。現在需餉孔亟。擬請尊處撥款。飭交許君匯東帶回。無任企盼。敬乞電復。

十月初一日。午前七時。接湘軍第二協報告。謂滿軍兵力約一混成協。已由蔡甸渡河。向漢陽攻入。當渡河時。我軍派往蔡甸方面部隊。努力防止之。惟敵人砲隊威力甚大。弗克抵禦。是以退回三眼橋附近防禦。

黃興接報告後。仍令十里舖至三眼橋之部隊嚴行防禦。

連日以來。黃興極爲憤怒。如有形跡可疑之人。或被控告。或拿獲敵方土人。俱以奸細目之。繩以軍法。

是日參謀賓士禮姚金鏞將漢口敵情及地形偵察畢。即繪以略圖。報告黎都督與黃總司令。黎都督閱畢。即發下如左之命令。

中華民國軍政府湖北都督命令

十月初一日午後八時
於都督府

一、滿軍之主力。仍在漢口劉家廟至玉帶門一帶。另有一部由新溝經蔡甸向漢陽北

進。

我漢陽各部隊。在南岸嘴琴斷口至三眼橋附近防禦。

我游擊隊在黃陂方面騷擾滿軍之側背。

二、我軍擬陸海軍并進。由青山附近渡江。先佔領漢口譚家磯。然後向劉家廟滿軍施行攻擊。

三、步兵第三協統領成炳榮。率該協及工兵一隊。於明日由青山附近渡江。由譚家磯登陸。向劉家廟進攻。

四、海軍司令官湯薌銘。率陽邏各艦隊於明日會同步兵第三協統領成炳榮。掩護該協渡江。協同攻擊劉家廟之滿軍。

五、鳳凰山及青山要塞砲隊。於明日步兵第三協與海軍進攻時。卽向劉家廟附近射擊。援助我軍進攻。

六、予在武昌諮議局。

都督黎元洪

黎都督發下命令後。又派參謀楊璽章姚金鏞賓士禮幫同成炳榮計畫。又派參謀徐達明王文錦吳兆鯉幫同海軍計畫。惟成炳榮極爲昏庸。終日飲酒。一旦受命。手忙腳亂。恐怖萬分。楊璽章等見成如此糊塗。卽代爲計畫。并與該協之兩標統帶劉廷璧胡廷翼會商。準備船隻火輪。由海軍掩護。在青山下游渡江。該協統成炳榮聞之。卽投江。當被船夫救起。官兵等見協統投江。極爲喧譁。惟成炳榮似有神經病者。誠可笑也。

楊璽章等回報黎都督。卽將成炳榮撤差。遺缺以劉廷璧升補。仍繼續前任務。是日午後二時。由蔡甸北進之滿軍已達三眼橋南方約三千密達之地。黃興命管帶祁國鈞赴三眼橋增援。與湘軍第二協協同防禦。彼此砲火交擊。未曾稍息。是日天氣黑闇。該處地形狹隘。我軍防禦嚴密。滿軍亦難前進。至晚兩軍在三眼橋附近。以戰鬪隊形徹夜。

是晚覆雲南蔡都督電

督電悉。貴都督以川事自任。碩畫極佩。川事定。湘鄂可免西顧之憂矣。敵帥北歸。敵軍仍與我相持於漢口。前後大小數十戰。勝負未分。現長江兵艦均爲我有。擬候湘贛皖各省

兵到。水陸會合。再斟酌情形辦理。此時招撫恐不易言也。謹復。

又覆雲南蔡都督電

個電悉。敝軍政府成立之初。諸事草創。權設軍令參謀軍務內務理財外交交通司法編制九部。軍官仍依鎮協標營之法。現擬改定組織。都督之下。設政務省。軍謀府。參議府。政務省。設政務長。統一軍務財務外務內務文教虞衡交通司法各部。地方官制。存縣去各府道。惟首都訂縣爲府。尙未開會定議。各省官制。與中央官制相關。聯現各省擬共同組織臨時政府。其劃一辦法。似當俟各全權委員會議定奪。較有效力。此覆。

一一、十月初二日 蘇滬聯軍開始合攻南京 重慶光復

初二日上海來電。謂蘇滬聯軍向南京進發。合攻南京。

又接重慶來電。宣布獨立。響應武昌。

先是九月下旬。端午橋部下排官夏之實。自永川退歸重慶。該處學界朱叔癡楊滄白朱必謙江岳生數人。開秘密會歡迎。決議獨立。遂於本月初二日。邀請川東道朱某。知府鈕某。及知縣等到會。勒令交印。道府知難抗拒。遂皆交印出城。公舉中學校監學張烈五君

爲正都督。夏之實君爲副都督。朱楊江等君爲各部長官。梅亦愚君爲行政長官。又派學生數人分道帶兵往各縣逐官收地。涪州官印爲冉光泰所得。鄴都官印爲郎爾宜所得。故川東一帶不數日間均皆光復矣。

是日午前七時。滿軍在漢陽三眼橋附近與我軍戰鬪甚烈。滿軍在漢口砲隊向仙女山鍋底山附近行猛烈射擊。援助其在漢陽進攻部隊。我湘軍第二協在仙女山鍋底山守兵死傷極重。俱退至山麓。

是日兩軍戰至正午。滿軍正面與我三眼橋之部隊相持。另以一部携帶機關槍多桿。由彭家嘴兩端徒涉。潛佔美娘山。向我三眼橋之守兵側擊。管帶祁國鈞受傷。其餘官兵亦受傷甚重。我三眼橋之隊伍及湘軍第二協即退佔鍋底山與花園之綫。是時黃興接得以上情報。即命步隊第四協抽派一標趕赴花園增援。進攻美娘山。午後三時。步隊第七標統帶胡廷佐率該標已由南岸嘴出發。午後五時半行抵花園。向美娘山滿軍攻擊。黃興斯時見漢陽緊急。即電請黎都督派兵增援。黎都督即派步隊第十四標及步隊第三標到漢陽激戰。少頃。黃興即偕同吳兆麟。賓士禮。曾昭文等赴十里鋪花園等處察看敵

情。

午後六時。滿軍漸向美娘山增加。携帶機關槍極多。火力頗形猛烈。我軍傷亡亦重。惟仙女山與美娘山距離較近。我湘軍第二協。復由仙女山退佔鍋底山扁擔山附近。滿軍已進據仙女山矣。

是日兩軍戰至午後七時。始停止射擊。兩軍皆以戰鬪隊形徹夜。是晚黃總司令即發下如左命令。

民軍總司令官命令

十月初二日午後七時
於花園發

一、美娘山仙女山三眼橋等處之敵。其步兵約兩千人。漢口之敵。其兵力約一鎮。仍在龍王廟玉帶門一帶。

我海軍現在陽邏附近。掩護武昌下游。

二、本軍今晚以戰鬪隊形徹夜。

三、各部隊今晚佔領陣地如左。

湘軍第一協在琴斷口至郭家灣一帶。

湘軍第二協在鍋底山及扁擔山附近。

步隊第七標與湘軍第二協連絡在花園附近。但派一部夜襲仙女山及美娘山之敵。敢死隊一營在湯家山附近。掩護該山砲隊。

步隊第四協（欠第七標）在南岸嘴至兵工廠東端。

步隊第四標在兵工廠。

步隊第五協在兵工廠與鋼藥廠之間。

步隊第六協在梅子山黑山及割絲口一帶。

砲隊團仍在大別山湯家山原陣地。

工程第一營在十里舖。

四、各部隊接濟。仍用歸元寺糧秣。

五、予今晚九時以後在十里舖。各隊於十時派員來領命令。

總司令官黃興

以上命令發下後。各部隊均嚴爲防禦。以防敵人夜襲。步隊第七標統帶胡廷佐。卽命第

一營襲擊仙女山。

午後八時。步隊第七標第一營管帶左國棟。率該營由花園向仙女山襲擊。滿軍防禦極嚴。及至該山東麓。滿軍步哨卽開槍射擊。山上機關槍亦猛烈射擊。我襲擊隊卽在山麓附近還擊。旋派一排由山麓向南繞進。向山上仰攻。滿軍在山之週圍佈滿機關槍。射擊不息。我襲擊隊前進襲擊數次。均因滿軍警戒嚴密。弗克前進。遂仍退回花園。共死傷官兵十餘人。

是晚兩軍均以戰鬪隊形相持於鍋底山仙女山附近。

是晚偵察滿軍進攻仙女山美娘山附近之兵力。不過一標。附機關槍十餘桿。其所以敢於佔領仙女山者。恃有機關槍耳。我軍缺乏機關槍。故戰鬪時較輸一籌。

是晚黃總司令在十里舖。見滿軍佔領仙女山。一可瞰制漢陽。一能側擊大別山。漢陽極形危險。非速驅逐之。漢陽不能保也。於是決心拂曉向敵攻擊。乃發下如左之命令。

民軍總司令官命令

初二日午後十時
於十里舖發

一、據偵探報告。滿軍抵三眼橋附近之步兵不過一標。佔領仙女山美娘山者。步兵約

一營。機關槍十餘桿。

二、本軍擬明日拂曉擊攘仙女山美娘山之敵。

三、步隊第七標（欠第一營）明早五時以前由花園之綫向仙女山開始進攻。

四、湘軍第一協派一標（欠一營）明早五時以前佔領郭家灣之綫。同時向美娘山開始進攻。

五、湘軍第二協派一標（欠一營）明早五時以前與步隊第七標連絡。同時由鍋底山向仙女山開始進攻。

六、在扁擔山及湯家山砲隊。明早天明即向仙女山及美娘山開始射擊。援助我步隊進攻。

七、步隊第七標第一營及湘軍第二協（欠一標（欠一營））爲預備隊。明早五時以前在花園集合待命。

八、其餘各部隊仍佔領原陣地。

九、予明早五時在十里舖。

總司令官黃興

是日黎致長沙譚都督電

童舜琴來湘辦麵米冰餼。請將宋錫全繳款撥給二萬兩正。並請派員會同辦理。

附覆電

童舜琴運灰麵一千五百包。洋餼一千饘。由楚滄裝載。明晨開。

又致九江馬都督電

海容海琛藥彈。存通濟兵輪。如通濟在潯。請即轉運來鄂。

附覆電

頃電敬悉。海容海琛缺乏彈藥甚急。敝處業已電滬海軍司令部。通飭通濟兵艦。迅速

運彈赴鄂。

又覆廣西沈陸王三都督電（沈秉堃陸榮廷王芝祥三人）

鑑電敬悉。大舉援鄂。沈都督躬親督師。具仰義憤。軍民聞之。同聲鼓舞。漢口日內無大戰事。並聞。

一二二、十月初三日 民軍仍堅守漢陽

初三日午前五時。我步隊第七標由花園開始進攻。至午前七時已佔領仙女山東北部。我湯家山砲隊亦向仙女山美娘山注射。滿軍損傷甚重。似有動搖之勢。惟滿軍陸續派兵增加。其後面已派隊督陣。勿論如何犧牲。不准後退。我第七標亦耐苦抵抗。惟湘軍第一協統領王隆中。恐怖非常。個人潛至民房隱匿。統領如此。其部下軍官亦不願身先士卒。見前面射擊猛烈。該協所派隊伍逗留不進。湘軍第二協見第一協不向前攻。遂亦停止不進。各軍官見統領隱匿。因亦聞風效尤。潛向後退。以致兵士自由行動。實屬不成事體。午前八時。步隊第七標已進至仙女山東南部。成爲孤立之勢。滿軍用機關槍掃射。傷亡頗重。且滿軍陸續向火綫增加。我軍則無一增加者。是時黃興由十里舖到花園。見湘軍不進。派員催令前進。孰知其王甘二統領。俱尋不着。在隊軍官皆不負責。黃興卽親往指揮。該湘軍置若罔聞。各兵亦自由後退。所有在戰綫者無幾。黃興不得已。卽令預備隊一營向前增加。旋又派敢死隊一營向前增援。

午前十一時。步隊第七標統帶胡廷佐左膀受傷。第一營管帶左國棟亦受重傷。該標在

戰綫傷亡極重。黃興一面派該標第二營管帶楊澤鴻代理統帶。并派參謀副官帮同戰綫指揮。

是日午後二時。滿軍逐漸增加。火力益猛。并派一部繞攻我右側。由仙女山出擊。我軍因火力不支。卽退佔大吳灣西北高地。及扁擔山湯家山之綫。滿軍遂前進佔領鍋底山。同時黎都督所派步兵第三標。及第十四標。均赴漢陽援應。黃興乃抽調步兵第四協卽到火綫增援。并派第三標在南岸嘴防禦。派第十四標到梅子山防禦。是時湘軍第一協尙有一大部在花園以北陣地佔領。其第二協似已瓦解。王隆中隨帶從卒二人。匿於十里舖民房內。有戰傷兵士到該房稍息。遇之問曰。王統領何故不到戰綫指揮。王隆中云。我在此替兵士照拂補充糧秣。以免兵士飢餓云云。該傷兵曰。貴協有軍需官否。王隆中不答。旋出外潛往割絲口去矣。

是日我步隊第三協由青山渡江。已抵譙家磯。與海軍協攻劉家廟。海軍射擊時。已將丹水池洋油棧附近俱毀壞。滿軍在漢口第一道橋梁防禦。我軍爲河所阻。不能前進。兩軍相持約數時之久。至晚我步隊第三協仍退回青山。海軍復往陽邏停泊。

是日黃興在十里舖接得武昌電話。謂我步兵第三協已渡江佔領譙家磯。與海軍協攻劉家廟。遂將此情形通知漢陽戰鬪各部隊。并鼓勵各隊迅急前進攻擊鍋底山。仙女山之敵。以收夾擊之効。倘能恢復所失各地。將敵人驅逐於襄河北岸。皆有重賞。於是各部隊有勇敢熱心之士。率隊前進。攻擊鍋底山。仙女山之敵。不期各隊進至山腰。滿軍用機關槍掃射。我軍衝鋒數次。均被擊退。一般熱心之士。在前奮勇登先。俱已陣亡。死傷四百餘人。其餘兵士皆已膽怯。仍退回原障地。

是晚兩軍在花園扁擔山之綫相對徹夜。黃興見我戰鬪部隊損傷極重。而湘軍又不受調遣。自由退却。其他各隊又已膽怯。皆無鬥志。預料漢陽恐不能保。特派李書城往武昌報告黎都督。謂漢陽恐難支持。萬一不守。則武昌危。須速設法挽救。云云。黎都督聞報。殊爲着急。於是當夜召集各機關人員。討論挽救漢陽之法。

是晚十時各機關人員齊集都督府。由黎都督將漢陽情形說明。究應如何。於是大衆聞我軍在漢陽失利。并滿軍進佔鍋底山之情形。極爲憤慨。有謂另派隊援助者。有謂必須死守幾日。電催響應各省。迅派兵來援者。又有謂須大家齊心努力。均到漢陽計畫抵禦。

者衆議辦法。都表贊同。遂一面電催響應各省。或迅派兵來援。或直接出兵。向京漢路進攻。又軍務部副部長張振武頗爲憤懣。當組織學生軍赴漢陽助戰。派甘績熙劉雄飛吳兆鯉余鴻勳高建翎（字辛吾）爲學生隊隊長。是晚約一時許。張振武等組織學生軍二百餘人。旋即渡江往漢陽十里舖集合。準備作戰。

是日黎致上海陳都督轉徐統制電

鄂戰甚烈。援寧軍隊如已得手。速來鄂援助。並煩轉大小各兵艦。酌留船隻防守長江口岸外。其餘一併飭令來鄂。盼切。

又致九江馬都督電

冬電悉。已籌撥銀六萬元。官票六萬張。明日由許君瑞解來。餘款及槍械當竭力設法代辦。

又致鎮江林都督電

通濟運船。請令開赴漢。並請專員赴寧。速令潯軍司令部部長海籌軍艦黃鍾瑛君。即率楚謙楚觀江貞刻日到漢。頃預備鑿戰。非全力不足制勝。即盼施行。

又致蘇州程都督電

聞上海製造廠有機關槍十二尊。敵處戰事需此物甚急。祈全數連子彈借用。速派兵輪運鄂爲盼。

附覆電

絳電悉。聯軍攻寧。蘇防緊急。淺水兵輪及各砲。正資扼要駐守。一俟寧下。卽遵運鄂助勦。特覆。

又致各省都督電

據駐漢俄領事敖康夫君照會敵軍政府。報告北京外交團來電。其文曰。漢口領事領事敖康夫鑒。各國外交團代表。對於清國政府。感情頗惡。因其殘殺無辜。致令各國憤怒。現各國代表。擬請鄂軍政府擔負漢口交涉全權。並將與中國政府要求重大賠償云云。特此奉聞。

附長沙譚都督覆電

江電悉。各國外交團。已不承認清政府。急應趕派全權大使致聘各國。宣布宗旨。聯絡

感情。伍溫任外交部長。不能遠出。道遠尤稽時日。擬由貴處電商各省都督。公推孫文君爲全權大使。就近赴各國交涉。俾其承認爲獨立國。孫文君在外有年。必勝此任。乞核奪通電各省爲盼。

附上海陳都督來電

頃接閩都督孫江電。稱各省公推武昌都督府主行中央軍政府所轄一切事件。伍廷芳溫宗堯二君爲全國外交總副長。駐滬辦理全國外交事件。閩代表潘祖彝林長民不日即可到鄂等因。合亟轉呈。希卽查照。

又致上海居陶二委員電

會議期定十月初十日。已通電各省。想均悉。除秦晉尙不通電。湘粵代表業已抵鄂外。現桂贛潯均已覆電。全權委員擬不日來鄂。君等與滬接洽如何。伍溫張三公暨蘇浙代表何日首途來鄂。盼電告。以便歡迎。

又覆九江馬都督電

冬電悉。不以祿位縈懷。高誼熱忱。極堪欽佩。潯江重鎮。有我公在。可免他慮。尤爲欣慰。謹

復

附來電

前奉鑑電後。詳述赴皖救濟情形。諒已邀覽。頃江貞兵艦報告。皖省仍分四黨。各懷私意推舉。以故不出數日。連將新舉兩都督槍斃。又有前皖協統趙理泰。起義時隱避。刻又出頭干涉。與李司令官烈鈞勢不相下。彼處紳商。屢次函請。非毓寶親往。不得平和。故毓寶前電暫兼皖潯都督。無非爲大局起見。實非以名義競爭。惟九江重要。地方堅留。卽欲赴皖一行。非公同會議不決。目下皖省餉械兩項。搶劫一空。卽煤米等項。亦異常缺乏。此次江貞回潯。專爲籌備接濟。似此善後。直無從着手。尊處遴派陳君樹屏督皖。惟有請都督寬濟餉需。并給兵力。威撫兼用。事庶可調。毓寶當待命奉交。湖鵬魚雷。現須赴滬修理。陳君督皖事定。卽將陸軍調回駐潯。海籌一艦。擬駛赴麾下助戰。以期早奏大功。諒都督所深許也。

又致各省都督電

頃接濟南孫君寶琦來電云。清廷二十五日上諭。各省應舉代表赴京。公同會議國事等

語。寶琦前經電奏。確定共和政體。現在全國軍民意見相同。萬無更變。擬請由程都督聯名電致清廷。如承認不私君位。宣布共和。仍當承認北京爲中央政府。各派員赴京會議。優禮皇室。制定國法等事。否則談判無可開端。惟有另行組織臨時政府以維大局。乞卽酌核電復等語。當卽電復。其文曰。確定共和政體。優待清皇室。可謂識時之論。極佩。惟國體既變。形勢亦遷。何以仍當承認北京爲中央政府。雪樓既經江蘇公舉爲民國都督。已與清廷斷絕關係。何獨請其聯名。均所未解。尙乞明白賜教。再山東於何時宣布獨立。公在民國軍政府被舉何職。深切瞻念。并望電復等語。特此奉聞。

附蘇州程都督通電

孫都督電敬悉。敝處前日通電。請孫文君回國組織臨時政府。計邀明察。惟事機急迫。未能久待。孫君未回以前。臨時政府事務。仍由黎都督暫攝。至孫都督所稱。敝意宜聲明。如清廷不私君位。宣布共和。可派員赴鄂會議。即請黎都督主稿。掣銜電告各省。如表同意。乞逕電武昌爲感。

附濟南孫撫台來電

建設共和政體。原爲國民要求幸福。同類相殘。大非初志。近者南北意見。尙無歸宿。停滯日久。戰源方長。萬一牽及外交。爲患更鉅。前因清廷召集各省代表。曾經電達鄙意。請聯各省。公電袁內閣。首先提議共和。不知此電已否照發。有無覆電。頃順直諮議局來電。欲另擇地點。速開臨時議會。解決危局。此爲最良而組織議會最簡便之方法。莫如仿德國聯邦參事之制。先立上院。以爲國政基礎。其會員由各都督府派代表人充當。若未經獨立省分。則招令各諮議局派員與會。其會地即宜於京津酌定一處。使北方易於加入。凡國體政體問題。皆可於此議決。如此。則議會兼有臨時政府之作用。外交易於締造。而會員兼收未獨立各省在內。異日以全國意見要求遜位。可無兵戈而收勝利。較之武力從事。保全實多。且亦須帶榮譽異懦之談。或不能盡快人意。惟義軍之起。爲真理。非爲血氣。謹效忠告。倘蒙採納。請商實行。中國幸甚。

附長沙譚都督來電

頃致孫撫台電。其文曰。兩電均悉。維持平和。甚佩苦心。漢苦滿虐。普天同憤。故起義未五旬。而全國響應。人心如此。豈公婉言調解所能挽回。聞魯已舉公督師。卽當奮然改

圖直搗幽燕。共成大業。顧乃依違不決。貽誤事機。明達如公。甚所不取。會議地點。已確定在滬。不能移我就彼。清廷如肯遜位。當即停戰。宣告中外。派員赴鄂定議。否則征北之師已編成。不日出發。乞即將此意電達清廷爲盼云云。謹此錄聞。

初四日、蘇州來電。謂所有海軍全體反正。亟應統一。請以吳應科爲海軍司令官。

同日上海章太炎來電。謂須發起全國聯合會。以促共和政體之完全成立。是日午前四時、黃興在十里舖發下如左命令。

民軍總司令官命令

十月初四日午前四時
於漢陽十里舖

一、漢陽之滿軍。現佔領鍋底山、仙女山及美娘山附近。漢口之滿軍。仍在龍王廟至玉帶門一帶。

二、我軍擬以一部迎擊漢陽之敵。以一部防禦南岸嘴至黑山附近。

三、步隊第四協統領張廷輔。率該協本日午前四時。須佔領花園至扁擔山之綫。迎擊前面之敵。

四、湘軍第一協統領王隆中。率該協本日午前四時。須佔領琴斷口、郭家灣之綫。與步

隊第四協連絡。迎擊前面之敵。

五、步隊第三標統帶劉廷福。該率標本日午前四時在南岸嘴至鐵廠一帶防禦。

六、步隊第五協統領熊秉坤。率該協本日午前四時。右翼與第三標連絡。左翼至西月

湖北端一帶防禦。

七、步隊第四標統帶胡效騫。率該標本日午前四時在鋼藥廠一帶防禦。但須與步隊

第五協連絡。

八、步隊第十四標統帶黃申薌。率該標本日午前四時佔領鋼藥廠以北防禦。須與步

隊第四標連絡。

九、步隊第六協統領楊載雄。率該協本日午前四時。右翼與步第十四標連絡。在黑山

至割絲口之綫防禦。

十、砲隊團長曾繼梧。率該團砲隊。本日午前四時仍佔領原陣地。但扁擔山湯家山砲

隊。須射擊鍋底山及美娘山附近爲要。

十一、敢死隊隊長方興。率該隊在湯家山附近掩護砲隊。

十二、湘軍第二協統領甘興典率該協并其餘各隊爲預備隊。在金龍嶺附近集合待命。

十三、學生軍本日上午四時在扁擔山花園琴斷口郭家灣之綫督隊迎擊前面之敵。十四、予本日午前四時以後在十里舖。

總司令黃興

是日黃興因各部隊長官多有臨戰膽怯者。且不在戰綫督率。而自由避匿。實屬不成事體。特傳知各部。如再有畏縮不前貪生避匿者。一經查覺。無論何人。卽以軍法從事。更令學生軍在各隊後方分班督陣。如查有藉故退却者。卽拿交總司令官繩以軍法云云。是日午前六時三十分。滿軍機關槍向我軍開始射擊。同時接得報告。謂滿軍有步兵一營。附屬機關槍多尊。騎兵二隊。由徐家灣至三眼橋附近增加。又琴斷口附近。亦有滿軍佔領。我步隊第四協及湘軍第一協。迎戰良久。兩軍戰鬥極形猛烈。午前十時。黃興命預備隊陸續增加火綫。但我軍前進。滿軍不退。專以機關槍掃射。兩軍傷亡俱重。至正午。戰綫上兵士有自由退却者。黃總司令在十里舖道路上正法數人。於是兵士不敢後退。卽

在戰綫停止抵抗。

是日湖南復派湘軍協統劉玉堂率步兵一標到武昌應援。黎都督卽命赴漢陽援助。受黃總司令節制。午后三時半，劉玉堂率隊已抵十里舖。與黃興接洽。黃興當命赴花園附近增援。攻擊仙女山之敵。該湘軍到火綫時。劇戰良久。前進攻擊數次。滿軍用機關槍掃射。毫無動搖。劉玉堂極爲奮勇。身先士卒。衝鋒數次。午后五時半，劉統領玉堂身中數槍陣亡。官兵亦死傷甚衆。至午后七時，兩軍始停止射擊。我軍仍佔領扁擔山花園之綫。是晚黃總司令發下命令。各隊仍以戰鬥隊形徹夜。

是夜接得戰綫報告。謂花園及扁擔山一帶之守兵。皆潛行退却。滿軍已前進佔據扁擔山花園之綫。黃總司令得此報告。甚爲焦急。當傳知各部隊長官嚴密警戒。倘有疎虞。卽於各長官是問云云。是夜黃興仍在十里舖宿營。

是日黎致九江馬都督電

江電悉。皖中因無都督。致變出多端。此次我公被舉。不獨皖省之幸。鄂中從此無東顧之憂矣。前薦陳公一節。係允在鄂皖紳之請。嗣與皖紳重行商議。卽將前電取銷。元洪此舉。

絕無成見。事機危迫。望公仍力任艱難。不勝拜禱。

附覆電

陳君督皖。敝處本極贊成。嗣因皖中事機危迫。故有催陳君並派兵速往之請。原爲大局所關。非有成見。頃奉支電。囑以力任艱難。不禁輾轉至再。但近來贛省內容。極爲糜爛。彭都督屢有退志。日來各界代表。紛紛來潯環懇。而潯中父老。又堅阻不允寶行。似此情形。已難兼顧。若再去皖。則不惟失衆望。亦恐搖動地方。倘或事出意外。何堪設想。如都督能如前電所請。仍飭陳君前往。尤爲美舉。否則擬請仍留敝處。派往之李君烈鈞。在皖暫攝。俟其報告辦理能否得手。再行電稟核奪。抑或請該省各界另行公舉。如何之處。乞鈞裁爲叩。

又覆長沙譚都督電

江電悉。岳州設兵站。將兩湖交通支部歸併。辦法極妥。胡部長已赴岳。請由尊處飭知可也。

又覆貴陽楊都督電

宥電悉。貴省財政支絀。至以爲念。惟鄂方軍事緊急。經費浩繁。亦苦於應付。現正設法籌借。如籌借就緒。卽當酌撥相助。以共濟艱難。鄙意貴省目前急務。在保持本省治安。如不分兵他出。財力可稍免困難矣。尊意以爲何如。

初五日、午前六時、滿軍由扁擔山花園之綫、專用機關槍向我軍猛烈射擊。我軍在十里舖一帶防禦。黃興命沿襄河防禦各隊。各抽派四分之一兵力。赴十里舖增加。同時滿軍在漢口砲隊。亦向十里舖注射。我軍傷亡甚重。

少頃、黃興與李書城等會商。謂漢陽益趨危急。我軍缺乏機關槍。能戰之兵。勇敢之士。俱已損傷殆盡。目下軍無鬥志。一聞機關槍聲。殊多恐怖。此時既無生力軍增援。又無精良武器。如再退後。漢陽更形危迫。設漢陽失。則兵工廠爲敵所有。滿軍豈不更梟張乎。於是大家議決。暗將兵工廠一切緊要機件。及所餘槍枝子彈。搬運武昌存儲。以免資敵之用。并將以上情形。派李書城至武昌報告黎都督。

是日正午、沿襄河防禦各部隊。均已抽派援兵。向十里舖增加。兩軍卽在十里舖之綫相持。戰鬥極猛。我軍利用十里舖戰壕堅守。滿軍亦未前進。彼此均以火力相持。

同時黎都督聞漢陽情形急迫。即召集各機關要人磋商挽救之法。并設法將漢陽兵工廠機件彈藥暗運武昌。大家均表贊同。惟楊璽章不可。謂漢陽乃武昌保障。萬不可棄。如漢陽失。則大別山能瞰制武昌省城。敵若在大別山用砲隊向武昌注射。其危險曷堪設想。仍要鼓勵軍心。死守待援。至於兵工廠機件。亦不可搬運。如一經搬運。則工人必致驚慌。謠啄繁興。勢必搖動軍心。沮喪士氣。而促其速失也。爲今之計。我應深溝高壘。利用堅固防禦陣地。竭力抵抗。一俟江西援兵趕到。再圖恢復可耳云云。以上所言。李書城謂辦不到。於是楊李二人爭執良久。不能表決。旋李書城用電話報告黃興。黃興復派吳兆麟到武昌。再詳述經過情形。

吳兆麟到武昌時。面報黎都督云。漢陽連日戰鬥。夜間均以戰鬥隊形徹夜。兵士極形疲苦。迭次猛戰。精銳損失殆盡。元氣大傷。軍無鬥志。目下各部隊缺額頗多。均不完整。幸防禦工事堅固。白晝尙能支持。一到夜間。兵士即乘機潛逃。即處以軍法。亦不能維持。此皆新兵未受教訓之故也。況十里鋪距兵工廠不過十里路耳。如再後退。實無法維持。明知漢陽地方重要。理應固守待援。無如滿軍已經渡河。彼有機關槍管退砲。我皆無之。兵士

一聞機關槍聲。都甚驚慌。無論如何鼓勵。或嚴爲懲罰。皆不能收効。此無可如何者也。爲今之計。一面催江西等省迅派兵來援。一面在漢陽竭力抵禦。但兵工廠之緊要機件。及所餘彈藥。須利用時間。搬運武昌。以防不測云云。黎都督及大家均以吳兆麟之主張爲然。遂擬電江西等省速派兵來援。并飭船政局輸送隊到漢陽。兵工廠與廠長蕭佐漢接洽。將彈藥機件運至武昌。惟楊璽章主張死守漢陽。卽戰至一兵一卒。亦不可棄云云。於是楊璽章卽組織參謀十餘人。卽時隨吳兆麟往漢陽幫同維持。

是日兩軍在十里舖相持。彼此無進展。至夜間。我軍仍在十里舖一帶陣地以戰鬥隊形徹夜。是晚黃總司令誠恐戰綫守兵復行潛逃。特派賓士禮余鴻勛甘績熙高建翎吳兆鯉胡東平夏維善等。各往戰綫督率。又戰綫後方各要道。俱派兵嚴守。并傳知各部。如有自由後退潛逃者。卽就地處決。如奮勇敢戰者。卽加重賞云云。是夜黎都督亦有傳知到各部隊鼓勵軍心云云。

是日黎致九江馬都督電

昨准江電開。有海籌一艦。擬駛赴鄂助戰等因。此間與北兵水陸鏖戰數日夜。現仍猛烈。

懇速令海籌星駛來鄂接應。海容海琛兩艦。望通濟兵輪轉運甚切。該輪及楚謙楚觀江貞三艦。頃究在何處。如均在潯。請並飭隨同海籌刻即來鄂爲荷。再由潯至蕪。電線通否。諸希示覆。

附覆電一

歌電敬悉。海籌在皖。業已派員赴皖趕催該艦。星夜駛鄂助戰。彈藥一節。早已電滬。飭通濟速運往鄂接濟。江貞已載軍米赴皖。事畢即遵遣該兵艦一同前往。惟楚謙楚觀兩兵艦。刻下不知停泊何處。俟偵確悉。再轉飭該兩兵艦亦速來鄂。潯至蕪。電不通。

附覆電二

奉鈞電。催派海籌赴鄂助戰。均經轉催安慶。頃准皖都督李咨稱。上游水淺。海籌不能上駛。已轉電駐滬徐總司令官。速派江楚兵輪兼程赴鄂助戰等語。用特電聞。以抒廑念。

又覆九江馬都督電

鑑電悉。先撥十萬元。交許君匯東帶轉。

附覆電一

承助餉項。頃由許君押運抵潯。感荷實深。特先電聞。并請知照許家屬勿念。

附覆電二

蒙派許君瑞解到銀六萬元。票六萬貫。如數拜領。不勝感激。接滬都督陳電。屬海軍刻日赴鄂助戰。使敵處籌備米煤。源源接濟。事關大局。理應極力維持。目下已稍購備。又分員四處趕辦。以應要需。俟該兵艦過潯時。竭力接濟。現在敵處之存款。除十月分糧餉及軍政要費外。所餘無幾。今又購辦煤米接濟海軍。此款無着。仍請竭力從速代爲設法。源源接濟。

又寄金口防營電

如遇有逃兵過金口者。務將槍彈截留。以免遺害地方爲要。

因日來湘軍挾械潛逃者不少也。

一三二、十月初六日 奉天獨立

初六日、午前六時、滿軍在漢陽之兵力、逐漸增加、由花園以北向我十里舖繞攻、火綫上

密佈機關槍。向我右翼施行猛烈射擊。其砲隊亦向十里舖注射。彈如雨注。至午前八時。我右翼部隊漸向後退。

同時接得報告云。滿軍派有奸細在漢陽散布謠言。又有張朝禧者。在漢陽暗中運動。私用紅旗作爲內應。有將我軍防禦陣地配置。報告滿軍。謂某處有地雷。某處有副防禦等等。自作戰以來。專與漢奸連絡。刻見我軍在漢陽受挫。該奸細更得意揚揚。捏造謠言。恐嚇兵士。以故各部隊殊多疑團。軍心渙散。

午前十一時。滿軍漸漸前進。與我軍相距約六七百密達。火力益猛。我軍傷亡甚重。步隊第三標第二營管帶王殿甲陣亡。下級軍官亦陣亡多員。是時尙定邦甘興典之部隊。皆先退却。其餘各部亦陸續後退。惟王隆中不知去向。其軍隊全退。但王隆中連日在漢陽戰鬥。極萎靡不振。身爲將領。常匿民房不出。又不敢見黃興之面。是日竟膽敢不遵命先自退却。到武昌城內兩湖書院集合。湘軍第二協見第一協全行退却。亦陸續向漢陽鸚鵡洲退去。顧用民船退回湖南。是時黃興見湘軍全行退却。殊形焦急。少頃。卽得報告。謂湘軍第一協已退到武昌矣。黃興用電話報告黎都督。仍令第一協來漢陽作戰。黎都督

卽派蔣翊武李作棟至兩湖書院與王隆中接洽。并賞給該協酒肉。仍請其往漢陽參與戰鬥。王隆中面如土色。不肯前往。該二人回報黎都督云。湘軍誓不再往漢陽。要退回湖南。黎都督恐湘軍退牽動全局。復親赴兩湖書院令王隆中帶隊到漢陽加入戰鬥。再三勸勉。并許以特別酬勞。王隆中卒不肯往。黎云。你既不往漢陽。請在武昌休息候命。黎卽返都督府。旋王隆中暗中擄民船甚多。亦潛回湖南。是晚大家因湘軍不辭而去。實屬有危大局。均爲憤恨。特電湖南譚都督。嚴加懲戒以肅軍紀。惟甘興典先到岳州。譚都督已派隊將其拘拿正法。王隆中聞知潛逃矣。

黃總司令又傳命令。不准後退。并將後退者斬二十餘人。猶不能止。各部隊兵士卽避開正面往兩翼退走。黃興當派孫繩武李翊東吳兆鯉趙學魁等。到兩翼督率。不許後退。各兵士不從。黃興又將不用命者斬數人。同時滿軍見我戰綫動搖。卽乘機前進。已佔領十里舖。我兩翼陣地。遂向十里舖注擊。

午後一時。參謀部副部長楊璽章在十里舖督戰陣亡。由吳兆鯉派兵將楊屍身昇至漢陽東門。旋運武昌平湖門外收殮。

午後四時，我軍在十里舖逐漸退却。滿軍已佔領十里舖，向我軍行射擊追擊。是時睹此情形，不可收拾。漢陽頃刻難保。一面派員分傳各隊，利用地形抵抗。一面派涂金炳羅子清到兵工廠，急將槍彈搬運武昌。又命王安瀾將歸元寺所餘子彈悉搬運漢陽東門外船內，運送武昌。

午後五時，滿軍已過十里舖，進佔梅子山黑山等處。向我軍追擊。漢口橋口一帶之滿軍，亦同時用砲火向我軍集團射擊。

少頃，滿軍由漢口用民船輸運步兵自橋口附近渡河，增加助戰。我第六協及步隊第十四標亦漸向後退却。是時黃興見情形危迫，即派第三標第一營管帶郭炳坤率該營在歸元寺以北掩護。

午後六時，黃總司令即退回昭忠祠司令部。向大眾哭曰：戰事一敗至此，官兵無一人用命。眼見漢陽已失，我亦無面目見一般同志。惟有一死以謝同胞云云。時田桐在旁哭勸。謂黃興一身關大局安危，死不得，死不得。況勝負是兵家常事，請速急收容各隊。至漢陽城內防守，背城一戰。

是時黃興欲破壞漢陽兵工廠。焚燒歸元寺糧台。勿使資敵。其時吳兆麟阻止之。遂云。兵工廠建造殊非易易。目下已將緊要機件及槍支子彈搬運武昌矣。卽令爲敵所有。一時亦不能開工。查現在全國響應省分。我已佔五分之四。揚子江已全爲我有。我若在武昌劃江固守。支持半月。則各省援兵必到。再圖恢復。若我將漢陽失而復得。是兵工廠又爲我用。至於歸元寺糧台。刻正搬運。如能搬盡。則無庸焚燒。萬一不能搬盡。再焚燒之。未爲晚也。黃興遂止。

是夜我軍各隊俱已散漫於漢陽城及江岸附近。黃興乃傳令各部。在漢陽城附近整頓。午後九時。黃興仍命將歸元寺糧台縱火焚燒。一時火光燭天。子彈炸烈之聲。震動武漢。是晚滿軍亦未前進。仍佔領黑山附近之綫。

是晚黎都督聞黃興憤不欲生。特派人至漢陽勸勉。請黃興到武昌休息。於是黃興卽於是晚十一時至武昌都督府矣。

是晚在漢陽各部隊。均退至漢陽東門外整頓。皆無鬥志。卽由船政局監督張福麟同李翊東派火輪礮船輸送至武昌。吳兆麟誠恐滿軍來襲。特派步隊第四標第一營官帶黃

經猷率該營及輜重第一營隊官黃甲率該隊在漢陽城掩護。是晚黎都督聞漢陽危迫。卽擬電各省乞師。

本晚聞奉天革命軍起事。公推藍天蔚爲關東都督。先是學界聯合人民。發起聯合保安會時。已舉清督爲會長。因奉天滿漢雜處。強鄰環伺。以對外之關係。不敢用獨立之名。清民政司張元奇曾擬仿山東辦法。布告獨立。而司道以下均不贊成。吳景濂時爲諮議局議長。雖欲革命。苦無兵力。至是以新軍協統藍天蔚爲都督。奉天遂懸獨立之旗。

一二四、十月初七日 漢陽失守 成都光復

初七日、午前三時黎都督卽將求援之電發出。

致各省都督電

敵處血戰六晝夜。敵兵恃火器較利。抵死進攻。漢陽城恐不能守。我軍擬堅守武昌城中。待援。事關大局。危急異常。懇刻卽分別遣派海陸軍隊。星夜兼程來援。盼切。

附長沙譚都督覆電

漢陽不利。當調集兵艦力扼長江上下。武昌乃可固守。湘當與桂粵合謀進援。已電商



藍天蔚先生遺像

藍天蔚字秀豪。湖北黃陂人。日俄之役。中國危急。愛國之士吳稚暉、鈕永建、秦立三等。倡義勇隊於東京。舉藍天蔚充隊長。士官畢業後歸國。歷充南京武昌新軍要職。爲日知會重要會員。旋至奉天充協統。武昌起義後。謀響應。被同志徐子商、震方、剛、柏烈武、徐鏡心、劉乾一、左雨龍、祁冕、寰、徐竹平、吳景濂等舉爲關外都督。適清廷派趙爾巽至奉天爲將軍。趙與張錫鑾秘密商。遣前收撫之鬍匪張作霖謀兵變。將不利於藍天蔚等。遂相率回南。四次革命。在鄂西與吳佩孚戰。敗退重慶。遂殉國。

胡沈兩都督矣。

又覆鎮江林都督電

鏡清等兵艦。俱表同情。甚慰。現武昌防守喫緊。祈撥半數來鄂相助。爲盼。

附來電

鏡清保民聯鯨楚觀江元江亨建威通濟楚同楚泰飛鷹楚謙張艇虎威江平各艦艇。於二十二日由敝處聯絡。一律歸漢。今日下午二時。在軍政府開陸海聯軍聯合大會。誓志合攻金陵。并於軍政府添設海軍處。各艦艇公舉司令長。組織完備。一致進行。是日午前六時。我兵工廠及在江岸各部隊。猶未退畢。滿軍卽由黑山之綫向漢陽城進攻。我掩護隊卽在城垣開槍射擊。旋亦退却。

午前十時。滿軍節節搜索前進。佔領漢陽城。我軍未渡江部隊。皆由城外向漢陽鸚鵡洲退却。漢陽不幸入滿軍手矣。

斯時有留日士官學校畢業志士蕭鐘英。湖北興國州人。不忍見漢陽之失。危及武昌根本之地。憤不顧身。組織一班敢死之士。自武昌渡漢陽。冀國煌等阻之。不聽。逕至漢陽鐵

廠碼頭登岸。慨慷激昂。持槍向滿軍猛射。滿軍用機關槍掃射。蕭鐘英及一班敢死之士皆陣亡。

是日正午。黎都督召集各機關人員及各部隊長官。齊集諮議局開會。討論戰畧及防守武昌事宜。并請黃興述明漢陽戰爭經過情形。旋黃興登台演說。謂此次漢陽之役。非軍隊不多。非防禦陣地不固。又非彈藥糧秣不充足。其所以致敗之原因。第一。係官長不用命。第二。軍隊無教育。第三。缺乏機關槍。有此三缺點。故每戰失利。自第一次敗退後。各兵士一聞機關槍聲。極爲驚慌。各官長亦畏避不前。屢次鼓勵。皆不收效。最可惜者。鼓勵一次。卽多熱心勇敢之士。告奮勇前進。敵人用機關槍掃射。前者死。後者退。所以敗也。若前者仆。後者繼。未有不勝者。現在武昌。均係戰敗部隊。不宜再用。用則仍敗。爲今之計。只有棄武昌而援南京。若得南京。然後組織北伐精銳軍隊。再圖恢復可也云云。

其時范騰霄登台云。武昌爲首義之區。長江上游。南北關鍵。爲天下環視。武昌若失。各省震動。土崩瓦解。卽在目前。雖欲捲土重來。誰與共事。且事已至此。吾輩誓與武昌城共存亡。況畫江而守。未易旦夕下。以武昌一隅。牽制滿清全力。彼師老餉竭。而我各省義軍。隨

時援鄂分道北攻。虜不足平也。此次戰爭。以漢陽襄河之險。如防禦嚴密。決不能失。查前次由漢陽渡河進攻漢口。以全軍兵力。夜間攻擊。即是用不得法。以致敗退。但敗至漢陽以後。應格外謹慎。不使敵人渡河。敵若在襄河以北。無論如何。漢陽不發生危險。現在木已成舟。我軍應計畫死守武昌待援。既有揚子江之險。又有海軍掩護。則武昌可望安全。如棄武昌而援南京。此計又左也。絕對不表同情云云。旋張振武因黃興欲棄武昌。極爲憤怒。遂大聲喝曰。武昌是我們首義之地。我輩當與城俱亡。無論如何。不能言退。倘再有言退者。即殺之。大家均拍掌表同情。黃興見大家反對。即到黎都督室內。面向黎都督云。既大家不贊成棄武昌。我一人先往上海。如將南京克復。我即帶兩萬精兵來援武昌云。原黃興於兩日前。在漢陽與李書城田桐曾昭文等會商。即準備退南京。於是在武昌領取現洋二十萬元。乘輪東下矣。

是日黎都督復召集各機關人員開會討論武昌防禦事宜。吳兆麟云。刻黃興已去。總司令一職。必須派員代理。查蔣君翊武甚得人和。即請都督委蔣君護理。黎都督與大家均以爲然。吳兆麟又云。現在武昌所有軍隊。極爲複雜。即請都督傳知各部隊。呈報都督府。

以便分配防禦地區而專責成。再武昌爲首義之區。各省均以武昌爲重心。故稱中央軍政府。如武昌危。各省震動。關係民國存亡。不可不慎也。請都督傳知各軍隊。曉以利害。協力共守。又各部隊所缺兵額。須一律補足。大家均以爲然。是日參謀部正部長楊開甲辭職。黎都督卽調充顧問。以吳兆麟爲參謀總長。以姚金鏞爲次長。又步隊第三協統領已更換竇秉鈞。

是日集合各部隊戰報。自九月二十八日至十月初六日。在漢陽戰鬥。我軍共死軍官一百三十七名。傷八十五名。目兵計死二千六百九十三名。傷四百餘人。遺失槍砲彈藥甚夥。是晚卽以代理總司令名義。命令各部防禦武昌城。

又是日黎致各省都督電

連日漢陽劇戰。因我軍力單薄。半係新募之兵。不能支持。只得退保武昌。竊思武漢關係中國全局。武漢危。卽全局難保。元洪當督率將士。誓以死守。以維大局。惟敵人以全力爭武漢。同胞必以全力援助。方能取勝。務懇諸大都督。迅速調撥老練之兵。攜帶槍彈。並機關槍新式快砲。星夜來鄂援助。或另分兵他出。以牽敵勢。統希裁奪施行。並祈示覆。

附上海陳都督覆電

陽電悉。武漢垂危。自應赴援。除由敝處飭南琛准明日上駛。并向安慶代爲乞師外。已電商潯分府。立派海籌海容江貞三艦前來濟助矣。

附鎮江林都督覆電

陽電悉。兵艦漸歸。已令悉數上駛。并速電催滬上三海軍艦。又電閩粵運兵北上。以爲牽制。刻南京城外砲台均下。尅日可破。卽移水陸師向武昌。望堅守以待。

附長沙譚都督通電

漢陽軍情緊急。請潯都督派精兵一二千由黃州登陸。直出黃陂孝感。以斷北軍鐵道。並派兵輪保護上岸。並請粵都督迅派精兵。帶足餉械。由海道赴鄂助戰。敵情如何。並望示復。

附杭州湯都督覆電

各省已水陸赴援。浙於兩三日內亦勉備一協上駛。南京昨已下。請公力障東南。維持全國。

附全州趙統領等覆電（即趙恒惕）

陽電敬悉。馬隊及步隊一營。已於江日由全開拔。餘亦陸續前進。本部今日抵全。擬蒸日出發。迅赴前敵。惟彈藥隊自桂由河道輸運。較軍隊頗遲滯。沈都督於明日抵全。並聞。

附清江浦蔣都督覆電

虞陽兩電均悉。前據歌電。卽復徵調隊伍。厚集砲兵往援。諒邀明察。現敵軍兵將北竄。勢甚可慮。擬一面截堵竄兵。以牽敵勢。一面趕集隊伍。並共聯軍協同援鄂。

附九江馬都督覆電

連接漢陽警電。焦急萬分。現已招集各處原有老練之兵約二千人。惟缺少大小輪拖送。乞貴處速撥大小輪或小兵輪或商輪來潯拖運。並請多備五生七砲彈及其底火。又毛瑟槍德國八十八年式。日本三十年式。三種子彈。以便應用。再海籌兵艦。因水淺不能上駛。並聞。

附蒙自趙統領復祥覆電

陽電敬悉。擬卽遣先一混成協。由黔入湘。會合荆襄兵隊。並電達蔡都督。隨遣大兵。由川東下。兼電兩粵聯合南邊諸省。星夜赴援。並祈堅守。固我根本。

又覆長沙譚都督電

陽電悉。碩畫極佩。仍望電催各軍火速分途進行。

附來電

迭電均悉。鄂湘一家。安危同繫。現在桂軍已於初七日在永州出發。兼程赴敵。敵處已電請廣州胡都督。福州孫都督。整頓海軍。連合吳淞軍艦。直攻天津。以擊敵兵之尾。並請孫都督揀派精兵。由海道來援。又電請貴州楊都督出兵銅仁。與我軍會合。取荆襄出沙洋。以擊敵兵之腰。更電請桂林沈王都督。南寧陸都督。加派老練之兵。與敵省會師。尅期赴援。尙望堅守武昌。以圖合勦。決不稍存畛域。貽誤中華大局。

是日軍務部孫武張振武等亦電各省乞援云。各省軍政府鑒。鄂事萬分緊急。老兵已盡。新兵無用。漢陽危。有彈乏槍。有五生七砲。乏彈。請貴都督火速調精兵援救。以免武昌有碍。鄂軍務部叩。

又接四川成都來電，謂已宣布獨立，響應武昌。

先是是年夏，盛宣懷建議以鐵路歸國，有民意抗之，爭且急。川漢路多川人資，清政府償湘粵而獨靳川，故川人尤忿。蒲殿俊羅倫以諮議局長誓死抗，昌爾大等鼓動於下，時顏楷歸自粵，西衆欽其望，舉爲魁。越數月，愈激愈厲。趙爾豐督川有功德，惟對於鐵路風潮，特剛愎，詐蒲殿俊等十九人入署議，皆捕之。四民號泣，哀聲動天地。爾豐怒，發巨砲擊之，洞胸折股者數十百人，屍於市。民益洶洶，郊野皆起。爾豐誣爲叛，縱兵屠之，民痛乃極。遍蜀中無不叛者。州郡告急，爾豐易之，遣兵四出，有勦無撫。蜀民憤甚，誓與偕亡。及武昌義軍起，趙爾豐遂於十月初一釋蒲殿俊諸人。十月初七成都即宣布獨立，推蒲殿俊爲都督，統制朱慶瀾副之。兩人既就任，令諸軍不從，召諸將不至。時川軍有新舊之別，新軍早受梁瀛洲向巖等之運動，極文明。朱慶瀾統之，其將佐皆尹昌衡弟子。舊軍獷悍，田徵葵統之。素忌尹昌衡。十月初八，鄂軍入川之曾廣大三十一標，殺端方於資州。成都既獨立，十月十七大閱兵，舊軍先集，衆數千，田徵葵陰與王琰謀，復擁趙爾豐爲帥，擊蒲殿俊。朱慶瀾、蒲朱倉卒，逸僅以身免。軍大亂，田徵葵弗能戢，俱遁去。頃間殺掠遍成都，人民痛哭。

震天地。尹衡昌遂馳馬至成都城外二十里鳳凰山周駿軍中。借兵三百人。拔兵至北門以平亂。軍民皆強。尹昌衡爲都督。羅綸爲副。尹固辭。則大譁。於是尹昌衡分三百人爲三隊。命向樹榮率一隊守藩庫。命馬傳楷率一隊守王城。（即都督府）尹自統一隊以爲兩隊之策應。又命陶澤琨宣軍法。卽入王城。帥府虛無人。於破榻中見一人抱國旗哭。視之卽羅綸也。斯時趙爾豐尙居督署。猶擁精兵三千。成都而外。張培爵稱都督於川東。夏之時副之。周鴻鈞稱都督於自貢。劉朝望稱都督於川南。李紹伊稱都督於川北。皆擁衆萬餘。萑苻競發。川邊大臣傅華豐將精兵五千東犯。蔡鏗遣謝汝翼黃毓成將精兵一萬五千人欲取成都。而亂兵又乘機騷擾。尹昌衡乃約法五章。令於市曰。殺傷人。破燬物。汚婦女。入人室。取非己有。及濫發槍者。皆死刑。衆玩之。尹昌衡乃衣褊衣。持利劍。率勇士雜僧儉中。見犯令者。立斬尸於市。加木焉。凡四徹夜。殺三百數十人。羣暴膽裂。民乃得安。當尹昌衡未出之時。蒲殿俊匿於張瀾處。以緘告尹曰。我不復爲都督。子速代我。以救川人。使老母得生全足矣。尹得書。求見蒲不可得。旣定亂。復求之。泣告張瀾。瀾視尹之誠意。導之見。請其復位。不許。請總政。許之。至是事急。士民迫蒲殿俊張瀾羅綸。皆曰。不殺趙爾

豐軍民無瞧類矣。於是蒲殿俊張瀾羅綸率諸耆老迫尹昌衡行事。又以周駿長軍務。宋學皋統一師。彭光烈統二師。孫兆鸞統三師。皆率其屬迫尹益急。尹不忍。卒以二十騎往說趙爾豐。留置所從於門外。自釋兵而後入。見爾豐。環室皆兵。尹曰：我無寸鐵。言而可公從之。不可公殺我。請退左右。爾豐慚。使退。尹因說爾豐宜速去。爾豐曰：兵寡不出境。奈何。又說曰：毀家紓難。以息民怒。爾豐曰：財寡不貫罪。奈何。尹曰：衆怒難犯。公將奚爲。爾豐曰：悉衆以鬥。死之而已。尹曰：公安得有衆。爾豐曰：塔下桓桓。皆從我百戰。寧不足背城借一耶。尹曰：公至今猶未悟。公果田橫死且壯。顧公昔以富貴使人。今富貴俱失。誰復爲公。且公以搏牛之蟲。不能破蟣蝨。今聳螳臂於環轅之下。其何以濟。若死清。當早決。遲無復謂矣。爾豐色變曰：我寧不知。不得已也。尹曰：公所謂不得已者。皆自陷耳。請爲公策可乎。爾豐曰：何策。尹曰：公陽以兵授衡。衡受已。卽令屬之。公是公無阻兵之名。而有擁兵之實。衡則假富貴以資公也。爾豐大悅。列衆授尹。尹呼陶澤琨朱璧彩入。宣軍法。旣而訓衆曰：衡此來。拯汝曹也。汝曹捍怨府。無生理。然忠固可愍也。出萬金賞之。如約。反授爾豐。令曰：仍保趙公終其志。然我帥也。名當正。衆皆歡躍。尹亦辭出。令於門曰：趙軍已就撫。是軍卽尹

軍不可攻也。於是諸軍皆不攻趙。然趙爾豐若肯隨尹至都督府。尹必保其出境。如李經羲之安離雲南無異也。至十一月初二夜。蒲殿俊、羅綸、張瀾、師長周駿、宋學皋、旅長唐廷牧、黃澤溥、趙南森、龍紹伯、王禱昌等畢至。堅請殺趙爾豐。且曰：不攻趙，民且變。尹反復無可奈何。乃令朱璧彩守府門。嚴出入。因相與謀曰：死生存亡，決於今日。出圖十，令兵按圖環趙署而陣。設兵衢道。左右戶皆伏焉。絕趙去路。令固守勿動。惟下蓮池一路。兵伏左右戶。不當衢。而置銳卒於半邊街。以陶澤琨將之。蒲殿俊、羅綸、周駿率砲兵陣東城。約黎明舉砲。宋學皋、王禱昌率步兵陣於西。爲夾攻勢。令畢各就守地。衆約二千人。堅衢道不使通。尹乃令諸軍曰：今夜大閱。城中軍各守其屯。違者按軍法。諸軍不知所爲。悉嚴守。夜靜四圍寂然。陶澤琨方病。強起趨總督西轅門。味爽與趙軍書曰：今精兵數萬圍督署。雖不能出。所仇惟趙一人。無與諸君事。諸君已歸漢。我必保諸君。敢告。若能生擒趙。將以金二萬壽諸君。且加爵。否則率所部出下蓮池。不相害也。諸將士得函。不知所爲。而東隅砲聲震如雷。方踟躕間。陶澤琨已率所部數十人踰牆入。署兵悉引去。爾豐拔劍阻軍。軍不聽。太息返特室。遂獲爾豐。兵不血刃。爾豐至堦下曰：能相活乎。尹曰：卽此非我意。當語衆紳。

入室。趙曰：君前勸我納鏹，可續議乎？尹曰：亦惟衆紳意。出語衆，衆皆曰：爾豐覆清祚，屠川人，因羣呼曰：烹之。或曰：磔之。或曰：族厥家。尹凜然曰：無此暴。爾豐聞之前，請曰：室人無罪。尹曰：經訓不孥，且尊兄優容我，無以報，必爲公保之。殺爾豐，而以兵護其室，得其小孫於隣宅，求其親故養之，皆不納。尹慘然曰：勢利之交，乃至此乎？藏之家七日。爾豐家知其無他，而後取之。爾豐既死，其衛士張得奎，勇而忠，發石擊飛鳥，無不中，聞難慨然曰：我豫讓也。狙擊尹，洞冠，殪一卒，一馬，獲之，承之以劍，不懼。尹曰：壯士也，立之庭前。堂上右設享，左列刃，召軍民入視讞。觀者甚衆。尹與張得奎立庭前，語衆曰：丈夫循天道，今張得奎刺我，謂我可殺。我獲張得奎，謂張得奎可誅，此皆私意，非天道也。張得奎有善，我弗敢蔽，享於庭右。罪當我躬，弗敢自赦，死於庭左。天視天聽，悉在元元，惟諸君辱裁之。顧謂得奎盡汝所言。張得奎曰：殺予主不義，予且爲吞炭之謀也。尹曰：止。爾主無罪，民欲殺而我從之，不阻。是我溺公職也。爾主有罪，我欲救而民恕之，不救，是我忘私情也。斯二者盡矣。我何與焉。且爾主無智伯之賢，視爾無國士之目，自死於法，法可讐乎？張得奎語塞，衆皆曰：都督直殺爾豐者，吾輩也。何與都督事？尹命衛士率張得奎下斬之。張無懼色。尹乃止。衛士曰：此

義士也。殺則傷天和。舍則導民善。命之還曰。我釋汝。汝欲斬衣三躍乎。張得奎泣曰。都督公明仁厚。下士不敢復犯矣。乃享之。得奎不去。辟爲尉。命往說趙爾豐。舊卒降之。皆以爲衛。初陶澤琨之擒趙爾豐也。侍婢慧姑獨死之。及獲張得奎。時人謂之雙義。張得奎後從尹戰。竟以驍健聞。清祚旣改。漢人多思復仇。滿人益懼。蜀人痛趙爾豐之暴。仇滿益深。爾豐旣誅。城中無他寇。滿城在附郭西南隅。小而固。軍民欲屠之。十一月初四。諸軍薄滿城。止之不可。尹乃單騎詣其門。命之啟。不敢。揮軍退。啟之入而慰之曰。五族猶兄弟也。且清朝待我厚。我無報。安忍滅諸君乎。遂泣。衆皆泣曰。都督來見生佛矣。尹曰。毋執兵。馴則福皆下。堞投兵。尹登戍樓。見諸軍揮淚示不忍。諸軍士曰。都督在不可攻也。惻然而返。尹問滿人有食乎。曰。糞甚。尹泣然慰之曰。何以爲生。衆皆哭。尹曰。勿慮。我當爲諸君圖之。皆大感。爭以酒漿進。尹爲進數觥。城中八旗各以絳纒纏尹馬。明日以五萬金輸之。又令漢將與滿將交歡。尹更與將軍裕琨迭賓主。羅綸復移居滿城。漢滿咸睦。方趙爾豐之踞成都也。民軍皆來會。吳慶熙、孫澤沛、羅子舟、劉麗生、侯國治、彭澤、彭大均、陳和尙與焉。周鴻鈞、李紹伊亦遣其將謀裂土。皆欲得官爵。成軍告以無糧。則皆怒。凌尹以威。尹談笑請緩之。

日置酒高會。隆禮卑辭。時或使酒悲號。感慟時局。或相與嘲笑。動以摯情。皆歡娛。得徐議。及約法既行。民乃知信。首罪既誅。民乃知威。刺客既釋。民乃知義。滿族既知。民乃知仁。威信仁義入於民心。而又不貪公家一錢。遠近大服。乃令彭光烈料民軍。曰。收馴而健者萬人。餘給資罷去。民軍部轄固爭之。尹曰。斗糧杯水。能盡養不耕之氓哉。留與遣。應悉聽部署。違者斬其魁。反覆宴談十餘日。譬曉畢至。吳慶熙、孫澤沛、羅子舟、劉麗生、侯國治、彭澤素、明良、願自効。皆辟爲校尉。令各統千五百人。或二千人。分巡州邑。使彭光烈統之。彭大均、李紹伊、陳利尙、臬桀不受命。擊斬之。劉朝望既去瀘州。滇軍殺周鴻鈞。散其黨。乃命張瀾宣慰川北。邵從恩宣慰川南。顏緝祐宣慰川西。川民畧定。但熊克武駐軍渝城。(重慶)擁兵逾萬。合張培爵軍。勢大振。滇軍入境。傅華豐復東下。取清溪。川人復懼。尹太息曰。兄弟手足。忍相害耶。遣使三出。滇軍殺使者黃方。剖其心。食之。張培爵、傅華豐皆投書拒使。謂師萃成都。且旦夕下。尹乃命周駿以兵萬餘抗嘉陵。據隆昌之險。曰。毋與戰。俟擒傅而後圖之。命彭光烈、趙南森以兵五千拒華豐。曰。兩師相遇。必於雅。雅有三水焉。彼乘我虛。師必速。待其爭渡而側攻之。必克。師行八日。方至雅。獲華豐。及華豐至。尹釋其縛。飲之酒。

而以其軍爲衛。滇渝聞之。皆曰。傅華豐兵出西康。轉戰四千里。兩年之間。未嘗敗北。今尹縛之如反掌。成都未可輕也。夏之時。軍西及隆昌。見整而還。滇軍雖入。久之。渡嘉陵。不得。尹與書蔡鐔曰。川滇唇齒。可相助勿侵。書凡十數達。蔡鐔然之。陰令其軍曰。尹督與我善。我知之深。其用兵不易。犯謝汝翼。於是戒心。會劉存厚自滇歸。盡以虛實告。尹乃命張鵬舞率死士五百人。與滇軍戲。滇軍輕之。倍衆逐焉。相遇輒北。乃曰。川軍不可與戰也。請和許之。命胡景伊入犒其軍。贖金五十萬。滇師乃還。劉存厚因有功。尹悉以衛軍與之。號爲四師。乃與張培爵書曰。

睽隔千里。聞與實違。中情未通。禍機隱伏。危哉。滇謀頻窺。藏警日急。既不能納荏苒。以靖民。又不能竭羅掘以備用。蒿目全局。此何時耶。同力合作。猶恐不支。分黨異謀。勢成兩敗。衡心酸痛。莫可言狀。以衡受任危難。兵不滿三百。財不滿十萬。區區之心。微特忘利。固已誓不欲生矣。是以招叛合離。單騎直赴。斬逆誅亂。自身身殉。稍見一隙轉機。業經數次辭職。邦人堅不我許。而扶病強支。任怨力行。何嘗須臾忘大局哉。於惡。則力誅之。於傳。則力擒之。於滇。則以百忍圖兩全。於渝。則以一介合四督。當撫

當戰。盡出公仁。一行一言。悉昭大義。衡雖不才。心固同於皎日矣。而惡耗頻來。謂渝中衆矢日集於衡。樹黨組兵。勢在必舉。噫。其果然歟。其果然歟。夫渝兵強不及傳。趙而衡衆已踰於曩時。武力相對。我備必勝。然衡非犬豕。寧忍以兵亂擾桑梓哉。一兵來。衡以單騎迎。千軍來。衡亦以單騎迎。兩川之利是圖。七尺之軀何惜。有能馭衆安民。衡必推權遜位。此亦賢者取之耳。樹黨組兵胡爲者。果其關懷大局。請卽聯袂而來。聞衡之言。考衡之行。鑑衡之心迹。允定功罪。而議去留。何遲之有。若夫外縱謗譏之口。內懷不測之謀。開揖盜之門。分禦外之力。一朝之禍偶成。千古之羞誰洗。風雨漂搖。閱牆自閔。自非喪心。寧忍誤國。豈可以全川之元元。供私心一賭哉。成渝不可以分立。雖婦人孺子。苟具有良心者。無不知之。衡豈忍擁權挾私以壞大局。踐約圖名。以顧小信。故自願聞命而退。至若不聞衡之言。不考衡之行。不察衡之心迹。必使于謙含冤於九原。張巡受謗於身後。衡雖有勇。不敢與渝戰。衡雖有智。不忍爲己謀。岳忠武無跋扈之心。檀道濟有長城之歎。固所不惜。至於兵亂政紛。敵入民死。赤地焦土。敗國亡家。非衡之仁所能愛護也。臨書涕零。不知所云。

渝軍行成。亦許之。命胡景伊鎮渝。熊克武將五師屬焉。張培爵至成都。羅綸以位讓之。川境遂定。自胡景伊自滇返。劉存厚亟稱之。和滇鎮渝。舉無不當。尹益賢之。旋予以軍長。藉以代勞。尹因疾遂不問事。而黎元洪委李其相等回川以解紛。亦中止。是晚武昌省城謠詠蓬興。謂滿軍要襲武昌城。黎都督傳知各城門嚴行警戒。城內特別戒嚴。

但是日漢陽既失。武漢人心悲痛異常。甚至車夫舟子。皆相視對泣。自此武漢三鎮。無一人力車上街。而襄河及大江兩岸。上自金口。下至陽邏。帆船遂至絕跡。滿軍至此。亦知人心之不可侮。雖咫尺武昌。不能飛渡。滿軍勢力。亦於是乎窮。

是晚接得報告。謂滿軍已派漢奸多人。混入武昌城內。在各機關投効。以便乘機內應。是晚滿軍漢口砲隊。時向武昌城內射擊。城內百姓驚慌。各機關人員膽小者均逃。是晚又接報告。謂黎都督身旁有漢奸欲割黎之頭。奉至滿軍邀功者。黎不之知。反以若輩爲心腹。蓋若輩對於黎貌極恭順。不似革命黨之跋扈。所以黎亦言聽計從。

軍務部副部長張振武。總監察劉公。聞以上報告。極爲憤怒。卽派員到都督府及各機關

調查。如有形跡可疑者。卽處以軍法。於是一般作漢奸者。非常恐怖。舉動格外謹慎。

初八日、午前十時、黎都督派參謀總長吳兆麟傳知各部隊長官。齊集都督府會商武昌防禦計畫。茲將是日議決之事條列於左。

一、設戰時總司令部於洪山寶通寺。

二、規定沿江防禦區域、以專責成。

甲、由青山至大堤口、爲第一區。

乙、由大堤口至鮎魚套、爲第二區。

丙、由鮎魚套至金口、爲第三區。

三、黃州鄂城兩處、爲武昌省下游重鎮。派黃楚楠張濟安率兵一標、據守黃州。派張其亞陳偉率兵一營、據守鄂城縣。

四、設兵站於防禦綫後方各處。派康濟民爲第一區兵站。徐壽林爲第二區兵站。何璣爲第三區兵站。

五、海軍須在陽邏附近游弋、掩護武昌。

以上各件規定後、黎都督即囑各部隊務要協力同心。嚴爲防禦。以待各省援兵指日到齊。再圖進展。

是日黎都督又電各省乞援。文曰：各省都督鑒。鄂事緊急。因老兵多陣亡。新兵不足用。故屢戰不勝。漢陽已失。槍砲子彈又將告罄。應如何救武昌。定天下。惟貴都督盡籌。如何布置。祈速覆。

是日正午。江西派協統馮嗣鴻。率兵一混成協。已抵陽邏。援應武昌。馮協統到武昌面謁黎都督。請示機宜。黎當令在陽邏候命。

是日接得偵探報告。謂滿軍已在陽夏滿布兵力。并在大別山設置砲隊。是日各部隊各自整頓。所有缺額。均設法招募補充。一面在沿江岸構築防禦工事。至午后六時。武昌城即關閉。極爲嚴備。

是晚接四川來電。謂鄂軍派往四川之步隊第十六協業已反正。端方被殺。該協統鄧承拔。及三十一標標統曾廣大。均在軍中。不日率隊回鄂援助作戰云云。

是晚致贛州劉分都督電

倡義興漢。極表歡迎。惟各省均承認在鄂建設臨時中央政府。請率貴處原有精兵五營。盡携所有機關槍。蒞鄂。會議進攻事宜。定於何日出師。由何道來鄂。祈示覆以便歡迎。

附覆電

庚電悉。囑率兵來鄂助戰。甚快。奈地方善後事宜。尙須籌畫。此地毗連閩粵。爲各省通衢。且素爲匪穴。大兵若去。必起叛亂。仍不免牽動全局。故不克卽日首途。

是日又聞寧波宣布獨立。以盧成章任寧波軍政分府外交員。

初九日。各省軍政府來電。公舉伍廷芳爲外交總長。溫宗堯爲次長。

是日午前八時。滿軍在大別山砲隊。向武昌省城開始射擊。城內房屋略被毀壞。百姓傷亡者亦衆。城內極爲驚慌。我鳳凰山蛇山黃鶴樓等處砲隊。亦向漢陽大別山還擊。同日揚子江已斷絕交通。彼此戒備甚嚴。

是日蔣翊武已在洪山成立司令部。并傳知各部隊。即將所佔領地點。及隊號兵數。統報於司令部。以資統一而便指揮。

是日又接得廣東廣西兩省來電。謂均已派隊來援武昌。業已出發。

是晚午後九時、護理總司令蔣翊武發下如左之防禦命令。

民軍總司令官命令

十月初九日午後九時
於洪山寶通寺

一、清軍在漢口漢陽沿江一帶佔領陣地。其砲隊在大別山。

我海軍艦隊現游弋陽邏木鵝港黃州一帶。掩護武昌下游。

我江西軍第一混成協現已到陽邏。佔領待命。援應武昌。

我廣東廣西兩省援軍今日來電。經已出發。向武昌增援。

二、本軍擬以主力防禦武昌城附近沿江一帶。以一部防禦金口附近。

三、步隊第三協統領竇秉鈞率該協防禦青山東北鳳凰山經青山至兩望北端一帶。

特須搜索鳳凰山下游各要地。

四、步隊第五協統領熊秉坤率該協防禦兩望至磚瓦廠一帶。須與步第三協連絡。

五、步隊第六協統領楊載雄率該協防禦左翼。與步隊第五協連絡。左翼至大堤口附近。

六、步隊第七協統領鄧玉麟率該協（欠第十四標）防禦武昌城沿江一帶。須與步隊

第六協連絡。

七、工程第一營管帶李占魁，率該營防禦鮎魚套。同第二營楊金龍，率該營防禦造紙廠附近。須與步隊第七協連絡。

八、步隊第四協統領張廷輔，率該協防禦右翼與工程營連絡。左翼至祁陽會館附近。
九、步隊第一協統領蔣肇鑑，率該協防禦右翼與步隊第四協連絡。左翼至吉祥賓館附近。特須搜索中新洲上游各要地。

十、步隊第二協統領何錫藩，率該協（欠兩營）防禦武昌省城。但由武勝門經平湖門至望山門一帶，須多派兵力防禦。

十一、步隊第八協統領羅洪升，率該協防禦金口附近。并須與步隊第一協連絡。

十二、步隊第十四標統帶黃申薌，率該標防禦東湖門及沙子嶺附近。特須搜索該地以東各要地。

十三、砲隊統領姜明經，指揮所屬砲隊。佔領鳳凰山黃鶴樓及沿江一帶。須能射擊漢口劉家廟及漢陽鸚鵡洲沿江一帶爲要。

十四、馬隊第一標統帶王祥發，率該標在洪山寶通寺附近集合候命。同馬隊第二標統帶劉國佐，率該標在鮎魚套附近集合候命。

十五、其餘各隊爲總預備隊，在洪山南麓附近集合待命。

十六、衛生隊在武昌城內準備。

十七、各隊大接濟，均在各隊陣地後方集合。但糧秣之補充，暫按平日方法自行辦理。

十八、予在洪山寶通寺。

護理總司令官蔣翊武

注意

一、各部隊按佔領區域，僱用民人，協同築設防禦工事。

二、右命令如不轉取攻勢，務須常川嚴密防禦。

三、各部隊對於來襲之敵，不到我有効射擊距離界內，不論晝夜，不得射擊。總以節省子彈爲要。

四、砲隊如未見敵人渡江，施行襲擊，勿庸砲擊。總以常川監視敵人爲要。

五、各部隊除監視哨外，總須集團兵力，以便指揮。

是日致蘇贛浙等省都督電

漢陽一變。武昌戒嚴。然已防守慎密。請勿念。刻有駐京英公使電漢領事。提議停戰議和之舉。南京之役。未識如何。請告徐統制。如此間議決停戰。則取寧之師。本當同時停戰。事機如何。手腕須靈活。特先電聞。餘俟議決再告。

附南昌彭都督來電

敝處現派劉懋政統領步隊一標。准十一日乘輪赴鄂助戰。惟該師或由水路運抵漢口。或繞道黃州抄敵左側。以何處爲集合點。均須先期知會。以便接洽。漢口日內戰狀何如。仍乞隨時電告。盼切。

附九江馬都督來電

准南昌電。已續派步隊一標赴鄂。陽日出發。寶又電調萍鄉袁贛二州軍隊。自湘至鄂助戰。特聞。

附林都督自南京覆電

南京內容。已有頭緒。茲同黃之根與大家議決。不日即派大隊水陸並進。援助湖北。請堅守勿懈。并請將湖北戰用地圖。專送數份來寧。盼覆。

又致長沙譚都督電

現需用小火輪在急。凡由鄂送兵之火輪到湘後。即速令回鄂。

二五、十月初十日 各省推湖北軍政府爲中央軍政府

初十日、各省軍政府來電、公舉湖北軍政府爲中央軍政府。

同日又接山東來電、孫寶琦取消獨立。

是日各部隊按照護理總司令官命令佔領陣地、構築防禦工事。滿軍在大別山砲隊。仍繼續向武昌省城內射擊。黎都督極爲惶恐。心內不安。其時有身旁僉壬與黎秘謀。欲將都督府遷移葛店。并將現銀搬運六十萬到陽邏兵艦上。萬一不利。即乘兵艦往上海。黎元洪深以爲然。暗派鄺杰先至葛店準備房屋。并囑艦隊派兵船一隻停泊葛店木鷓港附近準備。暗囑左右嚴守秘密。不要洩漏。又暗囑衛隊兩連。將槍枝子彈準備齊全。以便保護都督出走。

是日午前十一時、接偵探報告。謂滿軍約一營。已向大軍山方面前進。又下游倉子埠。亦有滿軍偵探發現。

是日武昌城內外謠譟繁興。百姓愈形恐慌。但清軍已派有漢奸多人混入城內。欲運動軍隊作內應。一日數驚。百姓紛紛搬遷。時軍務部副部長張振武等。一聞有漢奸作亂。遂派稽查隊到處調查。遇有形跡可疑之人。當即拿獲就地正法。并在都督身旁拿得龔光明萬廷獻。查知由北方來鄂。聞報在武昌擔任運動舊部。以作內應。後垂長辯。其形跡可疑。亦要綁至軍務部處決。經黎保釋。自捕殺城內奸細後。城內風潮漸息。人心亦稍定。是晚參謀部吳兆麟、蔡濟民、吳醒漢、軍務部孫武、張振武、總監察劉公等。在城內各城門分途巡視。并囑第二協統領何錫藩嚴密防禦。無論何人不得准其由城門出入。又請黎都督傳知各部隊。如有疏虞。即以軍法從事。倘防禦得力。即論功重賞。又對於每兵犒賞酒肉多件。

是晚黎致長沙譚都督電

鸚鵡洲沌口金口等處。我軍駐有重兵。惟湘潰兵沿途騷擾。殊爲可慮。請速飭岳守設法

招撫是要。

又致上海陳都督電

山東代表雷光宇謝鴻燾。福建代表潘祖彜。今午已到鄂。請轉電山東福建都督是盼。

又覆岳州司令任震電

青電悉。胡孔昌既經撤銷。何以持關防不交。殊屬非是。敝處既未派胡駐岳招兵。楚材砲彈。已電飭胡孔昌裝運來鄂。

附來電

敝都督前委充兩湖通信司胡孔昌。已經撤銷。詎胡頓生惡感。持關防不交。并稱奉鈞命招兵駐岳。楚材經敝都督派震照管。胡往派人強卸。均未下。是否鈞命。應如何處置。乞示遵。

一六、十月十一日 民清兩軍停戰

十一日、午前七時、參謀總長吳兆麟。同護理總司令蔣翊武赴青山至兩望巡視防綫。至正午。行抵大堤口時。遙見城內火起。旋有由武勝門出城百姓云。都督府起火。吳蔣二人

卽乘馬趕至城內。見都督府正在焚燒。不知黎都督如何。旋往軍務部探聽。孫武云。黎都督出賓陽門往洪山矣。吳蔣二人以爲黎都督到洪山。總司令部復由軍務部趕至洪山路。經賓陽門時。城內百姓在城門擁擠不堪。婦女小孩擠死甚多。哀哭之聲。不忍見聞。問其故。羣謂黎都督已走。我輩在城內恐受危險耳。吳蔣二人一面令守城門軍隊好爲維持。一面繞通湘門到洪山時。又見城外有許多兵士紛紛竄走。吳蔣二人當卽阻止之。各兵士云。都督已走。我們爲何不走。蔣翊武云。都督在洪山。你們速急各回防地。否則卽以軍法從事。遂派隨從兵士傳知各兵。仍回原防。

午後二時。吳蔣二人抵洪山時。據顧問吳兆祺參謀鄒燮斌云。黎都督已往葛店去矣。蔣翊武問何以不阻止之。該二人答云。阻止不住。蔣又問隨從是何許人。答云。有杜錫鈞、龔光明、蕭慕何、唐仲寅等。并衛兵兩隊。但黎都督係乘肩輿云云。少頃。吳兆麟、蔣翊武到司令部內。派參謀甘績熙、吳兆鯉、謝鴻濤三員。乘馬攜帶護理總司令蔣翊武手書。速往葛店。請黎都督轉回洪山。以資鎮攝而維軍心。該三員趕至葛店。以北二十里之王家店。天已黑。黎都督已在該店休息。該三員卽陳明武昌軍民出城情

形。并蔣翊武手書。請黎都督回洪山。黎不可。再三請求。仍不可。甘績熙問都督究竟何往。都督云。到葛店。甘云。都督有守城之責。應與城俱亡。不可蹈瑞澂之故事。而爲天下後世笑。黎云。爾小孩子不要糊說亂講。城內有砲彈。且都督府已燒。何能辦事。甘云。在洪山或劉氏祠均可辦事。又何必到葛店耶。都督不要說我是小孩子。我是愛都督。怕都督誤聽人言而失計耳。黎卒不聽。於是該三人計議。以甘績熙謝洪濤二人在王家店監視。以吳兆鯉卽回洪山報告。

是日午後六時。正在驚慌之際。有英人盤恩。偕顧問孫發緒到洪山總司令部。與參謀總長吳兆麟接洽。該英人云。民軍自起義以來。極爲文明。秋毫無犯。我輩英國人頗表同情。雖漢口漢陽之敗。非戰之過。我們曉得民軍新兵太多。未經訓練。所以戰敗。然而亦打勝仗。非常勇敢。如加以訓練。一定是很好的軍隊。現在我們英國領事。見武昌省城天天受砲擊。城內百姓甚爲淒慘。故此連合各國領事。與清兵商議。暫且停戰三日。現在清兵已表同情。我特來武昌面謁黎都督。請都督認可。將我帶來公文蓋印。然後送至清軍蓋印。卽可停戰云云。吳兆麟云。此次武昌首義。承貴國領事與各國領事承認爲交戰團。我們

民國甚爲感激。今日閣下不辭勞苦。對於武昌百姓。發博愛心。要兩軍停戰。我們尤爲感激。閣下謂要見黎都督。現在都督因城內火災。已遷移劉氏祠辦事。劉氏祠距此還有十里路。（其實只有一里）今已天晚亦無庸閣下再勞步。請閣下暫在此休息。我們派人取印來蓋可也。我們在此地沒有好飯好菜。即請閣下吃點粗飯。聊以充飢耳。閣下云蓋印。但不知總司令官之印可蓋否。盤恩云。我在漢口已言定用都督之印。仍以都督之印爲是。於是吳兆麟一面囑辦飯款盤恩。并請總司令蔣翊武奉陪。暗與孫發緒商議。謂都督已往葛店。印已帶去。葛店距此九十里。一時亦來不及。不如照樣刻一個印蓋了完事。孫發緒深以爲然。於是吳兆麟即電話軍務部孫武。請速令刻字工人照樣刻之。愈速愈妙。一俟盤恩飯畢。即來軍務部蓋印。孫武聞停戰三日。欣慰之至。當派高楚觀督令城內刻字工人照都督印樣速刻。約一時許。電告已刻完好。盤恩在洪山飯畢。吳兆麟即備肩輿數乘。遂謂盤恩曰。都督之印在城內軍務部。請乘轎齊至軍務部蓋印可也。盤恩見招待甚殷。頗受商量。遂與吳兆麟孫發緒同到軍務部。茲將是日停戰三日公文條件抄錄如左。

一、範圍。武漢兩軍所佔之地。不得變換。

一、日期。自十月十二日上午八時起。至十五日上午八時止。停戰三日。

一、民軍應守之條款。

甲、民軍於停戰範圍日期內。一律按兵不動。

乙、民軍之兵船。於停戰範圍日期內。不得行駛。并將機關下交駐漢英水師官收存。須於十五日上午六時轉交該船收回。

一、北軍應守之條款。

甲、北軍於停戰範圍日期內。一律按兵不動。

乙、北軍之火車於停戰範圍日期內。不得往來作軍事上之運動。由駐漢英水師官

監視。

是晚英人盤恩將停戰公文蓋印後。略與周旋。復乘肩輿偕孫發緒到兩望（與漢口租界對岸）乘船往漢矣。

是晚吳兆鯉復由王家店回到洪山。謂黎都督要往葛店。決計不回武昌。再三請求。皆不

允可。現甘績熙謝鴻濤尙在王家店監視黎之動作。特囑我一人回洪山報告。究竟如何辦法云云。

其時蔣翊武吳兆麟、因兩軍業已停戰。一切事必須黎都督接頭。非請黎都督回武昌不可。復派吳兆鯉湯顯雋鄒燮斌三員乘馬携蔣翊武吳兆麟二人之手書。并抄停戰條件。謂已由英領事派盤恩偕孫發緒來洪山。因都督印不在此。從權照樣刻之。現已蓋印。仍由盤孫二人携往漢口矣。但停戰後武昌卽轉危爲安。一切交涉。非都督接洽辦理不可。仍乞俯如所請。准於明早轉回劉氏祠爲禱云云。

是晚吳兆鯉等二次携停戰條件。并吳蔣之手書。到王家店見黎都督。而都督已睡。吳兆鯉等卽請蕭慕何報告。黎都督聞已停戰。喜出望外。將條件閱後。當命吳兆鯉等在王家店休息。明早同回劉氏祠可也。

是日黎都督出走之時。武昌百姓甚形驚慌。旋卽擁擠出城。擠死婦孺甚多。慘不堪言。而兵士等見黎出走。亦相率逃竄。大有瓦解之勢。將見武昌旦夕不保。適英人盤恩來言停戰。如惡風猛雨之中。忽現青天明月。所謂滿清之亡。實非革命軍之力。乃天心民心所趨。

向耳。蓋天道莫或使之。若或使之。觀於此次之停戰時機。益信而有徵。

原黎元洪出走之計。不在今日。前數日已與身旁僉任秘商規定。故派鄺杰先到葛店準備。又搬運現銀至兵艦。各機關人員皆未之知。是以用此下策。查黎之生平。專聽左右無知無識之宵小所弄。故每每作事無結果。齊桓公一霸諸侯。自管仲死而用易牙一流。以致暴屍多日。爲後世笑。觀乎此。而於黎元洪又何責焉。

是日黎元洪出走之際。謠誣蠱起。有謂滿軍已由青山方面渡江者。有謂都督府係滿軍派人放火焚燒者。有謂都督府係滿軍砲彈命中焚燒者。又有謂都督府係黎元洪自己派人縱火焚燒藉故出走者。衆論紛紛。莫明真相。

是日又接黎元洪身旁衛兵報告。謂有北方派之漢奸連絡黎之左右羣小。獻黎出走之計。俟到葛店。先將黎毒死。割其首級到北方奉獻滿軍。以圖升官發財。此種北方慣技。但黎不自知之。

是日黎元洪出城時。有黎之書記劉春甲者。堅請黎暫避火災。移於城內安穩之處。切勿出城以失民望。黎不可。竟率衛隊而去。隨從者僅三四人耳。其餘都督府人員。或暫避他

處。或到洪山總司令部幫同辦事。

是晚護理總司令蔣翊武爲安軍民之心。及守停戰條約起見。一面將停戰條件佈告地方。一面發下如左之命令。

民軍戰時總司令官命令

十月十一日午後十二時
於洪山總司令部

一、同前停戰條件。

二、自明十二日午前八時一律實行停戰。

三、各部隊自接到命令時起。至明十二日午前八時止。爲準備停戰之期限。滿軍如不開槍砲射擊及渡江情形。我軍不得無故發射。

四、予在洪山寶通寺。

護理總司令官蔣翊武

以上命令發下後。各部隊軍心已安。士氣爲之一振。惟總監察劉公及張振武。因黎都督不與各機關人員開會磋商。藉故棄城出走葛店。以致人心動搖。設非停戰三日。轉瞬武昌自棄。卽爲滿軍有矣。我輩革命事業。又成功虧一篑。而一般同志所流之血。埋冤長劫。

矣。要擬通電彈劾之。旋因吳兆麟蔡濟民二人勸阻。務要顧全大局。俾免發生意見。俟大功告成後。再評論是非。未爲晚也。遂止。

二七、十月十二日 南京光復

十二日、南京來電、謂南京業已克復。先是日知會黨員文晉介及柳世裕等。在南京運動新軍及學生等響應武昌。被張勳鐵良輩所知。嚴行捕殺。軍士與學生遭難者不少。文晉介金雅丞輩。遂率一班敢死學生。加入武漢之戰。徒手以奪滿軍機關槍。死者甚衆。至上海杭州蘇州次第光復後。而吳淞軍政府。派出會攻南京之光復軍三千人。昨日佔領烏龍山。近逼南京城。捷報至滬。李燮和總司令。決計親往南京督戰。以振軍聲。又派人即日。至湘鄂兩軍政府。催借餉銀二百萬來滬。俟南京攻下。卽將吳淞軍政府。移至南京。招募新兵。湊足二萬人。訓練精熟。與各省會師北伐。蘇軍程都督親征張逆。帶馬砲兵兩大隊。憲兵一隊。大砲四尊。軍紀森嚴。沿途見者。莫不歡躍迎之。蘇軍全隊。已抵句容。現擬於大軍進取南京之時。由三汊鎮過湖熟鎮。（三汊距南京城九十里。湖熟五十里。）順流循秦淮。（秦淮係西流。故西向甯垣爲順水）而下。直進高橋門。攻取金陵之通濟門南。

門洪武門。徐寶山軍原爲攻取浦口之用。現徐尙按兵未動。擬俟大軍開戰期間。察看時機。不難一鼓下之。徐寶山以十二圩鹽販。皆爲壽州幫。壽人勇悍無匹。並熟悉皖北形勢。（過浦口卽入滁泗鳳三州地）欲斷張勳浦口一路。非用壽州兵不可。刻已親赴清江。招募壽州軍隊。夫張勳兵士。舉動皆極野蠻。以蠻敵蠻。亦行軍之善策也。聞皖省已派兵一標。由蕪湖進攻南京下關一方面。贛省亦派兵一千人。由廣德進攻南京秣陵關。再進據雨花台。兩省軍隊。業於初二日開拔前進。并發電報告聯軍司令部接洽。初二夜有廣西民軍由滬開至高資。統帶黎天才。稟奉總司令命令。於當夜二時。由高資直赴龍潭。軍容整肅。共有一千五百名。初四日佔領烏龍山者卽此軍也。湖北所派黃陂民軍一萬已抵南京交界之太平府。前日特派代表到鎮籌商會師進攻之策。滬甯火車。昨日又運浙江敢死隊四百名。行抵鎮江。領袖者係一女國民軍。聞卽前時率敢死隊一千人規取杭城者。滬軍亦派女敢死隊五十人。親往前敵。與張軍一決生死。該隊一洗柔弱之氣。大有奮勇之觀。人心如此。不易得也。徐總司令因杭州兵一千二百名。廣西兵三千。堅欲開赴前敵。故已向龍潭進發。第九鎮之三十三四標兵。留在高資護衛。

大營者亦爭赴前敵。並稱十八日一役槍無子彈。尙且奮不顧身。由秣陵關前進。此次子彈已充。誓必爭先與張勳決一死戰。卽此可見民軍踴躍之一斑。民軍前鋒隊已抵棲霞山（係上元地界卽孤樹村附近之山）携帶槍砲軍火甚多。軍容亦異常整肅。張勳刻已移駐勸業會場。指揮軍隊。其城北一枝園寓內。係屬疑兵之計。并聞張勳已約鐵良守城。而張則專管戰事。據此以觀。張或出城一決勝負。未可知也。鎮江現有砲艇八艘。魚雷兩艘。滅魚雷艇一艘。運送艇一艘。游弋江面。

初四日。聯軍大隊聚集於朝陽門之外。分作兩翼。以左翼攻南門（卽聚寶門）以右翼攻太平門。初五日。浙軍攻佔麒麟門時。有敵軍一千人。被民軍擊退。翌日張勳復派軍出攻。鏖戰三小時之久。因張兵進攻頗猛。民軍失砲兩尊。民軍繼復死戰。卒將失砲奪回。當時張兵雖携有大砲四尊。然卒爲民軍擊退。民軍開砲轟擊。直至夜深始已。民軍左翼以蘇軍居多。攻得雨花台後。卽開砲轟擊洪武門。清兵回砲擊之。民軍約死一百人。清軍死數未詳。至初七日晨。見清兵放棄洪武門而走。民軍右翼以吳淞軍居多。聚於幕府山之後。由該山轟擊北極閣砲台。制台衙門。將軍衙門。及明故宮等處。是役係用二十

四生的米達大砲轟擊。其勢極猛。故城內損失必甚巨也。初六日民軍艦隊駛至烏龍山砲台之下。旋泊。即豫備開砲。協助陸軍轟城。下午有日清輪船公司之小輪一艘爲砲艇流彈所中。頗受損傷。幕府山砲台在長江南京下遊六里之遙。初五日即爲民軍所得。聞事前已先佈置妥貼。故臨戰時並未抵抗。民軍一鼓下之。初七日民軍復得紫金山。至此城外全境已盡入民軍之手。初五日域外開戰時。清兵死傷甚衆。聞清兵臨戰毫無鬥志。一聞砲聲大半棄械而逃。而死者已千餘人矣。初六日自上午八時起至十二時止。兩軍在幕府山與獅子山之間。互相轟擊。卒被民軍將清兵擊退。浙軍進攻麒麟門。均由龍潭東流而進。蘇軍則沿淮進高橋。復由外城根聯合浙軍滬軍。攻克孝陵衛。直入朝陽門。計共殲賊二千餘人。民軍於初六日黎明攻克雨花台砲台後。即分派精銳攻城。因南城過堅。且民居過稠。誠恐玉石不分。遂抄至下關。攻克威鳳門。是役均用野山砲轟擊。其勢甚猛。廣西濟軍初七日由龍潭奮勇前進。皆赤足草履。精銳異常。鎮軍林都督初七日督率鎮軍由鎮江出發。開赴龍潭前敵。長江水師砲船共二十二營。已均歸順民軍。惟金陵營未降。初六日該營參將入城請領軍餉及軍裝。張勳指爲騙

取軍裝。喝令逐出。於是金陵營亦全隊開至鎮江。與民軍聯合矣。民軍既得幕府山獅子山後。查得山上尙有大砲數尊。但皆係十年前之舊物。已不可用。張勳部下無能開砲之人。故懸重賞。招外國砲手助之。民軍此次往寧。携有新式大砲甚多。擬分置於城內外。已得手之各要地。以爲防衛。初五日黎天才率濟軍攻烏龍山幕府山砲台。該兩砲台已爲前砲台官宮君承焜運動成熟。乃事爲張勳所聞。擬卽日派兵前往更換台官。我軍聞信。遂立由黎率兵前往奪取。擊殺張兵甚多。當奪砲台時。並有兵輪掩護前進。此爲沿江進兵之一路。浙軍朱指揮官奉總司令命令。由麒麟門前進。聞有大隊敵兵埋伏。乃直前攻擊。敵軍編制。本係混合成軍。以胡麟宣所統徐州防營爲第一綫。王有宏所統新軍防營爲第二綫。趙會鵬所統寧防營爲第三綫。而張勳則自率江防營爲第四綫。約共七八千人。於午前十一句鐘開戰。浙軍奮勇異常。其時西北風大熾。我軍皆逆風而進。戰至五六句鐘之久。敵軍大潰。我軍分路追擊。至夜半始休息。敵軍共死二千餘人。其餘四散奔走。逃回城中者甚少。此爲中路進兵。蘇軍由句容奉總司令處命令。向淳化鎮前進。分二百人佯攻雨花台。忽進忽退。以分賊勢。此爲南路進兵。此乃初五日之戰情。

也。初六日破曉。張賊率奮勇隊四千人。旗兵亦出奮勇隊一千餘人。襲攻浙軍。浙軍防禦甚嚴。聞警即起而迎戰。先取守勢。既而變守爲攻。砲兵發彈尤準。每彈發出。敵兵必死數十人。戰至日中。賊始不支。四散而潰。浙軍急進午飯。其時有敵兵敢死隊約二百人。見浙軍休息。乘勢襲至砲兵陣地。奪取散砲。勢甚猛厲。已有砲數尊被敵兵拽繩而奔。我軍砲兵只有數人。立開數砲。步兵聞砲聲知有變。即前往救援。奮力將砲奪回。午後又復激戰。至下午五時。敵兵退至孝陵衛。我軍一面往攻。一面分兵奪取紫金山砲台。敵兵在孝陵衛者。見勢不敵。即縱火焚燒民房。火光燭天。我軍奮力追攻。直至朝陽門下。攻紫金山之兵隊。亦激戰多時。奪取敵之山腰大砲三尊。時本擬攻入城中。繼因大戰兩日一夜。兵士疲倦不堪。乃暫退至馬羣屯紮。當日並有鎮軍一營。隨同浙軍助戰。當我軍奮攻孝陵衛時。有旗兵千餘人。服蘇軍軍衣。由側面向浙軍攻擊。浙軍因其服裝與蘇軍相似。不肯還槍。先用白旗招展。令停止放槍。繼吹停戰號。而旗兵不應。放槍如故。浙軍心始疑之。然死者已有排長二、管帶一、兵士三百餘人。遂一面派人至總司令部報信。一面掛紅旗宣戰。敵兵見宣戰。相率遁去。而總司令處聞信。即派參謀史久光君。率憲兵數人。前往戰

綫偵察情形。乃至半路。爲張勳敗兵排槍所擊。史君及憲兵排長某均中槍陣亡。是日蘇軍至淳化鎮。遇張兵五百餘人。擊退之。卽進屯上方門。聞滬浙軍皆獲勝。對於雨花台乃改佯攻爲正攻。唾手而得此險要。幕府山砲台旣恢復。卽由山上用巨砲轟擊北極閣富貴山儀鳳門太平門等處。艦隊佐之。北極閣砲台。初亦還砲相擊。繼而大受夷傷。太平門城樓被毀。其時民軍所以未攻獅子山者。以該山砲台兵士已受我軍運動故也。是日濟軍原擬急攻儀鳳門。並奪獅子山砲台。因兵力不富。因而未果。總司令處已加派鎮軍兩營前往協助。該兵已連夜前往。俾一到卽可進攻。鎮軍本有兩標在前敵。以騎砲兵組織未完。未能獨力作戰。本日由劉協統自帶機關砲野砲多尊。及馬隊兩隊。由火車運至龍潭。已奉總司令部命令。率同明羽麟所帶鎮軍一標。於初七早會攻朝陽門。該軍見滬浙蘇諸軍如此奮勇。深以遲到爲憾。赴戰情形異常踴躍。初七日聯軍總司令徐紹楨親率浙濟兩軍。由麒麟門攻入太平門。張勳兵死二千餘人。統領王有宏徐州鎮胡令宣均被轟斃。民軍死傷六百餘人。內濟軍二三百人。聞紅十字會員亦死多人。張勳已由南門逃出。張人駿鐵良聞皆避匿德國領事署內。初十日晨。外間所聞之

炸烈聲。乃係城中民軍將獅子山軍裝庫炸毀。俾清軍無軍火可用。不能開砲轟擊城外之幕府山。或謂此事卽決死隊所爲。十二日晨十時。有清兵千名出太平門。歡迎民軍。甚形誠摯。民軍亦以禮答之。繼有民軍三千名入太平門而至威鳳門。此乃經一星期之戰爭。南京光復之結果也。是夜有專車載來受傷民軍九人。內重傷者祇一人。總計自上星期日南京開戰以後。受傷軍士抵滬者共六十一人。此次抵滬傷兵。死者僅有兩人。一人之胃。被彈擊穿。卽死於車上。一人被彈洞穿其肺。昇至醫院十分鐘後亦斃。目下在紅十字會醫院之傷兵五十八人內。重傷者僅五六人而已。且已漸次復原。內有一人身受三槍。一槍自額前擊入。幾貫其腦。幸未穿過頭骨。一槍擊穿大腿。一槍則擊入腹部。幸胃未傷。故得不死。嗚呼。此皆爲我同胞購求自由而流血者也。我同胞得勿念之。十一日之戰。兩軍轟戰頗烈。有重要二砲台。同豎白旗。當時民軍以大砲轟擊太平門沿江一帶。獅子山砲台與民軍砲艇互相轟擊。民軍卽於此時完全占據紫金山。迨十二日早。兩軍議和未成。民軍隨卽佔領全城。午時。獅子山砲台高懸白旗。外間謂張勳已自南門逃出。且信張必逃至浦口。要求該處鐵路人員開火車載之赴北。民軍聲稱彼等無殺

張勳之心。但急須阻其逃往北京。鎮軍林都督於十二日晨十時。率兵數千。由太平門入城。餘軍由儀鳳門入城。全城居民。皆懸白旗以表歡迎。張軍大半已於前晚逃往浦口。餘均投順。當光復南京時。民軍被害者僅有數人。因清軍見民軍。早已望風而靡。故死傷之數甚少。此次南京之戰。流血甚慘。民軍心甚堅毅。當攻城之前。已佔據各山。昨日下午。由寧乘火車抵滬之人甚多。皆謂此次爭戰甚爲劇烈。南京之克。係由四面圍困。及江中攻擊所致。蓋未克之前。已有民軍砲艇四艘。泊於南京下游六英里。聽候號令。屆期砲艇果助民軍轟擊。成此大功。初十日。紫金山之戰。異常激烈。卒由民軍奮勇力戰。佔領該山。清兵大敗而逃。十一夜清軍均退入城內。是日正午。張勳出城察看紫金山地勢。及民軍圍攻情形。清兵退入城中時。張勳爲之大哭。下午乃偕張人駿由漢西門遁走。鐵良聞亦同行。均逃往浦口。張勳手下尙有殘軍一千人。其所招之匪兵則悉留城中。十三日城內斬決搶匪多名。聞連日由張勳之兵身上搜出銀錢飾物甚多。將軍衙門已爲地雷炸毀。其聲甚猛。十二日下午。林都督率領得勝軍入城。張兵投降。皆匍伏於地。倒執槍械。其窘態頗有可觀。既而悉編入民軍中。

浙軍自杭州光復後。統領朱瑞。奉湯都督命令。率領步隊兩標。游擊隊兩營。馬隊一隊。砲隊一營。工程營一營。欠兩隊。輜重營一營。欠兩隊。敢死隊一營。陸軍警察一隊。於上月二十三日由杭赴滬。二十五日由滬乘滬甯鐵路車至鎮江。時鎮軍因準備未周。張寇聞風。派兵四出防守迎敵。浙軍行至高資。暫行駐屯。初一日拔隊越過龍潭。至東洋鎮宿營。初三日黎軍亦至龍潭云。

烏龍山之戰 十月初三日午後八時。得探報張寇聞聯軍次第攻寧。有派兵三營據守烏龍山。幕府山各砲台。防守聯軍前進之說。浙軍支隊長朱君。遂特派獨立馬隊。隨同黎軍及游擊一營前往驅敵。初四日午前十一時。馬隊先鋒至烏龍山。旋即佔領該砲台。此役僅放數槍。該台官亦明大義。當即反正。兩邊均無損傷。

幕府山之戰 張寇聞烏龍山入民軍手。初四日即派馬步兵各若干。出儀鳳門防守幕府山。以爲亡羊補牢之計。詎淞浙兩軍統領暨參謀官。自佔領烏龍山後。僅留一小部於該處。乘夜拔隊攻取幕府山砲台。至天明。民軍均齊集該砲台附近。時有張寇馬兵百數十名。敵步兵先頭亦抵該砲台附近。淞浙合軍擊潰敵騎。爰編兩梯隊。在前梯隊佔領幕

府山砲台。以砲火行追擊事。在後梯隊。任戰場外追擊。格鬥數小時之久。敵即敗逃入城。馬羣之戰。浙軍自初四日派一部隊。連合黎軍。攻取烏龍幕府。兩山各砲台以後。朱支隊長當夜派游擊營。乘夜佔據馬羣附近要隘。掩護本隊開進。翌日。大部隊自東陽鎮向馬羣前進。事被張寇偵知。派有步隊五營。中途邀擊。至午後一時。浙軍先頭部隊已與敵人接戰。朱支隊長即於馬羣後。由本隊中派步隊兩營。向左右翼展開。（因中有游擊營佔領。）砲隊於馬羣前方高地。佈置放列。猛烈射擊。步隊漸次前進。迨至距敵五百米達許之處。步隊行躍進法。散兵漸近敵。將校指揮得宜。目兵槍法精確。敵軍損傷甚鉅。力不能支。即向孝陵衛退却。浙軍隨追隨擊。轟敵而進。擊斃僞統領一名。敵兵三千餘人。捕獲俘虜數百名。至午後二時。孝陵衛即爲浙軍所佔。是夜各部隊均在原地露營。佈置戰門前哨。以備警戒。

孝陵衛之戰。初六日午前五時。敵步兵五營。砲兵一營。拂曉向我軍攻擊。幸我軍防備甚周。隨即向之返擊。迨至日中。戰綫擴張至四千米達之廣。自晨至夕。槍砲聲未嘗稍間。至午後六時。戰局尙未收結。浙軍朱支隊長與參謀參軍率同義勇隊親臨火綫。發衝鋒

口令人如潮湧。馬似山崩。敵兵自相踐踏者不計其數。被浙軍生擒者。傷統領一名。兵約二百餘人。一鼓而前。追敵約七里許。迨至城下。城門閉鎖。恐其間埋有地雷炸藥等物。未即逕入。爰於朝陽門千米達處高地佈置前哨。砲隊在陶成小學附近露營。朝陽門外絕無敵人蹤跡。初八日總司令官命淞浙各軍於晚間圍攻堅城。器具未盡完備。是夕之攻。仍未克。

天保城之命名。係清臣曾國藩侵略南京時。於紫金山頂。築以堅固陣地。事後以天保二字名焉。該陣地爲攻取南京必要之點。敵兵在此防守者。有江防兵一營。旗兵四百。砲十餘門。機關槍四尊。浙軍血戰三晝夜未下。朱統領挑選各營自告奮勇各義士編成兩隊。一隊由張兆辰君率領。走紫金山背後。擊其側方。一隊由葉仰高君率領。走紫金山峯。擊其東端。格鬥十二時之久。至天明以肉薄相見。敵軍全數殲滅。大功告成。葉仰高中彈陣亡。翌日浙軍以砲隊擊駐城上之敵。張寇聞風恐懼。至午後七時。帶同逆兵五百名出南門。向大勝關逃走。十三日午前七時。浙軍游擊隊與黎軍擊破儀鳳門。分段搜索。佔領各要點。由是各軍亦陸續入城云。

蓋漢陽雖失。而南京已得。抗民國者僅袁世凱張勳二人。至是皆成強弩之末。故袁世凱藉漢陽一勝之威。強民軍以議和。逼清廷以退位。玩弄民國。屠殺人才。民軍日裁。而張勳與反抗民國之北軍日增。致天下紛爭無已時。其害可勝言哉。

是日午前九時。總司令部接張廷輔報告云。漢陽清軍今早猶向我武昌射擊。恐停戰是詐。恐各部隊因停戰而防禦懈怠也。云云。蔣翊武得報後。旋即傳令各部隊。仍須在原地嚴密防禦。俾免疎虞。惟停戰果否實行。緩卽知之。如清軍在彼岸射擊。切勿還擊。若清軍確係渡江來襲。我軍卽猛烈射擊以驅逐之。

午前十時。孫發緒由漢口來電云。停戰條件。彼方業蓋印。各國領事已發出通告。實行停戰三日云云。

蔣翊武卽將以上電報轉知各部隊。并令各部隊務要遵守停戰條約。免外人藉口。惟對於防禦事宜。仍不可疎忽。同時參謀總長吳兆麟。復派馬隊標統王祥發率馬隊一隊。到王家店迎黎都督回武昌城外劉氏祠。或到武昌城內辦事。

是日城內百姓與各機關人員。自黎元洪出走後。幾至空城。惟城內治安。僅步隊第二協

統領何錫藩、軍務部長孫武、張振武、總監察劉公及城內商民保安隊數部維持之耳。是日午后二時復接得張廷輔報告。謂清兵步隊約一標向金口鍾山方面行進。護理總司令官蔣翊武。卽抽派步隊第七協統領鄧玉麟。率該協亦向鍾山進發。與駐紮金口之隊伍互相連絡。防禦清軍渡江。又令步隊第二協統領何錫藩。派該協步隊第四標警戒江岸。接換第七協防禦陣地。其餘步隊第三標。仍嚴守各城門。

是日午后九時。黎元洪已轉回洪山附近之劉氏祠堂。參謀總長吳兆麟。偕顧問楊開甲、吳兆祺等。到劉氏祠往晤之。吳兆麟問黎都督遷至葛店。是何人主張。黎云。在城內被清軍砲擊。不便辦事。故與大家商量。遷至葛店。吳兆麟云。城內受滿軍砲火轟擊。固不便辦事。如都督出城之時。須先集合各機關人員會商決定。然後曉諭人民。暫於城外擇一清軍火力不能及之處辦事。以免城內百姓驚慌。軍心動搖可耳。況葛店距省城過遠。交通不便。而又無電報局。何能辦事。昨晚英人盤恩來言。停戰條件。要都督蓋印。一時無法。遂與孫發緒商議。從權照樣刻印一顆。以救危急。自今而後。請都督不必輕聽人言。隨便他往。與其屈志而寄托他省。無寧死守武昌。以留名後世。查武昌現已由各省公舉爲中華

民國臨時中央政府。存亡所繫。中外觀瞻。威信不可不保。將來大功告成。是都督卽爲千秋萬世共和民國第一偉人。望都督深思之。云云。其時甘績熙在坐。繼云。請都督再不要貪生怕死。現在中華民國行將成功。卽不幸而死。都督亦可以在歷史上做拿破侖第二。當時黎元洪怒曰。爾青年人屢次說激烈話。實屬不成事體。大家既舉我爲都督。就要服從。勿得任意說不道德之言。是時楊開甲見黎元洪發怒。遂請都督不要生氣。并將甘績熙扯出門外去矣。

少頃。吳兆麟請黎都督仍準備遷至武昌城內辦事。以資便利而安大局。黎已允可。遂派人到城內選定城內山後曇華林高等小學堂舊址爲都督府。并擬布告曉諭人民。

十三日。接南京來電。程德全改稱江蘇都督。

是日上午黎元洪已遷入武昌城內曇華林。

午前十時。護理總司令蔣翊武。派參謀副官十餘人。并按照命令繪具防禦配置簡略圖表。油印多份。分交各員前往各隊幫同計畫。當此停戰期間。各部隊須利用時機。加築防禦工事。

是日我江西援軍。其主力仍在陽邏。以一部佔領倉子埠附近。

是日李烈鈞由安慶到武昌。面謁黎都督。并述下游經過情形。黎都督即請李烈鈞在武昌幫忙。

是日各部隊即在武昌附近遍貼招募布告。擬利用停戰之期。將各部隊補充足額。

是日各機關人員散而復聚。百姓亦漸次入城。城內氣象又煥然一新。

是日漢口各國領事聯銜布告。民心極爲歡悅。街談巷議。人人都願兩軍從此停戰議和。改建共和政體。各報館復加宣傳。激刺清軍。頌揚民國。理應順應輿情。同歸於好。不宜同胞相殘。以快異族。惟清軍各官兵。此時對於民國表同情者多。亦在漢口與商界接近。不願再戰。

自停戰條件宣布後。在黎元洪身旁之一般奸細。皆心灰意冷。大失所望。

一八、十月十四日 舉黃興爲大元帥黎副之

十四日、接上海來電。舉黃興爲大元帥。黎元洪爲副元帥。

是日午前十時。接偵探報告。謂清軍自佔領漢陽後。已抽派一大部隊赴黃陂方面增加。

現在滿軍在漢口之兵力。約一混成協。在漢陽之兵力約一混成協以下。其漢陽步兵陣地。第一綫在南岸嘴至鸚鵡洲之財神廟附近一帶。

是日正午。譚人鳳已到武昌。大說惡言。謂民軍一切事均辦理不善。防禦亦不嚴密。并派人到處挑剔。意欲在武昌繼黃興之職。

是日接漢口英領事電稱。清政府擬派郵傳部尙書唐紹儀南下。赴滬與民軍復接洽和議。但停戰日期。可望繼續。

是日護理總司令官蔣翊武。特派何獻到葛店設兵站。以便運輸下游援軍糧秣。

十五日。接南京來電。謂擬派兵來援武昌。現已準備出發中。

同日又接廣西都督沈秉堃由湖南來電。謂廣西援軍已抵湖南。不日來鄂。

是日綜合各方面情報。滿軍兵力自保定以南至信陽州。共約一鎮。又自信陽至陽夏。亦約一鎮以上。各車站均派有重兵防禦。其軍隊雖屬滿軍。但均係漢人。有一般覺悟者。不願同胞相殺。大有欲響應民軍之勢。

是日接江西贛州來電。謂已派援軍於本月十三日向武昌進發。

同日復接湘南來電，謂已派趙恒惕率援軍隨同廣西軍來鄂。是日護理總司令蔣翊武因停戰日期屆滿，清軍又抽派軍隊向黃陂方面增援。特給江西軍之訓令如左。

民軍總司令官訓令

十月十五日午后四時
於洪山總司令部

一、綜合各種情報。清軍兵力由信陽州至陽夏。約兩鎮以上。但陽夏兵力共約一鎮。黃陂方面似已派兵增援。

我艦隊現停泊於陽邏附近。

我廣西湖南兩軍已派援軍由湘南出發。不日來鄂。

我江西贛州援軍今日來電。已於本月十三日起程向武昌進發。

我南京援軍今日來電。正準備向武昌出發中。

二、本軍擬仍防禦武昌省城沿江一帶。俟各省援軍齊到。轉取攻勢。

三、貴江西軍統領馮嗣鴻率該協向黃陂方面進展。俟停戰期滿。則派隊威脅京漢鐵路。且須掩護我軍之右側。

四、貴江西軍後方連絡。卽爲葛店通陽邏至黃陂之道路。并須派員與葛店陽邏兵站接洽。以便補充糧秣彈藥。

五、予在武昌賓陽門外洪山寶通寺。

護理總司令官蔣翊武

是日黎致安徽孫都督電

據大通稅務司兩次來電。有黎宗嶽在大通徵收鹽釐。是否爲鄂省所派。并云查此項鹽釐。爲清政府撥抵外債之欸。如作爲軍用。是有意破壞外交等語。查敵處並未派黎。請就近查明核辦。示覆。

又覆長沙譚都督電

停戰期至十九日上午八時止。鄂省槍械缺乏。萬難分給。請將前日貴省帶回槍支收用。近日對江相持。兵艦不能上駛。祈貴軍速來金口集合。并懇轉達桂軍。蘇浙援軍未到。江西兵已向黃陂行進。張其鏗尙在鄂。

附來電

二八 十月十四日 舉黃興爲大元帥黎副之

三九三

南武軍總統張其鏗。桂都督派爲廣西代表。到鄂會議。并有湘省軍事機密面陳。由武陵船來。祈飭招待保護。除另具公文外。先電聞。

一九、十月十六日 清攝政王辭職

十六日、午前八時以前。由駐漢英領事發來通知。民軍與清軍再停戰三日。護理蔣總司令。即轉知各部隊繼續停戰三日。

是日接山西民軍來電。謂已派重兵進據井陘口。擬襲擊清軍右側。并圖截斷京漢綫。同日又接陝西來電。謂已派兵進據潼關。亦擬襲擊清軍右側。

同日又接得北京來電。謂監國攝政王辭職。清內閣總理袁世凱。奏稱民心已去。擬停戰與民國軍議和。

是日將以上各電通知各部隊。及各報館。并佈告地方。軍民歡悅。士氣復振。惟一般趨炎附勢之徒。乘機而起。漸向武昌集合。力謀活動。分子複雜。意見叢生。彼此傾軋。猜忌橫溢。於是各派復自擴充勢力。以爲附我者愈多愈好。殊不知愈多而愈難敷衍。當時革命黨人大半年少氣盛。性情暴烈。既不能容人。又不爲人所容。而又無觀察力。能切實作事。脚

踏實地者。即以爲迂闊。專尙虛華。言巧心詐者。即以爲奇才。所以每每辦事。糾紛多而成績少。加以驕氣凌人。賢者不出。而投機攀緣之士。只知因緣時會。名利是圖。若當危急存亡之秋。卽風流雲散。既見時局日趨安定。卽趨之恐後。此當時之現象也。亦革命之大不幸事。

是晚譚人鳳在武昌城內大朝街卞宅。集合楊玉如。李作棟。孫武。少數人開會。楊玉如云。今日上海來電。已舉黃興爲大元帥。黎元洪爲副元帥。想黃興此時不能來鄂。總司令官一職。蔣翊武不過暫時護理而已。應另行舉人爲總司令官。以便計畫作戰事宜。譚人鳳先生。係革命巨子。老成練達。素孚人望。當以譚先生繼黃興之職。在坐人員皆表贊成。旋譚人鳳云。各位同志既舉兄弟繼黃興之職。但是此時武昌情形。與在漢陽打仗不同。現在武昌係防禦。將來必須北伐。人鳳之意。將總司令官名義取消。應改爲武昌防禦使。兼北伐招討使。蓋防禦者。防內奸而禦外敵也。招討者。討不廷而招之從我也。事切名實。各位同志以爲何如。於是在坐者亦表贊同。遂備文請黎都督任命。黎元洪卽委譚人鳳爲武昌防禦使。兼北伐招討使。節制武昌各軍。并各省援軍。調蔣翊武爲都督府顧問。蔣翊

武因軍事甚忙。事前毫無聞知。迨發表渠爲顧問時。極爲憤恨不平。後經大家勸解。顧全大局。始辦交代。

是日黎覆湘都督並致各省都督電

頃准湘都督電稱。各省擬公推鎮江都督林述慶爲援鄂軍總司令官。各軍到後。均聽調遣。甚妥。除復湘都督外。已電請林都督向鄂進發矣。

附來電

連接各省來電。援軍雲集。無總司令。必致潰亂。甯軍新著戰功。擬公推鎮江都督林爲援鄂軍總司令官。各軍到後。均聽節制。是否妥協。乞電商各省。卽速定局爲要。

又致南京徐總司令電

敵所恃者器械精足。尤以管退砲機關槍爲制勝之具。請貴軍西上時。設法多帶爲盼。

附覆電

現擬先解七生的五開花砲彈三百顆。子母彈五百顆。應由何道運入武昌。交何人收。祈電復遵辦。

君欲熟悉掌故乎？

中華書局發行

熟悉掌故，則博學多聞，可以供談助，可以資研究。下列各書，內容豐富，暇手一編，頗饒逸興。

珂羅版印	泉貨彙考	十二册	四十八元
珂羅版印	戴文節古叢話	四册	二十四元
	中國畫學全史	精裝一册	四元
	中國文人畫之研究	一册	三元
	古今怪異集成	四册	二元四角
	乾隆英使觀見記	一册	大木七角 小木二角
	庚子使館被圍記	一册	大木三角 小木二角
庚子聯軍統帥瓦德西筆記		一册	一元
	慈禧外紀	一册	大木一元二角 小木三角五分
	慈禧寫照記	一册	大木二角 小木一角
	清室外紀	一册	大木二角 小木一角
	清朝野史大觀	十二册	大木三元 小木六角
	明代軼聞	一册	五角
	清代軼聞	四册	一元八角
	梵天廬叢錄	十八册	連史紙八元 布套函有光紙五元
	紅樓夢索隱	十二册	三元
	圓明園考	一册	四角

中華書局出版

新遊記彙刊

初編八册 三
續編六册 二元

本書編次，依現行行政區域爲標準。分二十六門。有經過數省，而詳於途下之記述者，另闢長途一門。以納之。全書於記述名勝之外，凡關於歷史、交通、實業、教育、礦產、動植物、風俗等，靡不詳載。作者均當代人，文筆條達，紀錄翔實；且對於各地之舟車里程，食宿匯兌等項，亦均詳述。遊歷者既可藉作指南，開居之時，人手一編，不啻親歷其境，可作臥遊。

古今遊記叢鈔

勞亦安編
十二册 六元

本編搜集古今遊記之佳者，自漢晉以迄近代，凡四百餘名人，文亦四百餘篇。從海內藏書家，及各處圖書館內之專集、總集、別集中選出，孤本居其多數。纂輯校勘，煞費苦心。凡研究國文與地之學者，讀之既可見歷代文體之變遷，又可考今昔形勢風景之同異，誠一舉而兩得也。

清 朝 全 史

精裝二冊 五元 並裝四冊 三元六角

清朝全史。係日本早稻田大學法學士前總統府秘書但燾等譯輯。內容精審。敘述詳實。曩因忌諱湮沒之事。無不博訪周考。載其本末。自建國滿洲起至宣統遜位止。尤注意於文物制度及海禁開後之變遷。讀之可瞭然於過去三百年之大勢。及吾國致弱之由來。洋洋三十萬言。附寫真銅版五十四幅。爲清史中第一佳構。

中 華 書 局 印 行

梵天廬叢錄

十八冊 布套兩函

定價 連史紙八元
有光紙五元

梵天廬叢錄三十七卷，爲四明柴小梵先生手輯，都五十六

萬言；舉凡明清兩代之朝野遺聞，藝林佚事，典制考據，

名物原始，搜求至富；十餘年來，晨纂夕寫，積成巨帙，

頗多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之事實；茲由先生將稿本付本局石

印，公諸同好。全書二千餘則，可以資史料，可以當談助

，非尋常筆記所可比擬也。

中華書局發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98658

